中国古医籍整理丛书

医案医话医论

32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中医药古籍保护与利用能力建设项目

古今医家经论汇编

明·徐常吉 辑
朱胤龙 校注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中国古医籍整理丛书

古今医家经论汇编

明·徐常吉　辑

朱胤龙　校注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今医家经论汇编/（明）徐常吉辑；朱胤龙校注.—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6.11
（中国古医籍整理丛书）
ISBN 978-7-5132-3510-5
Ⅰ.①古…　Ⅱ.①徐…②朱…　Ⅲ.①中国医药学-中国-明代　Ⅳ.①R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54794号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28号易亨大厦16层
邮政编码　100013
传真　010 64405750
保定市中画美凯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开本 710×1000　1/16　印张 24.5　字数 282 千字
2016年11月第1版　2016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2-3510-5
*
定价　69.00元
网址　www.cptcm.com

社长热线　010 64405720
购书热线　010 64065415　010 64065413
微信服务号　zgzyycbs
书店网址　csln.net/qksd/
官方微博　http：//e.weibo.com/cptcm
淘宝天猫网址　http：//zgzyycbs.tmall.com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中医药古籍保护与利用能力建设项目
组织工作委员会

项目专家组

顾　问　马继兴　张灿玾　李经纬

组　长　余瀛鳌

成　员　李致忠　钱超尘　段逸山　严世芸　鲁兆麟
郑金生　林端宜　欧阳兵　高文柱　柳长华
王振国　王旭东　崔　蒙　严季澜　黄龙祥
陈勇毅　张志清

项目办公室（组织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主　任　王振国　王思成

副主任　王振宇　刘群峰　陈榕虎　杨振宁　朱毓梅
刘更生　华中健

成　员　陈丽娜　邱　岳　王　庆　王　鹏　王春燕
郭瑞华　宋咏梅　周　扬　范　磊　张永泰
罗海鹰　王　爽　王　捷　贺晓路　熊智波

秘　书　张丰聪

前言

中医药古籍是传承中华优秀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中医学传承数千年的知识宝库，凝聚着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法、生命理论和医疗经验，不仅对于传承中医学术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更是现代中医药科技创新和学术进步的源头和根基。保护和利用好中医药古籍，是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中医学术的必由之路，事关中医药事业发展全局。

1949年以来，在政府的大力支持和推动下，开展了系统的中医药古籍整理研究。1958年，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在北京成立，负责指导全国的古籍整理出版工作。1982年，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召开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会议，制定了《古籍整理出版规划（1982—1990）》，卫生部先后下达了两批200余种中医古籍整理任务，掀起了中医古籍整理研究的新高潮，对中医文化与学术的弘扬、传承和发展，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产生了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

2007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进一步加强古籍整理、出版和研究利用，以及

"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2009年《国务院关于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指出，要"开展中医药古籍普查登记，建立综合信息数据库和珍贵古籍名录，加强整理、出版、研究和利用"。《中医药创新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强调继承与创新并重，推动中医药传承与创新发展。

2003~2010年，国家财政多次立项支持中国中医科学院开展针对性中医药古籍抢救保护工作，在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设立全国唯一的行业古籍保护中心，影印抢救濒危珍本、孤本中医古籍1640余种；整理发布《中国中医古籍总目》；遴选351种孤本收入《中医古籍孤本大全》影印出版；开展了海外中医古籍目录调研和孤本回归工作，收集了11个国家和2个地区137个图书馆的240余种书目，基本摸清流失海外的中医古籍现状，确定国内失传的中医药古籍共有220种，复制出版海外所藏中医药古籍133种。2010年，国家财政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设立"中医药古籍保护与利用能力建设项目"，资助整理400余种中医药古籍，并着眼于加强中医药古籍保护和研究机构建设，培养中医古籍整理研究的后备人才，全面提高中医药古籍保护与利用能力。

在此，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成立了中医药古籍保护和利用专家组和项目办公室，专家组负责项目指导、咨询、质量把关，项目办公室负责实施过程的统筹协调。专家组成员对古籍整理研究具有丰富的经验，有的专家从事古籍整理研究长达70余年，深知中医药古籍整理研究的重要性、艰巨性与复杂性，履行职责认真务实。专家组从书目确定、版本选择、点校、注释等各方面，为项目实施提供了强有力的专业指导。老一辈专家

的学术水平和智慧，是项目成功的重要保证。项目承担单位山东中医药大学、南京中医药大学、上海中医药大学、福建中医药大学、浙江省中医药研究院、陕西省中医药研究院、河南省中医药研究院、辽宁中医药大学、成都中医药大学及所在省市中医药管理部门精心组织，充分发挥区域间互补协作的优势，并得到承担项目出版工作的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大力配合，全面推进中医药古籍保护与利用网络体系的构建和人才队伍建设，使一批有志于中医学术传承与古籍整理工作的人才凝聚在一起，研究队伍日益壮大，研究水平不断提高。

本着“抢救、保护、发掘、利用”的理念，该项目重点选择近60年未曾出版的重要古医籍，综合考虑所选古籍的保护价值、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400余种中医药古籍涵盖了医经、基础理论、诊法、伤寒金匮、温病、本草、方书、内科、外科、女科、儿科、伤科、眼科、咽喉口齿、针灸推拿、养生、医案医话医论、医史、临证综合等门类，跨越唐、宋、金元、明以迄清末。全部古籍均按照项目办公室组织完成的行业标准《中医古籍整理规范》及《中医药古籍整理细则》进行整理校注，绝大多数中医药古籍是第一次校注出版，一批孤本、稿本、抄本更是首次整理面世。对一些重要学术问题的研究成果，则集中收录于各书的“校注说明”或“校注后记”中。

“既出书又出人”是本项目追求的目标。近年来，中医药古籍整理工作形势严峻，老一辈逐渐退出，新一代普遍存在整理研究古籍的经验不足、专业思想不坚定等问题，使中医古籍整理面临人才流失严重、青黄不接的局面。通过本项目实施，搭建平台，完善机制，培养队伍，提升能力，经过近5年的建设，锻炼了一批优秀人才，老中青三代齐聚一堂，有效地稳定

了研究队伍，为中医药古籍整理工作的开展和中医文化与学术的传承提供必备的知识和人才储备。

本项目的实施与《中国古医籍整理丛书》的出版，对于加强中医药古籍文献研究队伍建设、建立古籍研究平台，提高古籍整理水平均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对弘扬我国优秀传统文化，推进中医药继承创新，进一步发挥中医药服务民众的养生保健与防病治病作用将产生深远影响。

第九届、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先生，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中华中医药学会会长王国强先生，我国著名医史文献专家、中国中医科学院马继兴先生在百忙之中为丛书作序，我们深表敬意和感谢。

由于参与校注整理工作的人员较多，水平不一，诸多方面尚未臻完善，希望专家、读者不吝赐教。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古籍保护与利用能力建设项目办公室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

许 序

“中医”之名立，迄今不逾百年，所以冠以“中”字者，以别于“洋”与“西”也。慎思之，明辨之，斯名之出，无奈耳，或亦时人不甘泯没而特标其犹在之举也。

前此，祖传医术（今世方称为“学”）绵延数千载，救民无数；华夏屡遭时疫，皆仰之以度困厄。中华民族之未如印第安遭染殖民者所携疾病而族灭者，中医之功也。

医兴则国兴，国强则医强。百年运衰，岂但国土肢解，五千年文明亦不得全，非遭泯灭，即蒙冤扭曲。西方医学以其捷便速效，始则为传教之利器，继则以“科学”之冕畅行于中华。中医虽为内外所夹击，斥之为蒙昧，为伪医，然四亿同胞衣食不保，得获西医之益者甚寡，中医犹为人民之所赖。虽然，中国医学日益陵替，乃不可免，势使之然也。呜呼！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嗣后，国家新生，中医旋即得以重振，与西医并举，探寻结合之路。今也，中华诸多文化，自民俗、礼仪、工艺、戏曲、历史、文学，以至伦理、信仰，皆渐复起，中国医学之兴乃属必然。

迄今中医犹为国家医疗系统之辅，城市尤甚。何哉？盖一则西医赖声、光、电技术而于20世纪发展极速，中医则难见其进。二则国人惊羡西医之“立竿见影”，遂以为其事事胜于中医。然西医已自觉将入绝境：其若干医法正负效应相若，甚或负远逾于正；研究医理者，渐知人乃一整体，心、身非如中世纪所认定为二对立物，且人体亦非宇宙之中心，仅为其一小单位，与宇宙万象万物息息相关。认识至此，其已向中国医学之理念“靠拢”矣，虽彼未必知中国医学何如也。唯其不知中国医理何如，纯由其实践而有所悟，益以证中国之认识人体不为伪，亦不为玄虚。然国人知此趋向者，几人？

国医欲再现宋明清高峰，成国中主流医学，则一须继承，一须创新。继承则必深研原典，激清汰浊，复吸纳西医及我藏、蒙、维、回、苗、彝诸民族医术之精华；创新之道，在于今之科技，既用其器，亦参照其道，反思己之医理，审问之，笃行之，深化之，普及之，于普及中认知人体及环境古今之异，以建成当代国医理论。欲达于斯境，或需百年欤？予恐西医既已醒悟，若加力吸收中医精粹，促中医西医深度结合，形成21世纪之新医学，届时“制高点”将在何方？国人于此转折之机，能不忧虑而奋力乎？

予所谓深研之原典，非指一二习见之书、千古权威之作；就医界整体言之，所传所承自应为医籍之全部。盖后世名医所著，乃其秉诸前人所述，总结终生行医用药经验所得，自当已成今世、后世之要籍。

盛世修典，信然。盖典籍得修，方可言传言承。虽前此50余载已启医籍整理、出版之役，惜旋即中辍。阅20载再兴整理、出版之潮，世所罕见之要籍千余部陆续问世，洋洋大观。

今复有“中医药古籍保护与利用能力建设”之工程，集九省市专家，历经五载，董理出版自唐迄清医籍，都400余种，凡中医之基础医理、伤寒、温病及各科诊治、医案医话、推拿本草，俱涵盖之。

噫！璐既知此，能不胜其悦乎？汇集刻印医籍，自古有之，然孰与今世之盛且精也！自今而后，中国医家及患者，得览斯典，当于前人益敬而畏之矣。中华民族之屡经灾难而益蕃，乃至未来之永续，端赖之也，自今以往岂可不后出转精乎？典籍既蜂出矣，余则有望于来者。

谨序。

第九届、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許嘉璐

二○一四年冬

王 序

中医学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在与疾病作斗争中逐步形成并不断丰富发展的医学科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作出了巨大贡献，对世界文明进步产生了积极影响。时至今日，中医学作为我国医学的特色和重要医药卫生资源，与西医学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协调发展，共同担负着维护和促进人民健康的任务，已成为我国医药卫生事业的重要特征和显著优势。

中医药古籍在存世的中华古籍中占有相当重要的比重，不仅是中医学术传承数千年最为重要的知识载体，也是中医为中华民族繁衍昌盛发挥重要作用的历史见证。中医药典籍不仅承载着中医的学术经验，而且蕴含着中华民族优秀的思想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的聪明智慧，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加强对中医药古籍的保护与利用，既是中医学发展的需要，也是传承中华文化的迫切要求，更是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

2010 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启动了中医药古籍保护与利用

能力建设项目。这既是传承中医药的重要工程，也是弘扬优秀民族文化的重要举措，不仅能够全面推进中医药的有效继承和创新发展，为维护人民健康做出贡献，也能够彰显中华民族的璀璨文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贡献。

相信这项工作一定能造福当今，嘉惠后世，福泽绵长。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

中华中医药学会会长

王国强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

马序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中医药事业发展，重视古籍的保护、整理和研究工作。自1958年始，国务院先后成立了三届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分别由齐燕铭、李一氓、匡亚明担任组长，主持制订了《整理和出版古籍十年规划（1962—1972）》《古籍整理出版规划（1982—1990）》《中国古籍整理出版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1991—2000）》等，而第三次规划中医药古籍整理即纳入其中。1982年9月，卫生部下发《1982—1990年中医古籍整理出版规划》，1983年1月，中医古籍整理出版办公室正式成立，保证了中医古籍整理出版规划的实施。2002年2月，《国家古籍整理出版“十五”（2001—2005）重点规划》经新闻出版署和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批准，颁布实施。其后，又陆续制定了国家古籍整理出版“十一五”和“十二五”重点规划。国家财政多次立项支持中国中医科学院开展针对性中医药古籍抢救保护工作，文化部在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专门设立全国唯一的行业古籍保护中心，国家先后投入中医药古籍保护专项经费超过3000万

元，影印抢救濒危珍、善、孤本中医古籍1640余种，开展了海外中医古籍目录调研和孤本回归工作。2010年，国家财政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安排国家公共卫生专项资金，设立了“中医药古籍保护与利用能力建设项目”，这是继1982~1986年第一批、第二批重要中医药古籍整理之后的又一次大规模古籍整理工程，重点整理新中国成立后未曾出版的重要古籍，目标是形成并普及规范的通行本、传世本。

为保证项目的顺利实施，项目组特别成立了专家组，承担咨询和技术指导，以及古籍出版之前的审定工作。专家组中的许多成员虽逾古稀之年，但老骥伏枥，孜孜不倦，不仅对项目进行宏观指导和质量把关，更重要的是通过古籍整理，以老带新，言传身教，培养一批中医药古籍整理研究的后备人才，促进了中医药古籍保护和研究机构建设，全面提升了我国中医药古籍保护与利用能力。

作为项目组顾问之一，我深感中医药古籍保护、抢救与整理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也深知传承中医药古籍整理经验任重而道远。令人欣慰的是，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我看到了老中青三代的紧密衔接，看到了大家的坚持和努力，看到了年轻一代的成长。相信中医药古籍整理工作的将来会越来越好，中医药学的发展会越来越好。

欣喜之余，以是为序。

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员

马继兴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

校注说明

《古今医家经论汇编》，明代徐常吉辑。

徐常吉（1556－1591），字士彰，号儆弦，明代武进（今江苏常州）人，明万历十一年（1581）进士，曾任户部给事中、浙江按察司佥事等职，以清廉闻名，并曾为海瑞抗辩。又精研儒学，著有《六经类雅》《四书原旨》《诗经翼说》《遗经四解》等。其医学著作除《古今医家经论汇编》外，尚有《医家正典》一卷，《中国医籍考》著为“未见”，则《古今医家经论汇编》为其唯一传世的医书。

《古今医家经论汇编》5 卷，11 章，167 篇。辑录《内经》《难经》及明代以前各家医论汇编而成，选文精当、内容丰富、编辑有序，对宋、金、元及明代医家理论经验采择尤多，有较高理论与临床参考价值。该书现存明刻本一种，藏苏州图书馆；另有清抄本一种，藏浙江中医药大学图书馆。

本次整理以苏州市图书馆所藏明刻本为底本，以浙江中医药大学图书馆所藏清代余姚高氏小壶天医庐抄本为主校本（简称“清抄本”），他校文献依通行本。

具体校注方法如下：

1. 采用现代标点方法对原书进行标点。

2. 原书中的繁体字改为规范简化字。

3. 底本中一般笔画之误，如“己”“巳”不分等，予以径改，不出校。

4. 底本中异体字、古字、俗写字，予以径改，不出校。

5. 底本中通假字，保留原字，于首见处出注说明。

6. 底本中脱、讹、衍、倒之处，信而有征者，予以改正，并出校说明。

7. 原书中生僻疑难词语，酌予注释。

8. 原书中药物异名予以保留，其生僻者酌予简注。

9. 底本无目录。校本有总目，仅有类题；各卷有卷目，类题下有篇题，篇题与正文标题多不对应。今据校本总目、分卷目录及正文标题重编全书总目，置于正文前。

10. 原书卷题下有“昆陵抱一斋道人徐常吉纂”题署，今删。

锲徐儆弦先生古今医家[1]经论汇编序

自昔鸿蒙林总，肖天地生，无札瘥[2]也。风气渐开，嗜欲接搆[3]，帝炎黄氏出，医道肇兴，于是乎内烛五六[4]，尝草百千，请问岐俞[5]，究明因证，而后乃有汤液，有刲剔[6]，有针砭、嫥捖[7]不同，同归生人之理。是医者治天下之形，用以按道德仁义之神用[8]者也。故知医者必尊生，尊生者必登道德之场，游仁义之圃，何形神之二为若之何？医家者流而杂目方技也，治天下者盖可忽乎哉？顾刲剔针砭，形而形治之尔，惟轩岐问答，率以生人腑脏脉理言之，则形而神治之乎？武进儆弦徐先生，由外史入第为郎，汇编[9]此书，一禀《内经》[10]《灵枢》，灼乾坤絪合之奥，挈阴阳受命之元，始乎气运，腑脏次之，经脉次之，病因次之，治法又次之，而参以诸家论辩释解，甲乙互存，冰炭转合。若曰此其律令云，顾

---

① 医家：原字漫漶，据清抄本补。

② 札瘥（cuó 痤）：因瘟疫而死亡。

③ 接搆：交接。

④ 内烛五六：谓洞察体内五脏六腑。烛，洞察。

⑤ 岐俞：岐伯和少俞。《黄帝内经》以黄帝与岐伯、少俞等人问答形式写成。

⑥ 刲（kuī 亏）剔：解剖。

⑦ 嫥捖（zhuānwán 专丸）：调和。《淮南子·俶真训》："提挈阴阳，嫥捖刚柔。"高诱注："嫥捖，和调也。"

⑧ 神用：原字漫漶，据清抄本补。

⑨ 汇编：原字漫漶，据清抄本补。

⑩ 内经：按原书凡称"《内经》"皆指《素问》。

人用之何如耳。大氐①先生所多抝述②，意可知已。先生未尝业医，而祖识③天人，潜心本始。不佞④亦非其人⑤。第自诸生⑥中伏读先生诸经论辩暨诸史也者，类尊王道而黜霸图，揽本末而标扃键⑦，夫非其方技之谓，亦欲瘳瘅⑧其人民，训诸司以调匕⑨，曷云俞跗⑩青囊⑪之形威也？余不佞，职在李官⑫，其法亦繇⑬轩辕氏始，而业在吕祥，偶婴⑭蹠蠹恙乎？尝取古今医论绎之，未有如先生汇编之简明较著⑮也。令子太学生⑯原孺出诸刻示不佞，不佞曰：是编当与经史并传于世，

---

① 大氐：大抵。氐，同“抵”。《汉书·食货志下》颜师古注：“氐，读曰‘抵’。抵，归也。大归犹言大凡也。”

② 抝（hūi 挥）述：分析阐述。抝，剖析。

③ 祖识：熟习。

④ 不佞：无才，用为自称的谦辞。

⑤ 非其人：不是合适的人。《管子·霸言》：“人众而不亲，非其人也。”

⑥ 诸生：古时经考试进入中央及地方各级学校学习的生员，俗称“秀才”。

⑦ 扃（jiǒng 窘）键：门户的关锁。扃，从外面关门的门闩。键，竖着插的门闩。

⑧ 瘳瘅（chōudàn 抽但）：愈疾。瘳，病愈。瘅，病。

⑨ 匕：方寸匕，古时调剂药物的工具。此指药剂。

⑩ 俞跗：传说中上古名医。事见《韩诗外传》卷十、《史记·扁鹊仓公列传》。

⑪ 青囊：古代医家盛放医书的布袋，亦借指医术。

⑫ 李官：刑狱官员。李，通“理”。《说文通训定声·颐部》：“李，假借为‘理’。”

⑬ 繇：通“由”。《说文通训定声·孚部》：“繇，假借为‘由’。”

⑭ 婴：遭受。

⑮ 较著：显明。较，明显。《广雅·释诂》：“较，明也。”

⑯ 太学生：明清时入国子监读书的生员。

毋乃①发明古帝王生人之理乎？是为序。

东海邵辅忠②

---

① 毋乃：莫非。

② 邵辅忠：明代大臣，字广益，号上葵，镇海（今浙江宁波）人，万历三十三年（1605）进士，官至兵部尚书。

目 录

卷之一

气运 …………………… 一
《内经·天元纪大论》 …………………… 一
《内经·五运行大论》 …………………… 三
《内经·六微旨大论》 …………………… 六
《内经·气交变大论》 …………………… 八
《内经·五常政大论》 …………………… 一三
《内经·六元正纪大论》 …………………… 一六
《内经·至真要大论》 …………………… 二〇
刘温舒论主气客气 … 二九
沈存中论运气 ……… 三一
刘温舒论五行胜复 … 三三
刘温舒论南北政 …… 三六
刘河间论气运 ……… 三六
吴草庐论气运 ……… 三八
王安道论阴阳升降 … 三九
何柏斋论五运六气 … 四一
地宜 …………………… 四二
《内经·异法方宜论》 …………………… 四二
《琐碎录》辨方论 … 四三
王节斋南北异宜论 … 四三
审象 …………………… 四四
《内经·阴阳应象大论》 …………………… 四四
刘河间论火 ………… 四七
朱丹溪论阳有余阴不足 …………………… 五〇
朱丹溪论相火论 …… 五一
何柏斋辨相火 ……… 五三
何柏斋又论水气 …… 五四
虞天民论阴阳血气 … 五五
虞天民论人寿夭 …… 五六

卷之二

腑脏 …………………… 五八
《内经》十二官论 … 五八

《内经·五脏生成论》
…………………… 五八
《内经·五脏别论》
…………………… 六〇
《内经·脏气法时论》
…………………… 六一
《灵枢经·本神》 … 六二
《灵枢经》始终 …… 六三
《灵枢经·本脏》 … 六五
《灵枢经·五癃津液别》
…………………… 六六
《灵枢经·师传》 … 六七
《灵枢经·决气》 … 六七
《灵枢经·营卫生会》
…………………… 六八
秦越人三焦脏腑辨 … 七二
《褚氏遗书·本气》
…………………… 七七
《褚氏遗书·津润》
…………………… 七八
《褚氏遗书·分体》
…………………… 七八
河滨丈人形景篇 …… 七九
李东垣脾胃胜衰论 … 八一
李东垣脾胃论 ……… 八六
俞子容辨三焦有形论
…………………… 八八
俞子容辨肝常有余 … 八九
俞子容辨肝非无用 … 八九
经络 ………………… 九〇
《灵枢经》十二经络论
…………………… 九〇
秦越人论经络 ……… 九五
俞子容辨冲为血海 … 九八
孙景思辨心胞络 …… 九八
色脉 ………………… 九八
《内经》色脉辨 …… 九八
《内经·平人气象论》
…………………… 一〇一
《内经·玉机真脏论》
…………………… 一〇三
《内经·经脉别论》
…………………… 一〇五
秦越人脉辨 ……… 一〇六
张仲景伤寒脉论 … 一一六
孙思邈《千金翼》
论脉 …………… 一二六

卷之三

病因 …………………… 一三〇
《内经·风论》 … 一三〇
张子和中风论 …… 一三一

王安道中风辨 …… 一三四
又《内经·痹论》
…………………… 一三六
《内经·逆调论》
……………… 一三七
《内经·痿论》 … 一三八
《内经·厥论》 … 一四〇
张子和风痹痿厥论
…………………… 一四二
张子和论风痹痿厥
…………………… 一四七
又《内经·热论》
…………………… 一四八
《内经·评热病论》
……………… 一四九
张仲景论伤寒 …… 一五一
张仲景《金匮要略》
…………………… 一五六
张子和伤寒论 …… 一五九
王安道论张仲景伤寒
立法考 ………… 一六〇
王安道三阴病寒热辩
…………………… 一六六
王安道阴阳盛虚论
…………………… 一七〇
戴原礼传经辩 …… 一七一
陶节庵论伤寒脉与杂
病不同 ………… 一七二
陶节庵六经传变论
…………………… 一七三
陶节庵手经冤热论
…………………… 一七五
何柏斋论三阳伤寒
…………………… 一七六
何柏斋论两感 …… 一七八
又王安道中暑中热论
…………………… 一七八
王安道四气所伤论
…………………… 一七九
又张子和九气感疾论
…………………… 一八五
张子和五虚五实论
…………………… 一九〇
何柏斋论虚损 …… 一九二
王安道积热沉寒论
…………………… 一九二
又《内经·太阴阳明
论》 …………… 一九四
王安道内伤余议 … 一九五
王安道二阳病论 … 一九九

卷之四

病因 ………………… 二〇〇
《内经·疟论》 … 二〇〇
张子和疟论 ……… 二〇三
又《内经·咳论》 ………………… 二〇六
张子和咳分六气论 ………………… 二〇七
徐叔拱咳嗽辩疗论 ………………… 二一〇
何柏斋论咳嗽 …… 二一三
又刘河间吐泻论 … 二一三
张子和吐泻论 …… 二一六
又张子和三消论 … 二一七
何柏斋论消渴 …… 二二一
又刘河间癥瘕论 … 二二三
张子和积聚论 …… 二二四
张子和十膈五噎论 ………………… 二二七
张子和湿热生虫论 ………………… 二二九
又《内经·举痛论》 ………………… 二三二
刘河间论目痛 …… 二三四
何柏斋论诸痛 …… 二三六
又张子和疝论 …… 二三七
何柏斋论疝痛 …… 二四三
又张子和饮论 …… 二四三
刘河间衄论 ……… 二四六
张子和咽喉论 …… 二四六
又刘河间吐酸论 … 二四九
刘河间淋论 ……… 二五〇
又《内经·阴阳别论》 ………………… 二五一
《内经·调经论》 ………………… 二五二
《内经·示从容论》 ………………… 二五四
《内经·解精微论》 ………………… 二五五
《内经·生气通天论》 ………………… 二五五
《内经》论杂病 … 二五七
《灵枢经·邪气脏腑病形论》 …… 二六三
《大惑论》 ……… 二六六
《邪客论》 ……… 二六七
《根结论》 ……… 二六八
《寿夭刚柔论》 … 二六九
《终始论》 ……… 二六九
《岁露论》 ……… 二七〇

《热病论》 ……… 二七〇
《狂论》 ………… 二七一
《周痹论》 ……… 二七二
《胀论》 ………… 二七二
《水胀论》 ……… 二七三
《百病始生论》 … 二七四
《上膈论》 ……… 二七六
《忧恚无音论》 … 二七六
《寒热论》 ……… 二七七
秦越人论杂病 …… 二七七
又《灵枢经·论痈疽》 ………………… 二八三
《刺节真邪论》 … 二八五
张子和论痈肿疮疡 ………………… 二八六
张子和论妇人带下赤白 …………… 二八八

卷之五

治法 ………………… 二九一
《内经》论治病 … 二九一
王安道五郁论 …… 二九三
刘克用论四时六气用药权正活法 …… 二九六
又《内经·疏五过》 ………………… 二九七
王安道泻南方补北方论 ……………… 二九八
张子和攻表发里论 ………………… 三〇一
张子和吐汗下论 … 三〇四
张子和表汗论 …… 三〇七
张子和上吐论 …… 三〇九
张子和里下论 …… 三一三
张子和推原补法 … 三一八
张子和原补论 …… 三二二
张子和服药论 …… 三二五
《内经·标本论》 ………………… 三二八
杂论 ………………… 三二九
滑伯仁杂论 ……… 三二九
戴原礼杂论 ……… 三三六
经解 ………………… 三三八
王启玄气升降解 … 三三八
又寒热解 ………… 三三九
王启玄解 ………… 三四〇
王安道亢则害解 … 三四〇
王安道呕吐哕字义解 ………………… 三四三
张子和寒热论解 … 三四七
俞子容《内经》义解 ………………… 三四七

王叔和脉诀解 …… 三四八
刘成国释病篇 …… 三四九
《鸡峰方》论病名
………………… 三五一
鸡峰又方论取像 … 三五二
沈括须眉解 ……… 三五二
校注后记 …………… 三五三

卷之一

气　运

《内经·天元纪大论》

黄帝问曰：天有五行御五位，以生寒暑燥湿风；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思忧恐。论言五运相袭而皆治之，终期之日，周而复始，其与三阴三阳之候奈何合之？

鬼臾区曰：夫五运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可不通乎？故物生谓之化，物极谓之变，阴阳不测谓之神，神用无方①谓之圣。夫变化之为用也，在天为玄②，在人为道，在地为化。化生五味，道生智，玄生神。神在天为风，在地为木，在天为热，在地为火，在天为湿，在地为土，在天为燥，在地为金，在天为寒，在地为水，故在天为气，在地成形，形气相感而化生万物矣。然天地者，万物之上下也；左右者，阴阳之道路也；水火者，阴阳之征兆也；金木者，生成之终始也。气有多少，形有盛衰，上下相召而损益彰矣。

曰：何谓气有多少，形有盛衰？曰：阴阳之气，各有多少，故曰三阴三阳也。形有盛衰，谓五行之治，各有太过不及也。故其始也，有余而往，不足随之，不足而往，有余从之，知迎知随，

---

① 无方：变化无极。
② 玄：悠远。

气可与期。应天为天符①，承岁为岁直②，三合为治③。

曰：上下相召奈何？曰：寒暑燥湿风火，天之阴阳也，三阴三阳上奉之；木火土金水火，地之阴阳也，生长化收藏下应之。天以阳生阴长，地以阳杀阴藏。天有阴阳，地亦有阴阳。木火土金水火，地之阴阳也，生长化收藏④。故阳中有阴，阴中有阳。所以欲知天地之阴阳者，应天之气，动而不息，故五岁而右迁，应地之气，静而守位，故六期⑤而环会。动静相召，上下相临，阴阳相错，而变由生也。

曰：上下周纪，其有数乎？曰：天以六为节，地以五为制。周天气者，六期为一备⑥；终地纪者，五岁为一周⑦。君火以明⑧，相火以位。五六相合而七百二十气为一纪，凡三十岁；千四百四十气，凡六十岁而为一周，不及太过，斯皆见矣。

曰：至数之要，愿尽闻之。曰：道如鼓之应桴，响之应声也。

---

① 天符：通主一年的中运之气与司天之气相符的年份，如木运之岁，上见厥阴。

② 岁直：年支与岁气同气相承，如木运之岁，岁当于卯。直，同“值”。《集韵·志韵》：“值，《说文》：‘措也。’或作‘直’。”

③ 三合为治：《素问·天元纪大论》王冰注：“三合，谓火运之岁，上见少阴，年辰临午；土运之岁，上见太阴，年辰临丑未；金运之岁，上见阳明，年辰临酉。此三者，天气、运气与年辰俱会，故云三合为治也。”又，“治”下原衍“会”字，据《素问·天元纪大论》删。

④ 木火土金水火……生长化收藏：《素问》顾从德本同，与上下文义不协，明代张介宾《类经》以为衍文而删。此下“故阳中有阴”句当承接上“地亦有阴阳”句。

⑤ 期（jī 积）：周年。

⑥ 备：《素问·天元纪大论》王冰注：“备，谓备历天气。”

⑦ 周：《素问·天元纪大论》王冰注：“周，谓周行地位。”

⑧ 明：据《素问·天元纪大论》王冰注“以名奉天，故曰君火以名”语，“明”当作“名”。

臣闻之，甲己之岁，土运统之，乙庚之岁，金运统之，丙辛之岁，水运统之，丁壬之岁，木运统之，戊癸之岁，火运统之。

曰：其于三阴三阳，合之奈何？曰：子午之岁，上见少阴；丑未之岁，上见太阴；寅申之岁，上见少阳；卯酉之岁，上见阳明；辰戌之岁，上见太阳；已亥之岁，上见厥阴。少阴所谓标也，厥阴所谓终也。厥阴之上，风气主之；少阴之上，热气主之；太阴之上，湿气主之；少阳之上，相火主之；阳明之上，燥气主之；太阳之上，寒气主之。所谓本也，是谓六元。

《内经·五运行大论》

岐伯曰：丹天之气经于牛女戊分，黅①天之气经于心尾己分，苍天之气经于危室柳鬼，素天之气经于亢氐昴毕，玄天之气经于张翼娄胃。所谓戊己分者，奎壁角轸，则天地之门户也。夫候之所始，道之所生，不可不通也。

黄帝曰：天地者万物之上下，左右者阴阳之道路，未知其所谓也。曰：所谓上下者，岁上下见阴阳之所在也。左右者，诸上见厥阴，左少阴右太阳；见少阴，左太阴右厥阴；见太阴，左少阳右少阴；见少阳，左阳明右太阴；见阳明，左太阳右少阳；见太阳，左厥阴右阳明。所谓北面②而命其位，言其见也。

曰：何谓下？曰：厥阴在上则少阳在下，左阳明右太阴；少阴在上则阳明在下，左太阳右少阳；太阴在上则太阳在下，左厥阴右阳明；少阳在上则厥阴在下，左少阴右太阳；阳明在上则少阴在下，左太阴右厥阴；太阳在上则太阴在下，左少阳右少阴。

① 黅（jīn 今）：黄色。

② 北面：《素问·五运行大论》作“面北”。

所谓面南而命其位，言其见也。上下相遘[1]，寒暑相临，气相得则和，不相得则病。气相得而病者，以下临上，不当位也。

曰：动静何如？曰：上者右行，下者左行，左右周天，余而复会也。

曰：余闻曰应地者静。今言下者左行，不知所谓。曰：夫变化之用，天垂象，地成形，七曜纬虚[2]，五行丽[3]地。地者，所以载生成之形类也；虚者，所以列应天之精气也。形精之动，犹根本之与枝叶也。仰观其象，虽远可知也。

曰：地之为下否乎？曰：地为人之下，太虚之中者也。

曰：冯[4]乎？曰：大气举之也。燥以干之，暑以蒸之，风以动之，湿以润之，寒以坚之，火以温之。故风寒在下，燥热在上，湿气在中，火游行其间，寒暑六入，故令虚而生化也。故燥胜则地干，暑胜则地热，风胜则地动，湿胜则地泥，寒胜则地裂，火胜则地固矣。

曰：天地之气，何以候之？曰：天地之气，胜复之作，不形于诊也。《脉法》[5] 曰：天地之变，无以脉诊。此之谓也。

曰：间气何如？曰：随气所在，期于左右。

曰：期之[6]奈何？曰：从其气则和，违其气则病，不当其位者

---

① 遘（gòu 购）：相遇。

② 七曜纬虚：谓日月及五星行于天。七曜，指日、月及金木水火土五星。纬，织横纱，此为行。虚，太虚，即天空。

③ 丽：附着。

④ 冯：通“凭”。《说文解字注·马部》：“冯，或假为‘凭’字，凡经传云‘冯依’，其字皆当作‘凭’。”

⑤ 脉法：上古医书名。

⑥ 期之：原脱，据《素问·五运行大论》补。

病，迭移其位者病，失守其位者危，尺寸反者死，阴阳交者死。先立其年，以知其气，左右应见，然后乃可以言死生之逆顺。

曰：寒暑燥湿风火，在人合之奈何？其于万物何以生化？曰：东方生风，风生木，木生筋①，筋生心。其虫毛，其政为散，其令宣发，其变摧拉，其眚②为陨，其味为酸，其志为怒。怒伤肝，悲胜怒；风伤肝，燥胜风；酸伤筋，辛胜酸。南方生热，热生火，火生心③，心生血，血生④脾。其虫羽，其政为明，其令郁蒸，其变炎烁⑤，其眚燔焫⑥，其味为苦，其志为喜。喜伤心，恐胜喜；热伤气，寒胜热；苦伤气，咸胜苦。中央生湿，湿生土，土生甘，甘生脾，脾生肉，肉生肺。其虫倮，其政为谧，其令云雨，其变动注，其眚淫溃，其味为甘，其志为思。思伤脾，怒胜思；湿伤肉，风胜湿；甘伤脾，酸胜甘。西方生燥，燥生金，金生辛，辛生肺，肺生皮毛，皮毛生肾。其虫介，其政为劲，其令雾露，其变肃杀，其眚苍落，其味为辛，其志为忧。忧伤肺，喜胜忧；热伤皮毛，寒胜热；辛伤皮毛，苦胜辛。北方生寒，寒生水，水生咸，咸生肾，肾生骨髓，髓生肝。其虫鳞，其政为静，其令霜雪，其变凝冽，其眚冰雹，其味为咸，其志为恐。恐伤肾，思胜恐；寒伤血，燥胜寒；咸伤血，甘胜咸。五气更立，各有所先，非其

---

① 木生筋：《素问·五运行大论》作“木生酸，酸生肝，肝生筋”。

② 眚（shěng 省）：灾祸。

③ 火生心：《素问·五运行大论》作“火生苦，苦生心”。

④ 生：原作“主”，据《素问·五运行大论》改。

⑤ 烁：通“铄”，销铄。《周礼·考工记序》：“烁金以为刃。”陆德明释文：“烁，义当作‘铄’。”

⑥ 焫（ruò 弱）：焚烧。

位则邪，当其位则正。

曰：病生之变何如？曰：气相得则病微，不相得则病甚。

曰：主岁何如？曰：岁气有余，则制己所胜而侮所不胜；其不及，则己所不胜侮而乘之，己所胜轻而侮之。侮反受邪，侮而受邪，寡于畏也。

《内经·六微旨大论》

黄帝曰：其有至而至，有至而不至，有至而太过，何也？岐伯曰：至而至者和；至而不至者，来气不及也；未至而至，来气有余也。应则顺，否则逆，逆则变生，变则病。

曰：请言其应。曰：物生其应也，气脉其应也。

曰：地理之应六节气位何如？曰：显明[①]之右，君火之位也；君火之右，退行一步，相火治之；复行一步，土气治之；复行一步，金气治之；复行一步，水气治之；复行一步，木气治之；复行一步，君火治之；相火之下，水气承之；水位之下，土气承之；土位之下，风气承之；风位之下，金气承之；金位之下，火气承之；君火之下，阴精承之。亢则害，承乃制，制则生化，外列盛衰，害则败乱，生化大病。

曰：盛衰何如？曰：非其位则邪，当其位则正，邪则变甚，正则微。

曰：何谓当位？曰：木运临卯，火运临午，土运临四季，金运临酉，水运临子。所谓岁会，气之平也。

曰：非位何如？曰：岁不与会也[②]。

---

① 显明：日出。《素问·六微旨大论》王冰注：“日出谓之显明。”
② 岁不与会也：《素问·六微旨大论》王冰注：“不与本辰相逢会也。”

曰：土运之岁，上见太阴；火运之岁，上见少阳、少阴；金运之岁，上见阳明；木运之岁，上见厥阴；水运之岁，上见太阳，奈何？曰：天之与会也，故曰天符。天符岁会者，太乙①天符之会也。天符为执法，岁位为行令，太乙天符为贵人。

曰：邪之中也奈何？曰：中执法者，其病速而危；中行令者，其病徐而持②；中贵人者，其病暴而死。

曰：位之易也何如？曰：君位臣则顺，臣位君则逆。逆则其病近，其害速；顺则其病远，其害微。所谓二火也。

曰：六气应五行之变何如？曰：位有终始，气有初中，上下不同，求之③异也。

曰：愿闻其用。曰：言天者求之本，言地者求之位，言人者求之气交。

曰：何谓气交？曰：上下之位，气交之中，人之居也。故曰天枢④之上，天气主之；天枢之下，地气主之；气交之分，人气从之，万物由之，此之谓也。

曰：何谓初中？曰：初者地气也，中者天气也。气之升降，天地之更用也。升已而降，降者谓天；降已而升，升者谓地。天气下降，气流于地；地气上升，气腾于天。故高下相召，升降相因，而变作矣。

曰：寒湿相遘，燥热相临，风火相值，其有闻乎？曰：气有

---

① 太乙：《素问·六微旨大论》作“太一”。此下“太乙天符为贵人”句同。

② 持：原作“特”，据《素问·六微旨大论》改。

③ 求之：《素问·六微旨大论》此下有“亦”字。

④ 天枢：《素问·六微旨大论》王冰注：“天枢，当脐之两傍也，所谓身半矣，伸臂指天，则天枢正当身之半也。”

胜复，胜复之作，有德有化，有用有变，变则邪气居之。

曰：何谓邪？曰：夫物之生从于化，物之极由乎变，变化之相薄，成败之所由也。故气有往复，用有迟速，四者之有，而化而变，风之来也。

曰：成败倚伏①游乎中何也？曰：成败倚伏生乎动，动而不已，则变作矣。

曰：有期乎？曰：不生不化，静之期也。

曰：不生化乎？曰：出入废则神机化灭，升降息则气立孤危。故非出入则无以生长壮老已，非升降则无以生长化收藏。是以升降出入，无器不有。故器者生化之宇，器散则分之，生化息矣。故无不出入，无不升降。化有小大，期有远近，四者之有，而贵常守，反常则灾害至矣。故曰无形无患，此之谓也。

曰：有不生不化乎？曰：与道合同，惟真人也。

《内经·气交变大论》

帝曰：五运之化，太过何如？岐伯曰：岁木太过，风气流行，脾土受邪。民病飧泄食减，体重烦冤，肠鸣，腹支满，上应岁星②。甚则忽忽③善怒，眩冒巅疾。化气不政，生气独治，云物飞动，草木不宁，甚而摇落，反胁痛而吐甚，冲阳绝者死不治，上应太白星④。岁火太过，炎暑流行，肺金受邪。民病疟，少气咳

---

① 倚伏：“倚”为依靠，“伏”为潜藏。《老子·五十八章》：“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

② 岁星：木星。

③ 忽忽：恍惚貌。《文选·宋玉〈高唐赋〉》：“悠悠忽忽，怊怅自失。”李善注：“忽忽，迷也。”

④ 太白星：金星。

喘，血溢血泄注下，嗌燥耳聋，中热，肩背热，上应荧惑星①。甚则胸中痛，胁支②满，胁痛，膺背肩胛间痛，两臂内痛，身热骨痛而为浸淫。收气不行，长气独明，雨水当作冰霜寒。上应辰星③。上临少阴少阳，火燔焫④，水泉涸，物焦槁，病反谵妄狂越，咳喘息鸣，下甚血溢泄不已，大渊绝者死不治，上应荧惑星。岁土太过，雨湿流行，肾水受邪。民病腹痛清厥⑤，意不乐，体重烦冤，上应镇星⑥。甚则肌肉萎，足痿不收，行善瘛，脚下痛，饮发中满食减，四肢不举，变生得位，脏气伏，化气独治之，泉涌河衍，涸泽生鱼，风雨大至，土崩溃，鳞见于陆，病腹满溏泄肠鸣，反下甚而太溪绝者死不治，上应岁星。岁金太过，燥气流行，肝木受邪。民病两胁下少腹痛，目赤痛眦疡，耳无所闻。肃杀而甚，则体重烦冤，胸痛引背，两胁满且痛引少腹，上应太白星。甚则喘咳逆气，肩背痛，尻阴股膝髀腨胻足皆病，上应荧惑星。收气峻，生气下，草木敛，苍干凋陨，病反暴痛，胠⑦胁不可反侧，咳逆甚而血溢，太冲绝者死不治，上应太白星。岁水太过，寒气流行，邪害心火。民病身热烦心，躁悸阴厥，上下中寒，谵妄心痛。寒气早至，上应辰星。甚则腹大胫肿，喘咳，寝汗出，憎风，大雨至，埃雾朦郁，上应镇星。上临太阳，雨冰雪霜不时降，湿气

---

① 荧惑星：火星。

② 支：原作“肢”，据《素问·气交变大论》改。

③ 辰星：水星。

④ 焫（ruò 若）：同“爇”，焚烧。《集韵·薛韵》：“爇，《说文》：‘烧也。’或作‘焫’。”

⑤ 清厥：足逆冷。

⑥ 镇星：土星。

⑦ 胠（qū 区）：腋下。

变物，病反腹满肠鸣，溏泄，食不化，渴而妄冒，神门绝者死不治，上应荧惑、辰星。曰：不及何如？曰：岁木不及，燥乃大行，生气失应，草木晚荣，肃杀而甚，则刚木辟著①，柔②萎苍干，上应太白星。民病中清，胠胁痛，少腹痛，肠鸣溏泄，凉雨时至，上应太白星，其谷苍。上临阳明，生气失政，草木再荣，化气乃急，上应太白、镇星，其主苍早③。复则炎暑流火，湿性燥，柔脆草木焦槁，下体再生，华实齐化，病寒热疮疡，疿胗④痈痤，上应荧惑、太白，其谷白坚。白露早降，收杀气行，寒雨害物，虫食甘黄，脾土受邪，赤气后化，心气晚治，上胜肺金，白气乃屈，其谷不成，咳而鼽，上应荧惑、太白星。岁火不及，寒乃大行，长政不用，物荣而下，凝惨而甚，则阳气⑤不化，乃折荣美，上应辰星。民病胸中痛，胁支满，两胁痛，膺背肩胛间及两臂内痛，郁冒朦昧，心痛暴瘖，胸腹大，胁下与腰背相引而痛，甚则屈不能伸，髋髀如别，上应荧惑、辰星，其谷丹。复则埃郁，大雨且至，黑气乃辱，病鹜溏腹满，饮食不下，寒中肠鸣，泄注腹痛，暴挛痿痹，足不任身，上应镇星、辰星，玄谷不成。岁土不及，风乃大行，化气不令，草木茂荣。飘扬而甚，秀而不实，上应岁星。民病飧泄霍乱，体重腹痛，筋骨繇复⑥，肌肉瞤酸，善怒，脏

---

① 辟著：《素问·气交变大论》王冰注："辟著，谓辟著枝茎，干而不落也。"

② 柔：原作"悉"，据《素问·气交变大论》改。

③ 苍早：《素问·气交变大论》王冰注："苍色之物，又早凋落，木少金乘故也。"

④ 胗（zhěn 诊）：唇疡。

⑤ 气：原脱，据《素问·气交变大论》补。

⑥ 繇复：《素问·气交变大论》同，《素问·至真要大论》作"繇并"。

气举事，蛰虫早附，咸病寒中，上应岁星、镇星，其谷黅。复则收政严峻，名木苍凋，胸胁暴痛，下引少腹，善太息，虫食甘黄，气客于脾，黅谷乃减，民食少失味，苍谷乃损，上应太白、岁星。上临厥阴，流水不冰，蛰虫来见，脏气不用，白乃不复，上应岁星，民乃康。岁金不及，炎火乃行，生气乃用，长气专胜，庶物以茂，燥烁以行，上应荧惑星。民病肩背瞀重、鼽嚏，血便注下，收气乃后，上应太白星，其谷坚芒。复则寒雨暴至，乃零冰雹霜雪杀物，阴厥且格，阳反上行，头脑户痛，延及囟顶发热，上应辰星，丹谷不成，民病口疮，甚则心痛。岁水不及，湿乃大行，长气反用，其化乃速，暑雨数至，上应镇星。民病腹满身重，濡泄，寒疡流水，腰股痛发，腘腨股膝不便，烦冤，足痿清厥，脚下痛，甚则跗肿，脏气不政，肾气不衡，上应辰星，其谷秬①。上临太阴，则大寒数举，蛰虫早藏，地积坚冰，阳光不治，民病寒疾于下，甚则腹满浮肿，上应镇星，其主黅谷。复则大风暴发，草偃木零，生长不鲜，面色时变，筋骨并辟，肉瞤瘛，目视䀮䀮②，物疏璺③，肌肉胗发，气并鬲④中，痛于心腹，黄气乃损，其谷不登，上应岁星⑤。

曰：愿闻其时。曰：木不及，春有鸣条律畅之化，则秋有雾露清凉之政，春有惨凄残贼之胜，则夏有炎暑燔烁之复，其眚东，

---

① 秬（jù 巨）：黑黍。

② 䀮䀮：目不明貌。

③ 璺（wèn 问）：陶瓷等器皿上的裂痕。

④ 鬲（gé 阁）：通“膈”。《洪武正韵·陌韵》：“膈，胸膈心脾之间，通作‘鬲’。”

⑤ 上应岁星：《素问·气交变大论》同，林亿新校正：“详此当云上应岁星、镇星尔。”

其脏肝，其病内舍胠胁，外在关节；火不及，夏有炳明光显之化，则冬有严肃霜寒之政，夏有惨凄凝冽之胜，则不时有埃昏大雨之复，其眚南，其脏心，其病内舍膺胁，外在经络；土不及，四维有埃云润泽之化，则春有鸣条鼓拆[①]之政，四维发振拉飘腾之变，则秋有肃杀霖霪之复，其眚四维，其脏脾，其病内舍心腹，外在肌肉四肢；金不及，夏有光显郁蒸之令，则冬有严凝整肃之应，夏有炎烁燔燎之变，则秋有冰雹霜雪之复，其眚西，其脏肺，其病内舍膺胁肩背，外在皮毛；水不及，四维有湍润埃云之化，则不时有和风生发之应，四维发埃昏骤注之变，则不时有飘荡振拉之复，其眚北，其脏肾，其病内舍腰脊骨髓，外在溪谷踹膝。夫五运之政，犹权衡也，高者抑之，下者举之，化者应之，变者复之，此生长化成收藏之理，气之常也，失常则天地四塞矣。故曰天地之动静，神明为之纪，阴阳之往复，寒暑彰其兆，此之谓也。

曰：岁候，其不及太过而上应五星。今夫德化政令，灾眚变易，非常而有也，卒然而动，其亦为之变乎？曰：承天而行之，故无妄动，无不应也。卒然而动者，气之交变也，其不应焉。故曰：应常不应卒，此之谓也。

曰：其应奈何？曰：各从其气化也。

曰：行之徐疾逆顺何如？曰：以道留久，逆守而小，是谓省下。以道而去，去而速来，曲而过之，是谓省遗过也。久留而环，或离或附，是谓议灾与其德也。应近则小，应远则大。芒而大倍常之一，其化甚，大常之二，其眚即发也。小常之一，其化减，

---

① 拆：同“坼”，裂开。《诗经·大雅·生民》：“不拆不副，无菑无害。”清代阮元校勘记：“唐石经、相台本‘拆’作‘坼’。”

小常之二，是谓临视，省下之过与其德也。德者福之，过者伐之。是以象之见也，高而远则小，下而近则大，故大则喜怒迩，小则祸福远。岁运太过，则运星①北越，运气相得，则各行以道。故岁运太过，畏星失色而兼其母，不及则色兼其所不胜。肖者瞿瞿②，莫知其妙，闵闵之当，孰者为良，妄行无征，惟③畏侯王。

曰：其灾应何如？曰：亦各从其化也。故时至有盛衰，凌犯有逆顺，留守有多少，形见有善恶，宿属有胜负，征应有吉凶矣。有喜有怒，有忧有丧，有泽有燥，此象之常也，必谨察之。

《内经·五常政大论》

黄帝曰：愿闻平气。岐伯曰：木曰敷和④，火曰升明⑤，土曰备化⑥，金曰审平⑦，水曰静顺⑧。

曰：其不及奈何？曰：木曰委和⑨，火曰伏明，土曰卑监⑩，金曰从革⑪，水曰涸流。

---

① 运星：《素问·气交变大论》王冰注："火运火星、木运木星之类也。"

② 肖者瞿瞿：《素问·灵兰秘典论》林亿新校正："按《太素》作'肖者濯濯'。"

③ 惟：《素问·气交变大论》作"示"。

④ 敷和：《素问·五常政大论》王冰注："敷布和气，物以生荣。"

⑤ 升明：《素问·五常政大论》王冰注："火气高明。"

⑥ 备化：《素问·五常政大论》王冰注："广被化气，资（守）于群品。"

⑦ 审平：《素问·五常政大论》王冰注："金气清，审平而定。"

⑧ 静顺：《素问·五常政大论》王冰注："水体清静，顺于物也。"

⑨ 委和：《素问·五常政大论》王冰注："阳和之气，委屈而少用也。"

⑩ 卑监：《素问·五常政大论》王冰注："土虽卑少，犹监万物之生化也。"

⑪ 从革：《素问·五常政大论》王冰注："从顺革易，坚成万物。"

曰：太过何谓？曰：木曰发生，火曰赫曦，土日敦阜，金曰坚成，水曰流衍。

曰：天不足西北，左寒而右凉，地不满东南，右热而左温，其故何也？曰：阴阳之气，高下之理，大小之异也。东南方，阳也，阳者其精降于下，故右热而左温。西北方，阴也，阴者其精奉于上，故左寒而右凉。是以地有高下，气有温凉，高者气寒，下者气热，故适①寒凉者胀，之温热者疮，下之则胀已，汗之则疮已，此腠理开闭之常，大小之异耳。

曰：其于寿夭何如？曰：阴精所奉其人寿，阳精所降其人夭。

曰：其病也，治之奈何？曰：西北之气散而寒之，东南之气收而温之，所谓同病异治也。故曰：气寒气凉，治以寒凉，行水渍之；气温气热，治以温热，强其内守。必同其气，可使平也，假者反之。

曰：一州之气，生化寿夭不同，其故何也？曰：高下之理，地势使然也。崇高则阴气治之，污下则阳气治之，阳胜者先天，阴胜者后天，此地理之常，生化之道也。

曰：其有寿夭乎？曰：高者其气寿，下者其气夭。地之小大异也，小者小异，大者大异。故治病者，必明天道地理，阴阳更胜，气之先后，人之寿夭，生化之期，乃可以知人之形气矣。

曰：其岁有不病，而脏气不应不用者何也？曰：天气制之，气有所从也。

曰：岁有胎孕不育，治之不全，何气使然？曰：六气五类，有相胜制也，同者盛之，异者衰之，此天地之道，生化之常也。

---

① 适：往。下句“之”字义同。

故气主有所制，岁立有所生，地气制己胜，天气制胜己，天制色，地制形，五类衰盛，各随其气之所宜也。故有胎孕不育，治之不全，此气之常也，所谓中根[①]也。根于外者亦五，故生化之别，有五气、五味、五色、五类、五宜也。

曰：何谓也？曰：根于中者，命曰神机，神去则机息。根于外者，命曰气立，气止则化绝。故各有制，各有胜，各有生，各有成。故曰不知年之所加，气之同异，不足以言生化，此之谓也。

曰：气始而生化，气散而有形，气布而蕃育[②]，气终而[③]象变，其致一也。然而五味所资，生化有薄厚，成熟有少多，终始不同，其故何也？曰：地气制之也，非天不生，地不长也。

曰：愿闻其道。曰：寒热燥湿，不同其化也。故少阳在泉，寒毒不生，其味辛，其治苦酸，其谷苍丹。阳明在泉，湿毒不生，其味酸，其气湿，其治辛苦甘，其谷丹素。太阳在泉，热毒不生，其味苦，其治淡咸，其谷黅秬。厥阴在泉，清毒不生，其味甘，其治酸苦，其谷苍赤。其气专，其味正。少阴在泉，寒毒不生，其味辛，其治辛苦甘，其谷白丹。太阴在泉，燥毒不生，其味咸，其气热，其治甘咸，其谷黅秬，化淳则咸守，气专则辛化而俱治。故曰：补上下者从之，治上下者逆之，以所在寒热盛衰而调之。故曰：上取下取，内取外取，以求其过。能毒者以厚药，不胜毒者以薄药，此之谓也。气反者，病在上取之下，病在下取之上，病在中傍取之。治热以寒，温而行之；治寒以热，凉而行之；治

---

① 中根：《素问·五常政大论》王冰注："生气之根本，发自身形之中，中根也。"

② 蕃育：万物繁衍茂盛。

③ 而：原作"布"，据《素问·五常政大论》改。

温以清，冷而行之；治清以温，热而行之。故消之削之，吐之下之，补之写[1]之，久新同法。

曰：病在中而不实不坚，且聚且散，奈何？曰：无积者求其脏，虚则补之，药以祛之，食以随之，行水渍之，和其中外，可使毕已。

曰：有毒无毒，服有约乎？曰：病有久新，方有大小，有毒无毒，固宜常制矣。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无毒治病，十去其九。谷肉菜果，食养尽之，无使过之，伤其正也。不尽，行复如法，必先岁气，无伐天和，无盛盛，无虚虚，而遗人夭殃，无致邪，无失正，绝人长命。

曰：其久病者，有气从不康，病去而瘠，奈何？曰：化不可代，时不可违。夫经络以通，血气以从，复其不足，与众齐同，养之和之，静以待时，谨守其气，无使倾移，其形乃彰，生气以长。故《大要》曰：无代化，无违时，必养必和，待其来复。此之谓也。

《内经·六元正纪大论》

凡岁，必折其郁气，先资其化源，抑其运气，扶其不胜，无使暴过而生其疾。食岁谷[2]以全其真[3]，避虚邪以安其正。适气同异，多少制之，同者多之，异者少之。用寒远寒，用凉远凉，用温远温，用热远热，食宜同法。有假者反常，反是者病，所谓时[4]也。

曰：夫子言用寒远寒，用热远热，余未知其然也。愿闻何谓

---

① 写：同“泻”。《说文解字注·宀部》：“写，俗作‘泻’。”

② 岁谷：《素问·六元正纪大论》王冰注：“谓黄色黑色。”

③ 真：原作“道”，据《素问·六元正纪大论》改。

④ 时：《素问·六元正纪大论》王冰注：“谓春夏秋冬及间气所在，同则远之，即离其时。”

远？曰：热无犯热，寒无犯寒，从者和，逆者病，不可不敬畏而远之，所谓时兴六位也。

曰：温凉何如？曰：司气以热，用热无犯；司气以寒，用寒无犯；司气以凉，用凉无犯；司气以温，用温无犯。间气同其主无犯，异其主则小犯之，是谓四畏。

曰：其犯者何如？曰：天气反时，则可依时，及胜其主则可犯，以平为期，而不可过，是谓邪气反胜者。故曰：无失天信①，无逆气宜，无翼②其胜，无赞其复，是谓至治。

曰：郁极乃发，待时而作也。曰：其发何如？曰：土郁之发，岩谷震惊，雷殷③气交，埃昏黄黑，化为白气，飘骤高深，击石飞空，洪水乃从，川流漫衍，田牧土驹④。化气乃敷，善为时雨，始生始长，始化始成。故民病心腹胀，肠鸣而为数后，甚则心痛胁䐜⑤，呕吐霍乱，饮发注下，胕肿⑥身重。云奔雨府，霞拥朝阳，山泽埃昏，其乃发也，以其四气⑦。云横天山，浮游生灭，怫⑧之先兆。金郁之发，天洁地明，风清气切，大凉乃举，草树浮烟，燥气以行，霿⑨雾数起，杀气来至，草木苍干，金乃有声。故民病咳逆，心胁满，引少腹，善暴痛，不可反侧，嗌干，面陈色恶，

---

① 天信：王冰注："谓至时必定。"
② 翼：助。下句"赞"字义同。
③ 雷殷：雷震。殷，震动。
④ 田牧土驹：王冰注："石土危然，若群驹散牧于田野。"
⑤ 䐜（chēn 嗔）：胀起。
⑥ 胕（fū 肤）肿：浮肿。
⑦ 四气：王冰注："谓夏至后三十一日起，尽至秋分日也。"
⑧ 怫：郁。
⑨ 霿（méng 萌）：天色昏暗。

山泽焦枯，土凝霜卤，怫乃发也，其气五[①]。夜零[②]白露，林莽声凄，怫之兆也。水郁之发，阳气乃辟[③]，阴气暴举，大寒乃至，川泽严凝，寒雰结为霜雪，甚则黄黑昏翳，流行气交，乃为霜杀，水乃见祥[④]。故民病寒客心痛，腰脽痛，大关节不利，屈伸不便，善厥逆，痞坚腹满，阳光不治，空积沉阴，白埃昏暝，而乃发也，其气二火前后[⑤]。太虚深玄，气犹麻散，微见而隐，色黑微黄，怫之先兆也。木郁之发，太虚埃昏，云物以扰，大风乃至，屋发折木，木有变。故民病胃脘当心而痛，上支两胁，鬲咽不通，食饮不下，甚则耳鸣眩转，目不识人，善暴僵仆，太虚苍埃，天山一色，或气浊色，黄黑郁若，横云不起雨，而乃发也，其气无常。长川草偃，柔叶呈阴，松吟高山，虎啸岩岫，怫之先兆也。火郁之发，太虚曛[⑥]翳，大明不彰。炎火行，大暑至，山泽燔燎，材木流津，广厦腾烟，土浮霜卤，止水乃减，蔓草焦黄，风行惑言，湿化乃后。故民病少气，疮疡痈肿，胁腹胸背，面首四支[⑦]，䐜愤胪胀，疡痱呕逆，瘛疭骨痛，节乃有动，注下温疟，腹中暴痛，血溢流注，精液乃少，目赤心热，甚则瞀闷懊侬，善暴死，刻终大温，汗濡玄府，其乃发也，其气四。动复则静，阳极反阴，湿令乃化乃成，华发水凝，山川冰雪，焰阳午泽，怫之先兆也。有

---

① 气五：即五气。王冰注："谓秋分后，至立冬后十五日以内也。"

② 零：落。

③ 辟：同"避"。

④ 祥：征兆。

⑤ 其气二火前后：王冰注："阴精与水，皆上承火，故其发也，在君相二火前后。"

⑥ 曛：原作"肿"，据文义改。

⑦ 支：通"肢"。《正字通·支部》："支，与'肢'通，人四体也。"

佛之应而后报也，皆观其极而乃发也。木发无时，水随火也，谨候其时，病可与期，失时反岁，五气不行，生化收藏，政无恒也。

曰：水发而雹雪，土发而飘骤，木发而毁折，金发而清明，火发而曛昧，何气使然？曰：气有多少，发有微甚，微者当其气，甚者兼其下，征其下气，而见可知也。

曰：五气之发，不当位者何也？曰：命其差①。

曰：差有数乎？曰：后皆三十度而有奇也。

曰：气至而先后者何？曰：运太过则其至先，运不及则其至后。

曰：当时而至者何？曰：非太过，非不及，则至当时，非是者眚也。

曰：气有非时而化者何？曰：太过者当其时，不及者归其己胜也。

曰：四时之气，至有早晏②高下左右，其候何如？曰：行有顺逆，至有迟速，故太过者化先天，不及者化后天。春气西行，夏气北行，秋气东行，冬气南行。故春气始于下，秋气始于上，夏气始于中，冬气始于标。春气始于左，秋气始于右，冬气始于后，夏气始于前。此四时正化之常。故至高之地，冬气常在，至下之地，春气常在，必谨察之。

曰：论言热无犯热，寒无犯寒。余欲不远寒，不远热，奈何？曰：发表不远热，攻里不远寒。

曰：不发不攻，而犯寒犯热，何如？曰：寒热内贼，其病

---

① 差：王冰注："谓差四时之正月位也。"

② 晏：晚。

益甚。

曰：无病者何如？曰：无者生之，有者甚之。

曰：生者何如？曰：不远热则热至，不远寒则寒至。寒至，则坚否[①]腹满、痛急下利之病生矣；热至，则身热、吐下霍乱、痈疽疮疡、瞀郁注下、瞤瘛肿胀、呕鼽衄头痛、骨节变肉痛、血溢血泄、淋闷之病生矣。

曰：治之奈何？曰：时必顺之。犯者治以胜也。

曰：妇人重身，毒之何如？曰：有故无殒，亦无殒也。

曰：何谓也？曰：大积大聚，其可犯也，衰其大半而止，过者死。

曰：郁之甚者，治之奈何？曰：木郁达之，火郁发之，土郁夺之，金郁泻之，水郁折之。然调其气，过者折之，以其畏也，所谓写之。

曰：假者何如？曰：有假其气，则无禁也。所谓主气不足，客气胜也。

《内经·至真要大论》

岐伯曰：本乎天者，天之气也；本乎地者，地之气也。天地合气，六节分而万物化生矣。故曰：谨候气宜，无失病机。此之谓也。

曰：其主病何如？曰：司气[②]备物，则无遗主矣。

曰：先岁[③]物何也？曰：天地之专精也。

曰：司气者何如？曰：司气者主岁同，然有余不足也。

---

① 否：闭塞。《广雅·释诂》：“否，隔也。”

② 司气：《素问·至真要大论》作“司岁”。

③ 先岁：林亿新校正：“详‘先岁’疑作‘司岁’。”

曰：非司岁物何谓也？曰：散也，故质同而异等也。气味有厚薄，性用有躁静，治保有多少，力化有浅深，此之谓也。

曰：岁主脏害何谓？曰：以所不胜命之，则其要也。

曰：治之奈何？曰：上淫于下，所胜平之；外淫于内，所胜治之。

曰：平气何如？曰：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正者正治，反者反治。

曰：论言人迎与寸口相应，若引绳小大齐等，命曰平，阴之所在寸口何如？曰：北政之岁，少阴在泉则寸口不应，厥阴在泉则右不应，太阴在泉则左不应；南政之岁，少阴司天则寸口不应，厥阴司天则右不应，太阴司天则左不应。诸不应者，反其诊则可见矣。

曰：尺候何如？曰：北政之岁，三阴在下则寸不应，三阴在上则尺不应；南政之岁，三阴在天则寸不应，三阴在泉则尺不应。左右同。

曰：天地之气，内淫而病何如？曰：诸气在泉，风淫于内，治以辛凉，佐以苦，以甘缓之，以辛散之。热淫于内，治以咸寒，佐以甘苦，以酸收之，以苦发之。湿淫于内，治以苦热，佐以酸淡，以苦燥之，以淡泄之。火淫于内，治以咸冷，佐以苦辛，以酸收之，以苦发之。燥淫于内，治以苦温，佐以甘辛，以苦下之。寒淫于内，治以甘热，佐以苦辛，以咸写之，以辛润之，以苦坚之。司天之气，风淫所胜，平以辛凉，佐以苦甘，以甘缓之，以酸写之。热淫所胜，平以咸寒，佐以苦甘，以酸收之。湿淫所胜，平以苦热，佐以酸辛，以苦燥之，以淡泄之。湿上甚而热，治以苦温，佐以甘辛，以汗为故而止。火淫所胜，平以酸冷，佐以苦甘，以酸收之，以苦发之，以酸复之，热淫同。燥淫所胜，平以

苦温①，佐以酸辛，以苦下之。寒淫所胜，平以辛热，佐以甘苦，以咸写之。风司于地，清反胜之，治以酸温，佐以苦甘，以辛平之；热司于地，寒反胜之，治以甘热，佐以苦辛，以咸平之；湿司于地，热反胜之，治以苦冷，佐以咸甘，以苦平之；火司于地，寒反胜之，治以甘热，佐以苦辛，以咸平之；燥司于地，热反胜之，治以平寒，佐以苦甘，以酸平之，以和为利；寒司于地，热反胜之，治以咸冷，佐以甘辛，以苦平之。风化于天，清反胜之，治以酸温，佐以甘苦；热化于天，寒反胜之，治以甘温，佐以苦酸辛；湿化于天，热反胜之，治以苦寒，佐以苦酸；火化于天，寒反胜之，治以甘热，佐以苦辛；燥化于天，热反胜之，治以辛寒，佐以苦甘；寒化于天，热反胜之，治以咸冷，佐以苦辛。厥阴之胜，治以甘清，佐以苦辛，以酸写之；少阴之胜，治以辛寒，佐以苦咸，以甘写之；太阴之胜，治以咸热，佐以辛甘，以苦写之；少阳之胜，治以辛寒，佐以甘咸，以甘写之；阳明之胜，治以酸温，佐以辛甘，以苦写之；太阳之胜，治以甘热，佐以辛酸，以咸写之。厥阴之复，治以酸寒，佐以甘辛，以酸写之，以甘缓之。少阴之复，治以咸寒，佐以苦辛，以甘写之，以酸收之，辛苦发之，以咸耎②之。太阴之复，治以苦热，佐以酸辛，以苦写之，燥之泄之。少阳之复，治以咸冷，佐以苦辛，以咸耎之，以酸收之，辛苦发之。发不远热，无③犯温凉，少阴同法。阳明之复，治以辛温，佐以苦甘，以苦泄之，以苦下之，以酸补之。太阳之复，治以咸热，佐以甘辛，以苦坚之。治诸胜复，寒者热之，

---

① 温：原作“湿”，据《素问·至真要大论》改。
② 耎（ruǎn 软）：软。《汉书·王吉传》颜师古注：“耎，柔也。”
③ 无：原作“先”，据《素问·至真要大论》改。

热者寒之，温者清之，清者温之，散者收之，抑者散之，燥者润之，急者缓之，坚者耎之，脆者坚之，衰者补之，强者写之，各安其气，必清必静，则病气衰去，归其所宗。此治之大体也。

曰：气之上下何谓也？曰：身半以上，其气三矣，天之分也，天气主之；身半以下，其气三矣，地之分也，地气主之。以名命气，以气命处，而言其病。半，所谓天枢也。故上胜而下俱病者，以地名之；下胜而上俱病者，以天名之。所谓胜至，报气①屈伏而未发也。复至则不以天地异名，皆如复气为法也。

曰：胜复之动，时有常乎？气有必乎？曰：时有常位，而气无必也。初气终三气，天气主之，胜之常也。四气尽终气，地气主之，复之常也。有胜则复，无胜则否。

曰：复已而胜何如？曰：胜至则复，无常数也，衰乃止耳。复已而胜，不复则害，此伤生也。

曰：复而反病何也？曰：居非其位，不相得也。大复其胜，则主胜之，故反病也。所谓火燥热②也。

曰：治之何如？曰：夫气之胜也，微者随之，甚者制之；气之复也，和者平之，暴者夺之。皆随胜气，安其屈伏，无问其数，以平为期，此其道也。

曰：客主之胜复奈何？曰：客主之气，胜而无复也。

曰：其逆从何如？曰：主胜逆，客胜从，天之道也。

曰：治之奈何？曰：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折之，不足补之，佐以所利，和以所宜，必安其主客，适其寒温，同者逆之，

---

① 报气：报复之气。报，报复。

② 火燥热：王冰注："少阳，火也；阳明，燥也；少阴，热也。"

异者从之。

曰：治寒以热，治热以寒。气相得者逆之，不相得者从之，余以知之矣。其于正味何如？曰：木位之主，其写以酸，其补以辛；火位之主，其写以甘，其补以咸；土位之主，其写以苦，其补以甘；金位之主，其写以辛，其补以酸；水位之主，其写以咸，其补以苦。厥阴之客，以辛补之，以酸写之，以甘缓之；少阴之客，以咸补之，以甘写之，以咸收之；太阴之客，以甘补之，以苦写之，以甘缓之；少阳之客，以咸补之，以甘写之，以咸耎之；阳明之客，以酸补之，以辛写之，以苦泄之；太阳之客，以苦补之，以咸写之，以苦坚之，以辛润之。开发腠理，致津①通气也。

曰：愿②闻阴阳之三也何谓？曰：气有多少异用也。

曰：阳明何谓也？曰：两阳合明也。

曰：厥阴何也？曰：两阴交尽也。

曰：气有多少，病有盛衰，治有缓急，方有大小，愿闻其约。曰：气有高下，病有远近，证有中外，治有轻重，适其至所为故也。大要曰：君一臣二，奇之制也；君二臣四，偶之制也；君二臣三，奇之制也；君二臣六，偶之制也。故曰近者奇之，远者偶之，汗者不以奇，下者不以偶，补上治上制以缓，补下治下制以急，急则气味厚，缓则气味薄，适其至所，此之谓也。病所远而中道气味之③者，食而过之，无越其制度也。是故平气之道，近而奇偶，制小其服也。远而奇偶，制大其服也。大则数少，小则数

---

① 津：《素问·至真要大论》作“津液”二字。

② 愿：此下原脱一页，缺“闻阴阳之三也何谓”至“肺病生”凡342字，据清抄本及《素问·至真要大论》补。

③ 之：当作“乏”。

多。多则九之，少则二之。奇之不去则偶之，是谓重方，偶之不去则反佐以取之，所谓寒热温凉，反从其病也。

曰：病生于本，余知之矣。生于标者，治之奈何？曰：病反其本，得标之病；治反其本，得标之方。

曰：六气之胜，何以候之？曰：乘其至也。清气大来，燥之胜也，风木受邪，肝病生焉；热气大来，火之胜也，金燥受邪，肺病生焉；寒气大来，水之胜也，火热受邪，心病生焉；湿气大来，土之胜也，寒水受邪，肾病生焉；风气大来，木之胜也，土湿受邪，脾病生焉。所谓感邪而生病也。乘年之虚，则邪甚也。失时之和，亦邪甚也。遇月之空①，亦邪甚也。重感于邪，则病危矣。有胜之气，其必来复也。

曰：其脉至何如？曰：厥阴之至其脉弦，少阴之至其脉钩，太阴之至其脉沉，少阳之至大而浮，阳明之至短而涩，太阳之至大而长。至而和则平，至而甚则病，至而反者病，至而不至者病，未至而至者病，阴阳易者危。

曰：六气标本，所从不同，奈何？曰：气有从本者，有从标本者，有不从标本者。少阳、太阴从本，少阴、太阳从本从标，阳明、厥阴不从标本，从乎中也。故从本者化生于本，从标本者有标本之化，从中者以中气为化也。

曰：脉从而病反者，其诊何如？曰：脉至而从，按之不鼓，诸阳皆然。

曰：诸阴之反，其脉何如？曰：脉至而从，按之鼓甚而盛也。是故百病之起，有生于本者，有生于标者，有生于中气者。有取

① 月之空：王冰注："谓上弦前，下弦后，月轮中空也。"

本而得者，有取标而得者，有取中气而得者，有逆取而得者，有从取而得者。逆，正顺也，若顺，逆也。

曰：胜复之变，早晏何如？曰：夫所胜者，胜至已病，病已愠愠，而复已萌也。夫所复者，胜尽而起，得位而甚，胜有微甚，复有少多，胜和而和，胜虚而虚，天之常也。

曰：胜复之作，动不当位，或后时而至，其故何也？曰：夫气之生与其化，衰盛异也。寒暑温凉，盛衰之用，其在四维。故阳之动，始于温，盛于暑；阴之动，始于清，盛于寒。春夏秋冬，各差其分。

曰：其脉应皆何如？曰：差同正法，待时而去也。《脉要》曰：春不沉，夏不弦，冬不涩，秋不数，是谓四塞。沉甚曰病，弦甚曰病，涩甚曰病，数甚曰病。参见曰病，复见曰病，未去而去曰病，去而不去曰病。反者死。夫阴阳之气，清静则生化治，动①则苛疾②起，此之谓也。

曰：幽明何如？曰：两阴交尽故曰幽，两阳合明故曰明。幽明之配，寒暑之异也。

曰：分至何如？曰：气至之谓至，气分之谓分。至则气同，分则气异，所谓天地之正纪也。

曰：春秋气始于前，冬夏气始于后，余已知之矣。然六气往复，主岁不常也，其补写奈何？曰：上下所主，随其攸利，正其味，则其要也，左右同法。《大要》曰：少阳之主，先甘后咸；阳明之主，先辛后酸；太阳之主，先咸后苦；厥阴之主，先酸后辛；

---

① 动：变异。王冰注：“动，谓变动常平之候而为灾眚也。”

② 苛疾：重病。王冰注：“苛，重也。”

少阴之主，先甘后咸；太阴之主，先苦后甘。佐以所利，资以所生，是谓得气。

曰：病机何如？曰：诸风掉眩，皆属于肝；诸寒收引，皆属于肾；诸气膹[①]郁，皆属于肺；诸湿肿满，皆属于脾；诸热瞀瘛，皆属于火；诸痛痒疮，皆属于心；诸厥固泄，皆属于下；诸痿喘呕，皆属于上；诸禁鼓栗，如丧神守，皆属于火；诸痉项强，皆属于湿；诸逆冲上，皆属于火；诸胀腹大，皆属于热；诸躁狂越，皆属于火；诸暴强直，皆属于风；诸病有声，鼓之如鼓，皆属于热；诸病胕肿，疼酸惊骇，皆属于火；诸转反戾，水液浑浊，皆属于热；诸病水液，澄澈清冷，皆属于寒；诸呕吐酸，暴注下迫，皆属于热。故《大要》曰：谨守病机，各司其属，有者求之，无者求之，盛者责之，虚者责之，必先五胜，疏其血气，令其调达，而致和平。此之谓也。

曰：五味阴阳之用何如？曰：辛甘发散为阳，酸苦涌泄为阴，咸味涌泄为阴[②]，淡味渗泄为阳。六者或收或散，或缓或急，或燥或润，或耎或坚，以所利而行之，调其气使其平也。

曰：非调气而得者，治之奈何？有毒无毒，何先何后？曰：有毒无毒，所治为主，适大小为制也。君一臣二，制之小也；君一臣三佐五，制之中也；君一臣三佐九，制之大也。寒者热之，热者寒之，微者逆之，甚者从之，坚者削之，客者除之，劳者温之，结者散之，留者攻之，燥者濡之，急者缓之，散者收之，损者益[③]之，逸者行之，惊者平之，上之下之，摩之浴之，薄之劫之，开之发之，适事为故。

---

① 膹：通“愤”。《说文通训定声·屯部》：“膹，假借为‘愤’。”
② 咸味涌泄为阴：此6字原脱，据《素问·至真要大论》补。
③ 益：《素问·至真要大论》作“温”。

曰：何谓逆从？曰：逆者正治，从者反治。从少从多，观其事也。

曰：反治何谓？曰：热因寒用，寒因热用，塞因塞用，通因通用。必伏其所主，而先其所因，其始则同，其终则异，可使破积，可使溃坚，可使气和，可使必已。

曰：气调而得者何如？曰：逆之从之，逆而从之，从而逆之，疏气令调，则其道也。

曰：病之中外何如？曰：从内之外者调其内，从外之内者治其外。从内之外而盛于外者，先调其内而后治其外；从外之内而盛于内者，先治其外而后调其内。中外不相及，则治主病。

曰：火热复，恶寒发热，有如疟状，或一日发，或间数日发，其故何也？曰：胜复之气，会遇之时，有多少也。阴气多而阳气少，则其发日远；阳气多而阴气少，则其发日近。此胜复相薄，盛衰之节，疟亦同法。

曰：论言治寒以热，治热以寒，而有病热者寒之而热，有病寒者热之而寒，二者皆在，新病复起，奈何治？曰：诸寒之而热者取之阴，热之而寒者取之阳，所谓求其属也。

曰：服寒而反热，服热而反寒，何也？曰：治其王气，是以反也①。

曰：不治王而然者何也？曰：不治五味属也。夫五味入胃，各归所喜，久而增气，物化之常也，气增而久，夭之由也。

---

① 治其……反也：张景岳注："治其王气者，谓病有阴阳，气有衰王，不明衰王，则治之反甚。"王，通"旺"。《说文通训定声·壮部》："王，假借为'旺'。"

曰：方制君臣何也[1]？曰：主病之谓君，佐君之谓臣，应臣之谓使，非上下三品之谓也。

曰：三品何谓？曰：所以明善恶之殊贯也。

曰：病之中外何如？曰：调气之方，必别阴阳，定其中外，各守其乡，内者内治，外者外治，微者调之，其次平之，盛者夺之，汗之下之，寒热温凉，衰之以属，随其攸利。

刘温舒论主气客气[2]

地气静而守位，则春温夏暑，秋凉冬寒，为岁岁之常令，四时为六气之所主也。厥阴木为初气者，方春气之始也。木生火，故少阴君火、少阳相火次之。火生土，故太阴土次之。土生金，故阳明金次之。金生水，故太阳水次之。皆相生而布其令，莫不咸有绪焉。木为初气，主春分前六十日有奇，自斗建[3]丑正至卯之中，天度至此，风气乃行也；君火为二气，主春分后六十日有奇，自斗建卯正至巳之中，天度至此，暄淑[4]乃行也；相火为三气，主夏至前后各三十日有奇，自斗建巳正至未之中，天度至此，炎热乃行也；土为四气，主秋分前六十日有奇，自斗建未正至酉之中，天度至此，云雨乃行，湿[5]蒸乃作也。金为五气，主秋分后六十日

---

① 何也：《素问·至真要大论》作“何谓也”。

② 刘温舒论主气客气：见《素问入式运气论奥》卷中。刘温舒，宋代人，生平不详，曾任朝散大夫，著有《素问入式运气论奥》，另有《素问遗篇》。

③ 斗建：北斗所指。斗即北斗，古时按北斗斗柄所指方向确定节气和月，一气之间斗柄所指方向移动周天的二十四分之一。《鹖冠子·环流》：“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

④ 暄淑：温暖。暄，温暖。淑，温和。

⑤ 湿：原作“温”，据《素问入式运气论奥》卷中改。

有奇，自斗建酉正至亥之中，天度至此，清气乃行，万物皆燥也；水为六气，主冬至前后各三十日有奇，自斗建亥正至丑之中，天度至此，寒气乃行也。六位旋相主气，以成一岁，则天之六气每岁转居于其上，以行天令者也[①]。

六气分上下左右而行天令，十二支分节令时日而司地化。上下相召，而寒暑燥湿风火与四时之气不同者，盖相临不一而使然也。六气司于十二支者，有正对之化也。然厥阴所以司于巳亥者何也？谓厥阴木也，木生于亥，故正化于亥，对化于巳也，虽有卯为正木之分，乃阳明金对化也，所以从生而顺于巳也；少阴所以司于子午者何也？谓少阴为君火尊位，所以正得南方离位，故正化于午，对化于子也；太阴所以司于丑未者何也？谓太阴为土，土属中宫，寄于坤位西南，居未分也。故正化于未，对化于丑也；少阳所以司于寅申者何也？谓少阳相火位卑于君火也，虽有午位君火居之，火生于寅，故正化于寅，对化于申也；阳明所以司于卯酉者何也？谓阳明为金，酉为西方，属金，故正化于酉，对化于卯也；太阳所以司于辰戌者何也？谓太阳为水，虽有子位，以居君火对化，水乃伏土中，即六戊天门戌是也，六己地户辰是也，故水虽土用，正化于戌，对化于辰也。此《玄珠》[②] 之说已详矣，莫不各有因焉。此天之阴阳合地之十二支，动而不息者也。但将年律起当年司天，数至者为司天，相对一气为在泉，余气为左右间用。在泉后一气为初之气，主六十日余八十七刻半。至司天为三之气，主上半年，自大寒日后，通主上半年也。至在泉为六气，主下半年，自大暑日后，通主下半

---

① 地气静而守位……以行天令者也：录自《素问入式运气论奥》卷中《论主气》篇。

② 玄珠：运气专著，唐代王冰撰，已佚。

年也。少阴子为首，顺行，又常为太过。司天太过不及，亦间数，则与十干起运，图上下相合也。故经曰岁半已前天气主之，岁半已后地气主之①者此也。天之六气，客也。将此客气布于地之六气步位之上，则有气化之异矣②。

沈存中论运气③

医家有五运六气之术，大则候天地之变，寒暑风雨，水旱螟蝗，率皆④有法，小则人之众疾亦随气运盛衰。今人不知所用，而胶于定法，故其术皆不验。假令厥阴用事，其气多风，民病湿泄，岂溥⑤天之下皆多风，溥天下之民皆病湿泄耶？至于一邑之间而旸⑥雨有不同者，此气运安在？欲无不谬，不可得也。大凡物理⑦，有常有变，运气所主者常也，异于所⑧主者皆变也。常则如本气，变则无所不至而各有所占⑨，故其候有从、逆、淫、郁、胜、复、太过、不足之变，其发皆不同。若厥阴用事，多风而草木荣茂，此之谓从；天气明洁，燥而无风，此之谓逆；太虚埃昏，流水不冰，此之谓淫；大风折木，云物混扰，此之谓郁；山泽焦

---

① 岁半已前……地气主之：见《素问·六元正纪大论》。

② 六气分上下左右……气化之异矣：录自《素问入式运气论奥》卷中《论客气》篇。

③ 沈存中论运气：见《梦溪笔谈》卷七。沈存中，即沈括，字存中，宋代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曾参与王安石变法，著有《梦溪笔谈》《良方》等。

④ 率皆：全都。率，与“皆”义同。

⑤ 溥（pǔ 谱）：普遍。

⑥ 旸（yáng 杨）：晴天。

⑦ 物理：万物的道理。

⑧ 所：此下原脱一页，缺“主者皆变也”至“岁（运有主气）”凡343字，据清抄本及《梦溪笔谈》补。

⑨ 占：征兆。

枯，草木凋落，此之谓胜；大暑燔燎，螟蝗为灾，此之谓复；山崩地震，埃昏时作，此谓之太过；阴森①无时，重云昼昏，此之谓不足。随其所变，疾厉②应之，皆视当时当处之候。虽数里之间，但气候不同，而所应全异，岂可胶于一定？熙宁③中，京师久旱，祈祷备至，连日重阴，人谓必雨。一日骤晴，炎日赫然。予时因事入对④，上问雨期，予对曰：雨候已见，期在明日。众以为频日晦溽，尚且不雨，如此旸燥，岂复有望？次日果大雨。是时湿土用事，连日阴者，从气已效，但为厥阴所胜，未能成雨。后日骤晴者，燥金入候，厥阴当折，则太阴得伸，明日运气皆顺，以是知其必雨。此亦当处所占也。若他处候别，所占亦异。其造微⑤之妙，间不容发，推此而求，自臻至理。岁运有主气，有客气，常者为主，外至者为客。初之气厥阴以至终之气太阳者，四时之常序也，故谓之主气。惟客气本书不载其目，故说者多端。或以甲子之岁天数始于水下一刻，乙丑之岁始于二十六刻，丙寅岁始于五十一刻，丁卯岁始于七十六刻者，谓之客气，此乃四分历法⑥求大寒之气，何与⑦岁运？又有相火之下，水气承⑧之，土位之下，

---

① 阴森：幽暗。

② 厉：灾疫。《诗经·大雅·瞻卬》："孔填不宁，降此大厉。"毛传："厉，恶也。"

③ 熙宁：宋神宗年号，1068～1077年。

④ 入对：臣子入朝接受皇帝咨询或询问。

⑤ 造微：达到极其微妙的程度。造，达到。

⑥ 四分历法：汉章帝时实施的历法，规定一年（回归年）为365又1/4日，一月（朔望月）为29又499/940日，19个太阴年插入7个闰月。因岁余为1/4日，因称"四分历"。

⑦ 与：《梦溪笔谈》卷七作"预"。

⑧ 承：原作"乘"，据《梦溪笔谈》卷七改。

风气承之，谓之客气，此亦主气也，与六节相须，不得为客。大率臆计，率皆此类。凡所谓客者，岁半以前天政主之，岁半以后地政主之。四时常气为之主，天地之政为之客。逆主之气为害暴，逆客之气为害徐，调其主客，无使伤沴①，此治气之法也。

刘温舒论五行胜复②

客有指五运六气之疑，诣澶渊③胡源而问曰：元丰④之四年，岁在辛酉，阳明司天，为上商⑤，少阴在泉，为下徵，天气燥，地气热，运得少羽，岁水不及，是谓涸流之纪，而河决大水，盖与涸流之名纪异矣？请言之。

胡源曰：吾闻五行成象而丽乎天为五星，成形而镇乎地为五岳，其精而藏乎内为五脏，其神而运乎外为五官，以至德为五常，和为五味，彰为五色，发为五声，其植物五谷五果为异宜，其动物五畜五虫为异类。盖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变化之所以成也，鬼神之所以行也。是故天一地六，合于北方而为水，而丙辛主之；地二天七，合于南方而为火，而戊癸主之；天三地八，合于东方而为木，而丁壬主之；地四天九，合于西方而为金，而乙庚主之；天五地十，合于中央而为土，而甲己主之。此五者，或以参天，或以两⑥地。两地者，火也金也，生于阴而成于阳；参天者，水也木也土也，生于奇而成于偶。错综其数，则

---

① 伤沴（lì 历）：受伤而不得流通。

② 刘温舒论五行胜复：见《素问入式运气论奥》卷下《五行胜复论》篇。

③ 澶渊：地名，今属河南濮阳。

④ 元丰：宋神宗年号，1078～1085 年。

⑤ 商：原作“商”，据《素问入式运气论奥》卷下改。

⑥ 两：比并。

五者虽不同，及其立岁纪运，则要之气常均平而不相害也。是以木之平气贵乎和风生发而无飘荡振拉，火之平气贵乎炳明光显而无炎烁燔燎，土之平气贵乎埃云润泽而无霖霪骤注，金之平气贵乎雾露清凉而无惨悽残贼，水之平气贵乎严凝整肃而无雨冰霜雹。然阴阳之相荡，寒暑之相推，升降有序，休王有时，一消一长，不能无进退，一损一益，不能无盛衰。是故运行先天而气或为有余，运行后天而气或为不及，有余则制己所胜而侮己所不胜，不及则己所胜轻而侮之，己所不胜侮而乘之。夫惟有所不胜，故强者有时而兼弱，弱者有时而畏强，此物之自然而理之必主①者也。请试言之。少角之运，岁木不及，侮而乘之者金也。金不务德，故以燥胜风，时则有白露早降，收气早②行，其变为肃杀，其灾为苍陨，名为少角而实与大商之岁同。少徵之运，岁火不及，侮而乘之者水也。水不务德，故以寒胜热，时则有寒雰凝惨，地积坚冰，其变为凛冽，其灾为霜雹，名为少徵而实与大羽之岁同。少宫之运，岁土不及，侮而乘之者木也。木不务德，故以风胜湿，时则有大风飘暴，草偃沙飞，其变为张发，其灾为散落，名为少宫而实与大角之岁同。少商之运，岁金不及，侮而来之者火也。火不务德，故以热胜燥，时则有火延焦稿③，炎赫沸腾，其变为销烁，其灾为燔焫，名为少商而实与大徵之岁同。少羽之运，岁水不及，侮而乘之者土也。土不务德，故以湿胜寒，时则有泉涌河衍，涸泽生鱼，其变为骤注，其灾为霖溃，名为少羽而实与大宫之岁同。通乎此，则知岁在涸流之纪而河决大水，固可以类推之

① 主：《素问入式运气论奥》卷下作“至”，义胜。
② 早：原作“率”，据《素问入式运气论奥》卷下改。
③ 稿：干枯。《素问入式运气论奥》卷下作“槁”。

也。非徒如是而已，万物扰扰，凡呼吸俯仰，滋蕃长育乎天地之间者，或得其冲气而生，或触其乖气而夭，未有能逃乎五行者也。所谓冲气者，不相胜复而已；所谓乖气者，胜复更作而已。方其乖气之争，狼戾①已形，忿怒已萌，处乎此而求胜乎彼也。虽有强刚勇悍之气，又岂能常胜哉？固已有复之者伺乎其后矣。是故木胜则金复以救土，而名木不荣；火胜则水复以救金，而冰雹乃零；土胜则木复以救水，而倮虫②不育；金胜则火复以救木，而流水不冰；水胜则土复以救火，而黅谷不登。夫暴虐无德者，灾反及之；侮而乘之者，侮反受邪。出乎尔者反乎尔③，未有胜而不复者也。胜之微者复亦微，胜之甚者复亦甚，其犹空谷之响④乎尔，疾徐疏数，小大高下，惟其声之所召，未尝不相似也。盖天地之间，气有偏胜而无以救之，则万物之所存者几希矣。是故风、热、燥、湿、寒五者各司一气，生、长、化、收、藏五者各司一时，以顺相乘，然后能循环以相生，以逆相胜，然后能循环以相救。故曰五气之运犹权衡也，高者抑之，下者举⑤之，化者应之，胜者复之。化者应之，气之平也，五气之相得也；胜者复之，气之不平也，五气之相贼也。气平而相得者，所以道其常；气不平而相贼者，所以观其变。古之明乎此而善摄生者，何尝不消息盈虚，以

① 狼戾：暴戾。

② 倮（luǒ 裸）虫：五虫之一。《礼记·月令》孙希旦集解："凡物之无羽、毛、鳞、介，若鼃、螾之属，皆倮虫也。"

③ 出乎尔者反乎尔：典出《孟子·梁惠王下》。此处意为凡"胜"者必受其"复"。

④ 空谷之响：即"空谷传响"，典出《水经注·三峡》。此处意为"胜"甚则"复"甚。

⑤ 举：原作"视"，据《素问入式运气论奥》卷下改。

道御神也耶？无失①天信，无逆气宜，抑其有余者而不翼于胜，助其不及者而不赞其复，是以喜怒悲忧恐有所一而莫能乱，精神魂魄意有所养而不能伤，春风秋雨，冬凉夏暑，虽天道之屡变，如凶荒札瘥，不能成其患。呜呼！安得圆机之士而与之论五行哉？

刘温舒论南北政②

运用十干起，则君火不当其运也。六气以君火为尊，五运以湿土为尊，故甲巳土运为南政。盖土以成数，贯金木水火，位居中央，君尊南面而行令，余四运以臣事之，面北而受令，所以有别也，而人脉应之。甲巳之岁，土运南面，论脉则寸在南而尺在北，少阴司天，两寸不应，少阴在泉，两尺不应；乙丙、丁戊、庚辛、壬癸之岁，四运面北，论脉则寸在北而尺在南，少阴司天，两尺不应，少阴在泉，两寸不应。乃以南为上，北为下，正如男子面南受气，尺脉常弱，女子面北受气，尺脉常盛之理同，以其阴气沉下，故不应耳。六气之位，则少阴在中，而厥阴居右，太阴居左，此不可易也。其少阴则主两寸尺。厥阴司天，在泉当在右，故右不应；太阴司天，在泉当在左，故左不应。依南政而论尺寸也。若复其手诊之，则阴沉于下，反沉为浮，细为大。又经曰尺寸反者死，阴阳交者死。先立其年，以知其气，左右应见，然后乃可言死生之逆顺③者，更在诊以别其反，详其交，而后造死生之微也。

刘河间论气运④

治病必明六化分治，五味五色所主，五脏所宜，五行之运行

---

① 无失：原作“夫”一字，据《素问入式运气论奥》卷下补正。
② 刘温舒论南北政：见《素问入式运气论奥》卷中。
③ 尺寸反者死……死生之逆顺：见《素问·五运行大论》。
④ 刘河间论气运：见《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卷上《气宜论》篇。

数，六气之临御化，然后明阴阳三才之数。故数之可数者，人中之阴阳也，然所合之数可得见也。夫阴阳者，数之可十，推之可万，故天地阴阳者不以数推，以象之谓也。经曰：丹天之气经于牛女戊分，黅天之气经于心尾己分，苍天之气经于危室柳鬼，素天之气经于亢氐昴毕，玄天之气经于张翼娄胃。所谓戊己分者，奎壁角轸，则天地之门户也①。是以时前三数与天象俱明，终始之六气，所司之高下，在泉浅深之胜复，左右之间同与不同，三纪太过不及之理，故可分天地之化产，民病之气宜矣。经所谓太阳司天之政，故岁宜以苦燥之温之，阳明司天之政，故岁宜以苦辛汗之清之散之，又宜以咸，少阳司天之政，故岁宜以咸，宜辛宜酸渗之泄之，渍之发之，观气寒温，以调其气，太阴司天之政，故岁宜以苦燥之温之，甚者发之泄之，不发不泄，则湿气外溢，肉溃皮折，而水血交流，少阴司天之政，故岁宜咸以软之而调其上，甚则以苦发之，以酸收之，而安其下，甚则以苦泄之，厥阴司天之政，故岁宜以辛调之，以咸润之，人必折其郁气，先资其化源②，是以迎而夺之，王气之法也。故云六气有余，用热远热，用温远温，用寒远寒，用凉远凉，食宜同法。此其道也。故王注曰：夏寒甚，则可以热犯热，寒不甚，则不可犯也。若有表证，若有里证，故法云发表不远热，攻里不远寒。不发不攻而犯寒犯热，使寒热内贼，其病益甚，故无者生之，有者甚之。所以不远热则热至，不远寒则寒至。其寒至则坚痞、腹痛急、下利之病生矣，热至则身热、吐下、霍乱、痈疽、疮疡、瞀昧、昏郁、注下、

① 丹天之气……天地之门户也：见《素问·五运行大论》。
② 太阳司天之政……先资其化源：见《素问·六元正纪大论》。

疢瘛、肿胀、吐呕、衄血、衄血、头痛、骨节变、肉痛、血溢、血泄、淋闭之病生矣。王注曰：食已不饥，吐利腥秽，亦寒之疾也。暴喑冒昧，目不识人，躁扰狂越，谵妄骂詈惊痫，亦热之病也。故经所谓无失天信，无逆气宜，无翼其胜，无赞其复，是谓至治①。倘不知斯，寒热内贼，失气之宜，因不知四时五行，因加相胜，释邪攻正，绝人长命。术不通经，为粗工之戒。是以六气上司九宫，中司九元，下司九宣，三数具明，各分主客，胜复淫治，克伐主病②，岁物气味之厚薄。故经所谓气味有厚薄，性用有躁静，治保③有多少，力化有浅深④。故少阳在泉，寒毒不生；太阳在泉，热毒不生。故其气专，其味正。少阴在泉，寒毒不生；太阴在泉，燥毒不生。此所谓天化地产，故天地气合，气合六节分而万物化生矣。经所谓谨候气宜，无失病机⑤。病机者，寒暑燥湿风，金木水火土，万病悉自此而生矣。故谨察病机之本，得治之要者，乃能愈疾。亦常有不明六气五行之所宜，气味厚薄之所用，人身为病之所由，而能必获其效者，鲜矣哉。

吴草庐论气运⑥

世之言运气者，率以每岁大寒节为今年六之气所终，来年一之气所始，其终始之交，隔越一气，不相接续。余尝疑于是，后

---

① 无失天信……是谓至治：见《素问·六元正纪大论》。
② 主病：原脱，据《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卷上补。
③ 保：原作"化"，据《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卷上改。
④ 气味……浅深：见《素问·至真要大论》。
⑤ 谨候气宜无失病机：见《素问·至真要大论》。
⑥ 吴草庐论气运：见《续医说》卷三。吴草庐，即吴澄，字幼清，人称草庐先生，元代抚州临川人，曾任国子监丞等职，有《吴草庐文集》。

见杨子建《通神论》①，乃知其论已先于余。余请以先天后天卦以明之。夫风木冬春之交，北东之维艮震也；君火春夏之交，东南之维震巽也；相火正夏之时，正南方之离也；湿土夏秋之交，南西之维坤兑也；燥金秋冬之交，西北之维兑乾也；寒水正冬之时，正北方之坎也。此主气之定布者也。地初正气子中，而丑中震也；地后间气丑中，而卯中离也；天前间气卯中，而巳中兑也；天中正气巳中，而未中乾巽也；天后间气未中，而酉中坎也；地前间气酉中，而亥中艮也；地终正气亥中，而子中坤也。此客气之加临者也。主气土居二火之后，客气土行二火之间。终艮始艮，后天卦位也；始震终坤，先天卦序也。世以岁气起大寒者，似协后天终艮始艮之义。然而非也。子建以岁气起冬至者，宜契②先天始震终坤之义。子午岁之冬至起燥金而生丑中之寒水，丑未岁之冬至起寒水而生丑中之风木，寅申岁起相火，皆肇端于子半。六气相生，循环不穷，岂岁岁间断于传承之际哉？然则终始乎艮者，可以分主气之所居位，而非可以论客气所行之序也。

王安道论阴阳升降③

《阴阳应象论》云：天以阳生阴长，地以阳杀阴藏。然岁以阳④为首，正，正也；寅，引也，少阳之气始于泉下，引阴升而在

---

① 杨子建通神论：杨康侯，字子建，宋代青神（今属四川）人，著有《杨子护命方》《通神论》《十产论》等。《通神论》凡十四卷，以五运六气阐说病因证治，已佚。

② 契：符合。

③ 王安道论阴阳升降：此段文字即《脾胃论》卷下《天地阴阳生杀之理在升降浮沉之间论》，为李东垣语。王安道即王履，元末人，师从朱丹溪，有《医经溯洄集》，未见此语。

④ 阳：《脾胃论》卷下作“春”。

天地人之上，即天之分，五谷草木，皆甲拆①于此时也。至立夏，少阴之火炽于太虚，则草木盛茂，垂枝布叶，乃阳之用，阴之体，此所谓天以阳生阴长。经言岁半以前，天气主之②，在乎升浮也。至秋而太阴之运，初自天而下逐，阴降而彻地，则金振燥令，风厉霜飞，品物咸殒，其枝独在，若乎毫毛。至冬则少阴之气复伏于泉下，水冰地拆，万物周密，阴之用，阳之体也。此所谓地以阳杀阴藏。经言岁半以后，地气主之③，在乎降沉也。至于春气温和，夏气暑热，秋气清凉，冬气凛冽，此则正气之序也，故曰履端于始，序则不愆④。升已而降，降已而升，如环无端，运⑤化万物，其实一气也。设或阴阳错综，胜复之变，自此而起。万物之中，人一也，呼吸升降，效象天地，准绳阴阳⑥。盖胃为水谷之海，饮食入胃，而精气先输脾归肺，上行春夏之令，以滋食周身，乃清气为天者也。升已而下输膀胱，行秋冬之令，为传化糟粕，转味而出，乃浊阴为地者也。若夫顺四时之气，起居有时，以避寒暑，饮食有节，及不暴喜怒，以颐神志，常欲四时均平而无偏胜则安。不然，损伤脾胃，真气下溜，或下泄而久不能升，是有秋冬而无春夏，乃生长之用陷于殒杀之气，而百病皆起，或久升不降，亦病焉。于此求之，则知履端之义矣。

---

① 甲拆：即“甲坼”，种子外皮裂开发芽。

② 岁半以前天气主之：见《素问·六元正纪大论》。

③ 岁半以后地气主之：见《素问·六元正纪大论》。

④ 履端于始序则不愆：典出《左传·文公元年》。指年历的推算以冬至作为开始，测定春分、秋分、夏至、冬至的月份作为四季的中月。

⑤ 运：原作“万”，据《脾胃论》卷下改。

⑥ 准绳阴阳：原脱，据《脾胃论》卷下补。

何柏斋论五运六气①

运气之说，起于《素问》，本为四时之变而设。盖以春为木，夏为火，秋为金，冬为水，夏秋之交为土。以此察天地之气候，辨人物之病证，以为治疗之主耳。《素问·六节藏象论》谓：五运相袭而皆治之，终期之日，周而复始②。又谓春胜长夏，长夏胜冬，冬胜夏，夏胜秋，秋胜春③。且以一期三百六十日分为六气，每气主六十日，则其意可见矣。纪以天干则曰五运，纪以地支则曰六气，其实一也。传久致讹，至《天元纪大论》等篇则遂以年岁之支干分管六气，盖已失先圣之指④矣。盖年岁之干支，天下皆同，且通四时不变也。天气之温暑寒凉，民病之虚实衰旺，东西南北之殊方，春夏秋冬之异候，岂有皆同之理？此其妄诞，盖不待深论而可知也。近世《伤寒钤法》⑤ 则以得病日之干支为主，其源亦出于此，决不可用。盖金木水火土之气各主一时，当时则为主气，为司天，非其时而有其气，则为客气。与时正相反者则谓在泉，为其气伏于黄泉之下而不见也。治疗之法，用热远热，用寒远寒，盖所谓必先岁气，勿伐天和⑥者也。春时木气司天则四方皆温，夏时火气司天则四方皆热，夏秋之交，土气司天则四方

---

① 何柏斋论五运六气：见《医学管见·论五运六气》。何柏斋，即何瑭，字粹夫，号柏斋，怀庆府（今属河南）人，明弘治间进士及第，官至户部右侍郎，有《柏斋文集》《阴阳管见》《乐律管见》《儒学管见》《医学管见》等。

② 五运……周而复始：见《素问·灵兰秘典论》。

③ 春胜……胜春：见《素问·金匮真言论》。

④ 指：意旨。

⑤ 伤寒钤法：伤寒专著，金代马宗素著。

⑥ 必先岁气勿伐天和：见《素问·五常政大论》。

皆湿，秋则皆凉，冬则皆寒，民病往往因之，此则理之易见者也。其有气与时相反者，则所谓客气者也，故治疗之法亦有假者反之之说。观此，则运气之说思过半矣。

地宜

《内经·异法方宜论》

医之治病也，一病而治各不同，皆愈何也？地势使然也。

故东方之域，天地之所始生也，鱼盐之地，海滨傍水。其民食鱼而嗜咸，皆安其处，美其食，鱼者使人热中，盐者胜血，故其民皆色黑①疏理，其病皆为痈疡，其治宜砭石，故砭石者亦从东方来。西方者，金玉之域，沙石之处，天地之所收引也。其民陵居而多风，水土刚强，其民不衣而褐荐，其民华食②而脂肥，故邪不能胜其形体，其病生于内，其治宜毒药，故毒药者亦从西方来。北方者，天地所闭藏之域也，其地高陵居，风寒冰冽。其民乐野处而乳食，脏寒生满病，其治宜灸焫③，故灸焫者亦从北方来。南方者，天地所长养，阳之所盛处也，其地下，水土弱，雾露之所聚也。其民嗜酸而食胕，故其民皆致理而赤色，其病挛痹，其治宜微针，故九针者亦从南方来。中央者，其地平以湿，天地所以生万物也众。其民食杂而不劳，故其病多痿厥寒热，其治宜导引按跻。故导引按跻者，亦从中央出也。故圣人杂合以治，各得其所宜。故治所以异而病皆愈者，得病之情，知治之大体也。

---

① 色黑：《素问·异法方宜论》作“黑色”。

② 华食：王冰注：“华谓鲜美，酥酪骨肉之类也。”

③ 灸焫：灸治。王冰注：“火艾烧灼，谓之灸焫。”焫，同“爇”，燃。

《琐碎录》辨方论①

山气多男，泽气多女，障气②多喑，风气多聋，木气多伛，石气多力，险气③多瘿，暑气多残④，寒⑤气多寿，谷气多痹，丘气多狂，衍⑥气多仁，陵气多贪。夹河风性寒，民多伤风。河洛以东地咸，水性冷，故民虽哺粟食麦而⑦无热疾。滑台风水性寒冷尤甚，士民服⑧附子如芋栗。

王节斋南北异宜论⑨

或问：今人有言，东垣之法宜用于北，丹溪之法可行于南，如何？曰：东垣，北医也，罗谦甫传其法，以闻于江浙；丹溪，南医也，刘宗厚世其学，以鸣于陕西。果如其言，则《本草》《内经》皆神农、黄帝、岐伯之说，亦止宜施于北方耶？夫五方所生异病，及治之异宜，《内经》异法方宜、五常政大论已详言之矣。又如北方多寒，南方多热，江闽多湿，岭粤多瘴，谓其得此气多，故亦多生此病，非谓北病无热，南病无寒也。至于治寒以热，治热以寒，则

---

① 琐碎录辨方论：见《琐碎录》。《琐碎录》，宋代温革集，关于养生者尤为详悉。此下“山气……多贪”引自《淮南子·地形训》，“夹河……芋栗”引自北宋张洎《贾氏谭录》。

② 障气：“障”原作“水”，据《淮南子·地形训》改。障气，即瘴气。障，同“瘴”。《篇海类编·地理类·阜部》：“障，亦作‘瘴’。”

③ 险气：《淮南子·地形训》作“险阻气”。

④ 残：《淮南子·地形训》作“夭”。

⑤ 寒：原作“云”，据《淮南子·地形训》改。

⑥ 衍：低湿之地。

⑦ 而：原作“亦”，据《贾氏谭录》改。

⑧ 服：《贾氏谭录》作“共啖”。

⑨ 王节斋南北异宜论：“今人有言……浅矣哉”见《明医杂著》卷三，“人言东南气热……宜识此意”见该书卷一。王纶，字汝言，号节斋，浙江慈溪人，明成化间进士，官至湖广巡抚，著有《明医杂著》《本草集要》等。

五方皆同，岂有南北之异耶？但人之脏腑，火各居二，天之六气，热居三分又半，故天下之病热多而寒少，观《内经·至真要大[1]论》病机一篇可见。又湿热相火致病甚多，自王太仆注文湮没，以致《局方》偏用温热之药。故丹溪出而阐《内经》之旨，辨《局方》之偏，论湿热相火之病，以补前人之未备耳。后人不识，见其多用芩、连、栀、柏等苦寒之药，遂以为宜用于南，浅矣哉。

又，或问：人言东南气热，可服寒药；西北气寒，须服温药。然今东南之俗，胡椒姜桂，人常食之，不见生病，而北京士夫[2]畏食胡椒辛热之物，何也？曰：东南虽热，然地卑多湿，辛热食药亦能劫湿，西北虽寒，然地高多燥，辛热食药却能助燥故耳。治病用药者，宜识此意。

审　象

《内经·阴阳应象大论》

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于本。故积阳为天，积阴为地。阴静阳躁，阳生阴长，阳杀阴藏。阳化气，阴成形。寒极生热，热极生寒。寒气生浊，热气生清。清气在下，则生飧泄；浊气在上，则生䐜胀。此阴阳反作，病之逆从也。故清阳为天，浊阴为地；地气上为云，天气下为雨；雨出地气，云出天气。故清阳出上窍，浊阴出下窍；清阳发腠理，浊阴走五脏；清阳实四肢，浊阴归六腑。水为阴，火为阳。阳为气，阴为味。味归形，形归气，气归

---

① 要大：原作“大要”，据《素问》篇名乙正。

② 士夫：男子的通称。

精，精归化。精食气，形食味，化生精，气生形。味伤形，气伤精，精化为气，气伤于味。阴味出下窍，阳气出上窍。味厚者为阴，薄为阴之阳；气厚者为阳，薄为阳之阴。味厚则泄，薄则通；气薄则发泄，厚则发热。壮火之气衰，少火之气壮。壮火食气，气食少火；壮火散气，少火生气。气味辛甘发散为阳，酸苦涌泄为阴。阴胜则阳病，阳胜则阴病。阳胜则热，阴胜则寒。重寒则热，重热则寒。寒伤形，热伤气，气伤痛，形伤肿。故先痛而后肿者，气伤形也；先肿而后痛者，形伤气也。风胜则动，热胜则肿，燥胜则干，寒胜则浮，湿胜则濡泄。天有四时五行，以生长收藏，以生寒暑湿燥风。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悲忧恐。故喜怒伤气，寒暑伤形，暴怒伤阴，暴喜伤阳。厥气上行，满脉去形。喜怒不节，寒暑过度，生乃不固。故重阴必阳，重阳必阴。故曰冬伤于寒，春必病温；春伤于风，夏生飧泄；夏伤于暑，秋必痎疟；秋伤于湿，冬生咳嗽。天地者，万物之上下也；阴阳者，血气之男女也；左右者，阴阳之道路也；水火者，阴阳之征兆也；阴阳者，万物之能始也。故曰阴在内，阳之守也；阳在外，阴之使也。阳胜则身热，腠理闭，喘粗为之俯仰，汗不出而热，齿干以烦冤，腹满死，能冬不能夏；阴胜则身寒，汗出，身常清[①]，数栗而寒，寒则厥，厥则腹满死，能夏不能冬。此阴阳更胜之变，病之形能也。能知七损八益，则二者可调，不知用此，则早衰之节也。年四十，而阴气自半也，起居衰矣；年五十，体重，耳目不聪明矣；年六十，阴痿，气大衰，九窍不利，下虚上实，涕泣俱出矣。故曰知之则强，不知则老，故同出而名异耳。智者察同，

---

① 清：冷。

愚者察异，愚者不足，智者有余。有余则耳目聪明，身体轻强，老者复壮，壮者益治。是以圣人为无为之事，乐恬憺之能，从欲快志于虚无之守，故寿命无穷，与天地终，此圣人之治身也。天不足西北，故西北方阴也，而人右耳目不如左明也；地不满东南，故东南方阳也，而人左手足不如右强也。东方阳也，阳者其精并于上，并于上则上明而下虚，故使耳目聪明而手足不便也；西方阴也，阴者其精并于下，并于下则下盛而上虚，故其耳目不聪明而手足便也。故俱感于邪，其在上则右甚，在下则左甚，此天地阴阳所不能全也，故邪居之。故天有精，地有形，天有八纪①，地有五里②，故能为万物之父母。清阳上天，浊阴归地，是故天地之动静，神明为之纲纪，故能以生长收藏，终而复始。天气通于肺，地气通于嗌，风气通于肝，雷气通于心，谷气通于脾，雨气通于肾。六经为川，肠胃为海，九窍为水注之气。以天地为之阴阳，阳之汗，以天地之雨名之，阳之气，以天地之疾风名之。暴气象雷，逆气象阳，故治不法天之纪，不用地之理，则灾害至矣。故邪风之至，疾如风雨。故善治者治皮毛，其次治肌肤，其次治筋脉，其次治六腑，其次治五脏。治五脏者，半死半生也。故天之邪气，感则害人五腑；水谷之寒热，感则害于六腑；地之湿气，感则害皮肉筋脉。故善用针者，从阴引阳，从阳引阴，以右治左，以左治右，以我知彼，以表知里，以观过与不及之理，见微得过，用之不殆。善诊者，察色按脉，先别阴阳，审清浊而知部分，视喘息、听音声而知所苦，视权衡规矩而知病所主，按尺寸、观浮

---

① 八纪：王冰注："八纪，谓八节之纪。"
② 五里：王冰注："五里，谓五行化育之里。"

沉滑涩而知病所生，以治无过，以诊则不失矣。故曰病之始起也，可刺而已，其盛，可待衰而已。故因其轻而扬之，因其重而减之，因其衰而彰之。形不足者，温之以气；精不足者，补之以味。其高者，因而越之；其下者，引而竭之；中满者，泻之于内；其有邪者，渍形以为汗；其在皮者，汗而发之；其慓悍者，按而收之；其实者，散而泻之。审其阴阳，以别柔刚，阳病治阴，阴病治阳，定其血气，各守其乡。血实宜决之，气虚宜掣[①]引之。

刘河间论火[②]

战栗、动摇，火之象也。阳动阴静而水火相反，故厥逆禁固，屈伸不便，为病寒也。栗者，寒冷也。或言寒战为脾寒者，未明变化之道也。此由心火热甚亢极而战，反兼水化制之，故寒栗也。然寒栗者，由火甚似水，实非兼有寒气也，故以大承气汤下之，多有燥粪，下后热退，则战栗愈矣。或平人冒极寒而战栗者，由寒主闭藏，而阳气不能散越，则怫热内作故也，如冬寒而地中反暖也。或云：冬，阳在内而阴在外，故地上寒而地中暖，夏则反此者，乃真理也。假令冬至为地阴极而生阳在外[③]，至夏则阳在上而阴在地中者，当地上热而地中寒可也，奈何阳至为天阳极而生阴下降，至冬则入地反暖，地上反寒欤？或曰：冬后阳升而出，则阴降而入，夏后阳降而入，则阴升而出者，乃妄意也。如冬至子正一阳生而得

---

① 掣：原作“掣”，据《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改。又，原字下有“一作遵，一作掣”6字夹注，今删。

② 刘河间论火：见《素问玄机原病式·六气为病》。

③ 在外：《素问玄机原病式·六气为病》作“上升”。

复①，至于己则阴绝而六阳备，是故得纯乾②；夏至午正则一阴生而得姤③，至于亥则阳绝而六阴备，是故得纯坤④。至于冬至则阳复也，然子后面南，午后面北，视卦之爻，则子后阳升，午后阴降明矣，安得反言冬后阴降而夏后阳降耶？所谓四时天气者，皆随运气之兴衰也。然岁中五运之气者，风、暑、湿、燥、寒各主七十三日五刻，合为期岁也。岁中六部之主位者：自大寒至春分属木，故温和而多风也；春分至小满属君火，故暄暖也；小满至大暑属相火，故炎热也；大暑至秋分属土，故多湿阴云雨也；秋分至小雪属金，故凉而物燥也；小雪至大寒属水，故寒冷也。然则岂由阴阳升降于地之内外乎？其地中寒燠⑤者，经言火热主于出行，寒水主于闭藏，故天气热则地气通泄而出行，故地中寒也，犹人汗出之后体凉，天气寒则地凝冻而闭塞，气难通泄，故怫郁而地中暖也。经言人之伤于寒也则为病热，又如水本寒，寒极则水冰⑥如地，而冰下之水反不寒也。冰厚则水温，即闭藏之道也。或霜雪加冰，闭藏之甚，则水太温而鱼乃死矣。故子正一阳生，而至于正月寅，则三阳生而得泰⑦。泰者，通利而非否塞也。午正一阴生，而至于七月申，则三阴生而得否⑧。否者，否塞而非通泰也。然则否极则泰，泰极则否，故六月泰极则地中至寒，十二月否极则地中至暖，然则地中寒燠明

---

① 复：六十四卦之一，坤上震下。
② 纯乾：即乾卦，六十四卦之一，乾上乾下。
③ 姤（gòu 够）：六十四卦之一，巽下乾上。
④ 纯坤：即坤卦，六十四卦之一，坤上坤下。
⑤ 燠（yù 狱）：热。
⑥ 冰：冻。
⑦ 泰：六十四卦之一，坤上乾下。
⑧ 否：六十四卦之一，乾上坤下。

可见焉。故知人之冒于寒而内为热者，亦有时而寒也。

或问曰：人冬阳在内而热，夏阴在内而寒者，何也？答曰：俗已误人久矣。夫一身之气，皆随四时五运六气兴衰，而无相反矣。适其脉候，明可知也。如夏月心火生而热，则其脉滑数洪大而长，烦热多渴，岂为寒也？余候皆然。或平人极恐而战栗者，由恐为肾志，其志过度则劳伤本脏，故恐则伤肾，肾水衰则心火自甚而为战栗也。又如酒苦性热，养乎心火，故饮之过多，则心火热甚而为战栗，俗谓之酒禁也。经曰阳并于阴，阴则实而阳明虚，故寒栗而鼓颔也①。注②曰：阳并于阴，言阳气入于阴分也。阳明，胃脉也，故不足则恶寒战栗而鼓颔振动也。然阳明经络在表而主于肌肉，而气并于里，故言阳明虚也。又经曰：夫疟之始发也，阳气并于阴，当是时阳虚阴实而外无阳气，故先寒栗也。阴气逆极则阳复出之，阳与阴复并于外，则阴虚而阳实，故先热而渴③。然阴气逆极则复出之阳者，是言阳为表而里为阴也。其气复出而并之于表，非谓阴寒之气出于表而反为阳热也。又经言：夫疟气者，并于阳则阳胜，并于阴则阴胜。阴胜则寒，阳胜则热④。然气并于阳而在于表，故言阳胜；气并于阴而在于里，故言阴胜。此乃表里阴阳之虚实，非寒热阴阳之胜负，但阳气之出入耳。如伤寒病日深，表证已罢而热入于里，若欲作大汗，则阳气必须出之于外，郁极乃发，而阳热大作于里，亢则害，承乃制，故为战栗，而后阳气出之于表，则蒸热作而腠理开，大汗泄而病

---

① 阳并于阴……鼓颔也：见《素问·疟论》。
② 注：指王冰《素问》注。
③ 夫疟之始发……先热而渴：见《素问·疟论》。
④ 夫疟气者……阳胜则热：见《素问·疟论》。

气已矣。或战栗无汗而愈者，必因发汗吐利亡津液过多，则不能作汗，但热退气和而愈也。或不战栗而汗解者，虽因日深表热不罢，内外俱热，阳不并阴而外气不衰，里无亢极，故无害，承乃制，则无战栗也。或不战栗而亦无汗愈者，阳不并阴而气液虚损故也。故诸战栗者，表之阳气与邪热并甚于里，热极而水化制之，故寒栗也。虽尔，为热极于里，乃火极而似水化也。

朱丹溪论阳有余阴不足①

人受天地之气以生，天之阳气为气，地之阴气为血，然气常有余，血常不足，何为其然也？天，大也，为阳而运于地之外；地，居天之中，为阴，而天之大气举之。日，实也，属阳而运于月之外；月，缺也，属阴，而禀日之光以为明者也。则是地之阴已不胜夫天之阳，月之阴亦不敌于日之阳。天地日月尚然，而况于人乎？故人之生，男子十六岁而精通，女子十四岁而经行，是有形之后犹有待于乳哺水谷之养，而后阴可与阳配，成乎人而为人之父母。古人必近三十、二十而后嫁娶者，可见阴气之难于成，而古人之善于保养也。钱仲阳于肾有补而无泻，其知此意者乎？又按《礼记》注曰：人惟五十，然后养阴者有以加②。《内经》曰：年至四十，阴气自半，而起居衰矣③。男子六十四岁而精绝，女子四十九岁而经断。夫以阴气之成，止为三十年之运用，而竟

---

① 朱丹溪论阳有余阴不足：见《丹溪心法·丹溪翁传》及《格致余论·阳有余阴不足论》，文字与前者更接近。

② 人惟五十……有以加：《礼记·王制》："凡养老……凡饮养阳气，凡食养阴气。"郑玄注："五十养于乡，六十养于国，七十养于学，达于诸侯。天子诸侯养老同也。"

③ 年至四十……起居衰矣：见《素问·阴阳应象大论》。

已先亏，可不知所保养也。经曰：阳者天也，主外，阴者地也，主内，故阳道实，阴道虚[①]。斯言岂欺我哉？

或曰：远取诸天地日月，近取诸男女之身，曰有余，曰不足，吾已知之矣。人在气交之中，今欲顺阴阳之理而为摄养之法，如之何则可？曰：主闭藏者肾也，司疏泄者肝也，二脏皆有相火，而其系上属于心。心，君火也，为物所感则易于动，心动则相火翕然而炽。圣贤教人收心养心，其旨深矣。天地以五行更迭衰旺而成四时，人之五脏六腑亦应之而衰旺。四月属巳，五月属午，为火大旺，火为肺金之夫，火旺则金衰。六月属未，为土大旺，土为水夫，土旺则水衰。况肾水尝籍肺金为母，以补助其不足。古人于夏月必独宿而淡味，兢兢业业，保养金水二脏，正嫌火土之旺耳。《内经》又曰：冬不藏精者，春必病温[②]。十月属亥，十一月属子，正火气潜伏[③]闭藏，以养其本然之真，而为来春升动发生之本。若于此时不恣欲以自戕，至春升之际，根本壮实，气不轻浮，尚何病之可言哉？

朱丹溪论相火论[④]

阳动而变，阴静而合，而生水火木金土。然火有二焉，曰君火，曰相火。君火者，人火也；相火者，天火也。火内阴而外阳，主乎动者也，故凡动皆属火。以名而言，形质[⑤]相生，配于五行，

---

① 阳者天也……阴道虚：见《素问·太阴阳明论》。

② 冬不藏精……病温：见《素问·金匮真言论》。

③ 伏：原作“复”，据《丹溪心法》附《丹溪翁传》及《格致余论·阳有余阴不足论》改。

④ 朱丹溪论相火：见《丹溪心法》附《丹溪翁传》及《格致余论·相火论》，文字与前者更接近。

⑤ 形质：《丹溪心法》附《丹溪翁传》同，《格致余论·相火论》作“形气”。

故谓之君。以位而言，生于虚无，守位禀命，故谓之相。天生物恒于动，人有此生，亦恒于动。然其所以恒于动者，皆相火助之①也。见于天者，出于龙雷则木之气，出于海则水之气也；具于人者，寄于肝肾二部，肝属木而肾属水也。胆者肝之腑，膀胱者肾之腑，心胞络者肾之配，三焦以焦言，而下焦司肝肾之分，皆阴而下者也。天非此火不能生，人非此火不能以有生。天之火虽出于木，而皆本乎地。故雷非伏，龙非蛰，海非附于地，则不能鸣，不能飞，不能波也。鸣也，飞也，波也，动而为相火者也。肝肾之阴，悉具相火，人而同乎天也。

或曰：相火天人所同，东垣何以指为元气之贼？又谓火与元气不两立，一胜则一负，然则如之何而可使之无胜负乎？曰：五性为物所感，不能不动。谓之动者，即《内经》五火也。相火易动，五性厥阳之火又从而扇之，则妄动矣。火即妄动，则煎熬真阴，阴虚则病，阴绝则死。君火之气，经以暑与热言之，而相火之气则以火言，盖表其暴悍酷烈有甚于君火也。故曰相火元气之贼。

或曰：《内经》相火，注言少阴、少阳矣，未尝言及厥阴、太阳，而吾子言之何也？曰：足太阳、少阴，东垣尝言之，治以炒柏，取其味辛，能泻水中之火。戴人亦言胆与三焦，肝与胞络，皆从火治②。此历指雷龙之火也。余以天人之火皆生于地，如上文所云者，实广二公之意耳。

或曰：《内经》言火者非一，往往于六气中见之，而言脏腑者未之有也。二公岂他有所据耶？曰：经以百病皆生于风寒暑湿燥

---

① 相火助之：《丹溪心法》附《丹溪翁传》同，《格致余论·相火论》作“相火之为”。

② 胆与三焦……皆从火治：见《儒门事亲》卷十四。

火之动而为变者，岐伯历指病机一十九条，而属火者五，此非相火为病之出于脏腑者乎？考之《内经》，诸热瞀瘛则属之火，诸狂躁越则属之火，诸病胕肿、痛酸惊骇则属之火。又《原病式》曰：诸风掉眩，属于肝火之动也；诸气膹郁病痿，属于肺火之升也；诸湿肿满，属于脾火之胜也；诸痛痒疮疡，属于心火之用也。是皆火之为病出于脏腑者然也。噫！以陈无择之通达，犹以暖炽论君火，日用之火论相火，是宜后人之聋瞽哉！

何柏斋辨相火①

《素问》六气，有君火、相火之名，自有深意，医者多不能知。丹溪乃谓君火为人火，相火为天火、龙火，可谓误之甚矣。又谓凡动属火，皆误之大者也。殊不知火为热，天气、人气明白为热者，火之主②也，故谓之君火。在天藏于木之中，在人藏于精血之中，虽具热性而不发动，实为热之根本者。谓之相火，盖君主治者也，相助君行事而不出名者也。君火、相火之分盖如此。足相火属胆配肝，主血者也。手相火属三焦，配肾之命门，主精者也。肝与命门皆属风木，木中有火，则精血之中有热气也。然精血体润，水也。火与水相守，故不发。至发而为热，而皆精血将枯之所致也，譬木枯则火易焚耳，故相火发热③者难治。今虚劳骨蒸之病，皆相火发热之证也。小水不能灭大火，法当补阴则热自退。丹溪但见以寒药治之不效，遂谓相火为天火，不可治，误之甚也。草木之火方炽盛时，以水洒之，亦不能灭，岂可遂谓之

---

① 何柏斋辨相火：见《医学管见·论相火》。
② 上：原作“主”，据《医学管见·论相火》改。
③ 热：原脱，据《医学管见·论相火》补。

天火、龙火乎？至于凡动属火，则又甚不然。阳为动，天为纯阳，故动而不息。火为阳之阴，故动而可伏。观乾为天、离为火之象，则可知矣。若谓凡动属火，则天属火耶？其误也明矣。天变而为风，风动火发，谓风生火可也，谓风属火不可也。至五火之分，亦不过火发于五脏者耳。火一而已，二火尚非，况五火乎？

何柏斋又论水气①

卢氏②以水肿隶肾肝胃而不及脾，丹溪论之似矣，然实则皆非也。盖造化生物，天地水火而已矣。主之者天也，成之者地也，故曰乾知太始，坤作成物③。至于天地交合，变化之用，则水火不可偏盛。大旱物不生，火偏盛也；大涝物亦不生，水偏盛也。水火平和，则物生矣。此自然之理也。人之脏腑以脾胃为土，盖人之饮食皆入于胃而运以脾，犹地之土也。然脾胃能化物与否，实由于水火二气，非脾胃所能也。火盛则脾胃燥，水盛则脾胃湿，皆不能化物，乃生诸病。水肿之证，盖水盛而火不能化也。火衰而不能化水，故水之入于脾胃，皆渗入血脉骨肉，血亦化水，肉发肿胀，皆自然之理也。导去④其水，使水气少减，复补其火，使二气平和，则病去矣。丹溪谓：脾失运化，由肝木侮脾，乃欲清心经之火，使肺金得令，以制肝木，则脾土全运化之职，水自顺道，乃不为肿⑤。其词迂而不切，晦而不明，学者惑而难用，故书

---

① 何柏斋又论水气：见《医学管见·论水气》。

② 卢氏：即卢祖常，号砥镜老人，南宋永嘉（今属浙江）人，著有《拟进太平惠民和剂类例》《续易简方后集》等。

③ 乾知太始坤作成物：见《周易·系辞上》。

④ 去：原脱，据《医学管见·论水气》补。

⑤ 脾失运化……乃不为肿：按丹溪诸书未见此语。《医灯续焰》卷十一有；《证治准绳》有。

此辨之。土旱涝则不生物。《书》[1] 虽称木克土，然未有因草木畅茂而土不能生物者也，然则脾病不由于肝木也明矣。医书以五脏配五行，因以五行生克论病，其失多类此，智者触类而长之[2]可也。

虞天民论阴阳血气[3]

或问：丹溪《格致余论》云：阳常有余，阴常不足；气常有余，血常不足。然丹溪所著诸方每云有气虚，有血虚，有阳虚，有阴虚，其所以自相矛盾有如是者，其意何欤？曰：其所谓阴阳气血之虚实，而以天地日月对待之优劣论之，其理蕴奥难明，非明者莫悟也。请陈其略：夫阳长有余，阴常不足者，在天地则该乎万物而言，在人身则该乎一体而论，非直[4]指气为阳而血为阴也。经曰阳中有阴，阴中有阳，正所谓独阳不生，独阴不长是也。姑以治法兼证论之：曰气虚者，气中之阴虚也，治法用四君子汤以补气中之阴；曰血虚者，血中之阴虚也，治法用四物汤以补血中之阴；曰阳虚者，心经之元阳虚也，其病多恶寒，责其无火，治法以补气药中加乌附等药，甚者三建汤、正阳散之类；曰阴虚者，肾经之真阴虚也，其病多壮热，责其无水，治法以补血药中加知母、黄柏等药，或大补阴丸、滋阴大补丸之类。经曰：诸寒之而热者取之阴，热之而寒者取之阳，所谓求其属也。王注曰：

---

① 书：即《尚书》，此下“木克土”句见该书《洪范》篇。

② 触类而长之：典出《周易·系辞上》。孔颖达疏：“谓触逢事类而增长之。”

③ 虞天民论阴阳血气：见《医学正传》卷一。虞天民，即虞抟，字天民，号花溪恒德老人，明代义乌（今属浙江）人，著有《医学正传》《苍生司命》等。

④ 直：仅仅。

此言益火之源，以消阴翳，壮水之主，以镇[1]阳光也。夫真水衰极之候，切不可服乌附等补阳之药，恐反助火邪而烁真阴；元阳虚甚之躯，亦不可投芎苓等辛散淡渗之剂，恐反开腠理而泄真气。昧者谓气虚即阳虚，止可用四君子，断不可用芎辛之属；血虚即阴虚，止可用四物，决不可用参芪之类。殊不知东垣有曰：阳旺则能生阴血[2]此阴阳二字直指气血言。又曰：血脱益气，古圣人之法也[3]。血虚者须以参芪补之，阳生阴长之理也。惟真阴虚者将为劳极，参芪固不可用，恐其不能抵当，而反益其病耳，非血虚者之所忌也。如王汝言之通达，亦未明此理。其所著《明医杂著》谓：近世治病，但见虚证，便用参芪，属气虚者固宜。若是血虚，岂不助气而反耗阴血耶？是谓血病治气，则血愈虚耗。又曰：血虚，误服参芪等甘温之药则病日增，服之过多则死不治，盖甘温助气属阳，阳旺则阴愈消。又曰：妇人产后阴血虚，阳无所依而浮散于外，故多发热，止可用四物汤补阴血，而以炙干姜之苦温从治，而收其浮散，使归依于阴。亦戒勿用参芪也。丹溪曰产后当以大补气血为主，既曰阳无所依而浮散于外，非参芪等药何以收救其散失之气乎？噫！汝言之论何其与东垣丹溪俱不合耶？

虞天民论人寿夭[4]

或问：人之寿夭不齐，何欤？曰：元气盛衰不同耳。夫人有生之初，先生二肾，号曰命门，元气之所司，性命之所系也。是故肾元盛则寿延，肾元衰则寿夭，此一定之理也。或曰：今见肥

① 镇：《医学正传》卷一、《素问·至真要大论》王冰注并作“制”。
② 阳旺则能生阴血：见《脾胃论》卷中。
③ 血脱……古圣人之法也：见《兰室秘藏》卷中。
④ 虞天民论人寿夭：见《医学正传》卷一。

白之人多寿夭，元气反衰乎？瘦黑之人多寿延，元气反盛乎？曰：丹溪谓白者肺气弱，黑者肾气足，又曰肥不如瘦，白不如黑。或曰：四方之人皆同乎？曰：不同也。《内经·五常政大论》云：阴精所奉其人寿，阳精所降其人夭。又曰：东南方阳也，阳者其精降于下，故右热而左温；西北方阴也，阴者其精奉于上，故左寒而右凉。王注曰：阴精所奉，高之地也；阳精所降，下之地也。阴方之地，阳不妄泄，寒气外持，邪不数中，而正气坚守，故寿延；阳方之地，阳气耗散，发泄无度，风湿数中，真气倾竭①，故夭折。或曰：常闻天人之理，同一揆②也。见于天地之四方者，既得闻命矣。而具于人之五脏者，未之闻也，请申明其说，可乎？曰：西北二方，在人为肾水、肺金所居之地，二脏常恐其不足；东南二方，在人为肝木、心火所处之位，二脏常恐其有余。《难经》曰东方实，西方虚，写南方，补北方等语，即此之义也。夫肾水既实，则阴精时上，奉于心肺，故东方之木气不实而西方之金气不虚，此子能令母实，使金得以平木也，是故水日以盛而火日以亏，此阴精所奉于上而令人寿延也；若夫肾水一虚，则无以制南方之心火，故东方实而西方虚，其命门与胞络③之相火皆挟心火之势而来，侮所不胜之水，使水日亏而火日盛，此阳精所降于下，故令人寿折也。大抵王冰主天地之四方言，越人主人身之五脏论，皆不失《内经》之旨，同归于一理也。

① 真气倾竭：原作“其气烦渴”，据《医学正传》卷一、《素问·五常政大论》王冰注改。

② 揆：道理。

③ 胞络：心包络。

卷之二

腑 脏

《内经》十二官论[①]

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肺者，相傅之官，治节出焉；肝者，将军之官，谋虑出焉；胆者，中正之官，断决[②]出焉；膻中者，臣使之官，喜乐出焉；脾胃者，仓廪之官，五味出焉；大肠者，传道之官，变化出焉；小肠者，受盛之官，化物出焉；肾者，作强之官，伎[③]巧出焉；三焦者，决渎之官，水道出焉；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气化则能出矣。凡此十二官者，不得相失也。故主明则下安，以此养生则寿，殁世不殆，以为天下则大昌。主不明则十二官危，使道闭塞而不通，形乃大伤，以此养生则殃，以为天下者，其宗大危，戒之戒之！至道在微，变化无穷，孰知其原？窘乎哉！消者瞿瞿[④]，孰知其要？闵闵[⑤]之当，孰者为良？恍惚之数，生于毫厘，毫厘之数，起于度量，千之万之，可以益大，推之大之，其形乃制。

《内经·五脏生成论》

心之合脉也，其荣色也，其主肾也；肺之合皮也，其荣毛也，

① 内经十二官论：见《素问·灵兰秘典论》。
② 断决：《素问·灵兰秘典论》作“决断”。
③ 伎：通“技”。《说文通训定声·解部》：“伎，假借为技。”
④ 瞿瞿：王冰注：“瞿瞿，勤勤也。”
⑤ 闵闵：王冰注：“闵闵，深远也。”

其主心也；肝之合筋也，其荣爪也，其主肺也；脾之合肉也，其荣唇也，其主肝也；肾之合骨也，其荣发也，其主脾也。是故多食咸则脉凝泣①而变色，多食苦则皮槁而毛拔，多食辛则筋急而爪枯，多食酸则肉胝䐢②而唇揭，多食甘则骨痛而发落，此五味之所伤也。故心欲苦，肺欲辛，肝欲酸，脾欲甘，肾欲咸，此五味之所合也五脏之气③。故色见青如草兹④者死，黄如枳实者死，黑如炲⑤者死，赤如衃血者死，白如枯骨者死，此五色之见死也；青如翠羽者生，赤如鸡冠者生，黄如蟹腹者生，白如豕膏者生，黑如乌羽者生，此五色之见生也。生于心，如以缟裹朱；生于肺，如以缟裹红；生于肝，如以缟裹绀⑥；生于脾，如以缟裹栝蒌实；生于肾，如以缟裹紫，此五脏所生之外荣也。味当五脏：白当肺，辛；赤当心，苦；青当肝，酸；黄当脾，甘；黑当肾，咸。故白当皮，赤当脉，青当筋，黄当肉，黑当骨。诸脉者皆属于目，诸髓者皆属于脑⑦，诸筋者皆属于节，诸血者皆属于心，诸气者皆属于肺，此四肢八溪之朝夕也。故人卧血归于肝，肝受血而能视，足受血而能步，掌受血而能握，指受血而能摄。卧出而风吹之，血凝于肤者为痹，凝于脉者为泣，凝于足者为厥，此三者血行而不得反其空，故为痹厥也。诊病之始，五决为纪。欲知其始，先

---

① 泣：通“涩”。滞涩。《六书故·地理三》：“泣，萱曰：又与‘涩’通。”

② 䐢（zhù 柱）：皱缩。

③ 此五味之所合也五脏之气：林亿新校正引全元起本作“此五味之合五藏之气也”。

④ 草兹：草席，喻其色之青而无泽。

⑤ 炲：由烟气凝集的黑灰。

⑥ 绀：薄青色。

⑦ 脑：原作“心”，据《素问·五脏生成》改。

建其母。所谓五决者，五脉也。是以头痛巅疾，下虚上实，过在足少阴、巨阳，甚则入肾；徇蒙招尤①，目冥②耳聋，下实上虚，过在足少阳、厥阴，甚则入肝；腹满䐜胀，支鬲胠胁，下厥上冒，过在足太阴、阳明；咳嗽上气，厥在胸中，过在手阳明、太阴；心烦头痛，病在鬲中，过在手巨阳、少阴。夫脉之小大，滑涩浮沉，可以指别；五脏之象，可以类推；五脏相音，可以意识；五色微诊，可以目察。能合脉色，可以万全。赤脉之至也，喘而坚，诊曰有积气在中，时害于食，名曰心痹，得之外疾思虑而心虚，故邪从之；白脉之至也，喘而浮，上虚下实，惊，有积气在胸中，喘而虚，名曰肺痹，寒热，得之醉而使内也；青脉之至也，长而左右弹，有积气在心下，支胠，名曰肝痹，得之寒湿，与疝同法，腰痛足清头痛；黄脉之至也，大而虚，有积气在腹，中有厥气，名曰厥疝，女子同法，得之疾使四支，汗出当风；黑脉之至也，上坚而大，有积气在小腹与阴，名曰肾痹，得之沐浴清水而卧。凡相五色之奇脉，面黄目青，面黄目赤，面黄目白，面黄目黑者，皆不死也。面青目赤，面赤目白，面青目黑，面黑目白，面赤目青，皆死也。

《内经·五脏别论》

帝曰：方士或以脑髓为脏，或以肠胃为脏，或以为腑，何也？曰：脑、髓、骨、脉、胆、女子胞，此六者，地气之所生也，皆藏于阴而象于地，故藏而不写，名曰奇恒之腑。夫胃、大肠、小肠、三焦、膀胱，此五者，天气之所生也，其气象天，故写而不

① 徇蒙招尤：头目昏眩而肢体振摇。

② 目冥：目昏暗。

藏，此受五脏浊气，名曰传化之腑，此不能久留，输写者也。魄门①亦为五脏使，水谷不得久藏。所谓五脏者，藏精气而不写也，故满而不能实；六腑者，传化物而不藏，故实而不能满也。所以然者，水谷入口，则胃实而肠虚，食下则肠实而胃虚，故曰实而不满，满而不实也。

曰：气口何以独为五脏主也？曰：胃者，水谷之海，六腑之大源也。五味入口，藏于胃，以养五脏气。气口亦太阴也，是以五脏六腑之气味，皆出于胃，变见于气口。故五气入鼻，藏于心肺。心肺有病，而鼻为之不利也。凡治病必察其下，适其脉，观其志意与其病也。拘于鬼神者，不可与言至德；恶于针石者，不可与言至巧。病不许治者，病必不治，治之无功矣。

《内经·脏气法时论》

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心苦缓，急食酸以收之；脾苦湿，急食苦以燥之；肺苦气上逆，急食苦以泄之；肾苦燥，急食辛以润之，开腠理，致津液，通气也。病在肝，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用辛补之，酸泻之；病在心，心欲软，急食咸以软之，用咸补之，甘泻之；病在脾，脾欲缓，急食甘以缓之，用苦泻之，甘补之；病在肺，肺欲收，急食酸以收之，用酸补之，辛泻之；病在肾，肾欲坚，急食苦以坚之，用苦补之，咸泻之。夫邪气之客于身也，以胜相加，至其所生而愈，至其所不胜而甚，至于所生而持，自得其位而起。必先定五脏之脉，乃可言间甚之时，死生之期也。肝病者，两胁下痛引少腹，令人善怒，虚则目䀮䀮无所见，耳无所闻，善恐，如人将捕之；心病者，胸中痛，胁支满，胁下痛，膺背肩胛间痛，两臂

① 魄门：王冰注："谓肛之门也。"

内痛，虚则胸腹大，胁下与腰相引而痛；脾病者，身重，善肌肉痿，足不收行，善瘛，脚下痛，虚则腹满，肠鸣飧泄①，食不化；肺病者，喘咳逆气，肩背痛，汗出，尻阴股膝髀腨胻足皆痛，虚则少气，不能报息②，耳聋嗌干；肾病者，腹大胫肿，喘咳身重，寝汗出，憎风，虚则胸中痛，大腹小腹痛，清厥，意不乐。

《灵枢经·本神》

天之在我者德也，地之在我者气也，德流气薄而生者也。故生之来谓之精，两精相搏谓之神，随神往来者谓之魂，并精而出入者谓之魄。所以任物者谓之心，心有所忆谓之意，意之所存谓之志，因志而存变谓之思，因思而远慕谓之虑，因虑而处物谓之智。故智者之养生也，必顺四时而适寒暑，和喜怒而安居处，节阴阳而调刚柔，如是则僻邪不至，长生久视③。是故怵惕思虑者则伤神，神伤则恐惧流淫而不止。因悲哀动中者，竭绝而失生；喜乐者，神惮散④而不藏；愁忧者，气闭塞而不行；盛怒者，迷惑而不治；恐惧者，神荡惮而不收。心怵惕思虑则伤神，神伤则恐惧自失，破䐃⑤脱肉，毛瘁色夭，死于冬；脾忧愁而不解则伤意，意伤则悗⑥乱，四支不举，毛瘁色夭，死于春；肝悲哀动中则伤魂，魂伤则狂忘不精，不精则不正当人，阴缩而筋挛，两胁骨不举，毛瘁色夭，死于秋；肺喜乐无极则伤魄，魄伤则狂，狂者意不存人，皮革焦，毛瘁色夭，

---

① 飧（sūn 孙）泄：泻而米谷不化。

② 报息：气短而不能连续呼吸。

③ 长生久视：见《老子·五十九章》。

④ 惮散：涣散。

⑤ 䐃（jùn 菌）：机体肌肉隆起者。《素问·玉机真脏论》王冰注："䐃，谓肘膝后肉如块者。"

⑥ 悗（mán 瞒）：迷惑，烦闷。

死于夏；肾盛怒而不止则伤志，志伤则喜忘其前言，腰脊不可以俯仰屈伸，毛瘁色夭，死于季夏。恐惧而不解则伤精，精伤则骨痠痿厥，精时自下。是故五脏主脏精者也，不可伤，伤则失守而阴虚，阴虚则无气，无气则死矣。肝藏血，血舍魂，肝气虚则恐，实则怒；脾藏营，营舍意，脾气虚则四支不用，五脏不安，实则腹胀，经溲不利；心藏脉，脉舍神，心气虚则悲，实则笑不休；肺藏气，气舍魄，肺气虚，则鼻塞不利，少气，实则喘喝，胸盈仰息；肾藏精，精舍志，肾气虚则厥，实则胀。五脏不安，必审五脏之病形，以知其气之虚实，谨而调之也。

《灵枢经》始终①

故肺气通于鼻，肺和则鼻能知臭香矣；心气通于舌，心和则舌能知五味矣；肝气通于目，肝和则目能辨五色矣；脾气通于口，脾和则口能知五谷矣；肾气通于耳，肾和则耳能闻五音矣。五脏不和则七窍不通，六腑不和则留为痈。故邪在腑则阳脉不和，阳脉不和则气留之，气留之则阳气盛矣；阳气太盛则阴脉不和，阴脉不和则血留之，血留之则阴气盛矣。阴气太盛，则阳气不能荣也，故曰关；阳气太盛，则阴气不能荣也，故曰格。阴阳俱盛，不得相荣，故曰关格。关格者，不得尽期而死也。气之大别，清者上注于肺，浊者下走于胃。胃之清气，上出于口；肺之浊气，下注于经，内积于海。手太阳独受阳之浊，手太阴独受阴之清，其清者上走空窍，其浊者下行诸经。诸阴皆清，足太阴独受其浊。

---

① 灵枢经始终：《灵枢》有《终始》篇，按此篇内容分见于《灵枢·阴阳清浊》《海论》《五变》三篇，则“始终”或另有立意。

清者其气滑，浊者其气涩，此气之常也①。

人有髓海，有血海，有气海，有水谷之海。凡此四者，以应四海也。胃者水谷之海，冲脉者为十二经之海，膻中者为气之海，脑为髓之海。气海有余者，气满胸中，悗息②面赤；气海不足，则气少不足以言。血海有余，则常想其身大，怫然③不知其所病；血海不足，亦常想其身小，狭然不知其所病。水谷之海有余，则腹满；水谷之海不足，则饥不受谷食。髓海有余，则轻劲多力，自过其度；髓海不足，则脑转耳鸣，胫酸眩冒，目无所见，懈怠安卧。审守其输而调其虚实，无犯其害，顺者得复，逆者必败④。

木之所伤也，皆伤其枝。枝之刚脆而坚，未成伤也。人之有常病也，亦因其骨节、皮肤、腠理之不坚固者，邪之所舍也，故常为病也。肉不坚，腠理疏，则善病风。腘肉不坚而无分理。理者粗理，粗理而皮不致者，腠理疏。五脏皆柔弱者，善病消瘅。夫柔弱者必有刚强，刚强多怒，柔者易伤也。此人薄皮肤而目坚固以深者，长冲直扬，其心刚。刚则多怒，怒则气上逆，胸中畜⑤积，血气逆流，髋⑥皮充肌，血脉不行，转而为热，热则消肌肤，故为消瘅。此言其人暴刚而肌肉弱者也。小骨弱肉者，善病寒热。颧骨者，骨之本也。颧大则骨大，颧小则骨小。皮肤薄而其肉无

---

① 故肺气…气之常也：见《灵枢·阴阳清浊》。

② 悗息：郁闷而有气息不畅感。

③ 怫然：疑为“沸然”，形容自觉身体胀大的感觉，与下“狭然”为对。

④ 人有髓海……逆者必败：见《灵枢·海论》。

⑤ 畜：通“蓄”。《周易·序卦》：“比必有所畜。”陆德明释文：“畜，本亦作‘蓄’。”

⑥ 髋（kuān 宽）：身体。《广韵·魂韵》：“髋，体也。”

䐃，其臂懦懦然，其地色殆然，不与其天同色，污然独异，此其候也。然后臂薄者，其髓不满，故善病寒热也。粗理而肉不坚者，善病痹。皮肤薄而不泽，肉不坚而淖泽，如此则肠胃恶，恶则邪气留止，积聚乃伤脾胃①之间，寒温不次，邪气稍至，畜积留止，大聚乃起②。

《灵枢经·本脏》

五脏皆小者，少病，苦燋心③，大愁忧；五脏皆大者，缓于事，难使以忧。五脏皆高者，好高举措；五脏皆下者，好出人下。五脏皆坚者，无病；五脏皆脆者，不离于病。五脏皆端正者，和利得人心；五脏皆偏倾者，邪心而善盗，不可以为人平，反覆言语也。肺应皮，皮厚者大肠厚，皮薄者大肠薄，皮缓腹里大者大肠缓而长，皮急者大肠急而短，皮滑者大肠直，皮肉不相离者大肠结；心应脉，皮厚者脉厚，脉厚者小肠厚，皮薄者脉薄，脉薄者小肠薄，皮缓者脉缓，脉缓者小肠大而长，皮薄而脉冲小者小肠小而短，诸阳经脉皆多纡屈者小肠结；脾应肉，肉䐃坚大者胃厚，肉䐃么者胃薄，肉䐃小而幺④者胃不坚，肉䐃不称身者胃下，胃下者下管约不利，肉䐃不坚者胃缓，肉䐃无小里累者胃急，肉䐃多少里累者胃结，胃结者上管约不利也；肝应爪，爪厚色黄者胆厚，爪薄色红者胆薄，爪坚色青者胆急，爪濡色赤者胆缓，爪直色白无约者胆直，爪恶色黑多纹者胆结也；肾应骨，密理厚皮者

---

① 脾胃：原作“皮肤”，据《灵枢·五变》改。

② 木之所伤……大聚乃起：见《灵枢·五变》。

③ 燋心：焦心。燋，通“焦”。《字汇·火部》：“燋，与‘焦’同。”又，《针灸甲乙经》卷一作“焦心”。

④ 幺：细小。《列子·汤问》张湛注：“幺，细也。”

三焦膀胱厚，粗理薄皮者三焦膀胱薄，疏腠理者三焦膀胱缓，皮急而无毫毛者三焦膀胱急，毫毛美而粗者三焦膀胱直，稀毫毛者三焦膀胱结也。

《灵枢经·五癃津液别》①

水谷入于口，输于肠胃，其液别为五，天寒衣薄则为溺与气，天暖衣厚则为汗，悲哀气并则为泣，中热胃缓则为唾。邪气内逆，则气为之闭塞而不行，不行则为水胀。余知其然也，不知其何由生也？水谷皆入于口，其味有五，各注其海，津液各走其道。故三焦出气，以温肌肉，充皮肤，为其津。其流而不行者为液。天暑衣厚则腠理开，故汗出。寒留于分肉之间，聚沫则为痛。天寒则腠理闭，气湿不行，水下留于膀胱，则为溺与气。五脏六腑，心为之主，耳为之听，目为之候，肺为之相，肝为之将，脾为之卫，肾为之主外。故五脏六腑之津液尽上渗于目。心悲气并则心系急，心系急则肺举，肺举则液上溢。夫心系与肺不能常举，乍上乍下，故咳而泣出矣。中热则胃中消谷，消谷则虫上下作。肠胃充郭，故胃缓，胃缓则气逆，故唾出。五谷之津液和合而为高②者，内渗入于骨空，补益脑髓，而下流于阴股。阴阳不和，则使液溢而下流于阴，髓液皆减而下，下过度则虚，虚故腰背痛而胫痠。阴阳气道不通，四海闭塞，三焦不写，津液不化，水谷并行肠胃之中，别于回肠，留于下焦，不得渗膀胱，则下焦胀，水溢则为水胀。此津液五别之逆顺也。

---

① 灵枢经五癃津液别："别"字原脱，据《灵枢·五癃津液别》篇题补。
② 高：《灵枢·五癃津液别》作"膏"。高，通"膏"。《说文通训定声·小部》："高，假借为膏。"

《灵枢经·师传》

入国问俗，入家问讳，上堂问礼，临病人问所便。夫中热消瘅则便寒，寒中之属则便热。胃中热则消谷，令人悬心善饥。脐以上皮热，肠中热，则出黄如糜；脐以下皮寒，胃中寒则腹胀，肠中寒则肠鸣飧泄。胃中寒，肠中热，则胀而且泄；胃中热，肠中寒，则疾饥，小腹痛胀。五脏六腑者，肺为之盖，巨肩陷咽，候见其外。五脏六腑，心为之主，缺盆为之道，骷①骨有余，以候髑骬②。肝者主为将，使之候外，欲知坚固，视目小大。脾者主为卫，使之迎粮，视唇舌好恶，以知吉凶。肾者主为外，使之远听，视耳好恶，以知其性。六腑者，胃为之海，广骸③，大颈，张胸，五谷乃容。鼻遂④以长，以候大肠。唇厚，人中长，以候小肠。目下果⑤大，其胆乃横。鼻孔在外，膀胱漏泄。鼻柱中央起，三焦乃约。此所以候六腑者也。上下三等，脏安且良矣。

《灵枢经·决气》

人有精、气、液、津、血、脉，余⑥意以为一气耳。今乃辨为六名，何也？两神相搏，合而成形，常先身生，是谓精；上焦开发，宣五谷味，熏肤，充身，泽毛，若雾露之溉，是谓气；腠理发泄，汗出溱溱，是谓津；谷入气满，淖泽注于骨，骨属屈伸，泄泽，补

---

① 骷（guā 瓜）：肩端骨。

② 髑骬（héyú 盒鱼）：胸骨。

③ 广骸（hái 孩）：谓骨骼粗壮。骸，骨骼。唐代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五十一：“骸，顾野王云：‘身体之骨，总名为骸。’”

④ 鼻遂：鼻道。

⑤ 目下果：下眼胞。

⑥ 余：原脱，据《灵枢·决气》补。

益脑髓，皮肤润泽，是谓液；中焦受气取汁，变化而赤，是谓血；壅遏营气，令无所避，是谓脉。精脱者耳聋，气脱者目不明，津脱者腠理开，汗大泄，液脱者，骨属屈伸不利，色夭，脑髓消，胫酸，耳数鸣，血脱者色白，夭然不泽，其脉空虚，此其候也。六气者各有部主也，其贵贱善恶，可为常主，然五谷与胃为大海也。

《灵枢经·营卫生会》①

老人之不夜瞑者，何气使然？少壮之人不昼瞑者，何气使然？壮者之气血盛，其肌肉滑，气道通，营卫之行，不失其常，故昼精而夜瞑；老者之气血衰，其肌肉枯，气道涩，五脏之气相搏，其荣气②衰少而卫气内伐，故昼不精，夜不瞑。营出于中焦，卫出于下焦。上焦出于胃上口，并咽以上，贯膈而布胸中，走腋，循太阴之分而行，还至阳明，上至舌，下足阳明，常与营俱行于阳二十五度，行于阴亦二十五度一周也，故五十度而复大会于手太阴矣。人有热，饮食下胃，其气未定，汗则出，或出于面，或出于背，或出于身半，其不循卫气之道而出何也？此外伤于风，内开腠理，毛蒸理泄，卫气走之，故不得循其道。此气标悍滑疾，见开而出，故不得从其道，故命曰漏泄。中焦亦并胃中，出上焦之后，此所受气者，泌糟粕，蒸津液，化其精微，上注于肺脉，乃化而为血，以奉生身，莫贵于此。故独得行于经遂，命曰荣气。夫血之与气，异名同类也。荣卫者，精气也，血者，神气也，故血之与气，异名同类焉。故夺血者无汗，夺汗者无血，故人生有

---

① 灵枢经营卫生会：本篇内容除录自《灵枢·营卫生会》者外，并有《灵枢·五音五味》《通天》《五味论》《淫邪发梦》各篇。

② 荣气：《灵枢·营卫生会》作“营气”。荣，通“营”。《说文通训定声·鼎部》：“荣，假借为营。”

两死而无两生。下焦者，别回肠，注于膀胱而渗入焉。故水谷者常并居于胃中，成糟粕，而俱下于大肠而成下焦，渗而俱下，济泌别汁，循下焦而渗入膀胱焉。人饮酒，酒亦入胃，谷未熟而小便独先下，何也？酒者，熟谷之液也，其气悍以清，故后谷而入，先谷而液出焉。上焦如雾，中焦如沤，下焦如渎，此之谓也。

妇人无须者何也？冲脉、任脉皆起于胞中，上循背里，为经络之海，其浮而外者，循腹右上行，会于咽喉，别而络唇口，血气盛则充肤热肉，血独盛则澹渗皮肤生毫毛。今妇人之生，有余于气，不足于血，以其数脱血也。冲任之脉不荣口唇，故须不生焉。士人有伤于阴，阴气绝而不起，阴不用，然其须不去，其故何也？宦者独去何也？宦者去其宗筋，伤其冲脉，血写不复，皮肤内结，唇口不荣，故须不生。其有天宦者，未尝被伤，不脱于血，然其须不生，其故何也？此天之所不足也，其任冲不盛，宗筋不成，有气无血，唇口不荣，故须不生。是故圣人视其颜色，黄赤者多热气，青白者少热气，黑色者多血少气，美眉者太阳多血，通髯极须者少阳多血，美须者阳明多血，此其时然也①。

太阴之人，贪而不仁，下齐湛湛②，好内而恶出，心和而不发，不务于时，动而后之，此太阴之人也；少阴之人，小贪而贼心，见人有亡，常若有得，好伤好害，见人有荣，乃反愠怒，心疾③而无恩，此少阴之人也；太阳之人，居处于于④，好言大

---

① 妇人无须者……此其时然也：见《灵枢·五音五味》。

② 下齐湛湛：貌似谦恭厚重而内藏阴险。马莳注：“下齐湛湛者，内存阴险，外假谦虚，貌似下抑整齐，湛然无私也。”

③ 疾：嫉妒。《篇海类编·人事类·疒部》：“疾，妒也。”

④ 于于：自得貌。

事，无能而虚说，志发于四野，举措不顾是非，为事如常自用，事虽败而常无悔，此太阳之人也；少阳之人，諟谛①好自贵，有小小官则高自宜，好为外交而不内附，此少阳之人也；阴阳和平之人，居处安静，无为惧惧，无为欣欣，婉然从物，或与不争，与时变化，尊则谦谦，谭②而不治，是谓至治。古之善用针艾者，视人五态乃治之，盛者写之，虚者补之。太阴之人，多阴而无阳，其阴血浊，其卫气涩，阴阳不和，缓筋而厚皮，不之疾泻，不能移之；少阴之人，多阴少阳，小胃而大肠，六腑不调，其阳明脉小而太阳脉大，必审调之，其血易脱，其气易败也；太阳之人，多阳而少阴，必谨调之，无脱其阴而泻其阳，阳重脱者易狂，阴阳皆脱者暴死不知人也；少阳之人，多阳少阴，经小而络大，血在中而气外，实阴而虚阳，独泻其络脉则强，气脱而疾，中气不足，病不起也；阴阳和平之人，其阴阳之气和，血脉调，宜谨诊其阴阳，视其邪正，安其容仪，审有余不足，盛则泻之，虚则补之，不盛不虚，以经取之。此所以调阴阳，别五态之人者也。太阴之人，其状黮黮然黑色，念然下意③，临临然④长大，腘然未偻，此太阴之人也；少阴之人，其状清然窃然，固以阴贼，立而躁崄，行而似伏，此少阴之人也；太阳之人，其状轩轩储储⑤，反身折腘，此太阳之人也；少阳之人，其状立则好仰，行则好摇，

---

① 諟（dì帝）谛：审谛。諟，同“谛”。《广韵·霁韵》：“谛，《说文》：‘审也。’或从‘是’。”

② 谭：同“谈”。《说文通训定声·谦部》：“谈，语也，字亦作‘谭’。”

③ 念然下意：与上“下齐湛湛”义同。

④ 临临然：高大貌。

⑤ 储储：挺直貌。

其两臂两肘则常出于背，此少阳之人也；阴阳和平之人，其状委委然①，随随然，颙颙然②，愉愉然，𥈅𥈅然，豆豆然，众人皆曰君子，此阴阳和平之人也③。

五味入于口也，各有所走，各有所病。酸走筋，多食之令人癃；咸走血，多食之令人渴；辛走气，多食之令人洞心；苦走骨，多食之令人变呕；甘走肉，多食之令人悗心。酸入于胃，其气涩以收，上之两焦弗能出入也，不出即留于胃中，胃中和温，则下注膀胱，膀胱之胞薄以懦④，得酸则缩绻⑤，约而不通，水道不行，故癃。阴者，积筋之所终也，故酸入而走筋矣。咸入于胃，其气上走中焦，注于脉，则血气走之，血与咸相得则凝，凝则胃中汁注之，注之则胃中竭，竭则咽路焦，故舌本干而善渴。血脉者，中焦之道也，故咸入而走血矣。辛入于胃，其气走于上焦，上焦者，受气而营诸阳者也，姜韭之气薰⑥之，荣卫之气不时受之，久留心下，故洞心。辛与气俱行，故辛入而与汗俱出。苦入于胃，五谷之气皆不能胜苦，苦入下脘⑦，三焦之道皆闭而不通，故变呕。齿者，骨之所终也，故苦入而走骨，故入而复出，知其走者骨也。甘入于胃，其气弱小，不能上至于上焦，而与谷留于胃中者，令人柔润者也，胃柔则缓，缓则虫动，虫动则令人悗心。

---

① 委委然：安重貌。

② 颙颙然：肃敬貌。

③ 太阴之人……阴阳和平之人也：见《灵枢·通天》。

④ 懦：柔软。

⑤ 缩绻（quǎn 犬）：收缩。

⑥ 薰：同“熏”。《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为木兰之柜，薰以桂椒，缀以珠玉。”

⑦ 脘：原作“腕”，据《灵枢·五味论》改。

其气外通于肉，故甘走肉①。

正邪从外袭内，而未有定舍，反淫于脏，不得定处，与营卫俱行，而与魂魄飞扬，使人卧不得安而喜梦。气淫于腑，则有余于外，不足于内；气淫于脏，则有余于内，不足于外。阴气盛，则梦涉大水而恐惧；阳气盛，则梦大火而燔焫；阴阳俱盛，则梦相杀。上盛则梦飞，下盛则梦坠；甚饥则梦取，甚饱则梦予。肝气盛，则梦怒；肺气盛，则梦恐惧哭泣飞扬；心气盛，则梦善笑恐畏；脾气盛，则梦歌乐，身体重不举；肾气盛，则梦腰脊两解不属。凡此十二盛者，至而泻之，立已。厥气客于心，则梦见丘山烟火；客于肺，则梦飞扬，见金铁之奇物；客于肝，则梦山林树木；客于脾，则梦丘陵大泽，坏屋风雨；客于肾，则梦临渊，没居水中；客于膀胱，则梦游行；客于胃，则梦饮食；客于大肠，则梦田野；客于小肠，则梦聚邑冲衢；客于胆，则梦斗讼自刳；客于阴器，则梦接内；客于项，则梦斩首；客于胫，则梦行走不能前，及居深地窌苑中；客于股肱，则梦礼节拜起；客于胞脏②，则梦溲便。凡此十五③不足者，至而补之，立已也④。

秦越人三焦脏腑辨⑤

三焦者，何禀何生？何始何终？其治常在何许？可晓以不？然。三焦者，水谷之道路，气之所终始也。上焦者，在心下，下

---

① 五味入于口……甘走肉：见《灵枢·五味论》。
② 脏（zhí 殖）：肥肠。
③ 十五：此下原衍“有数”二字，据《灵枢·淫邪发梦》删。
④ 正邪从外袭内……立已也：见《灵枢·淫邪发梦》。
⑤ 秦越人三焦脏腑辨：见《难经》三十一至三十六、三十八至四十四及四十七诸难。

膈，在胃上口，主内①而不出，其治在膻中，玉堂下一寸六分，直两乳间陷者是；中焦者，在胃中脘，不上不下，主腐熟水谷，其治在脐傍；下焦者，在脐下，当膀胱上口，主分别清浊，主出而不内，以传导也，其治在脐下一寸。故名曰三焦，其府②在气街③一本云冲字。

五脏俱等而心肺俱在膈上者，何也？然。心者血，肺者气，血为荣，气为卫，相随上下，谓之荣卫，通行经络，荣④周于外，故令心肺在膈上也。

肝青象木，肺白象金。肝得水而沉，木得水而浮，肺得水而浮，金得水而沉，其意何也？然。肝者，非为纯木也，乙角也，庚之柔，大言阴与阳，小言夫与妇，释其微阳而吸其微阴之气，其意乐金，又行阴道多，故令肝得水而沉也；肺者，非为纯金也，辛商也，丙之柔，大言阴与阳，小言夫与妇，释其微阴，婚而就火，其意乐火，又行阳道多，故令⑤肺得水而浮也。肺熟而复沉，肝熟而复浮者，何也？故知辛当归庚，乙当归甲也。

五脏各有声、色、臭、味，皆可晓知以不？然。《十变》言：肝色青，其臭臊，其味酸，其声呼，其液泣；心色赤，其臭焦，其味苦，其声言，其液汗；脾色黄，其臭香，其味甘，其声歌，其液涎；肺色白，其臭腥，其味辛，其声哭，其液涕；肾色黑，其臭腐，其味咸，其声呻，其液唾。是五脏声、色、臭、味也。

---

① 内：同“纳”。《史记·秦始皇本纪》：“百姓内粟千石，拜爵一级。”
② 府：聚集。《玉篇·广部》：“府，聚也。”这里指气聚汇之处。
③ 三焦者……在气街：见《难经·三十一难》。
④ 荣：《难经·三十二难》作“营”。
⑤ 令：原脱，据《难经·三十三难》补。

五脏有七神，各何所主[①]耶？然。脏者，人之神气所舍藏也。故肝藏魂，肺藏魄，心藏神，脾藏意与智，肾藏精与志也。

五脏各有所，腑皆相近，而心肺独去大肠小肠远者，何谓也？经言心荣肺卫，通行阳气，故居在上；大肠小肠传阴气而下，故居在下。所以相去而远也。

又诸腑者皆阳也，清净之处，今大肠、小肠、胃与膀胱皆受不净，其意何也？然。诸腑者谓是，非也。经言小肠者受盛之腑也，大肠者传泻行道之腑也，胆者清净之腑也，胃者水谷之腑也，膀胱者津液之腑也。一府犹无两名，故知非也。小肠者心之腑，大肠者肺之腑，胃者脾之腑，胆者肝之腑，膀胱者肾之腑。小肠谓赤肠，大肠谓白肠，胆者谓青肠，胃者谓黄肠，膀胱者谓黑肠，下焦之所治也[②]。

脏各有一耳，肾独有两者，何也？然。肾两者，非皆肾也，其左者为肾，右者为命门，命门者，诸精神[③]之所舍，原气之所系也，故男子以藏精，女子以系胞。故知肾有一也。

脏唯有五，腑独有六者，何也？然。所以腑有六者，谓三焦也，有原气之别焉，主持诸气，有名而无形，其经属手少阳，此外腑也，故言腑有六焉[④]。

经言腑有五，脏有六者，何也？然。六腑者，止有五腑也。然五脏亦有六脏者，谓肾有两脏也，其左为肾，右为命门。命门者，谓精神之所舍也，男子以藏精，女子以系胞，其气与肾通，

---

① 主：《难经·三十四难》作“藏”。
② 五脏各有所……所治也：见《难经·三十五难》。
③ 精神：《难经·三十六难》作“神精”。
④ 脏唯有五……腑有六焉：见《难经·三十八难》。

故言脏有六也。腑有五者何也？然。五脏各一腑，三焦亦是一腑，然不属于五脏，故言腑有五也①。

经言肝主色，心主臭，脾主味，肺主声，肾主液。鼻者肺之候而反知香臭，耳者肾之候而反闻声，其意何也？然。肺者西方金也，金生于巳，巳者南方火，火者心，心主臭，故令鼻知香臭；肾者北方水也，水生于申，申者西方金，金者肺，肺主声，故令耳闻声②。

肝独有两叶，以何应也？然。肝者，东方木也，木者春也，万物之始生，其尚幼小，意无所亲，去太阴尚近，离太阳不远，犹有两心，故有两叶，亦应木叶也③。

人肠胃长短，受水谷多少各几何？然。胃大一尺五寸，径五寸，长二尺六寸，横屈受水谷三斗五升，其中常留谷二斗，水一斗五升；小肠大二寸半，径八分分之少半，长三丈二尺④，受谷二斗四升，水六升三合合之大半；回肠大四寸，径一寸半，长二丈一尺，受谷一斗，水七升半；广肠大八寸，径二寸半，长二尺八寸，受谷九升三合八分合之一。故肠胃凡长五丈八尺四寸，合受水谷八斗七升六合八分合之一。此肠胃长短，受水谷之数也。

肝重四斤四两，左三叶，右四叶，凡七叶，主藏魂；心重十二两，中有七孔三毛，盛精汁三合，主藏神；脾重二斤三两，匾⑤广三寸，长五寸，有散膏半斤，主裹血，温五脏，主藏意；肺重三斤三两，六叶两耳，凡八叶，主藏魄；肾有两枚，重一斤二两，

---

① 经言腑有五……故言腑有五也：见《难经·三十九难》。
② 经言肝主色……耳闻声：见《难经·四十难》。
③ 肝独有两叶……木叶也：见《难经·四十一难》。
④ 三丈二尺：原作“三尺二寸”，据《难经·四十二难》改。
⑤ 匾：扁。《古今韵会举要》：“匾，不圆貌。”

主藏志；胆在肝之短叶间，重三两三铢，盛精汁三合；胃重二斤十四两，纡曲屈伸，长二尺六寸，大一尺五寸，径五寸，容谷二斗，水一斗五升；小肠重二斤十四两，长三丈二尺，广二寸半，径八分分之少半，左回叠积十六曲，容谷二斗四升，水六升三合合之大半；大肠重二斤十二两，长二丈一尺，广四寸，径一寸，当脐右回叠积十六曲，盛谷一斗，水七升半；膀胱重九两二铢，纵广九寸，盛溺九升九合；口广二寸半，唇至齿长九分，齿已后至会厌深三寸半，大容五合；舌重十两，长七寸，广二寸半；咽门重十两，广二寸半，至胃长一尺六寸；喉咙重十二两，广二寸，长一尺二寸，九节；肛门重十二两，大八寸，径二寸大半，长二尺八寸，受谷九升三合八分合之一。

人不食饮，七日而死者，何也？然。人胃中常存留谷二斗，水一斗五升，故平人日再至圊，一行二升半，日中五升，七日五七三斗五升，而水谷尽矣。故平人不食饮七日而死者，水谷精液①俱尽，即死矣②。

七冲门何在？然。唇为飞门，齿为户门，会厌为吸门，胃为贲门，太仓下口为幽门，大肠小肠会为阑门，下极为魄门，故曰七冲门也③。

人面独能耐寒者，何也？然。人头者，诸阳之会也。诸阴脉皆至颈、胸中而还，独诸阳脉皆上至头耳，故令面耐寒也④。

---

① 精液：《难经·四十三难》作“津液”。
② 人不食饮……即死矣：见《难经·四十三难》。
③ 七冲门何在……七冲门也：见《难经·四十四难》。
④ 人面独能……令面耐寒也：见《难经·四十七难》。

《褚氏遗书·本气》

天地之气周于一年[①]，人身之气周于一日。人身阳气，以子中[②]自左足而上，循左股、左手指、左肩、左脑，横过右脑、右肩、右臂手指胁足，则又子中矣。阴气以午中[③]自右手心通右臂、右肩，横过左肩、左臂、左胁、左足外肾、右足、右胁，则又入午中矣。阳气所历，充满周流，阴气上不过脑，下遗指趾。二气之行，昼夜不息，中外必遍。一为痰积壅塞，则痰疾生焉。疾证医候，统纪浩繁，详其本源，痰积虚耳。或痰聚上，或积留中，遏气之流，艰于流转，则上气逆上，下气郁下，脏腑失常，形骸受害。暨乎[④]气本衰弱，运转艰迟，或有不周，血亦偏滞。风湿寒暑乘间袭之，所生疢疾[⑤]与痰积同。凡人之生热而汗，产而易，二便顺利，则气之通也。阳虚不能运阴气，无阴气以清其阳，则阳独治而为热；阴虚不能运阳气，无阳气以和其阴，则阴独治而为厥。脾以养气，肺以通气，肾以泄气，心以役气。凡脏有五，肝独不与，在时为春，在常[⑥]为仁，不养不通，不泄不役，而气常生。心虚则气入而为荡[⑦]，肺虚则气入而为喘，肝虚则气入而目昏，肾虚则气入而腰疼。四虚气入，脾独不与，受食不化，气将日微，安能有余以入其虚？呜呼！兹谓气之名理欤？

---

① 年：原作“身”，据《褚氏遗书·本气》改。
② 子中：子正，夜间十二时至凌晨一时。
③ 午中：午正，正午十二时至午后一时。
④ 暨乎：至于。暨，至。
⑤ 疢疾：《褚氏遗书·本气》作“痰疾”。
⑥ 常：五常，即仁、义、礼、智、信。
⑦ 荡：谓心神不宁。

《褚氏遗书·津润》

天地定位而水位乎中，天地通气而水气①蒸达，土润膏滋，云兴雨降，而百物化生。人肖天地，亦有水焉，在上为痰，伏皮为血，在下为精，在毛窍出为汗，从腹肠出为泻，从疮口出为水。痰尽死，精竭死，汗枯死，泻极死，水从疮口出不止，干即死。至于血，充目则视明，充耳则听聪，充四肢则举动强，充肌肤则身色白。渍②则黑，去则黄。外热则赤，内热则上蒸喉，或下蒸大肠，为小窍。喉有窍则咳血杀人，肠有窍则便血杀人。便血犹可止，咳血不易医。喉不停物，毫发必咳，血渗入喉，愈渗愈咳，愈咳愈渗，饮溲溺则百不一死，服寒凉则百不一生。血虽阴类，运之者其和阳乎？

《褚氏遗书·分体》

耳、目、鼻、口、阴、尻，窍也；臂、股、指、趾，肢也；双乳、外肾，关也；齿、发、爪甲，余也；枝指、旁趾，附也。养耳力者常饱③，养目力者常瞑，养臂指者常屈伸，养股趾者常步履。夏脏宜冷，冬脏宜温。背阴股④末，虽夏宜温；胸包心火，虽冬难热。热作肿而窍塞，血不行而肢废。余，有消长无疾痛。附，有疾痛无生死。关，有生死疾痛无消长。有消长疾痛生死⑤者，疣瘤而已。

---

① 而水气：原脱，据《褚氏遗书·津润》补。
② 渍：瘀积。
③ 饱：谓耳不闻杂声。
④ 股：《褚氏遗书·分体》作“肢”，义胜。
⑤ 关……有消长疾痛生死：此16字原脱，据《褚氏遗书·分体》补。

河滨丈人形景篇①

腑脏内景，各有区别，达以行术，养生之要，参稽古论，述此明征。凡人咽喉二窍，同出一脘，异涂②施化，喉在前，主出纳，咽在后，主吞咽。喉系坚空，连接肺，本为气息之路，呼吸出入，下通心肝之窍，以激诸脉之行，气之巨海也；咽系柔空，下接胃，本为饮食之路，水食同下，并归胃中，乃水谷之海也。二道并行，各不相犯。盖饮食必历气口而下，气口有形，谓之会厌。当饮食方咽，会厌即垂，厥口乃闭。故水谷下咽，了不犯喉。言语呼吸，则会厌开张。当食言语，则水谷乘气送入喉脘，遂戕刺而咳矣。喉之下为肺，两叶白莹，谓为华盖，以覆诸脏，虚如蜂巢，下无透窍，故吸之则满，呼之则虚，一呼一吸，消息自然，无有穷已，乃清浊之交运，人身之橐龠③也。肺之下为心，心有系络，上属于肺，肺受清气，下乃灌注。外有胞络，裹赤黄脂，其象尖长圆扁，其色黑青赤黄，其中窍数多寡各异，迥不相同。上通于舌下，无透窍，惟旁有系一脉，下连于肾而注气焉。心之下有膈膜，与脊胁周回相著，遮蔽浊气，使不得上薰心肺，所谓膻中也。膈膜之下有肝，肝有独叶者，有二三叶者，其系亦上络心肺，为血之海。上通于目下，亦无窍。肝短叶下有胆，胆有汁，

---

① 河滨丈人形景篇：见《摄生要义·形景篇》。河滨丈人，即王廷相，字子衡，号浚川，别号河滨丈人，明代仪封（今河南兰考）人，弘治间进士，官至南京兵部尚书，为“前七子”之一，倡导“为有用之学”，著有《沟断集》《台史集》《近海集》《摄生要义》等。

② 涂：道路。《周礼·地官·遂人》：“百夫有洫，洫上有涂。”郑玄注：“涂，道路也。”

③ 橐龠（tuóyuè 驼岳）：也作“橐籥”，古时吹风炽火之器，类似风箱。

藏而不泻。此喉之一窍施气运化，薰蒸流行，以成脉络者如此。咽至胃长一尺六寸，通谓之咽门。咽下有膈膜，膈膜之下有胃，盛受饮食而腐热①之。其左有脾，与胃同膜而附其上，其色如马肝赤紫，其形如刀镰，闻声则动，动则磨胃，食乃消化。胃之下，左有小肠，后附脊膂，左环回周叠积，其注于回肠者，外附脐上，共盘十六曲。右有大肠，即回肠，当脐左环回周叠积而下，亦盘十六曲。广肠附脊，以受回肠，左环叠积下辟，乃出滓秽积之路。广肠左侧为膀胱，乃津液之腑。五味入胃，其精液上升，化为血脉，以成骨髓。津液之余，留入下部，得气海之气施化小肠，渗出膀胱，渗入而溲，便注泄矣。凡胃中腐熟水谷，其精气自胃之上口，曰贲门，传于肺，肺播于诸脉。其滓秽自胃之下口，曰幽门，传于小肠。至小肠下口，曰阑门，泌别其汁，清者渗出小肠而渗入膀胱，滓秽之浊则转入大肠。膀胱赤白莹净，外无所入之窍，全假气化施行，气不能化，则闭隔不通而为病矣。三焦有名无形，主持诸气，以象三才。故呼吸升降，水谷往来，皆待此通达。上焦出于胃上口，并咽以上贯膈而布胸中，走腋，循太阴之分而行，传胃中谷味之精气于肺，肺播于诸脉。中焦在胃中脘，不上不下，主腐熟水谷，泌糟粕，蒸津液，化其精微，上注于肺脉，乃化而为血，以奉生身，莫贵于此，故独得行于经遂，命曰营气。下焦如渎，其气起于胃下脘，别回肠，注于膀胱，主出而不纳。此脾、胃、大小肠、三焦，乃咽之一窍资生血气，转化糟粕而入出如此。肾有二，精所舍也，生于脊膂下四椎下两旁各一寸五分，形似豇豆，相并而曲，附于脊外，有黄脂包裹，里白外

① 热：当作“熟”。

黑，各有带二条，上条系于心，下条过屏翳穴，后趋脊骨。下有大骨在脊骨之端，如半手许，中有两穴，是肾带经过处，上行夹脊至脑中，是为髓海。五脏之真，惟肾为根，上下有窍，谷味之液，化而为精，人乃久生，肾虚精绝，其生乃灭。凡人肾虚，水不足也，补以燥药，以火炼水，其精乃烁。摄生者观于肾之神理，则夭寿之消息亦思过半矣。

李东垣脾胃胜衰论①

胃中元气盛，则能食而不伤，过时而不饥。脾胃俱旺，则能食而肥。脾胃俱虚，则不能食而瘦，或少食而肥，虽肥而四支不举，盖脾实而邪气盛也。又有善食而瘦者，胃伏火邪于气分则能食，脾虚则肌肉削，即食㑊也。叔和云多食亦肌虚，此之谓也。夫饮食不节则胃病，胃病则气短，精神少而生大热，有时而显火上行，独燎其面。《黄帝针经》云：面热者足阳明病。胃既病，则脾无所禀受，脾为死阴，不主时也，故亦从而病焉。形体劳役则脾病，脾病则怠惰嗜卧，四肢不收，大便泄泻。脾既病，则其②胃不能独行津液，故亦从而病焉。大抵脾胃虚弱，阳气不能生长，是春夏之令不行，五脏之气不生。脾病则下流乘肾，土克水，则骨乏无力，是为骨痿，令人骨髓空虚，足不能履地，是阴气重叠。此阴盛阳虚之证，大法云汗之则愈，下之则死③，若用辛甘之药滋胃，当升当浮，使生长之气旺。言其汗者，非正发汗也，为助阳也。夫胃病其脉缓，脾病其脉迟，且其人当脐有动气，按之牢若

---

① 李东垣脾胃胜衰论：见《脾胃论》卷上。
② 其：原作“与”，据《脾胃论》卷上改。
③ 汗之则愈下之则死：见《注解伤寒论》卷二。

痛。火①乘土位，其脉洪缓，更有身热、心中不便之证。此阳气衰弱，不能生发，不当于五脏中用药法治之，当从《脏气法时论》中升降浮沉补泻法用药耳。盖脾胃不足，不同余脏，无定体故也。其治肝心肺肾有余不足，或补或泻，惟益脾胃之药为切。

经言：至而不至，是为不及，所胜妄行，所生受病，所不胜乘②之也。至而不至者，谓从后来者为虚邪，心与小肠来乘脾胃也。脾胃脉中见浮大而弦，其病或烦燥闷乱，或四肢发热，或口苦舌干咽干。盖心主火，小肠主热，火热来乘土位，乃湿热相合，故烦躁闷乱也。四肢者，脾胃也，火乘之，故四肢发热也。饮食不节，劳役所伤，以致脾胃虚弱，乃血所生病，主口中津液不行，故口干咽干也。病人自以为渴，医者治以五苓散，谓止渴燥而反加渴燥，乃重竭津液，以至危亡。经云虚则补其母，当于心与小肠中以补脾胃之根蒂也。甘温之药为之主，以苦寒之药为之使，以酸味为之臣佐，以其心苦缓，急食酸以收之。心火旺则肺金受邪，金虚则以酸补之，次以甘温及甘寒之剂于脾胃中泻心火之亢盛，是平其本也。所胜妄行者，言心火旺能令母实，母者肝木也，肝木旺，则挟火热无所畏惧而妄行也，故脾胃先受之。或身体沉重，走疰③疼痛，盖湿热相搏，而风热郁而不得伸，附著于有形也。或多怒者，风热下陷于地中也。或目病而生内障④者，脾裹血，胃主血，心主脉，脉者血之府也，或云心主血，又云肝主血，肝之窍开于目也。或妄见妄闻，起妄心，夜梦亡人，四肢满闭转筋，皆肝木太盛而为邪也。或生痿，

---

① 火：《脾胃论》卷上此前有“若”字。
② 乘：《素问·六节藏象论》作“薄”。
③ 走疰：走注。
④ 障：原作“瘴”，据《脾胃论》卷上改。

或生痹，或生厥，或中风，或生恶疮，或作肾痿，或为上热下寒，为邪不一，皆风热不得升长，而木火遏于有形中也。所生受病者，言肺受土火木之邪，而清肃之气伤。或胸满、少气、短气者，肺主诸气，五脏之气皆不足而阳道不行也。或咳嗽寒热者，湿热乘其内也。所不胜乘之者，水乘木之妄行，而反来侮土。故肾入心为汗，入肝为泣，入脾为涎，入肺为痰为嗽，为涕为嚏，为水出鼻也。一说下元土盛克水，致督任冲三脉盛，火旺煎熬，令水沸腾而乘脾肺，故痰涎唾出于口也。下行为阴汗，为外肾冷，为足不任身，为脚下隐痛，或水附木势而上，为眼涩，为眵，为冷泪，此皆由肺金之虚而寡于畏也。

夫脾胃不足皆为血病，是阳气不足，阴气有余，故九窍不通。诸阳气根于阴血中，阴血受火邪则阴盛，阴盛则上乘阳分而阳道不行，无生发升腾之气也。夫阳气，走空窍者也；阴气，附形质者也。如阴气附于土，阳气升于天，则各安其分也。今所立方中，有辛甘温药者，非独用也。复有甘苦大寒之剂，亦非独用也。以火、酒二制为之使，引苦甘寒药至顶，而复入于肝肾之下，此所谓升降浮沉之道，自耦①而奇，奇而至耦者也。泻阴火，以诸风药升发阳气，以滋肝胆之用，是令阳生，上出于阴分，末用辛甘温药接其升药，使大发散于阳分，而令走九窍也。

经云：食入于胃，散精于肝，淫气于筋。食入于胃，浊气归心，淫精于脉。脉气流经，经气归于肺，肺朝百脉，输精于皮毛，毛脉合精，行气于腑②。且饮食入胃，先行阳道，而阳气升浮也，浮者

---

① 耦（ǒu 偶）：双数。

② 食入于胃……行气于腑：见《素问·经脉别论》。

阳气散满皮毛，升者充塞头顶，则九窍通利也。若饮食不节，损其胃气，不能克化，散于肝，归于心，溢于肺，食入则昏冒欲睡，得卧则食在一边，气暂得舒，是知升发不行者此也。经云：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①。病人饮入胃，遽觉至脐下，便欲小便，由精气不输于脾，不归于肺，则心火上攻，使口燥咽干，是阴气太盛，其理甚易知也。况脾胃病，则当脐有动气，按之牢若痛，有是者乃脾胃虚，无是则非也，亦可作明辨矣。

脾胃不足，是火不能生土，而反抗拒，此至而不至，是为不及也，以白术为君；心火亢盛，乘于脾胃之位，亦至而不至，是为不及也，以黄连为君；肝木妄行，胸胁痛，口苦舌干，往来寒热而呕，多怒，四肢满闭，淋溲便难，转筋，腹中急痛，此所不胜乘之也，以柴胡为君；肺金受邪，由脾胃虚弱，不能生肺，乃所生受病也，故咳嗽气短气上，皮毛不能御寒，精神少而渴，情惨惨而不乐，皆阳气不足，阴气有余，是体有余而用不足也，以人参为君；肾水反来侮土，所胜者妄行也，作涎及清涕，唾多溺多，而恶寒者是也，土火复之及二脉为邪，则足不任身，足下痛，不能践地，骨乏无力，喜睡，两丸②冷，腹阴阴而痛，妄闻妄见，腰脊背胛皆痛，以干姜为君。

夫饮食入胃，阳气上行，津液与气入于心，贯于肺，充实皮毛，散于百脉。脾禀气于胃，而浇灌③四旁，荣养气血者也。今饮食损胃，劳倦伤脾，脾胃虚，则火邪乘之而生大热，当先于心分补脾之源，盖土生于火，兼于脾胃中泻火之亢甚，是先治其标，

---

① 饮入于胃……上归于肺：见《素问·经脉别论》。

② 丸：睾丸。

③ 浇灌：《脾胃论》卷上作“灌溉”。

后治其本也。且湿热相合，阳气日以虚，阳气虚则不能上升，而脾胃之气下流，并于肾肝，是有秋冬而无春夏。春主升，夏主浮，在人则肝心应之，弱则阴气盛，故阳气不得经营。经云：阳本根于阴。惟泻阴中之火，味薄风药升发以伸阳气，则阴气不病，阳气生矣。传云履端于始，序则不愆，正谓此也。

《四气调神大论》云：天明则日月不明，邪害空窍。阳气者闭塞，地气者冒明，云雾不精，则上应白露不下。在人则缘胃虚，以火乘之，脾为劳倦所伤，劳则气耗，而心火炽动，血脉沸腾，则血病而阳气不治，阴火乃独炎上而走于空窍，以至燎于周身，反用热药以燥脾胃，则谬之谬也。胃乃脾之刚，脾乃胃之柔，表里之谓也。饮食不节则胃先病，脾无所禀而后病。劳倦则脾先病，不能为胃行气而后病。其所生病之先后虽异，所受邪则一也。胃为十二经之海，十二经皆禀血气，滋养于身。脾受胃之禀，行其气血也。脾胃既虚，十二经之邪不一而出。假令不能食而肌肉削，乃本病也。其右关脉缓而弱，本脉也。而本部本证脉中兼见弦脉，或见四肢满闭、淋溲、便难、转筋一二证，此肝之脾胃病也，当于本经药中加风药以泻之；本部本证脉中兼见洪大，或见肌热烦热、面赤而不能食、肌肉消一二证，此心之脾胃病也，当于本经药中加泻心火之药；本部本证脉中兼见浮涩，或见气短、气上，喘咳、痰盛、皮涩一二证，此肺之脾胃病也，当于本经药中兼泻肺之体及补气之药；本部本证脉中兼见沉细，或见善恐、欠之证，此肾之脾胃病也，当于本经药中加泻肾水之浮及泻阳火伏炽之药。

经云：病有逆从，治有反正。除四反治法，不须论之。其下云惟有阳明、厥阴，不从标本从乎中。其注者以阳明在上，中见太阴，厥阴在上，中见少阳为说。予独谓不然，此中非中外之中

也，亦非上中之中也，乃不定之辞。盖欲人临病，消息酌中用药耳。以手足阳明、厥阴者，中气也，在卯酉之分，天地之门户也。春分、秋分，以分阴分阳也，中有水火之异者也。况手厥阴为十二经之领袖，主生化之源，足阳明为十二经之海，主经荣之气，诸经皆禀之，言阳明、厥阴与何经相并而为病，酌中以用药，如权之在衡，在两则有在两之中，在斤则有在斤之中。所以言此者，发明脾胃之病，不可一例而推之，不可一途而取之，欲人知百病皆有由脾胃衰而生也。毫厘之失，则灾害立至。

李东垣脾胃论①

真气又名元气，乃先身生之精气也，非胃气不能资之。胃气者，谷气也，荣气也，运气也，生气也，清气也，卫气也，阳气也。又天气、地气、人气，乃三焦之气，分而言之则异，其实一也，不当作异名异论而观之。饮食劳役所伤，自汗，小便数，阴火乘土位，清气不生，阳道不行，乃阴血伏火。况阳明胃土，右燥左②热，故化燥火，而津液不能停，且小便与汗皆亡津液。津液至中宫变化为血也，脉者血之府也③，血亡则七神④何依？百脉皆从此中变来也。人之百病，莫大于中风。有汗则风邪客之，无汗则阳气固密，腠理闭拒，诸邪不能伤也。

或曰：经言阳不胜其阴，则五脏气争，九窍不通；又脾不及则令人九窍不通，名曰重强；又五脏不和则九窍不通；又头痛耳

---

① 李东垣脾胃论：见《脾胃论》卷下。
② 左：原作“右”，据《脾胃论》卷下改。
③ 脉者血之府也：原作“血者脉之府也”，据《脾胃论》卷下改。
④ 七神：指魂、魄、神、意、智、精、志。

鸣，九窍不通利，肠胃之所生也。请析①而解之。夫脾者阴土也，至阴之气，主静而不动；胃者，阳土也，主动而不息。阳气在于地下，乃能生化万物。故五运在上，六气在下，其脾长一尺，掩太仓。太仓者，胃之上口也。脾受胃禀，乃能熏蒸腐热五谷者也。胃者十二经之源，水谷之海也，平则万化安，病则万化危。五脏之气，上通九窍。五脏禀受气于六腑，六腑受气于胃。六腑者，在天为风寒暑湿燥火，此无形之气也。胃气和平，荣气上升，始生温②热。温③热者，春夏也，行阳二十五度。六阳升散之极，下而生阴，阴降则下行为秋冬，行阴道，为寒凉也。胃既受病，不能滋养，故六腑之气已绝，致阳道不行，阴火上行。五脏之气，各受一腑之化，乃能滋养皮肤、血脉、筋骨。故言五脏之气已绝于外，是六腑生气先绝，五脏无所禀受，而气后绝矣。肺主收下，又主五气，气绝则下流于脾土，叠于下焦，故曰重强。胃气既病则下溜。经云湿从下受之，脾为至阴，本乎地也。有形之土，下填九窍之源，使不能上通于天，故曰五脏不和则九窍不通。胃者，行清气而上，即地之阳气也，积阳成天，曰清阳出上窍，曰清阳实四肢，曰清阳发腠理者也。脾胃既为阴火所乘，谷气闭塞而下流，即清气不升，九窍为之不利。胃之一腑病，则十二经元气皆不足矣。气少则津液不行，津液不行则血亏，故筋骨、皮肉、血脉皆弱，是气血俱羸弱矣。劳役动作、饮食饥饱，可不慎乎？凡有此病者，虽不变易他疾，已损其天年，更加之针灸用药差误，欲不夭枉，得乎？

---

① 析：原作“折”，据《脾胃论》卷下改。
② 温：原作“湿”，据《脾胃论》卷下改。
③ 温：原作“湿”，据《脾胃论》卷下改。

俞子容辨三焦有形论①

王叔和言三焦无状空有名②，千载之下，议论不一。至宋陈无择之通达，尚惑徐遁③之荒唐，且曰：三焦有脂膜如掌大，正与膀胱相对，有二白脉自中出，夹脊而上贯于脑。何其谬也？按《内经·六节藏象论》曰：胆、胃、大肠、小肠、膀胱、三焦者，仓廪之本，营之居也，能化糟粕，转味而入④出者也。《五脏别论》曰：夫胃、大肠、小肠、膀胱、三焦，此五者，天气之所生也，其气象天，故泻而不藏。此受五脏浊气，名曰传化⑤之腑。由是观之，圣人且以三焦为有形状矣。又按蔡西山⑥《脉经》，其间有论三焦一篇，后引《礼运记》曰：上焦若窍，中焦若编，下焦若渎。然未曾发明其义。新安孙景思⑦氏因推其义而解之曰：上焦若窍，窍者，窍漏之义，可以通达之物，必是胃之上脘。经曰：上焦在胃之上口，主纳而不出是也。中焦若编，编者编络之义，如有物编包之象。胃之外有脂如网，包罗在胃之上，以其能磨化饮食，故《脉诀》云膏

---

① 俞子容辨三焦有形论：见《续医说》卷三。俞子容，即俞弁，字子容，明代姑苏（今苏州）人，博学，好藏书，著有《续医说》《山樵暇语》等。

② 三焦无状空有名：见高阳生《王叔和脉诀》。

③ 徐遁：宋代人，通医术，苏辙《龙川略志》卷二载徐遁发现荒年被食者残体右肾有一掌大脂膜，不知即是三焦。

④ 入：原脱，据《素问·六节藏象论》补。

⑤ 传化：原作“转气”，据《素问·五脏别论》改。

⑥ 蔡西山：蔡元定，字季通，人称西山先生，南宋建宁（今属福建）人，师从朱熹，著有《律吕新书》《西山公集》等。据《中国医籍考》载，蔡氏尚有《脉经》一卷。

⑦ 孙景思：明代新安人，生平不详，《续医说》卷三“心包络”引作“孙景思医论”，可知其有《医论》之作。后《杂病证治准绳》《医门法律》亦引述其说。

凝散半斤者此也，必是脾之大络，此为中焦，经曰主腐熟水谷是也。下焦若渎，渎者沟渎之义，可以决渎，可以传导，乃是小肠之下曰阑门，泌别水谷，自此而分清浊之所，此为下焦。经曰在膀胱上口，主泻而不藏，又曰主出而不内，又曰下焦为传化之腑，又曰三焦曰水谷之道路，气之所终始也。盖水谷之所入，水自上而中，自中而下，至于糟粕，转输传道而下，一无底滞，如此尤可表其为有形明矣。所谓形者，非谓脏腑外别生一物，不过指其所而为形耳。或曰：经之本文，乃中焦若沤，今改作编字，于理未安。愚谓蔡西山据《礼运记》而言，又按《白虎通·性情篇》沤亦作编，二说安得俱误？恐沤与编殆相似而讹之耳。

俞子容辨肝常有余[①]

近时医者多执前人肝常有余、肾常不足之说，往往举手便用平肝之剂。按《圣济经》云：原四时之所化始于木，究十二经[②]之所养始于肝。女子受娠一月，是厥阴肝经养之。肝者乃春阳发动之始，万物生长之源，故戒怒养阳，使先天之气相生于无穷。所以肝主色，气和则体泽，气伤则枯槁，故养肝戒忿，是摄生之切要也，不可专泥前说。

俞子容辩肝非无用[③]

《褚氏遗书》其论男女之脉，与叔和大异，不知有所据否？如《本气篇》中有一转语云：心以役气，肺以通气，脾以养气，肾以

---

① 俞子容辨肝常有余：见《续医说》卷三。

② 经：原脱，据《圣济经》卷二补。

③ 俞子容辩肝非无用：见《续医说》卷三。辩，通“辨”。《说文通训定声·坤部》：“辩，假借为‘辨’。”

泄气。惟肝不用，愚谓肝非无用也。《素问》云：肝者将军之官，谋虑出焉。四脏皆与气相关，不以肝而节度谋用焉，则必至于太过不及之患矣。《黄庭内经》云：肝脏胆腑，最为紧切。如变化设施，断谋远虑，其功有过于四脏者。但以心主血、肝藏血者，收藏之义，大抵血随气行，不以气而制驭之则血妄行。若言肝与气不相关，则不可也。

经 络

《灵枢经》十二经络论[1]

肺手太阴之脉，起于中焦，下络大肠，还循胃口，上膈属肺，从肺系横出腋下，下循臑内，行少阴、心主之前，下肘中，循臂内上骨下廉，入寸口，上鱼，循鱼际，出大指之端。其支者，从腕后直出次指内廉，出其端。是动则病肺胀满，膨膨而喘咳，缺盆中痛，甚则交两手而瞀[2]，此为臂厥。是主肺所生病者，咳，上气喘喝，烦心胸满，臑臂内前廉痛，厥，掌中热。气盛有余，则肩背痛风寒，汗出中风，小便数而欠；气虚则肩背痛寒，少气不足以息，溺色变。

大肠手阳明之脉，起于大指次指之端，循指上廉，出合谷两骨之间，上入两筋之中，循臂上廉，入肘外廉，上臑外前廉，上肩，出髃骨之前廉，上出于柱骨之会上，下入缺盆，络肺，下膈，属大肠。其支者，从缺盆上颈贯颊，入下齿中，还出夹口，交人中，左之右，右之左，上夹鼻孔。是动则病齿痛颈肿，是主津液所生病者，目黄口干，鼽衄喉痹，肩前臑痛，大指次指痛不用。

---

① 灵枢经十二经络论：见《灵枢·经脉》。

② 瞀（mào 冒）：昏烦。

气有余则当脉所过者热肿，虚则寒栗不复。

胃足阳明之脉，起于鼻之交頞中，旁约①太阳之脉，下循鼻外，入上齿中，还出夹口环唇，下交承浆，却循颐后下廉，出大迎，循颊车，上耳前，过客主人，循发际，至额②颅。其支者，从大迎前下人迎，循喉咙，入缺盆，下膈，属胃络脾。其直者，从缺盆下乳内廉，下夹脐，入气街中。其支者，起于胃口，下循腹里，下至气街中而合，以下髀关，抵伏兔，下入膝髌中，下循胫外廉，下足跗，入中指内间。其支者，下膝三寸而别，下入中指外间。其支者，别跗上，入大指间，出其端。是动则病洒洒振寒，善伸数欠，颜黑，病至则恶人与火，闻木声则惕然而惊，心动，欲独闭户塞牖而处，甚则欲上高而歌，弃衣而走，贲响腹胀，是为骭③厥。是主血所生病者，狂疟侵淫④，汗出鼽衄，口㖞唇胗⑤，颈肿喉痹，大腹水肿，膝髌肿痛，循膺、乳、气街、股、伏兔、胻⑥外廉、足跗上皆痛，中指不用。气盛则身以前皆热，其有余于胃，则消谷善饥，溺色黄。气不足则身以前皆寒栗，胃中寒则胀满。

脾足太阴之脉，起于大指之端，循指内侧白肉际，过核骨后，上内踝前廉，上踹⑦内，循胫骨后，交出厥阴之前，上膝股内前廉，入腹属脾络胃，上膈，夹咽，连舌本，散舌下。其支者，复从胃别，上膈，注心中。是动则病舌本强，食则呕，胃脘痛，腹

---

① 约：《灵枢·经脉》作“纳”。
② 额：原作“頞”，据《灵枢·经脉》改。
③ 骭（gàn 赣）：胫骨，又为小腿。
④ 侵淫：《灵枢·经脉》作“温淫”。
⑤ 胗：原作“紧”，据《灵枢·经脉》改。
⑥ 胻：《灵枢·经脉》作“骭”。
⑦ 踹：足跟。

胀善噫，得后与气则快然如衰，身体皆重。是主脾所生病者，舌本痛，体不能动摇，食不下，烦心，心下急痛，溏，瘕泄，水闭黄疸，不能卧，强立股膝内肿厥，足大指不用。

心手少阴之脉，起于心中，出属心系，下膈，络小肠。其支者，从心系上夹咽，系目系。其直者，复从心系却上肺，下出腋下，下循臑内后廉，行太阴心主之后，下肘内，循臂内后廉，抵掌后兑骨之端，入掌内后廉，循小指之内，出其端。是动则病嗌干心痛，渴而欲饮，是为臂厥。是主心所生病者，目黄胁痛，臑臂内后廉痛厥，掌中热痛。

小肠手太阳之脉，起于小指之端，循手外侧上腕，出踝中，直上循臂骨下廉，出肘内侧两筋之间，上循臑外后廉，出肩解，绕肩胛，交肩上，入缺盆，络心，循咽下膈，抵胃，属小肠。其支者，从缺盆循颈上颊，至目锐眦，却入耳中。其支者，别颊，上颇抵鼻，至目内眦，斜络于颧。是动则病嗌痛颔肿，不可以顾，肩似拔，臑似折。是主液所生病者，耳聋目黄，颊肿，颈、额、肩、臑、肘、臂外后廉痛。

膀胱足太阳之脉，起于目内眦，上额交巅。其支者，从巅至耳上角。其直者，从巅入络脑，还出别下项，循肩髆内，夹脊，抵腰中，入循膂，络肾，属膀胱。其支者，从腰中下夹脊贯臀，入腘中。其支者，从髆内左右，别下贯胛，夹脊内，过髀枢，循髀外，从后廉下合腘中，以下贯腨内，出外踝之后，循京骨，至小指外侧。是动则病冲头痛，目似脱，项似拔，脊痛，腰似折，髀不可以曲，腘如结，踹如裂，是为踝厥。是主筋所生病者，痔疟，狂巅疾，头囟项痛，目黄泪出，鼽衄，项、背、腰、尻、腘、踹、脚皆痛，小指不用。

肾足少阴之脉，起于小指之下，斜趣[1]足心，出于然谷之下，循内踝之后，别入跟中，以上踹内，出腘内廉，上股内后廉，贯脊属肾，络膀胱。其直者，从肾上贯肝膈，入肺中，循喉咙，夹舌本。其支者，从肺出络心，注胸中。是动则病饥不欲食，面黑如地色[2]，咳唾则有血，喝喝而喘，坐而欲起，目䀮䀮如无所见，心如悬，若饥状，气不足则善恐，心惕惕如人将捕之，是谓骨厥。是主肾所生病者，口热舌干，咽肿上气，嗌干及痛，烦心心痛，黄疸肠澼，脊股内后廉痛，痿厥嗜卧，足下热而痛。

心主手厥阴心包络之脉，起于胸中，出属心包络，下膈，历络三焦。其支者，循胸出胁，下腋三寸，上抵腋下，循臑内，行太阴、少阴之间，入肘中，下臂行两筋之间，入掌中，循中指出其端。其支者，别[3]掌中，循小指次指出其端。是动则病手心热，臂肘挛急，腋肿，甚则胸胁支满，心中憺憺大动，面赤目黄，喜笑不休。是主脉所生病者，烦心心痛，掌中热。

三焦手少阳之脉，起于小指次指之端，上出两[4]指之间，循手表腕，出臂外两骨之间，上贯肘，循臑外上肩，而交出足少阳之后，入缺盆，布膻中，散落心包，下膈，循[5]属三焦。其支者，从膻中上出缺盆，上项，系耳后直上，出耳上角，以屈下颊至䪼。其支者，从耳后入耳中，出走耳前，过客主人前，交颊，至目锐眦。是动则病耳聋，辉辉[6]焞焞，嗌肿喉痹。是主气所生病者，汗出，

---

① 趣（qū 屈）：走向。

② 面黑如地色：《灵枢·经脉》作“面如漆柴”。

③ 别：原作“从”，据《灵枢·经脉》改。

④ 两：原作“次”，据《灵枢·经脉》改。

⑤ 循：此下原衍“胃”字，据《灵枢·经脉》删。

⑥ 辉辉：《灵枢·经脉》作“浑浑”。

目锐眦痛，颊痛，耳后、肩、臑、肘、臂外皆痛，小指次指不用。

胆足少阳之脉，起于目锐眦，上抵头角，下耳后，循颈，行手少阳之前，至肩上，却交出手少阳之后，入缺盆。其支者，从耳后入耳中，出走耳前，至目锐眦后。其支者，别锐眦，下大迎，合于手少阳，抵于䪼，下加颊车，下颈，合缺盆以下胸中，贯膈络肝，属胆，循胁里，出气街，绕毛际，横入髀厌中。其直者，从缺盆下腋，循胸，过季胁，下合髀厌中，以下循髀阳，出膝外廉，下外辅骨之前，直下抵绝骨之端，下出外踝之前，循足跗上，入小指次指之间。其支者，别跗上，入大指之间，循大指歧骨内，出其端，还贯爪甲，出三毛。是动则病口苦，善太息，心胁痛，不能转侧，甚则面微有尘，体无膏泽，足外反热，是为阳厥。是主骨所生病者，头痛①颔痛，目锐眦痛，缺盆中肿痛，腋下肿，马刀侠瘿，汗出振寒，疟，胸胁肋髀，膝外至胫②，绝骨外踝前及诸节皆痛，小指次指不用。

肝足厥阴之脉，起于大指丛③毛之际④，上循足跗上廉，去内踝一寸，上踝八寸，交出太阴之后，上腘内廉，循股，入阴毛中，环阴器，抵小腹，夹胃，属肝络胆，上贯膈，布胁肋，循喉咙之后，上入颃颡，连目系，上出额，与督脉会于巅。其支者，从目系下颊里，环唇内。其支者，复从肝别贯膈，上注肺。是动则病腰痛不可以俯仰，丈夫㿉疝，妇人少腹肿，甚则嗌干，面尘脱色。

---

① 痛：原作“角”，据《灵枢·经脉》改。
② 胫：原作“颈”，据《灵枢·经脉》改。
③ 丛：原作“聚”，据《灵枢·经脉》改。
④ 际：原脱，据《灵枢·经脉》补。

是主肝所生病者，胸满呕逆，飧①泄狐疝，遗溺癃闭。

为此诸病，盛则泻之，虚则补之，热则疾之，寒则留之，陷下则灸之，不盛不虚，以经取之。

秦越人论经络②

有十二经，五脏六腑十一耳，其一经者何等经也？然。一经者，手少阴与心主③别脉也。心主与三焦为表里，俱有名而无形，故言经有十二也。

经有十二，络有十五，余三络者是何等络也？然。有阳络，有阴络，有脾之大络。阳络者，阳跷之络也；阴络者，阴跷之络也。故络有十五焉。

脉有奇经八脉者，不拘于十二经，何谓也？然。有阳维，有阴维，有阳跷，有阴跷，有冲，有督，有任，有带之脉。凡此八脉者，皆不拘于经，故曰奇经八脉也。

经有十二，络有十五，凡二十七气，相随上下，何独不拘于经也？然。圣人图设沟渠，通利水道，以备不然。天雨降下，沟渠溢满，当此之时，雱霈④妄作⑤，圣人不能复图也。此络脉满溢，诸经不能复拘也。

其奇经八脉者，既不拘于十二经，皆何起何继也？然。督脉者，起于下极之俞，并于脊里，上至风府，入属于脑；任脉者，

---

① 飧：原作“餐”，据《灵枢·经脉》改。

② 秦越人论经络：见《难经》二十五至二十八、三十、四十五、六十二、六十八诸难。

③ 心主：手厥阴心包经。

④ 雱霈（pāngpèi 乓沛）：雨多貌。

⑤ 作：《难经·二十七难》作“行”。

起于中极之下，以上毛际，循腹里，上关元，至咽喉；冲脉者，起于气冲，并足阳明之经，夹脐上行，至胸中而散也；带脉者，起于季胁，回身一周；阳跷脉者，起于跟中，循外踝上行，入风池；阴跷脉者，亦起于跟中，循内踝上行，至咽喉，交贯冲脉；阳维、阴维者，维络于身，溢畜，不能环流灌溉诸经者也。故阳维起于诸阳会也，阴维起于诸阴交也。比于圣人图设沟渠，沟渠满溢，流于深湖，故圣人不能拘通也。而人脉隆盛，入于八脉而不环周，故十二经亦不能拘之。其受邪气，畜则肿热，砭射①之也。

荣气之行，常与卫气相随不？然。经言人受气于谷，谷入于胃，乃传与五脏六腑。五脏六腑皆受于气，其清者为荣，浊者为卫，荣行脉中，卫行脉外，荣周不息，五十而复大会，阴阳相贯，如环之无端，故知荣卫相随也。

经言八会者何也？然。腑会太仓，脏会季胁，筋会阳陵泉，髓会绝骨，血会膈腧，骨会大杼，脉会太渊，气会三焦，外一筋直两乳内也。热病在内者，取其会之气穴也。

脏井荥②为五，腑独有六者，何谓也？然。腑者阳也，三焦行于诸阳，故置一腧，名曰原。所以腑有六者，亦与三焦共一气也。

《十变》③ 言：五脏六腑荥合，皆以井为始者，何谓也？然。井者，东方春也。万物之始生，诸蚑行④喘息，蜎飞⑤蠕动，当生

① 砭射：以砭石刺腧穴。

② 荥：原作“荣”，据文义改。此下“五脏六腑荥合”“阴荥火，阳荥水”“各有井荥腧经合”“所流为荥”“荥主身热”句“荥”字并同。

③ 十变：古医书名。

④ 蚑（qí 歧）行：虫类徐行。

⑤ 蜎（yuān 冤）飞：虫类飞动。

之物，莫不以春生。故岁数始于春，日数始于甲，故以井为始也。

《十变》又言：阴井木，阳井金；阴荥火，阳荥水；阴腧土，阳腧木；阴经金，阳经火；阴合水，阳合土。阴阳皆不同，其意何也？然。是刚柔之事也。阴井乙木，阳井庚金。阳井庚，庚者乙之刚也；阴井乙，乙者庚之柔也。乙为木，故言阴井木也；庚为金，故言阳井金也。余皆仿此。

经言所出为井，所入为合，其法奈何？然。所出为井，井者东方春也，万物之始生，故言所出为井；所入为合，合者北方冬也。阳气入脏，故言所入为合也。

经言肺之原出于太渊，心之原出于太陵，肝之原出于太冲，脾之原出于太白，肾之原出于太溪，少阴之原出于兑骨，胆之原出于丘墟，胃之原出于冲阳，三焦之原出于阳池，膀胱之原出于京骨，大肠之原出于合谷，小肠之原出于腕骨。十二经皆以腧为原者何也？然。五脏腧者，三焦之所行，气之所留止也。

三焦所行之腧为原者何也？然。脐下肾间动气者，人之生命也，十二经之根本也，故名曰原。三焦者，原气之别使也，主通行三气，经历于五脏六腑。原者，三焦之尊号也，故所止辄为原。五脏六腑之有病者，皆取其原也。

五脏募皆在阴，而腧皆在阳者，何谓也？然。阴病行阳，阳病行阴，故令募在阴，腧在阳。

五脏六腑，各有井荥腧经合。皆何所主？然。经言所出为井，所流为荥，所注为腧，所行为经，所入为合。井主心下满，荥主身热，腧主体重节痛，经主喘咳寒热，合主逆气而泄。此五脏六腑其井、荥、腧、经、合所主病也。

俞子容辩冲为血海①

《甲乙经》曰：丈夫以右为命门，左为肾；女子以左为命门，右为肾。无求子②曰：男子得阴以生，先生右肾；女子得阳以长，先生左肾③。是以女右手命门为子宫，左手肾为血海。二说不同何也？张洁古云：妇人皆左为肾，右为命门。男子主藏精者气海也，女子主系胞者血海也，所主者异，受病则一也。此说当为定论。《灵枢经》曰：冲为血海，任主胞络。血海者，冲脉也。

孙景思辩心胞络④

越人以手心主之经，谓之心胞络。且人之心为君主之官，不受邪气凌犯，其所以致病者，心胞络也，故经曰真⑤心不受邪气者此也。或谓心胞络乃胸中之脂膜，或又谓之裹心之肉，皆非也。乃裹心之黄脂膜，包于心外，似脂非脂，似肉非肉，外则有细筋膜如系，与心肺相连者，此则是心胞络也。余谓诸兽之内景，大概亦与人相同，观其心形，亦略可见矣。

色　脉

《内经》色脉辩⑥

诊法常以平旦，阴气未动，阳气未散，饮食未进，经脉未盛，

---

① 俞子容辩冲为血海：见《续医说》卷三。

② 无求子：朱肱，字翼中，号无求子，宋代吴兴（今浙江湖州）人，元祐三年（1088）进士，曾任防御推官、奉议郎，后人亦称“朱奉议”，著有《类证活人书》等。

③ 男子得阴……先生左肾：见《类证活人书》卷二。

④ 孙景思辩心胞络：见《续医说》卷三。

⑤ 真：原作“贞”，据《续医说》卷三改。

⑥ 内经色脉辩：见《素问·脉要精微论》。

络脉调匀，气血未乱，故乃可诊有过之脉。切脉动静而视精明，察五色，观五脏有余不足，六腑强弱，形之盛衰，以此参伍，决生死之分。夫脉者，血之府也。长则气治，短则气病，数则烦心，大则病进，上盛则气高，下盛则气胀，代则气衰，细则气少，涩则心痛，浑浑革至如涌泉，病进而色弊，绵绵其去如弦绝，死。夫精明五色者，气之华也。赤欲如白裹朱，不欲如赭；白欲如鹅羽，不欲如盐；青欲如苍璧之泽，不欲如蓝；黄欲如罗裹雄黄，不欲如黄土；黑欲如重漆色，不欲如地苍。五色精微象见矣，其寿不久也。夫精明者，所以视万物，别白黑，审短长。以长为短，以白为黑，如是则精衰矣。五脏者，中之守也。中盛藏满，气胜伤恐者，声如从室中言，是中气之湿也；言而微，终日乃复言者，此夺气也；衣被不敛，言语善恶，不避亲疏者，此神明之乱也；仓廪不藏者，是门户不要也；水泉不止者，是膀胱不藏也。得守者生，失守者死。夫五脏者，身之强也。头者精明之府，头倾视深，精神将夺矣；背者胸中之府，背曲肩随，府将坏矣；腰者肾之府，转摇不能，肾将惫矣；膝者筋之府，屈伸不能，行则偻附，筋将惫矣；骨者髓之府，不能久立，行则振掉，骨将惫矣。得强则生，失强则死。反四时者，有余为精，不足为消。应太过，不足为精；应不足，有余为消。阴阳不相应，病名曰关格。

曰：脉其四时动奈何？知病之所在奈何？知病之所变奈何？知病乍在内奈何？知病乍在外奈何？此五者可得闻乎？曰：万物之外，六合之内，天地之变 ，阴阳之应。彼春之暖，为夏之暑；彼秋之忿，为冬之怒。四变之动，脉与之上下，以春应中规，夏应中矩，秋应中衡，冬应中权。是故冬至四十五日，阳气微上，阴气微下；夏至四十五日，阴气微上，阳气微下。阳阴有时，与

脉为期。期而相失，如脉所分。分之有期，故知死时。微妙在脉，不可不察。察之有纪，从阴阳始。始之有经，从五行生；生之有度，四时为宜。补泻勿失，与天地如一。得一之情，以知死生。是故声合五音，色合五行，脉合阴阳。是知阴盛则梦涉大水恐惧，阳盛则梦大火燔灼，阴阳俱盛则梦相杀毁伤；上盛则梦飞，下盛则梦堕；甚饱则梦予，甚饥则梦取；肝气盛则梦怒，肺气盛则梦哭；短虫多则梦聚众，长虫多则梦相击毁伤。是故持脉有道，虚静为保。春日浮，如鱼游之在波；夏日在肤，泛泛乎万物有余；秋日下肤，蛰虫将去；冬日在骨，蛰虫周密，君子居室。故曰知内者按而纪之，知外者终而始之。此六者，持脉之大法。心脉搏坚而长，当病舌卷不能言；其耎而散者，当消环自已①。肺脉搏坚而长，当病唾血；其耎而散者，当病灌汗，至令不复散发也。肝脉搏坚而长，色不青，当病坠若搏，因血在胁下，令人喘逆；其耎而散，色泽者，当病溢饮，溢饮者渴暴多饮，而易入肌皮肠胃之外也。胃脉搏坚而长，其色赤，当病折髀；其耎而散者，当病食痹②。脾脉搏坚而长，其色黄，当病少气；其耎而散，色不泽者，当病足胻③肿若水状也。肾脉搏坚而长，其色黄而赤者，当病折腰；其耎而散者，当病少血，至令不复也。

诊得心脉而急，病名心疝，少腹当有形也。心为牡脏，小肠为之使，故少腹当有形也。诊得胃脉实则胀，虚则泄。风成为寒热，瘅成为消中，厥成为巅疾，久风为飧泄，脉风成为疠。病之变化，不可胜数。诸痈肿筋挛骨痛，此寒气之肿，八风之变也。

---

① 已：消散。

② 痹：《素问·脉要精微论》王冰注："痹，痛也。"

③ 胻（héng 衡）：胫骨上部。

此四时之病，以其胜治之，愈也。征其脉小，色不夺者，新病也；征其脉不夺，其色夺者，此久病也；征其脉与五色俱夺者，此久病也；征其脉与五色俱不夺者，新病也。肝与肾脉并至，其色苍赤，当病毁伤不见血，已见血，湿若中水也。尺内两傍，则季胁也。尺外以候肾，尺里以候腹。中附上，左外以候肝，内以候膈；右外以候胃，内以候脾；上附上，右外以候肺，内以候胸中；左外以候心，内以候膻中。前以候前，后以候后。上竟上者，胸喉中事也；下竟下者，少腹腰股膝胫足中事也。粗大者，阴不足阳有余，为热中也。来疾去徐，上实下虚，为厥巅疾；来徐去疾，上虚下实，为恶风也。故中恶风者，阳气受也。有脉俱沉细数者，少阴厥也。沉细数散者，寒热也。浮而散者，为眴仆。诸浮不躁者皆在阳，则为热，其有躁者在手；诸细而沉者皆在阴，则为骨痛，其有静者在足。数动一代者，病在阳之脉也，泻及便脓血。诸过者切之，涩者阳气有余也，滑者阴气有余也。阳气有余，为身热无汗；阴气有余，为多汗身寒；阴阳有余，则无汗而寒。推而外之，内而不外，有心腹积也；推而内之，外而不内，身有热也。推而上之，上而不下，腰足清也；推而下之，下而不上，头项痛也。按之至骨，脉气少者，腰脊痛而身有痹也。

《内经·平人气象论》

人一呼脉再动，一吸脉亦再动，呼吸定息脉五动，闰以太息，命曰平人。平人者，不病也。常以不病调病人，医不病，故为病人平息，以调之为法。人一呼脉一动，一吸脉一动，曰少气。人一呼脉三动，一吸脉三动而躁，尺热曰病温，尺不热脉滑曰病风。脉涩曰痹。人一呼脉四动以上曰死，脉绝不至曰死，乍疏乍数曰死。平人之常气禀于胃，胃者平人之常气也。人无胃气曰逆，逆

者死。春胃微弦曰平，弦多胃少曰肝病，但弦无胃曰死，胃而有毛曰秋病，毛甚曰今病。脏真散于肝，肝藏筋膜之气也。夏胃微钩曰平，钩多胃少曰心病，但钩无胃曰死，胃而有石曰冬病，石甚曰今病。脏真通于心，心藏血脉之气也。长夏胃微耎弱曰平，弱多胃少日脾病，但代无胃曰死，耎弱有石曰冬病，弱甚曰今病。脏真濡于脾，脾藏肌肉之气也。秋胃微毛曰平，毛多胃少曰肺病，但毛无胃曰死，毛而有弦曰春病，弦甚曰今病。脏真高于肺，以行荣卫阴阳也。冬胃微石曰平，石多胃少曰肾病，但石无胃曰死，石而有钩曰夏病，钩甚曰今病。脏真下于肾，肾藏骨髓之气也。胃之大络名曰虚里，贯鬲络肺，出于左乳下，其动应衣，脉宗气也。盛喘数绝者则病在中，结而横有积矣，绝不至曰死。乳之下其动应衣，宗气泄也。

欲知寸口太过与不及：寸口之脉中手短者，曰头痛；寸口脉中手长者，曰足胫痛；寸口脉中手促上击者，曰肩背痛；寸口脉沉而坚者，曰病在中；寸口脉浮而盛者，曰病在外；寸口脉沉而弱，曰寒热及疝瘕少腹痛；寸口脉沉而横，曰胁下有积，腹中有横积痛；寸口脉沉而喘，曰寒热。脉盛滑坚者，曰病在外；脉小实而坚者，病在内。脉小弱以涩，谓之久病；脉滑浮而疾者，谓之新病。脉急者，曰疝瘕少腹痛。脉滑曰风，脉涩曰痹。缓而滑曰热中，盛而紧曰胀。脉从阴阳，病易已；脉逆阴阳，病难已。脉得四时之顺，曰病无他；脉反四时及不间脏，曰难已。臂多青脉，曰脱血；尺脉缓涩，谓之解㑊；安卧脉盛，谓之脱血；尺涩脉滑，谓之多汗；尺寒脉细，谓之后泄；脉尺粗常热者，谓之热中。肝见庚辛死，心见壬癸死，脾见甲乙死，肺见丙丁死，肾见戊己死，是谓真脏见皆死。颈脉动，喘疾咳，曰水；目裹微肿，如卧

蚕起之状，曰水；溺黄赤安卧者，黄疸；已食如饥者，胃疸。面肿曰风，足胫肿曰水，目黄者曰黄疸。妇人手少阴脉动甚者，任[①]子也。脉有逆从四时，未有脏形，春夏而脉瘦，秋冬而脉浮大，命曰逆四时也。风一作病热而脉静，泄而脱血脉实，病在中脉虚，病在外脉涩坚者，皆难治，命曰反四时也。人以水谷为本，故人绝水谷则死。脉无胃气亦死。所谓无胃气者，但得真脏脉，不得胃气也。所谓脉不得胃气者，肝不弦，肾不石也。太阳脉至，洪大以长；少阳脉至，乍数乍疏，乍短乍长；阳明脉至，浮大而短。

夫平心脉来，累累如连珠，如循琅玕，曰心平，夏以胃气为本。病心脉来，喘喘连属，其中微曲，曰心病；死心脉来，前曲后居，如操带钩，曰心死。平肺脉来，厌厌聂聂，如落榆荚，曰肺平，秋以胃气为本。病肺脉来，不上不下，如循鸡羽，曰肺病；死肺脉来，如物之浮，如风吹毛，曰肺死。平肝脉来，耎弱招招，如揭长竿末稍，曰肝平，春以胃气为本。病肝脉来，盈实而滑，如循长竿，曰肝病；死肝脉来，急益劲，如新张弓弦，曰肝死。平脾脉来，和柔相离，如鸡践地，曰脾平，长夏以胃为本。病脾脉来，实而盈数，如鸡举足，曰脾病；死脾脉来，锐坚如乌之喙，如鸟之距，如屋之漏，如水之流，曰脾死。平肾脉来，喘喘累累如钩，按之而坚，曰肾平，冬以胃气为本。病肾脉来，如引葛，按之益坚，曰肾病；死肾脉来，发如夺索，辟辟如弹石，曰肾死。

《内经·玉机真脏论》

春脉者肝也，东方木也，万物之所以始生也，故其气来耎弱轻虚而滑，端直以长，故曰弦，反此者病。其气来实而强，此谓

① 任：通“妊”。妊娠，怀孕。《正字通·人部》：“任，与妊、姙同。”

太过，病在外；其气来不实而微，此谓不及，病在中。太过则令人善忘，忽忽眩冒而巅疾；其不及则令人胸痛引背，下则两胁胠满。夏脉者心也，南方火也，万物之所以盛长也，故其气来盛去衰，故曰钩，反此者病。其气来盛去亦盛，此谓太过，病在外；其气来不盛去反盛，此谓不及，病在中。太过则令人身热而肤痛，为侵淫①；其不及则令人烦心，上见咳唾，下为气泄。秋脉者肺也，西方金也，万物之所以收成也，故其气来轻虚以浮，来急去散，故曰浮，反此者病。其气来毛，而中央坚，两傍虚，此谓太过，病在外；其气来毛而微，此谓不及，病在中。太过则令人逆气而背痛，愠愠然；其不及则令人喘，呼吸少气而咳，上气见血，下闻病音。冬脉者肾也，北方水也，万物之所以合脏也，故其气来沉以搏，故曰营，反此者病。其气来如弹石者，此谓太过，病在外；其去如数者，此谓不及，病在中。太过则令人解㑊，脊脉痛，而少气不欲言；其不及则令人心悬如病饥，胗中清，脊中痛，少腹满，小便变。脾脉者土也，孤脏以灌四傍者也，善者不可得见，恶者可见。其来如水之流者，此谓太过，病在外；如乌之喙者，此谓不及，病在中。太过则令人四支不举，其不及则令人九窍不通，名曰重强。

大骨枯槁，大肉陷下，胸中气满，喘息不便，其气动形，期六月死，真脏脉见，乃予之期日；大骨枯槁，大肉陷下，胸中气满，喘息不便，内痛引肩项，期一月死，真脏见，乃予之期日；大骨枯槁，大肉陷下，胸中气满，喘息不便，内痛引肩项，身热，脱肉破䐃，真脏见，十月之内死；大骨枯槁，大肉陷下，肩髓内

① 侵淫：《素问·玉机真脏论》作“浸淫”。

消，动作益衰，真脏来见，期一岁死，见其真脏，乃予之期日；大骨枯槁，大肉陷下，胸中气满，腹内痛，心中不便，肩项身热，破䐃脱肉，目眶陷，真脏见，目不见人立死，其见人者，至其所不胜之时则死。

急虚身中卒至，五脏绝闭，脉道不通，气不往来，譬于堕溺，不可为期。其脉绝不来，若人一息五六至，其形肉不脱，真脏虽不见，犹死也①。真肝脉至，中外急，如循刀刃责责然，如按琴瑟弦，色青白不泽，毛折，乃死；真心脉至，坚而搏，如循薏苡子累累然，色赤黑不泽，毛折，乃死；真肺脉至，大而虚，如以毛羽中人肤，色白赤不泽，毛折，乃死；真肾脉至，搏而绝，如指弹石辟辟然，色黑黄不泽，毛折，乃死；真脾脉至，弱而乍数乍疏，色黄青不泽，毛折，乃死。诸真脏脉见者，皆死不治也。浆粥入胃，泄注止则虚者活，身汗得后利则实者活，此其候也。

《内经·经脉别论》

帝曰：人之居处，动静勇怯，脉亦为之变乎？曰：凡人之惊恐恚劳动静，皆为变也。是以夜行则喘出于肾，淫气病肺；有所堕恐，喘出于肝，淫气害脾；有所惊恐，喘出于肺，淫气伤心；度水跌仆，喘出于肾与骨。当是之时，勇者气行则已，怯者则着而为病也。故曰诊病之道，观人勇怯，骨肉皮肤，能知其情，以为诊法也。故饮食饱甚，汗出于胃；惊而夺精，汗出于心；持重远行，汗出于肾；疾走恐惧，汗出于肝；摇体劳苦，汗出于脾。故春秋冬夏，四时阴阳，生病起于过用，此为常也。食气入胃，

① 若人一息……犹死也：《素问·玉机真脏论》新校正："按人一息五六至，何得为死？必息字误，息当作'呼'乃是。"

散精于肝，淫气于筋。食气入胃，浊气归心，淫精于脉。脉气流经，经气归于肺，肺朝百脉，输精于皮毛。毛脉合精，行气于腑，腑精神明，留于四脏，气归于权衡，权衡以平，气口成寸，以决死生。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水精四布，五经并行，合于四时五脏阴阳，揆度以为常也。太阳脏独至，厥喘虚气逆，是阴不足阳有余也，表里当俱泻，取之下腧。阳明脏独至，是阳气重并也，当泻阳补阴，取之下腧。少阳脏独至，是厥气也，跷前卒大，取之下腧。少阳独至者，一阳之过也。太阴脏搏者，用心省真①，五脉气少，胃气不平，三阴也，宜治其下腧，补阳泻阴。一阳独啸，少阳厥也，阳并于上，四脉争张，气归于肾，宜治其经络，泻阳补阴。一阴至，厥阴之治也，真虚痟心，厥气留薄，发为白汗，调食和药，治在下腧。

秦越人脉辩②

十二经中皆有动脉，独取寸口，以决五脏六腑死生吉凶之法。何谓也？然。寸口者，脉之大会，手太阴之脉动也。人一呼脉行三寸，一吸脉行三寸，呼吸定息，脉行六寸。人一日一夜凡一万三千五百息，脉行五十度，周于身，漏水下百刻，荣卫行阳二十五度，行阴亦二十五度，为一周也。故五十度复会于手太阴。寸口者，五脏六腑之所终始，故法取于寸口也。

脉有尺寸，何谓也？然。尺寸者，脉之大要会也。从关至尺

---

① 用心省真：《素问·经脉别论》王冰注："见太阳之脉伏鼓，则当用心察之，若是真脏之脉，不当治也。"

② 秦越人脉辩：见《难经》一至二十四、六十一诸难。

是尺内，阴之所治也；从关至鱼际是寸口内，阳之所治也。故分寸为尺，分尺为寸。故阴得尺中一寸，阳得寸内九分，尺寸终始一寸九分，故曰尺寸也。

脉有太过有不及，有阴阳相乘，有覆有溢，有关有格，何谓也？然。关之前者，阳之动也，脉当九分而浮，过者法曰太过，减者法曰不及，遂上鱼为溢，为外关内格，此阴乘之脉也；关以后者，阴之动也，脉当一寸而沉，过者法曰太过，减者法曰不及，遂入尺为覆，为内关外格，此阳乘之脉也。故曰覆溢，是其真脏之脉，人不病而死也。

脉有阴阳之法，何谓也？然。呼出心与肺，吸入肾与肝，呼吸之间，脾受谷味也，其脉在中。浮者阳也，沉者阴也，故曰阴阳也。心肺俱浮，何以别之？然。浮而大散者心也，浮而短涩者肺也。肝肾俱沉，何以别之？然。牢而长者肝也，按之濡举指来实者，肾也。脾主中州，故其脉在中。是阴阳之法也。脉有一阴一阳，一阴二阳，一阴三阳，有一阳一阴，一阳二阴，一阳三阴。如此之言，寸口有六脉俱动耶？然。此言者非有六脉俱动也，谓浮、沉、长、短、滑、涩也。浮者阳也，滑者阳也，长者阳也。沉者阴也，短者阴也，涩者阴也。所谓一阴一阳者，谓脉来沉而滑也；一阴二阳者，谓脉来沉滑而长也；一阴三阳者，谓脉来浮滑而长，时一沉也；所谓一阳一阴者，谓脉来浮而涩也；一阳二阴者，谓脉来长而沉涩也；一阳三阴者，谓脉来沉涩而短，时一浮也。各以其经所在名病逆顺也。

脉有轻重，何谓也？然。初持脉如三菽之重，与皮毛相得者，肺部也；如六菽之重，与血脉相得者，心部也；如九菽之重，与肌肉相得者，脾部也；如十二菽之重，与筋平者，肝部也；按之

至骨，举指来疾者，肾部也。故曰轻重也。

脉有阴盛阳虚，阳盛阴虚，何谓也？然。浮之损小，沉之实大，故曰阴盛阳虚；沉之损小，浮之实大，故曰阳盛阴虚。是阴阳虚实之意也。

经言少阳之至，乍大乍小，乍短乍长；阳明之至，浮大而短；太阳之至，洪大而长；太阴之至，紧大而长；少阴之至，紧细而微；厥阴之至，浮短而敦。此六者是平脉也？将病脉耶？然。皆王脉[①]也。其气以何月，各王几日？然。冬至后得甲子少阳王，复得甲子阳明王，复得甲子太阳王，复得甲子太阴王，复得甲子少阴王，复得甲子厥阴王，王各六十日，六六三百六十日，以成一岁。此三阴三阳之王时日大要也。

寸口脉平而死者，何谓也？然。诸十二经脉者，皆系于生气[②]之原。所谓生气之原者，谓十二经之根本也，谓肾间动气也。此五脏六腑之本，十二经之根本，呼吸之门，三焦之原，一名守邪之神。故气者人之根本也，根绝则茎叶枯矣。寸口脉平而死者，生气独绝于内也。

何以别知脏腑之病也？然。数者腑也，迟者脏也。数则为热，迟则为寒。诸阳为热，诸阴为寒。故以别知脏腑之病也。

一脉十变者，何谓也？然。五邪刚柔，相逢之意也。假令心脉急甚者，肝邪干心也；心脉微急者，胆邪干小肠也；心脉大甚者，心邪自干心也；心脉微大者，小肠邪自干小肠也；心脉缓甚者，脾邪干心也；心脉微缓者，胃邪干小肠也；心脉涩甚者，肺

---

① 王脉：指各经在一年中本经经气旺盛时节表现出的脉象。

② 生气：先天元气。

邪干心也；心脉微涩者，大肠邪干小肠也；心脉沉甚者，肾邪干心也；心脉微沉者，膀胱邪干小肠也。五脏各有刚柔邪，故令一脉辄变为十也。

经言脉不满五十动而一止，一脏无气者，何脏也？然。人吸者随阴入，呼者因阳出。今吸不能至肾，至肝而还，故知一脏无气者，肾气先尽也。

经言五脏脉已绝于内，用针者反实其外；五脏脉已绝于外，用针者反实其内。内外之绝，何以别之？然。五脏脉已绝于内者，肾肝气[1]绝于内也，而医反补其心肺；五脏脉已绝于外者，心肺气绝于外也，而医反补其肾肝。阳绝补阴，阴绝补阳，是谓实实虚虚，损不足而益有余，如此死者，医杀之耳。

经言见其色而不得其脉，反得相胜之脉者即死，得相生之脉者病即自已，色之与脉，当参相应，为之奈何？然。五脏有五色，皆见于面，亦当与寸口、尺内相应。假令色青，其脉当弦而急；色赤，其脉浮大而散；色黄，其脉中缓而大；色白，其脉浮涩而短；色黑，其脉沉濡而滑。此所谓五色之与脉，当参相应也。脉数，尺之皮肤亦数；脉急，尺之皮肤亦急；脉缓，尺之皮肤亦缓；脉涩，尺之皮肤亦涩；脉滑，尺之皮肤亦滑。五脏各有声色臭味，当与寸口、尺内相应，其不相应者病也。假令色青，其脉浮涩而短，若大而缓为相胜，浮大而散若[2]小而滑为相生也。经言知一为下工，知二为中工，知三为上工。上工者十全九，中工者十全八，下工者十全六，此之谓也。

---

① 气：原作“脉”，据《难经·十四难》改。此下“心肺气绝于外也”句“气”字同。

② 若：或。

脉有损至，何谓也？然。至之脉，一呼再至曰平，三至曰离经，四至曰夺精，五至曰死，六至曰命绝，此死①之脉也。何谓损？一呼一至曰离经，二呼一至曰夺精，三呼一至曰死，四呼一至曰命绝。此损之脉也。至脉从下上，损脉从上下也。损脉之为病，奈何？然。一损损于皮毛，皮聚而毛落；二损损于血脉，血脉虚少，不能荣于五脏六腑也；三损损于肌肉，肌肉消瘦，饮食不能为肌肤；四损损于筋，筋缓不能自收持；五损损于骨，骨痿不能起于床。反此者，至脉之病也。从上下者，骨痿不能起于床者死；从下上者，皮聚而毛落者死。治损之法奈何？然。损其肺者益其气，损其心者调其荣卫，损其脾者调其饮食，适其寒温，损其肝者缓其中，损其肾者益其精。此治损之法也。脉有一呼再至，一吸再至；有一呼三至，一吸三至；有一呼四至，一吸四至；有一呼五至，一吸五至；有一呼六至，一吸六至；有一呼一至，一吸一至；有再呼一至，再吸一至；有呼吸再至。脉来如此，何以别知其病也？然。脉来一呼再至，一吸再至，不大不小，曰平；一呼三至，一吸三至，为适得病，前大后小即头痛目眩，前小后大即胸满短气；一呼四至，一吸四至，病欲甚，而脉洪大者苦烦满，沉细者腹中痛，滑者伤热，涩者中雾露；一呼五至，一吸五至，其人当困，沉细夜加，浮大昼加，不大不小，虽困可治，其有大小者为难治；一呼六至，一吸六至，为死脉也，沉细夜死，浮大昼死；一呼一至，一吸一至，名曰损，人虽能行，犹当着床，所以然者，血气皆不足故也；再呼一至，再吸一至，名曰无魂，无魂者当死也，人虽能行，名曰行尸。上部有脉，下部无脉，其

① 死：当作“至”。

人当吐，不吐者死；上部无脉，下部有脉，虽困，无能为害。所以然者，譬如人之有尺，树之有根，枝叶虽枯槁，根本将自生。脉有根本，人有元气，故知不死。

经言春脉弦，夏脉钩，秋脉毛，冬脉石，是王脉耶？将病脉也？然。弦、钩、毛、石者，四时之脉也。春脉弦者，肝，东方木也，万物始生，未有枝叶，故其脉之来，濡弱而长，故曰弦。夏脉钩者，心，南方火也，万物之所茂，垂枝布叶，皆下曲如钩，故其脉之来疾去迟，故曰钩。秋脉毛者，肺，西方金也，万物之所终，草木华叶，皆秋而落，其枝独在，若毫毛也，故其脉之来轻虚以浮，故曰毛。冬脉石者，肾，北方水也，万物之所藏也，极冬之时，水凝如石，故其脉之来沉濡而滑，故曰石。此四时之脉也。如有变奈何？然。春脉弦，反者为病。何谓反？然。其气来实强，是谓太过，病在外；气来虚微，是谓不及，病在内。气来厌厌聂聂，如循榆叶，曰平；益实而滑，如循长竿，曰病；急而劲益强，如新张弓弦，曰死。春脉微弦曰平，弦多胃气少曰病，但弦无胃气曰死。春以胃气为本。夏脉钩，反者为病。何谓反？然。气来实强，是谓太过，病在外；气来虚微，是谓不及，病在内。脉来累累如环，如循琅玕，曰平；来而益数，如鸡举足者，曰病；前曲后居，如操带钩，曰死。夏脉微钩曰平，钩多胃气少曰病，但钩无胃气曰死。夏以胃气为本。秋脉毛，反者为病。何谓反？然。其气来实强，是谓太过，病在外；气来虚微，是谓不及，病在内。其脉来蔼蔼如车盖，按之益大，曰平；不上不下，如循鸡羽，曰病；按之萧索，如风吹毛，曰死。秋脉微毛曰平，毛多胃气少曰病，但毛无胃气曰死。秋以胃气为本。冬脉石，反者为病。何谓反？然。气来实强，是谓太过，病在外；气来虚微，

是谓不及，病在内。脉来上大下兑，濡滑如雀之啄，曰平；啄啄连属，其中微曲，曰病；来如解索，去如弹石，曰死。冬脉微石曰平，石多胃气少曰病，但石无胃气曰死。冬以胃气为本。胃者水谷之海，主禀四时，皆以胃气为本。是谓四时之变病，死生之要会也。脾者，中州也，其平和不可得见，衰乃见耳。来如雀之啄，如水之下漏，是脾衰见也[①]。

脉有三部九候，有阴阳，有轻重，有六十首[②]，一脉变为四时，离圣久远，各自是其法，何以别之？然。是其病有内外证。其病为之奈何？然。假令得肝脉，其外证善洁，面青善怒，其内证脐左有动气，按之牢若痛，其病四肢满，闭淋，溲便难，转筋。有是者肝也，无是者非也。假令得心脉，其外证面赤，口干喜笑，其内证脐上有动气，按之牢若痛，其病烦心心痛，掌中热而啘[③]。有是者心也，无是者非也。假令得脾脉，其外证面黄善噫，善思善味，其内证当脐有动气，按之牢若痛，其病腹胀满，食不消，体重节痛，怠堕嗜卧，四肢不收。有是者脾也，无是者非也。假令得肺脉，其外证面白善嚏，悲愁不乐，欲哭，其内证脐右有动气，按之牢若痛，其病喘咳，洒淅寒热。有是[④]者肺也，无是者非也。假令得肾脉，其外证面黑，善恐欠，其内证脐下有动气，按之牢若痛，其病逆气，小腹急痛，泄如下重，足胫寒而逆。有是者肾也，无是者非也。

---

① 脉微石曰平……脾衰见也：原有缺页，此85字据清抄本及《难经·十五难》补。

② 六十首：古时诊脉法之名。

③ 啘（yè 叶）：干呕，呃逆。

④ 脉有三部九候……有是：原有缺页，此247字据清抄本及《难经·十六难》补。

经言病或有死，或有不治自愈，或连年月不已，其死生存亡，可切脉而知之耶？然。可尽知也。诊病若闭目不欲见人者，脉当得肝脉强急而长，而反得肺脉浮短而涩者，死也；病若开目而渴，心下牢者，脉当得紧实而数，而反得沉濡而微者，死也；病若吐血复鼽①衄血者，脉当沉细，而反浮大而牢者，死也；病若谵言妄语，身当有热，脉当洪大，而反手足厥冷，脉沉细而微者，死也；病若大腹而泻者，脉当微细而涩，反紧大而滑者，死也。

脉有三部，部有四经，手有太阴、阳明，足有太阳、少阴，为上下部。何谓也？然。手太阴、阳明金也，足少阴、太阳水也，金生水，水流下行而不能上，故在下部也。足厥阴、少阳木也，生手太阳、少阴火，火炎上行而不能下，故为上部。手心主、少阳火生足太阴、阳明土，土主中宫，政在中部也。此皆五行子母更相生养者也。脉有三部九候，各何所主之？然。三部者，寸、关、尺也。九候者，浮、中、沉也。上部法天，主胸已上至头之有疾也；中部法人，主膈下至脐之有疾也；尺为下部，法而应乎地，主脐已下至足之有疾也。审而刺之者也。人病有沉滞久积聚，可切脉而知之耶？然。诊病在右胁有积气，得肺脉、结脉，结甚则积甚，结微则气微。诊不得肺脉而右胁有积气者何也？然。肺脉虽不见，右手脉当沉伏。其外痼疾同法耶？将异也？然。结者，脉来去时一止，无常数，名曰结也；伏者，脉行筋下也；浮者，脉在肉上行也。左右表里，法皆如此。假令脉结伏者内无积聚，脉浮结者外无痼疾，有积聚脉不结伏，有痼疾脉不浮结，为脉不应病，病不应脉，是为死病也。

---

① 鼽（qíu 求）：鼻塞。

脉有逆顺，男女有恒，而反者何谓也？然。男子生于寅，寅为木，阳也；女子生于申，申为金，阴也。故男脉在关上，女脉在关下。是以男子尺脉恒弱，女子尺脉恒盛，是其常也。反者，男得女脉，女得男脉也。其为病何如？然。男得女脉为不足，病在内，左得之病在左，右得之病在右，随脉言之也。女得男脉为太过，病在四肢，左得之病在左，右得之病在右，随脉言之。此之谓也。惟其反常，故太过不及在内在外之病见焉①。

经言脉有伏匿，伏匿于何脏而言伏匿耶？然。谓阴阳更相乘、更相伏也。脉居阴部，而反阳脉见者，为阳乘阴也，脉虽时沉涩而短，此谓阳中伏阴也；脉居阳部，而反阴脉见者，为阴乘阳也；脉虽时浮滑而长，此谓阴中伏阳也。重阳者狂，重阴者癫。脱阳者见鬼，脱阴者目盲。

经言人形病脉不病曰生，脉病形不病曰死。何谓也？然。人形病脉不病，非有不病者也，谓息数不应脉数也。此大法。

经言脉有是动，有所生病，一脉辄变为二病者，何也？然。经言是动者气也，所生病者血也。邪在气，气为是动；邪在血，血为所生病。气主呴之，血主濡之。气留而不行者，为气先病也；血滞而不濡者，谓血后病也。故先为是动，后所生也。

手足三阴三阳，脉之度数，可晓以不？然。手三阳之脉从手至头，长五尺，五六合三丈；手三阴之脉从手至胸中，长三尺五寸，三六一丈八尺，五六三尺，合二丈一尺。足三阳之脉从足至头，长八尺，六八四丈八尺也。足三阴之脉从足至胸，长六尺五

---

① 惟其反常……见焉：按此17字系元代滑寿《难经本义》语，非《难经》原文。

寸，六六三丈六尺，五六三尺，合三丈九尺。人两足跷脉从足至目，长七尺五寸，二七一丈四尺，二五一尺，合一丈五尺。督脉、任脉各长四尺五寸，二四八尺，二五一尺，合九尺。凡脉长一十六丈二尺。此所谓经脉长短之数也。

经脉十二，络脉十五，何始何穷也？然。经脉者，行血气，通阴阳，以荣于身者也。其始从中焦注手太阴、阳明，阳明注足阳明、太阴，太阴注手少阴、太阳，太阳注足太阳、少阴，少阴注手心主、少阳，少阳注足少阳、厥阴，厥阴复还注手太阴。别络十五，皆因其原，如环无端，转相灌溉，朝于寸口、人迎，以处百病而决死生也。经云明知终始，阴阳定矣。何谓也？然。终始者，脉之纪也。寸口、人迎，阴阳之气通于朝使，如环无端，故曰始也。终者，三阴三阳之脉绝，绝则死，死各有形，故曰终也。

手足三阴三阳气已绝，何以为候？可知其吉凶不？然。足少阴气绝则骨枯，少阴者冬脉也，伏行而温于骨髓，故骨髓不濡即肉不着骨，骨肉不相亲即肉濡而却，肉濡而却，故齿长而枯，发无润泽，无润泽者，骨先死，戊日笃，己日死。足太阴气绝则脉不荣其口唇，口唇者肌肉之本也，脉不荣则肌肉不滑泽，肌肉不滑泽则肉满，肉满则唇反，唇反则肉先死，甲日笃，乙日死。足厥阴气绝则筋缩，引卵与舌卷，厥阴者肝脉也，肝者筋之合也，筋者聚于阴器而络舌本，故脉不荣即筋缩急，筋缩急即引卵与舌，故舌卷卵缩，此筋先死，庚日笃，辛日死。手太阴气绝则皮毛焦，太阴者肺也，行气温于皮毛者也，气弗荣则皮毛焦，皮毛焦则津液去，津液去则皮节伤，皮节伤则皮枯毛折，毛折者则毛先死，丙日笃，丁日死。手少阴气绝则脉不通，脉不通则血不流，血不

流则色泽去，故面黑如黧，此血先死，壬日笃，癸日死。三阴气俱绝则目眩转，目瞑，目瞑者为失志，失志者则志先死，死则目瞑也。六阳气俱绝则阴与阳相离，阴阳相离即腠理泄，绝汗乃出，大如贯珠，转出不流即气先死，旦占[1]夕死，夕占旦死。

经言望而知之谓之神，闻而知之谓之圣，问而知之谓之工，切而知之谓之巧，何谓也？然。望而知之者，望见其五色，以知其病；闻而知之者，闻其五音，以别其病；问而知之者，问其所欲五味，以知其病所起所在；切而知之者，诊其寸口，视其虚实，以知其病在何脏腑也。经言以外知之曰圣，以内知之曰神，此之谓也。

张仲景伤寒脉论[2]

脉有阴阳者，何谓也？凡脉大浮数动滑，此名阳也；脉沉涩弱弦微，此名阴也。凡阴病见阳脉者生，阳病见阴脉者死。

脉有阳结阴结者，何以别之？其脉浮而数，能食，不大便者，此为实，名曰阳结也，期十七日当剧；其脉沉而迟，不能食，身体重，大便反鞕[3]，名阴结也，期十四日当剧。

病有洒淅恶寒而复[4]发热者何？阴脉不足，阳往从之；阳脉不足，阴往乘之。假令寸口脉微，名曰阳不足，阴气上入阳中，则洒淅恶寒也；尺脉弱，名曰阴不足，阳气下陷入阴中，则发热也。

阳脉浮，阴脉弱者，则血虚，血虚则筋急也。其脉沉者，荣气微也；其脉浮而汗出如流珠者，卫气衰也。荣气微者，加烧针

---

① 占：诊测。
② 张仲景伤寒脉论：见《注解伤寒论》卷一。
③ 鞕：原作“鞭”，据《注解伤寒论》卷一改。
④ 复：原脱，据《注解伤寒论》卷一补。

则血流[1]不行，更发热而燥[2]烦也。脉蔼蔼如车盖者，名曰阳结[3]也；脉累累如循长竿者，名曰阴结[4]也；脉瞥瞥如羹上肥者，阳气微也；脉萦萦如蜘蛛丝者，阳气衰也；脉绵绵如泻漆[5]之绝者，亡其血也。脉来缓，时一止复来者，名曰结；脉来数，时一止复来者，名曰促。脉阳盛则促，阴盛则结，此皆病脉。阴阳相搏，名曰动。阳动则汗出，阴动则发热。形冷恶寒者，此三焦伤也。若数脉见于关上，上下无头尾，如豆大，厥厥动摇者，名曰动也。阳脉浮大而濡，阴脉浮大而濡，阴脉与阳脉同等者，名曰缓也。脉浮而紧者，名曰弦也，弦者状如弓弦，按之不移也。脉紧者，如转索无常也。脉弦而大，弦则为减，大则为芤，减则为寒，芤则为虚，寒虚相搏，此名为革，妇人则半产漏下，男子则亡血失精。

病有战而汗出，因得愈[6]者，何也？脉浮而紧，按之反芤，此为本虚，故当战而汗出也。其人本虚，是以发战，以脉浮，故当汗出而解也。若脉浮而数，按之不芤，此人本不虚，若欲自解，但汗出耳，不发战也。

病有不战而汗出解者，何也？脉大而浮数，故知不战，汗出而解也。病有不战不汗出而解者，何也？其脉自微，此以曾经发汗，若吐若下若亡血，以内无津液，此阴阳自和，必自愈，故不战不汗出而解也。

---

① 流：《注解伤寒论》卷三注作“留”，是。
② 燥：《注解伤寒论》卷一作“躁”。
③ 结：原作“急”，据《注解伤寒论》卷一改。
④ 结：原作“急”，据《注解伤寒论》卷一改。
⑤ 泻漆：倾倒漆汁。
⑥ 愈：《注解伤寒论》卷一作“解”。

伤寒三日，脉浮数而微，病人身凉和者，何也？此为欲解也，解以夜半。脉浮而解者，濈然汗出也；脉数而解者，必能食也；脉微而解者，必大汗出也。

寸口、关上、尺中三处大小、浮沉、迟数同等，虽有寒热不解者，此脉阴阳为和平，虽剧当愈。

立夏得洪大脉，是其本位，其人病身体苦疼重者，须发其汗。若明日身不疼不重者，不须发汗。若汗濈濈自出者，明日便解矣。何以言之？立夏得洪大脉，是其时脉，故使然也，四时仿此。

夜半得病，明日日中愈；日中得病，夜半愈。何以言之？日中得病夜半愈者，以阳得阴则解也；夜半得病明日日中愈者，以阴得阳则解也。

寸口脉，浮为在表，沉为在里，数为在腑，迟为在脏。假令脉迟，此为在脏也。

趺阳脉浮而涩，少阴脉如经也，其病在脾，法当下利。何以知之？若脉浮大者，气实血虚也。今趺阳脉浮而涩，故知脾气不足，胃气虚也。以少阴脉弦而浮，才见此为调脉，故称如经也。若反滑而数者，故知当屎脓也。

寸口脉浮而紧，浮则为风，紧则为寒，风则伤卫，寒则伤荣，荣卫俱病，骨节烦疼，当发其汗也。

趺阳脉迟而缓，胃气如经也。趺阳脉浮而数，浮则伤胃，数则动脾，此非本病，医特下之所为也。

荣卫内陷，其数先微，脉反但浮，其人必大便鞕①，气噫而

① 鞕：原作“鞭”，据清抄本及《注解伤寒论》卷一改。

除。何以言之？本以数脉动脾，其数先微，故知脾气不治，大便鞕[①]，气噫而除。今脉反浮，其数必微，邪气独留，心中则饥，邪热不杀谷，潮热发渴，数脉当迟缓，脉因前后度数如法，病者则饥。数脉不时，则生恶疮也。

病人脉微而涩者，此为医所病也。大发其汗，又数大下之，其人亡血，病当恶寒，后乃发热，无休止时，夏月盛热，欲着复衣[②]，冬月盛寒，欲裸其身，所以然者，阳微则恶寒，阴弱则发热。此医发其汗，令阳气微，又大下之，令阴气弱。五月之时，阳气在表，胃中虚冷，以阳气内微，不能胜冷，故欲着复衣；十一月之时，阳气在里，胃中烦热，以阴气内弱，不能胜热，故欲裸其身。又阴脉迟涩，故知血亡也。

脉浮而大，心下反鞕[③]，有热，属脏者攻之，不令发汗，属腑者不令溲数，溲数则大便鞕[④]，汗多则热愈，汗少则便难。脉迟，尚未可攻。

脉浮而洪，身汗如油，喘而不休，水浆不下，体形不仁，乍静乍乱，此为命绝也。

又未知何脏先受其灾。若汗出发润，喘不休者，此为肺先绝也；阳反独留，形体如烟熏，直视摇头者，此心绝也；唇吻反青，四支热习者，此为肝绝也；环口黧黑，柔汗发黄者，此为脾绝也；溲便遗失，狂言，目反直视者，此为肾绝也。

又未知何脏阴阳前绝。若阳气前绝，阴气后竭者，其人死，

---

① 鞕：原作“鞭”，据清抄本及《注解伤寒论》卷一改。
② 复衣：夹衣。
③ 鞕：原作“鞭”，据清抄本及《注解伤寒论》卷一改。
④ 鞕：原作“鞭”，据清抄本及《注解伤寒论》卷一改。

身色必青；阴气前绝，阳气后竭者，其人死，身色必赤，腋下温，心下热也。

寸口脉浮大，而医反下之，此为大逆。浮则无血，大则为寒，寒气相搏，则为肠鸣。医反不知，而反饮冷水，令汗大出，水得寒气，冷必相搏，其人即䭇①。趺阳脉浮，浮则为虚，浮虚相搏，故令气䭇，言胃气虚竭也。脉滑则为哕，此为医咎。责虚取实，守空迫血，脉浮，鼻中燥者，必衄也。

诸脉浮数，当发热而洒淅恶寒，若有痛处，饮食如常者，畜积有脓也。脉浮而迟，面热赤而战惕者，六七日当汗出而解，反发热者差②迟，迟为无阳，不能作汗，其身必痒也。

寸口脉阴阳俱紧者，法当清邪中于上焦，浊邪中于下焦。清邪中上，名曰洁也；浊邪中下，名曰浑也。阴中于邪，必内栗也，表气虚微，里气不守，故使邪中于阴也。阳中于邪，必发热头痛，项强颈挛，腰痛胫酸，所谓阳中雾露之气。故曰清邪中上，浊邪中下，阴气为栗，足膝逆冷，便溺妄出，表气微虚，里气微急，三焦相溷③，内外不通。上焦怫郁，脏气相熏，口烂食龂④也。中焦不治，胃气上冲，脾气不转，胃中为浊，荣卫不通，血凝不流。若卫气前通者，小便赤黄，与热相搏，因热作使，游于经络，出入脏腑，热气所过，则为痈脓。若阴气前通者，阳气厥微，阴无所使，客气内入，嚏而出之，声嗢咽塞，寒厥相逐，为热所拥，血凝自下，状如豚肝，阴阳俱厥，脾气孤弱，五液注下。下焦不

---

① 䭇：同“噎”。《玉篇食部》：“䭇，或噎字，食不下也。”
② 差：略微。
③ 溷（hùn 混）：混乱。
④ 龂：原作“断”，据清抄本及《注解伤寒论》卷一改。

阖，清便下重，令便数难，脐筑湫痛，命将难全。

脉阴阳俱紧者，口中气出，唇口干燥，倦卧足冷，鼻中涕出，舌上苔滑，勿妄治也。到七日已来，其人微发热，手足温者，此为欲解。或到八日已上，反大发热者，此为难治。设使恶寒者，必欲呕也，腹内痛者，必欲利也。

脉阴阳俱紧，至于吐利，其脉独不解，紧去人安，此为欲解。若脉迟至六七日，不欲食，此为晚发，水停故也，为未解，食自可者为欲解。

病六七日，手足三部脉皆至，大烦而口噤不能言，其人躁扰者，必欲解也。若脉和，其人大烦，目重，睑内际黄者，此为欲解也。

脉浮而数，浮为风，数为虚，风为热，虚为寒，风虚相搏，则洒淅恶寒也。脉浮而滑，浮为阳，滑为实，阳实相搏，其脉数疾，卫气失度。浮滑之脉数疾，发热汗出者，此为不治。伤寒咳逆上气，其脉散者死，谓其形损故也。

问曰：脉有三部，阴阳相乘。荣卫血气，在人体躬。呼吸出入，上下于中，因息游布，津液流通。随时动作，效象形容。春弦秋浮，冬沉夏洪。察色观脉，大小不同。一时之间，变无经常。尺寸参差，或短或长。上下乖错，或存或亡。病辄改易，进退低昂。心迷意惑，动失纪纲。愿为具陈，令得分明。师曰：子之所问，道之根源。脉有三部，寸尺及关。荣卫流行，不失铨衡①。肾沉心洪，肺浮肝弦。此自常经，不失铢分。出入升降，漏刻周旋。水下二刻，一周循环。当复寸口，虚实见焉。变化相乘，阴阳相

① 铨衡：《注解伤寒论》卷一作“衡铨”，音义皆胜。

干。风则浮虚，寒则牢坚。沉潜水蓄，支引急弦。动则为痛，数则热烦。设有不应，知变所缘。三部不同，病各异端。太过可怪，不及亦然。邪不空见，中必有奸。审察表里，三焦别焉。知其所舍，消息诊看。料度腑脏，独见若神。呼吸者，脉之头也。初持脉来疾去迟，此出疾入迟，名曰内虚外实也；初持脉来迟去疾，此出迟入疾，名曰内实外虚也。

上工望而知之，中工问而知之，下工脉而知之。病家人请，云病人苦发热，身体疼，病人自卧。师到，诊其脉沉而迟者，知其差也。何以知之？表有病者，脉当浮大，今脉反沉迟，故知愈也。

假令病人云腹内卒痛，病人自坐，师到脉之，浮而大者，知其差也。何以知之？若里有病者，脉当沉而细，今脉浮大，故知愈也。病家人来请，云病人发热烦极，明日师到，病人向壁卧，此热已去也。假令脉不和，处言已愈。设令向壁卧，闻师到，不惊起而盻视，若三言三止，脉之咽唾者，此诈病也。设令脉自和，处言汝病太重，当须服吐下药，针灸数十百处，乃愈。师持脉，病人欠者无病也，脉之呻者病也。言迟者，风也；摇头言者，里痛也；行迟者，表强也；坐而伏者，短气也；坐而下一脚者，腰痛也；里实护腹，如怀卵物者，心痛也。

伏气之病，以意候之。今月之内，欲有伏气。假令旧有伏气，当须脉之。若脉微弱者，当喉中痛似伤，非喉痹也。病人云实咽中痛，虽尔，今①复欲下利。

人病恐怖者，脉形如循丝累累然，其面白脱色也。人不饮者，

① 今：原作“令”，据《注解伤寒论》卷一改。

其脉自涩，唇口干燥也。人愧者，脉浮而面色乍白乍赤。

经言脉有三菽六菽重者，何谓也？曰：脉者，人以指按之如三菽之重者，肺气也，如六菽之重者，心气也，如九菽之重者，脾气也，如十二菽之重者，肝气也，按之至骨者，肾气也。假令下利，寸口、关上、尺中，悉不见脉，然尺中时一小见，脉再举头者，肾气也。若见损脉来，至为难治。

水行乘火，金行乘木，名曰纵；火行乘水，木行乘金，名曰横；水行乘金，火行乘木，名曰逆；金行乘水，木行乘火，名曰顺也。

脉有弦紧浮滑沉涩，此六者，名曰残贼，能为诸脉作病也。肝者木也，名厥阴，其脉微弦濡弱而长，是肝脉也。肝病自得濡弱者，愈也，假令得纯弦者，死。何以知之？以其脉如弦直，是肝脏伤，故知死也。心者火也，名少阴，其脉洪大而长，是心脉也。心病自得洪大者，愈也。假令脉来微去大，故名反，病在里也。脉来头小本大者，故名复，病在表也。上微头小者，则汗出；下微本大者，则为关格不通，不得尿。头无汗者可治，有汗者死。肺者金也，名太阴，其脉毛浮也，肺病自得此脉。若得迟缓者皆愈；若得数者则剧。何以知之？数者南方火，火克西方金，法当痈肿，为难治也。二月之时，脉当濡弱，反得毛浮者，故知至秋死。二月肝用事，肝脉属木，应濡弱，反得毛浮者，是肺脉也。肺属金，金来克木，故知至秋死。

脉，肥人责浮，瘦人责沉。肥人当沉，今反浮，瘦人当浮，今反沉，故责之。寸脉下不至关，为阳绝；尺脉上不至关，为阴

绝。此皆不治，决死也。若计其于余[1]命死生之期，期以月节克之也。

脉病人不病，名曰行尸，以无王气，卒眩仆不识人者，短命则死。人病脉不病，名曰内虚，以无谷神，虽困无苦。

翕奄沉，名曰滑。何谓也？沉为纯阴，翕为正阳，阴阳和合，故令脉滑。关尺自平。阳明脉微沉，食饮自可。少阴脉微滑，滑者，紧之浮名也，此为阴实，其人必股内汗出，阴下湿也。

紧脉从何而来？假令亡汗，若吐，以肺里寒，故令脉紧也。假令咳者，坐饮冷水，故令脉紧也。假令下利，以胃中虚冷，故令脉紧也。

寸口卫气盛，名曰高。荣气盛，名曰章。高章相搏[2]，名曰纲。卫气弱，名曰愫。荣气弱，名曰卑。愫卑相搏，名曰损。卫气和，名曰缓。荣气和，名曰迟。迟缓相搏，名曰沉。寸口脉缓而迟，缓则阳气长，其色鲜，其颜光，其声商，毛发长；迟则阴气盛，骨髓生，血满，肌肉紧薄鲜鞕，阴阳相抱，荣卫具行，刚柔相搏，名曰强也。趺阳脉滑而紧，滑者胃气实，紧者脾气强。持实击强，痛还自伤，以手把刃，坐作疮也。

寸口脉浮而大，浮为虚，大为实。在尺为关，在寸为格。关则不得小便，格则吐逆。趺阳脉伏而涩，伏则吐逆，水谷不化，涩则食不得入，名曰关格。

脉浮而大，浮为风虚，大为气强，风气相搏，必成瘾疹；身体为痒，痒者名泄风，久久为痂癞。

---

① 余：原脱，据《注解伤寒论》卷一补。
② 搏：原作“符”，据《注解伤寒论》卷一改。

寸口脉弱而迟，弱者卫气微，迟者荣中寒。荣为血，血寒则发热；卫为气，气微者，心内饥，饥而虚满，不能食也。趺阳脉大而紧者，当即下利，为难治。

寸口脉弱而缓，弱者阳气不足，缓者胃气有余。噫而吞酸，食卒不下，气填于膈上也。

趺阳脉紧而浮，浮为气，紧为寒；浮为腹满，紧为绞痛。浮紧相搏，肠鸣而转，转即气动，膈气乃下。少阴脉不出，其阴肿大而虚也。

寸口脉微而涩，微者卫气不行，涩者荣气不足。荣卫不能相将，三焦无所仰，身体痹不仁。荣气不足，则烦疼，口难言；卫气虚则恶寒数欠。三焦不归其部。上焦不归者，噫而酢吞；中焦不归者，不能消谷引食；下焦不归者，则遗溲。

趺阳脉沉而数，沉为实，数消谷；紧者，病难治。

寸口脉微而涩，微者卫气衰，涩者荣气不足①。卫气衰，面色黄，荣气不足，面色青。荣为根，卫为叶，荣卫俱微，则根叶枯槁，而寒栗咳逆，唾吐腥涎沫也。

趺阳脉浮而芤，浮者卫气衰，芤者荣气伤，其身体瘦，肌肉甲错；浮芤相搏，宗气衰微，四属断绝。

寸口脉微而缓，微者卫气疏，疏则其肤空；缓者胃气实，实则谷消而水化也。谷入于胃，脉道乃行而入于经，其血乃成。荣盛，则其肤必疏，三焦绝经，名曰血崩。

趺阳脉微而紧，紧则为寒，微则为虚，微紧相搏，则为短气。

少阴脉弱而涩，弱者微烦，涩者厥逆。趺阳脉不出，脾不上

① 足：《注解伤寒论》卷一作“逮”。

下，身冷肤鞭。

少阴脉不至，肾气微，少精血，奔气促迫，上入胸膈，宗气反聚，血结心下，阳气退下，热归阴股，与阴相动，令身不仁，此为尸厥。当刺期门、巨阙。

寸口脉微，尺脉紧，其人虚损多汗，知阴常在，绝不见阳也。

寸口诸微亡阳，诸濡亡血，诸弱发热，诸紧为寒，诸乘寒者，则为厥。郁冒不仁，以胃无谷气，脾涩不通，口急不能言，战而栗也。

问曰：濡弱何以反适十一头？师曰：五脏六腑相乘，故令十一。

曰：何以知乘腑？何以知乘脏？师曰：诸阳浮数为乘腑，诸阴迟涩为乘脏也。

孙思邈《千金翼》论脉①

夫平和之脉，不缓不急，不涩不滑，不存不亡，不长不短，不低不昂，不纵不横，此为平也。无病尺欲小大，关欲小实。

夫按之不足，举之有余，名曰浮，浮，阳也。按之去来促急，名曰数，数，阳也。

按之如琴瑟弦，三关通病，梗梗无有屈挠，名曰弦。弦，阳也《玉函经》为阴。按之如动珠子，名曰滑。滑，阳也。按之实强，其脉有似沉伏，曰牢。牢，阳也。按之浮大，在指下而满，名曰洪。洪，阳也。按之洪大，牢强隐指，名曰实。实，阳也。脉见于关上，无头尾，大如豆，厥厥摇，名曰动。动，阳也。皆阳脉也。

---

① 孙思邈千金翼论脉：见《千金翼方》卷二十五《色脉》。

按之有余，举之不足，名曰沉。沉，阴也。按之无，举之有，两傍实而中央空，名曰芤。芤，阴也。按之迟小，名曰细。细，阴也。按之短实而数，有似切绳状，名曰紧。紧，阴也。按之依依，名曰缓。缓，阴也。按之大迟，名曰虚。虚，阴也。按之短小不至，动摇，若有若无，或复浮薄而细急，轻手乃得，重手不得，名曰微。微，阴也。按之乃得，举之无有，濡而细，名曰弱。弱，阴也。按之尽牢，举之无有，不前不却，但出不入，如鱼接食动中，名曰迟。迟，阴也。按之无有，举之有余，或如帛衣在水中，轻手与肌肉相得而软，名日濡。濡，阴也。按之促数浮短，如刮竹皮，轻手乃得，重手不离其处，或多入而少出，名曰涩。涩，阴也。按之来，数时一止，名曰促。促，阴也。脉来动而中止，按之小数中能还者，举指则动，名曰结。结，阴也，不死。脉动而止，不能自还，因而复动，名曰代。代，阴也。代者死。皆阴脉也。

凡妇人脉常欲濡弱于丈夫也。小儿四五岁者，脉自疾駃，呼吸八至也。老人脉欲微，阳羸于阴者，平也。

寸口紧者，中风、风头痛，亦为伤寒头痛。沉而横者，胁下有积，腹中有横积痛。浮大而实，宿食不消，浮滑亦然。沉而紧，寒结在心下痛。《千金》云：沉而紧，苦心下有寒，时时痛，有积邪。沉滑，胸中有水气，面目肿，有微热，名为风水。沉而弱，寒热、疝瘕、少腹痛。微而弱，气血俱虚，男子吐血，妇人下血，呕汁出。弱而弦，胸中胁下腰背并痛。双弦，胁下拘急而痛，涩涩而寒。弦紧而细，痛在心下。洪而大，伤寒热病，兼胸胁下满痛。细沉滑者，有积聚在胁下，左右皆满，背相引痛。细而数，数即发热，细即反吐。缓而数者中风。沉而喘则寒热。盛而紧者，伤于食也。急者疝瘕，少腹痛。浮大而疾者，名曰阳中之阳病，

苦烦满，身热头痛，腹中热。沉细者，名曰阳中之阴病，苦悲伤不乐，恶闻人声，少气时汗出，阴气不通，臂不能举。脉壮大，尺中无有，此为阳干阴病，苦腰背痛，阴中伤，足胫寒。偏绝者，则臂偏不用，其人两手俱绝者，不治。脉弱而迟，弱即卫气微，迟即荣中寒。荣为血，血寒即发热。卫为气，气微即心中饥，饥而虚满不能食。脉弱而缓，弱则阳气不足，缓即胃气有余，噫而吞酸，食卒不下，气填于膈上一作下。脉微而弱，微即无气，弱即血不足；血不足即不能呼，气不足则不能吸，呼吸不足，则胸满短气。微而涩，微即卫气不行，涩即荣气不逮，荣卫不能相将，三焦无所仰，身体痹不仁。荣气不足，即疼而烦满，口即难言，卫气虚，即恶寒而数欠。微而涩，微即卫气衰，涩即荣气不足；卫衰其色黄，荣不足其色青。荣为根，卫为叶，荣卫俱微，即根叶枯槁，而寒栗咳逆、唾腥、吐涎沫。微而缓，微即卫气疏，疏即其肤空，缓即胃气足，足即谷清而水化。谷入于胃，脉道乃行，水入于经，其血乃成，荣盛则其肤必疏。三焦绝经，名曰血崩。微而数，微即为风，数即为热。微为风，风即汗出；数为热，振而寒栗。微而迟，尺脉沉即为血。滑即为实，血实内结，入络胸臆，肺痿色薄，不能喘息，而心坚脱色，口不能言，肝举筋厥，四逆，不识人。

微而濡，濡即为弱，微即为寒；濡即恶寒，弱即发热；濡即厥逆，微濡相薄，即为烦，其气在心。微，尺中紧，其人虚损多汗。知阴常在，绝不见阳。诸微为无阳，诸濡为无血，诸弱为发热，诸紧为寒，微濡为血不足。

关上浮而数，胃中热，浮大，风在胃中，腹胀急，心下澹澹然，羸瘦不能食《千金》云：关上浮大，风在胃中，张口肩息，心下澹澹，食欲呕。微细而绝者，腹中癖，少气不能食。微而芤，唾血，亦吐

血。弦紧而细，症在胃管。紧而滑者，蛔虫动。微浮，积热在胃[1]中。滑而大小不均，是为病方欲来，不出一二日内复欲发动，其人欲多饮，饮即注痢。如痢止者生，不止者死。

关上[2]弦大，有痛在脐左右上下《脉经》云：关脉玄长者，积在脐左右上下。

尺中紧数而弦，下痢病。浮数，小便不利，尿黄。微而滑，带下病。微而芤，尿血。弦而细，症在脐下。细而急，筋挛疼痹，不能行。细而滑，妇人欲产。虚小者，足胫痿，寒痹，脚疼。虚者，漏血，小便不禁。沉细者，名曰阴中之阴病，苦两脚疼酸，不能久立，阴气衰，小便有余沥，阴下湿痒。滑而浮大者，名曰阴中之阳病。苦少腹痛满，不能尿，尿则阴中痛，大便亦热。牢长，关上无有，此为阴干阳病，苦两胫重，少腹引腰痛。尺寸俱数，有热；俱迟，有寒；俱濡，发热汗出；俱浮，直下，此为督脉，腰背强痛，不得俛[3]仰，大人癫病，小儿风痫；俱微，血气不足，其人短气；俱牢，直上直下，此为通冲脉，胸中有寒疝。

---

① 胃：原作"胸"。据《千金翼方》卷二十五《色脉》改。

② 关上：原脱，据《千金翼方》卷二十五《色脉》补。

③ 俛：同"俯"。屈身；低头。《广韵·庆韵》："俯，《汉书》又作俛。"

卷之三

病　因

《内经·风论》

黄帝曰：风之伤人也，或为寒热，或为热中，或为寒中，或为疠风，或为偏枯，或为风也，其病各异，其名不同，或内至五脏六腑，不知其解。岐伯曰：风气藏于皮肤之间，内不得通，外不得泄；风者善行而数变，腠理开则洒然寒，闭则热而闷，其寒也则衰食饮，其热也则消肌肉。故使人怢栗而不能食，名曰寒热。风气与阳明入胃，循脉而上至目内眦，其人肥则风气不得外泄，则为热中而目黄；人瘦则外泄而寒，则为寒中而泣出。风气与太阳俱入，行诸脉腧，散于分肉之间，与卫气相干。其道不利，故使肌肉愤䐜而有疡。卫气有所凝而不行，故其肉有不仁也。疠者，有荣气热胕，其气不清，故使鼻柱坏而色败，皮肤疡溃。风寒客于脉而不去，名曰疠风，或名曰寒热。风中五脏六腑之腧，亦为脏腑之风，各入其门户，所中则为偏风。风气循风府而上，则为脑风。风入系头，则为目风，眼寒。饮酒中风，则为漏风。入房汗出中风，则为内风。新沐中风，则为首风。久风入中，则为肠风飧泄。外在腠理，则为泄风。故风者，百病之长也，至其变化，乃为他病也，无常方，然致一作故有风气也。

曰：五脏风之形状不同者何？曰：肺风之状，多汗恶风，色

皏然白，时欬短气，昼日则差，暮则甚，诊在目[1]上，其色白。心风之状，多汗恶风，焦绝，喜怒吓，赤色，病甚则言不可快，诊在口，其色赤。肝风之状，多汗恶风，善悲，色微苍，嗌干善怒，时憎女子，诊在目下，其色青。脾风之状，多汗恶风，身体怠堕，四支不欲动，色薄微黄，不嗜食，诊在鼻上，其色黄。肾风之状，多汗恶风，面痝然浮肿，脊痛不能正立，其色炲，隐曲不利，诊在肌上，其色黑。胃风之状，颈多汗恶风，食欲不下，鬲塞不通，腹善满，失衣则䐜胀，食寒则泄，诊形瘦而腹大。首风之状，头面多汗恶风，当先风一日则病甚，头痛不可以出内，至其风日则病少愈。漏风之状，或多汗，常不可单衣，食则汗出，甚则身汗，喘息恶风，衣常濡，口干善渴，不能劳事。泄风之状，多汗，汗出泄衣上，口中干，上渍其风，不能劳事，身体尽痛则寒。

张子和中风论[2]

口眼㖞斜者，俗工多与中风掉眩证一概治之，其药则灵宝、至宝、续命、清心、一字急风乌犀铁弹丸，其方非不言治此证也。然而不愈者何也？盖知窍而不知经，知经而不知气故也。

何谓知窍而不知经？盖人之首有七窍，如日月五星、七政之在天也。故肝窍目，目为肝之外候；肺窍鼻，鼻为肺之外候；心窍舌，舌无窍，心与肾合而寄窍于耳。故耳与舌，俱为心之外候。

---

① 目：《素问·风论》作“眉”。王冰注：“眉上，谓两眉之上，阙庭之部。”

② 张子和中风论：见《儒门事亲》卷三《证口眼㖞斜是经非窍辩》。张从正（1151—1231），字子和，号戴人，古睢州考城（今河南兰考）人。金代著名医学家，善用汗、吐、下三法攻邪治病。时人谓“攻下派”。著有《儒门事亲》《伤寒心镜》《张氏经验方》等。

俗工止知目病归之肝，口病归之脾，鼻病归之肺，耳病归之肾，舌病归之心，更无改张。岂知目之内眦，上下三纲，足太阳及足阳明起于此；目之锐眦，足少阳起于此，手少阳至于此；鼻之左右，足阳明、手阳明夹乎此；口之左右，亦此两经环之。故七窍有病，不可独归之五脏，当归之六阳经也。余曰：俗工知窍而不知经者此也。

何谓知经而不知气？盖世之谈方药者，不啻千万，止不过坚执本草性味，其知十二经所出所入，所循所环，所交所合，所过所注，所起所会，所属所络，所上所下，所夹所贯，所布所散，所结所绕，所抵所连，所系所约，所同所别，千万人中，或见一二分明，可谓难其人矣。然而不过执此十二经便为病本，将阳经为热，阴经为寒，向本草中寻药，药架上检方而已。病之不愈，又何讶焉？岂知《灵枢经》曰：足之阳明，手之太阳，筋急则口目为僻，此十二经及受病之处也，非为病者也。及为病者，天之六气也。六气者何？风暑燥湿火寒是也。故曰：俗工知经而不知气者此也。

然则口眼㖞斜，此何经也？何气也？足之太阳，足之阳明，左目有之，右目亦有之；足之阳明，手之阳明，口左有之，口右亦有之。此两道也。《灵枢》又言：足阳明之筋，其病颊筋，有寒则急引颊移口，热则筋驰纵，缓不胜收，故僻。是左寒右热，则左急而右缓；右寒左热，则右急而左缓。故偏于左者，左寒而右热；偏于右者，右寒而左热也。夫寒不可径用辛热之剂，盖左中寒，则逼热于右；右中寒，则逼热于左，阳气不得宣行故也。而况风者，甲乙木也，口眼阳明，皆为胃土，风偏贼之，此口眼之所以僻也，是则然矣。

七窍惟口眼㖞斜，而耳鼻独无此病者何也？盖动则风生，静则风息，天地之常理也。考之《易》象，有足相符者。震巽主动，坤艮主静。动者皆属木，静者皆属土。观卦者，视之理也。视者，目之用也。目之上纲则眨，下纲则不眨。故观卦上巽而下坤。颐卦者，养之理也。养者，口之用也。口之下颔则嚼，上颔则不嚼，故颐卦上艮而下震。口目常动，故风生焉；耳鼻常静，故风息焉。当思目虽斜，而目之眶未尝斜。口虽㖞，而口之辅颊车未①尝㖞。此经之受病，非窍之受病明矣。而况眼有风轮，唇有飞门者耶。

余尝治此证，未尝用世俗之药，非故与世参商，方凿圆枘，自然龃龉者。过颍一长吏病此，命予疗之，目之斜，灸以承泣；口之㖞，灸以地仓，俱效。苟不效者，当灸人迎。夫气虚风入而为偏，上不得出，下不得泄，真气为风邪所陷，故宜灸。《内经》曰：陷下则灸之。正谓此也，所以立愈。

又尝过东杞，一夫亦患此，予脉其两手，急数如弦之长，甚力而实。其人齿壮气充，与长吏不同，盖风火交胜。余调承气汤六两，以水四升煎作三升，分四服，令稍热啜之，前后约泻②四五十行，去一两盆；次以苦③剂投之解毒，数服，以升降水火，不旬日而愈。《脉诀》云：热则生风。若此者，不可纯归其病于空隙之间而得，亦风火素感而然也。盖火胜则制金，金衰则木茂，木茂则风生。若东杞之人，止可流湿润燥，大下之后，使加餐通郁为大。

---

① 未：原脱，据《儒门事亲》卷三《证口眼㖞斜是经非窍辩》补。
② 泻：原脱，据《儒门事亲》卷三《证口眼㖞斜是经非窍辩》补。
③ 苦：原作“善”，据《儒门事亲》卷三《证口眼㖞斜是经非窍辩》改。

《灵枢》虽有马膏桂酒双涂之法，此但治其外耳，非治其内也。今人不知其本，欲以单服热药，强引而行之，未见其愈者也。向之用姜附乌桂起石①硫黄之剂者，是耶？非耶？

王安道中风辨②

人有卒暴僵仆，或偏枯，或四肢不举，或不知人，或死或不死者。世以中风呼之，而方书亦以中风治之。余尝考诸《内经》则曰：风者，百病之始也；又曰：风者，百病之长也，至其变化，乃为他病，无常方③。又曰：风者，善行而数变。又曰：风之伤人也，或为寒热，或为热中，或为寒中，或为疠风，或为偏枯，或为风也。其卒暴僵仆不知人，四肢不举者，并无所论，止有偏枯一语而已。及观《千金方》则引岐伯曰：中风大法有四，一曰偏枯，二曰风痱，三曰风懿，四曰风痹。解之者曰：偏枯者半身不遂，风痱者身无痛，四肢不收，风懿者奄忽不知人，风痹者，诸痹类风状。《金匮要略》中风篇曰：寸口脉浮而紧，紧则为寒，浮则为虚，寒虚相搏，邪在皮肤。浮者血虚，络脉空虚，贼邪不泻，或左或右，邪气反缓，正气即急，正气引邪，喎僻不随。邪在于络，肌肤不仁，邪在于经，即重不胜，邪入于腑，即不识人，邪入于脏，舌即难言，口吐涎沫。由是观之，知卒暴僵仆，不知人偏枯，四支不举等证，固为因风而致者矣，故用大小续命、西州续命，排风八风等诸汤散治之。及近代刘河间、李东垣、朱彦修三子者出所论，始与昔人异矣！河间曰：中风瘫痪者，非谓肝木

---

① 起石：即阳起石。
② 王安道中风辨：见《医经溯洄集·中风辨》。
③ 风者……无常方：见《素问·风论》。

之风实甚而卒中之，亦非外中于风，由乎将息失宜心火暴甚，肾水虚衰①不能制之，则阴虚阳实，而热气怫郁，心神昏冒，筋骨不用，而卒倒无知也，多因喜怒思悲恐，五志有所过极。而卒中者，由五志过极，皆为热甚故也。俗云风者，言末而忘其本也。

东垣曰：中风者，非外来风邪，乃本气病也。凡人年逾四旬，气衰之际，或因忧喜忿怒伤其气者，多有此疾，壮岁之时无有也，若肥盛则间有之，亦是形盛气衰而如此。彦修曰：西北气寒，为风所中，诚有之矣。东南气温而地多湿，有风病②者，非风也，皆湿土生痰，痰生热，热生风也。

三子之论，河间主乎火，东垣主乎气，彦修主乎湿，反以风为虚象，而大异于昔人矣。以予观之，昔人、三子之论，皆不可偏废，但三子以相类中风之病，视为中风而立论，故使后人狐疑而不能决。殊不知因于风者，真中风也；因于火，因于气，因于湿者，类中风而非中风也。三子之所论者，自是因火、因气、因湿而为，暴病、暴死之证，与风何相干哉？如《内经》所谓三阴三阳发病，为偏枯痿易，四支不举，亦未尝必因于风而后能也。

夫风火气湿之殊，望闻问切之间，岂无所辩乎？辩之为风，则从昔人以治之；辩之为火气湿，则从三子以治之。如此，庶乎析理明而用法当矣。惟其以因火、因气、因湿之证，强引风而合论之，所以直伪不分而名实相紊。若以因火、因气、因湿证分出之，则真中风病彰矣。所谓西北有中风，东南无中风者，其然与？否与？

---

① 风者……肾水虚衰：此342字原脱，据清抄本及《医经溯洄集·中风辨》补。

② 病：原脱，据《医经溯洄集·中风辨》补。

又《内经·痹论》

风寒湿三气杂至，合而为痹也。其风气胜者为行痹，寒气胜者为痛痹，湿气胜者为著痹也。五脏皆有合，病久而不去者，内舍于其合也。故骨痹不已，复感于邪，内舍于肾。筋痹不已，复感于邪，内舍于肝。脉痹不已，复感于邪，内舍于心。肌痹不已，复感于邪，内舍于脾。皮痹不已，复感于邪，内舍于肺。所谓痹者，各以其时重感于风寒湿之气也。凡痹之客五脏者：肺痹者，烦满喘而呕。心痹者，脉不通，烦则心下鼓，暴上气而喘，嗌干善噫，厥气上则恐。肝痹者，夜卧则惊，多饮数小便，上为引如怀。肾痹者，善胀，尻以代踵，脊以代头。脾痹者，四支解堕，发咳呕汁，上为大塞。肠痹者，数饮而出不得，中气喘争，时发飧泄。胞痹者，少腹膀胱按之内痛，若沃以汤，涩于小便，上为清涕。阴气者，静则神藏，躁则消亡。饮食自倍，肠胃乃伤。淫气喘息，痹聚在肺；淫气忧思，痹聚在心；淫气遗溺，痹聚在肾；淫气乏竭，痹聚在肝；淫气肌绝，痹聚在脾。诸痹不已，亦益内也。其风气胜者，其人易已也。

曰：痹，其时有死者，或疼久者，或易已者，其故何也？曰：其入脏者死，其留连筋骨间者疼久，其留皮肤间者易已。

曰：其客于六腑者何也？曰：此亦其饮食居处，为其病本也。六腑亦各有腧，风寒湿气中其腧，而食饮应之，循腧而入，各舍其腑也。

曰：以针治之奈何？曰：五脏有腧，六腑有合，循脉之分，各有所发，各随其过，则病瘳也。

曰：荣卫之气亦令人痹乎？曰：荣者，水谷之精气也，和调于五脏，洒陈于六腑，乃能入于脉也，故循脉上下，贯五脏，络

六腑也。卫者，水谷之悍气也，其气慓疾滑利，不能入于脉也，故循皮肤之中，分肉之间，熏于肓膜，散于胸腹。逆其气则病，从其气则愈。不与风寒湿气合，故不为痹。

曰：痹或痛，或不痛，或不仁，或寒，或热，或燥，或湿，其故何也？曰：痛者寒气多也，有寒故痛也。其不痛不仁者，病久入深，荣卫之行涩，经络时疏，故不痛①；皮肤不营，故为不仁。其寒者，阳气少，阴气多，与病相益，故寒也；其热者，阳气多，阴气少，病气胜，阳遭阴，故为痹热。其多汗而濡者，此为②逢湿甚也。阳气少，阴气盛，两气相感，故汗出而濡也。

曰：夫痹之为病，不痛何也？曰：痹在于骨则重，在于脉则血凝不流，在于筋则屈不伸，在于肉则不仁，在于皮则寒。故具此五者，则不痛也。凡痹之类，逢寒则虫③，逢热则纵④。

《内经·逆调论》

帝曰：人身非常温也，非常热也，为之热而烦满者，何也？岐伯曰：阴气少而阳气胜，故热而烦满也。

曰：人身非衣寒也，中非有寒气也，寒从中生者何？曰：是人多痹气也，阳气少，阴气多，故身寒如从水出。

曰：人有四支热，逢风寒如炙如火者何也？曰：是人者阴气虚，阳气盛。四支者阳也。两阳相得而阴气虚少，少水不能灭盛

---

① 痛：原作“通”，据文义改。王冰注：“按《甲乙经》‘不通’作‘不痛’。”

② 为：《素问·痹论》作“其”。

③ 虫：《素问·痹论》王冰注：“谓皮中若虫行。”新校正云：“按《甲乙经》‘虫’作‘急’。”

④ 纵：《素问·痹论》王冰注：“谓纵缓不相就。”

火，而阳独治。独治者不能生长也，独胜而止耳。逢风而如炙如火者，是人当肉烁①也。

帝曰：人有身寒，汤火不能热，厚衣不能温，然不冻栗，是为何病？曰：是人者，素肾气胜，以水为事，太阳气衰，肾脂枯不长，一水不能胜两火。肾者水也，而生于骨，肾不生，则髓不能满，故寒甚至骨也。所以不能冻栗者，肝一阳也，心二阳也，肾孤脏也，一水不能胜二火，故不能冻栗，病名曰骨痹，是人当挛节也。

曰：人之肉苛者，虽近衣絮，犹尚苛也，是谓何疾？曰：荣气虚，卫气实也，荣气虚则不仁，卫气虚则不用，荣卫俱虚，则不仁且不用，肉如故也。人身与志不相有，曰死。

曰：人有逆气，不得卧而息有音者，有不得卧而息无音者，有起居如故而息有音者，有得卧行而喘者，有不得卧不能行而喘者，有不得卧卧而喘者，皆何脏使然？愿闻其故。曰：不得卧而息有音者，是阳明之逆也，足三阳者下行，今逆而上行，故息有音也。阳明者胃脉也，胃者六腑之海，其气亦下行。阳明逆不得从其道，故不得卧也。《下经》② 曰：胃不和则卧不安。此之谓也。夫起居如故而息有音者，此肺之络脉逆也。络脉不得随经上下，故留经而不行。络脉之病人也微，故起居如故而息有音也。夫不得卧卧则喘者，是水气之客也。夫水者，循津液而流也。肾者水脏，主津液，主卧与喘也。

《内经·痿论》

帝曰：五脏使人痿，何也？岐伯曰：肺主身之皮毛，心主身

---

① 烁：《素问·逆调论》王冰注："言消也，言久久此人当肉消削也。"
② 下经：古代医书。作者不详，成书无考。

之血脉，肝主身之筋膜，脾主身之肌肉，肾主身之骨髓。故肺热叶焦，则皮毛虚弱急薄著，则生痿躄也。心气热，则下脉厥而上，上则下脉虚，虚则生脉痿，枢折挈，胫纵而不任地也。肝气热，则胆泄口苦筋膜干，筋膜干则筋急而挛，发为筋痿。脾气热，则胃干而渴，肌肉不仁，发为肉痿。肾气热，则腰脊①不举，骨枯而髓减，发为骨痿。

曰：何以得之？曰：肺者，脏之长也，为心之盖也，有所失亡，所求不得，则发肺鸣，鸣则肺热叶焦。故曰：五脏因肺热叶焦，发为痿躄。此之谓也。悲哀太甚，则胞络绝，胞络绝则阳气内动，发则心下崩，数溲血也。故《本病》曰：大经空虚，发为肌痹，传为脉痿。思想无穷，所愿不得，意淫于外，入房太甚，宗筋驰纵，发为筋痿，及为白淫。故《下经》曰：筋痿者，生于肝，使内也。有渐于湿，以水为事，若有所留，居处相湿，肌肉濡溃②，痹而不仁，发为肉痿。故《下经》曰：肉痿者，得之湿地也。有所远行劳倦，逢大热而渴，渴则阳气内伐，内伐则热舍于肾，肾者水脏也，今水不胜火，则骨枯而髓虚，故足不任身，发为骨痿。故《下经》曰：骨痿者，生于大热也。

曰：何以别之？曰：肺热者，色白而毛败；心热者，色赤而络脉溢；肝热者，色苍而爪枯；脾热者，色黄而肉蠕动；肾热者，色黑而齿槁。

曰：论言治痿者独取阳明何也？曰：阳明者，五脏六腑之海，

---

① 脊：原作“节”，据《素问·痿论》改。

② 溃：《素问·痿论》作“渍”。

主润宗筋，宗筋主束骨而利机关①也。冲脉者，经脉之海也，主渗灌溪谷，与阳明合于宗筋，阴阳揔②宗筋之会，会于气街，而阳明为之长，皆属于带脉，而络于督脉。故阳明虚则宗筋纵，带脉不引，故足痿不用也。

曰：治之奈何？曰：各补其荥而通其腧，调其虚实，和其逆顺；筋脉骨肉，各以其时受月，则病已矣。

《内经·厥论》

帝曰：厥之寒热者何也？岐伯曰：阳气衰于下，则为寒厥；阴气衰于下，则为热厥。

曰：热厥之为热也，必起于足下者何也？曰：阳气起于足五指之表，阴脉者，集于足下而聚于足心，故阳气胜则足下热也。

曰：寒厥之为寒也，必从五指而上于膝者何也？曰：阴气起于五指之里，集于膝下而聚于膝上，故阴气胜则从五指至膝上寒，其寒也，不从外，皆从内也。曰：前阴者，宗筋之所聚，太阴阳明之所合也。春夏则阳气多而阴气少，秋冬则阴气盛而阳气衰。此人者质壮，以秋冬夺取所用，下气上争不能复，精气溢下，邪气因从之而上也，气因于中，阳气衰，不能渗荣其经络，阳气日损，阴气独在，故手足为之寒也。

曰：热厥何如而然也？曰：酒入于胃，则络脉满而经脉虚，脾主为胃行其津液者也，阴气虚则阳气入，阳气入则胃不和，胃不和则精气竭，精气竭则不荣其四支也。此人必数醉若饱以入房，

---

① 宗筋主束骨而利机关：《素问·痿论》王冰注："宗筋，谓阴毛中横骨上下之竖筋也，上络胸腹，下贯髋尻，又经于背腹上头项，故云宗筋主束骨而利机关。"机关，《儒门事亲》谓：人之大关节也。

② 揔（zǒng 总）：聚束。

气聚于脾中不得散，酒气与谷气相薄，热盛于中，故热遍于身，内热而溺赤也。夫酒气盛而慓悍，肾气有衰，阳气独胜，故手足为之热也。

曰：厥或令人腹满，或令人暴不知人，或至半日远至一日乃知人者何也？曰：阴气盛于上则下虚，下虚则腹胀满，阳气盛于上，则下气重上而邪气逆，逆则阳气乱，阳气乱则不知人也。

曰：愿闻六经脉之厥状病能也。曰：巨阳之厥，则肿首头重，足不能行，发为眴[①]仆[②]。阳明之厥，则癫疾欲走呼，腹满不得卧，面赤而热，妄见而妄言。少阳之厥，则暴聋颊肿而热，胁痛，胻不可以运。太阴之厥，则腹满䐜胀，后不利，不欲食，食则呕，不得卧。少阴之厥，则口干溺赤，腹满心痛。厥阴之厥，则少腹肿痛，腹胀，泾溲不利，好卧屈膝，阴缩肿，胻内热。盛则写之，虚则补之，不盛不虚，以经取之。太阴厥逆，胻急挛，心痛引腹，治主病者。少阴厥逆，虚满呕变，下泄清，治主病者。厥阴厥逆，挛腰痛，虚满前闭谵言，治主病者。三阴俱逆，不得前后，使人手足寒，三日死。太阳厥逆，僵仆，呕血善衄，治主病者。少阳厥逆，机关不利，机关不利者，腰不可以行，项不可以顾，发肠痈不可治，惊者死。阳明厥逆，喘咳身热，善惊衄呕血。手太阴厥逆，虚满而咳，善呕沫，治主病者。手心主少阴厥逆，心痛引喉，身热。死不可治。手太阳厥逆，耳聋泣出，项不可以顾，腰

---

① 眴（xuàn 眩）：目动摇不定。
② 仆：向前倾倒。《说文通训定声·需部》："仆，前覆为仆，后仰曰偃。"

不可以俯仰，治主病者。手阳明少阳厥逆，发喉痹、嗌肿、痓[1]，治主病者。

张子和风痹痿厥论[2]

风痹痿厥四证，本自不同，而近世不能辩，一概作风冷治之，下虚补之，此所以旷日[3]弥年而不愈者也。夫四末之疾，动而或劲[4]者为风，不仁或痛者为痹，弱而不用者为痿，逆而寒热者为厥，此其状未尝同也。故其本源又复大异。风者，必风热相兼，痹者，必风湿寒相合，痿者，必火乘金，厥者，或寒或热，皆从下起。今之治者，不察其源。见其手足亸[5]曳，便谓之风。然《左传》谓风淫末疾，岂不知风暑燥湿火寒六气，皆能为四末之疾也哉！敢详条于下[6]。

夫风之为状，善行而数变。《内经》曰：诸风掉眩，皆属肝木。掉摇眩运[7]，非风木之象乎？纡曲劲直，非风木之象乎？手足掣颤，斜目㖞口，筋急挛搐，瘛疭惊痫，发作无时，角弓反张，甚则吐沫，或泣或歌，善怒失常，顿僵暴仆，皆不知人，兹又非风木之象乎？故善行而数变者，皆是厥阴肝木之用也。夫肝木所以自甚而至此者，非独风为然。盖肺金为心火所制，不能胜木故

---

① 痓：痓病。《集韵·至韵》："痓，风病。"《素问·气厥论》王冰注："痓，谓骨痓而不随，气骨皆热，髓不内充，故骨痓强而不举，筋柔缓而无力。"

② 张子和风痹痿厥论：见《儒门事亲》卷一《指风痹痿厥近世差玄说》。

③ 日：原作"然"。据《儒门事亲》卷一改。

④ 劲：僵硬。

⑤ 亸（duǒ 躲）：下垂。

⑥ 下：原作"左"。据《儒门事亲》卷一改。

⑦ 运：通"晕"。《说文通训定声·屯部》："运，假借为晕。"

也。此病之作，多发于每年十二月，大寒中气之后，及三月四月之交，九月十月之交。何以言之？大寒中气之后，厥阴为主气，已亥之月，亦属厥阴用事之月，皆风主之时也。故三月四月之交，多疾风暴雨，振拉摧拔，其化为冰雹。九月十月之交，多落木发屋之变。故风木郁极甚者，必待此三时而作。凡风病之人，其脉状如弓弦而有力，岂敢以热药投之，更增其势哉！

今人论方者，偶得一方，间曾获效，执以为能。著灸施针，岂由病者！巧说病人，使从已法，不问品味刚柔，君臣轻重，何脏何经，何部何气，凡见风证偏枯，口眼㖞斜，涎潮昏愦，便服灵宝至宝、清心续命等药。岂知清心之杂以姜桂，灵宝之乱以起石硫黄，小续命汤藏以附子！惟夫至宝，其性尚温。经曰：风淫于内，治以辛凉。如之何以金石大热之药以治风耶？有以热治热者，一之为甚，其可再乎！故今之刘河间自制防风通圣散，搜风丸之类，程参政祛风丸、换骨丹，用之者获效多矣，而谤议百出，以诬其实。余尝见《内经·气交变论》中言五郁之法，郁极则为病，况风病之作，仓卒之变。予尝治经惊风痫病，屡用汗下吐三法，随治随愈。《内经》中明有此法，五郁中木郁达之者，吐之令其条达也。汗者，是风随汗出也，下者，是推陈致新也。此为汗吐下三法也，愈此风证，莫知其数。如之何废而不用也？

夫痹之为状，麻木不仁，以风湿寒三气合而成之。故《内经》曰：风气胜者为行痹。风则阳受之，故其痹行，旦剧而夜静。世俗莫知，反呼为走注疼痛、虎咬之疾。寒气胜者为痛痹。寒则阴受之，故其痹痛，旦静而夜剧。世俗不知，反呼为鬼忤。湿气胜者为著痹，湿胜则筋脉皮肉受之，故其痹着而不去，肌肉削而著骨。世俗不知，反呼为偏枯。此病之作，多在四时阴雨之时，及

三月九月，太阳寒水用事之月，故草枯水寒为甚。或濒水之地，劳力之人，辛苦失度，触冒风雨，寝处津湿，痹从外入。况五方七地，寒暑殊气，刚柔异禀，食饮起居，莫不相戾。故所受之邪，各有浅深，或痛或不痛，或仁或不仁，或筋屈而不能伸，或引而不缩。寒则虫行，热则纵缓，不相乱也。皮痹不已，而成肉痹，肉痹不已，而成脉痹，脉痹不已，而成筋痹，筋痹不已，而成骨痹，久而不已，乃舍其合。若脏腑俱病，虽有智者，不能善图也。凡病痹之人，其脉沉涩。

今人论方者，见诸痹证，遂作脚气治之，岂知《内经》中本无脚气之说！或曰：诸方亦有脚气之论，又有脚气方药，若止取《素问》，则诸方皆非耶？曰：痹病以湿热为源，风寒为兼，三气合而为痹。奈何治此者，不问经络，不分脏腑，不辩表里，便作寒湿脚气，乌之附之，乳之没之，种种燥热攻之，中脘灸之，脐下烧之，三里火之，蒸之熨之，汤之炕之，以至便旋涩滞，前后俱闭，虚燥转甚，肌肤日削，食饮不入，邪气外侵。虽遇扁华，亦难措手。若此者何哉？胸膈间有寒痰不去故也。痹病本不死，死者医之误也。虽亦用蒸之法，必先涌去其寒痰，然后诸法皆效。《内经》曰：五脏有腧穴，六腑有合穴，循脉之本分，各有所发之源。以砭石补之，则痹病瘳。此在《内经》中明白具载，如之何不读也？

痿之为状，两足痿弱不能行用。由肾水不能胜心火，心火上烁肺金。肺金受火制，六叶皆焦，皮毛虚弱，急而薄著，则生痿躄。躄者，足不能伸而行也。肾水者，乃肺金之子也。今肾水衰少，随火上炎。肾主两足，故骨髓衰竭，由使内大过而致。然《至真大要论》云：诸痿喘呕吐，皆属于上者，上焦也。三焦者，

手少阳相火也，痿喘呕，三病皆在膈上，属肺金之部分也。故肌痹传为脉痿，湿痹不仁，传为肉痿，髓竭足躄，传为骨痿，房事太过为筋痿，传为白淫。大抵痿之为病，皆因客热而成。好欲贪色，强力过极，渐成痿疾。故痿躄属肺，脉痿属心，筋痿属肝，肉痿属脾，骨痿属肾，总因肺受火热叶焦之故。相传于四脏，痿病成矣。直断曰：痿病无寒。故痿之作也，五月、六月、七月，皆其时也。午者，少阴君火之位，未者，湿土庚金伏火之地，申者，少阳相火之分。故痿发此三月之内，以为热也。故病痿之人，其脉浮而大。

今之行药者，凡见脚膝痿弱，难于行步，或一足不伸，便作寒湿脚气治之。骤用乌附、乳没、自然铜、威灵仙之类，燔针①艾火，汤煮袋蒸，痿弱转加，如此而死，岂亦天乎！夫治痿与治痹，其治颇异。风寒湿痹，犹可蒸汤灸燔，时或一效。惟痿用之转甚者，何也？盖以痿，肺热为本，叶焦而成痿，以此传于五脏，岂有寒欤？若痿作寒治，是不刃而杀之也。夫痿病不死，死者用药之误也。

《内经》谓治痿之法，独取阳明经。阳明者，胃脉也，五脏六腑之海也，主润养宗筋。宗筋主束骨，束骨在脐下阴毛际上是也，又主大利机关。机关者，身中大关节也，以司屈伸。是以阳虚则宗筋纵，宗筋纵则大脉不伸，两足痿弱。然取阳明者，胃脉也。胃为水谷之海。人之四季，以胃气为本，本固则精化，精化则髓充，髓充则足能履矣。《阴阳应象论》曰：形不足者，温之以气，精不足者，补之以味。味者，五味也。五味调和，则可补精益气

① 针：原作“灸”，据《儒门事亲》卷一改。

也。五味、五谷、五菜、五果、五肉，五味贵和，不可偏胜。又曰：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若用金石草木补之者，必久而增气，物化之常。气增而久，夭之由也。所以久服黄连、苦参者，而反化为热，久服热药之人，可不为寒心哉！

厥之为状，手足及膝下或寒或热也。举世传为脚气寒湿之病，岂知《内经》中无脚气之说。王太仆亦云：本无脚气，后世广饰方论，而立此名。古之方谓厥者，即今所谓脚气也。然厥当分二种，次分五脏。所谓二种者，有寒厥，亦有热厥。阳气衰于下，则为寒厥，阴气衰于下，则为热厥。热厥为手足热也，寒厥为手足寒也。阳经起于手足之表，阴经起于足心之下。阳气胜，足下热；阴气胜，足下寒。又曰：阳主外而厥在内，阴主内而厥在外。若此者，阴阳之气逆而上行故也。

夫春夏则阳多阴少，秋冬则阴壮阳衰。人或恃赖壮勇，纵情嗜欲于秋冬之时，则阴阳夺于内，精气下溢，邪气上行。阳气既衰，真精又竭，阳不荣养，阴气独行，故手足寒，发为寒厥也。人或醉饱入房，气聚于脾胃，主行津液。阴气虚，阳气入，则胃不和，胃不和则精气竭，精气竭则四支不荣。酒气与谷气相薄，则内热而溺赤，气壮而慓悍。肾气既衰，阳气独胜，故手足热，发而为热厥也。

厥亦有令人腹暴满不知人者，或一二日稍知人者，或卒然闷乱无觉知者，皆因邪气乱，阳气逆，是少阴肾脉不至也。肾气微少，精血奔逸，使气促迫，上入胸膈，宗气反结心下，阳气退下，热归阴股，与阴相助，令身不仁。又五络皆会于耳中。五络俱绝，则令人身脉皆动，而形体皆无所知，其状如尸，故曰尸厥。有涎如拽锯，声在喉中为痰厥；手足搐搦者为风厥；因醉而得之为酒

厥；暴怒而得之为气厥；骨痛爪枯为骨厥；两足指挛急，屈伸不得，爪甲枯，为臂厥；身强直如椽者，为肝厥；喘而啘者，狂走攀登为阳明厥。皆气逆之所为也。今人见兹厥者，皆谓之踙著、掠著，此是何等语也？非徒其名之谬，因其名之谬而乖[①]其实也。既言踙著、中著、掠著，必归之风，此清心、灵宝、至宝又为先驱矣。鼻中嗅药，身上焫火，岂知厥之为病，如前所说者耶！凡尸厥、痿厥、风厥、气厥、酒厥可一涌而醒，次服降心火，益肾水，通血和气之药，使粥食调养，无不差者。若其余诸厥，仿此行之。慎勿当疑似之间，便作风气，相去邈矣。

张子和论风痹痿厥

风痹痿厥四证，皆病之重者也。风论则本篇详且明矣，余三证虽详而未明也，谨申论之：三证皆起于元精之内虚，而成于风湿寒热之外袭，自肌肉入而伤之。浅者则为痹痿，风湿挟寒而袭者，则结滞而为痹，其证多痛，甚者或顽而无知，治之当以燥湿及辛热发散之药；风湿挟热而袭者，则浸灌蒸薰而为痿，其症不痛，但筋骨不用，甚者亦顽而无知，治之亦当以燥湿及酸寒收引之药。世医不知其贞[②]，乃谓痹为外感，痿为内伤，误矣！其风湿寒热，自足下入而伤之，深者则为厥，挟寒者为阴厥，其症自足至膝皆寒，甚者偏[③]身皆寒亦多痛，治之当以热药为主，复加辛药发之可也；挟热者则为阳厥，其证偏身皆热不痛，治之当以凉药为主，复加酸药收之可也。二证甚者，病气逼真气逆上，至于愦

① 乖：原作“华”，据《儒门事亲》卷一改。
② 贞：正确。《广雅·释诂一》：“贞，正也。”
③ 偏：通“遍”。《墨子·非儒》：“远施周偏。”

乱，皆致偃仆不知人，用药同上，随证再略加减可也。

痹痿厥三证，皆兼风邪。盖湿寒、湿热非风驱之，不能深入故也。故近世医书痹痿厥三证，亦多混于风证之中。盖风证皆多汗，或为寒热，或为寒中，或为热中，脉成则为疠风，久风则为飧泄，如是而已。至偃仆不知人，则属二厥及痹，其瘫痪痛者则痹也，不痛者则痿也，皆兼风之证也。西北有中风，则亦风之挟寒者也。世医乃谓西北有中风，东南无中风，误矣！

又《内经·热论》①

帝曰：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或愈或死，其死皆以六七日之间，其愈皆以十日以上者何也？愿闻其故。岐伯曰：巨阳者，诸阳之属也，其脉连于风府，故为诸阳主气也。人之伤于寒也，则为病热，热虽甚不死；其两感于寒而病者，必不免于死。

曰：愿闻其状。曰：伤寒一日，巨阳受之，故头项痛，腰脊强。二日阳明受之，阳明主肉，其脉侠②鼻络于目，故身热目疼而鼻干，不得卧也。三日少阳受之，少阳主胆，其脉循胁络于耳，故胸胁痛而耳聋。三阳经络皆受其病，而未入于脏者，故可汗而已。四日太阴受之，太阴脉布胃中络于嗌，故腹满而嗌干。五日少阴受之，少阴脉贯肾络于肺，系舌本，故口燥舌干而渴。六日厥阴受之，厥阴脉循阴器而络于肝，故烦满而囊缩。三阴三阳，五脏六腑皆受病，荣卫不行，五脏不通，则死矣。其不两感于寒者，七日巨阳病衰，头痛少愈；八日阳明病衰，身热少愈；九日少阳病衰，耳聋微闻；十日太阴病衰，腹减如故，则思饮食；十

---

① 又内经热论：见《素问·热论》。

② 侠：通“夹”。《正字通·人部》：“侠，傍也，并也。与夹通。”

一日少阴病衰，渴止不满，舌干已而嚏；十二日厥阴病衰，囊纵，少腹微下，大气皆去，病日已矣。

曰：治之奈何？曰：治之各通其脏脉，病日衰已矣。其未满三日者，可汗而已；其满三日，可泄而已。

曰：热病已愈，时有所遗者，何也？曰：诸遗者，热甚而强食之，故有所遗也。若此者，皆病已衰而热有所藏，因其谷气相薄，两热相合，故有所遗也。

曰：治遗奈何？曰：视其虚实，调其逆从，可使必已矣。

曰：病热当何禁之？曰：病热少愈，食肉则复，多食则遗，此其禁也。

曰：其病两感于寒者，其脉应与其病形何如？曰：两感于寒者，病一日则巨阳与少阴俱病，则头痛口干而烦满；二日则阳明与太阴俱病，则腹满身热，不欲食，谵言；三日则少阳与厥阴俱病，则耳聋囊缩而厥，水浆不入，不知人，六日死。

曰：五脏已伤，六腑不通，荣卫不行，如是之后，三日乃死何也？曰：阳明者，十二经脉之长也。其血气盛，故不知人，三日其气乃尽，故死矣。凡病伤寒而成温者，先夏至日者为病温，后夏至日者为病暑，暑当与汗皆出，勿止。

《内经·评热病论》

帝曰：有病温者，汗出辄复热，而脉躁疾不为汗衰，狂言不能食，病名为何？岐伯曰：病名阴阳交，交者死也。人所以汗出者，皆生于谷，谷生于精。今邪气交争于骨肉而得汗者，是邪却而精胜也，精胜则当能食而不复热。复热者，邪气也，汗者，精气也。今汗出而辄复热者，是邪胜也。不能食者，精无裨也，病而留者，其寿可立而倾也。且夫《热论》曰：汗出而脉尚燥盛者

死。今脉不与汗相应，此不胜其病也，其死明矣。狂言者是失志，失志者死。今见三死，不见一生，虽愈必死也。

曰：有病身热，汗出烦满，烦满不为汗解，此为何病？曰：汗出而身热者风也；汗出而烦满不解者厥也，病名曰风厥。曰：巨阳主气，故先受邪，少阴与其为表里也，得热则上从之，从之则厥也。

曰：劳风为病何如？曰：劳风法在肺下。其为病也，使人强上冥视，唾出若涕，恶风而振寒，此为劳风之病。

曰：治之奈何？曰：以救俛仰。巨阳引精者三日，中年者五日，不精者七日。咳出青黄涕，其状如脓，大如弹丸，从口中若鼻中出，不出则伤肺，伤肺则死也。

曰：有病肾风者，面胕痝①然壅，害于言，可刺不？曰：虚不当刺。不当刺而刺，后五日其气必至。至必少气时热，时热从胸背上至头，汗出手热，口干苦渴，小便黄，目下肿，腹中鸣，身重难以行，月事不来，烦而不能食，不能正偃②，正偃则咳甚③，病名曰风水。

曰：愿闻其说。曰：邪之所凑，其气必虚。阴虚者阳必凑之，故少气时热而汗出也。小便黄者，少腹中有热也。不能正偃者，胃中不和也。正偃则咳甚上迫肺也。诸有水气者微肿，先见于目下也。水者阴也，目下亦阴也，腹者至阴之所居，故水在腹者，必使目下肿也。真气上逆，故口苦舌干，卧不得正偃，正偃则咳出清水也。诸水病者，故不得卧，卧则惊，惊则咳甚也。腹中鸣

---

① 痝（máng 忙）：肿起。
② 正偃：仰面睡下。
③ 甚：原脱，据《素问·评热病论》补。

者，病本于胃也。薄脾则烦不能食，食不下者，胃脘鬲也。身重难以行者，胃脉在足也。月事不来者，胞脉闭也。胞脉者，属心而络于胞中。今气上迫肺，心气不得下通，故月事不来也。

张仲景论伤寒①

《阴阳大论》云：春气温和，夏气暑热，秋气清凉，冬气冷冽，此则四时正气之序也。冬时严寒，万类深藏，君子固密，则不伤于寒。触冒之者，乃名伤寒耳。其伤于四时之气，皆能为病。以伤寒为毒者，以其最成杀厉之气也。中而即病者，名曰伤寒；不即病者，寒毒藏于肌肤，至春变为温病，至夏变为暑病。暑病者，热极重于温也。是以辛苦之人，春夏多温热病，皆由冬时触寒所致，非时行之气也。

凡时行者，春时应暖，而复大寒；夏时应大热，而反大凉；秋时应凉，而反大热；冬时应寒，而反大温。此非其时而有其气，是以一岁之中，长幼之病多相似者，此则时行之气也。

夫欲候知四时正气为病，及时行疫气之法，皆当按斗历占之。九月霜降节后宜渐寒，向冬大寒至正月雨水节后宜解也。所以谓之雨水者，以冰雪解而为雨水故也。至惊蛰二月节后，气渐和暖，向夏大热，至秋便凉。从霜降以后，至春分以前，凡有触冒霜露，体中寒即病者，谓之伤寒也。其冬有非节之暖者，名曰冬温。冬温之毒，与伤寒大异。冬温复有先后，更相重沓，亦有轻重，为治不同，证如后章。

从立春节后，其中无暴大寒，又不冰雪，而有人壮热为病者，此属春时阳气，发于冬时伏寒，变为温病。从春分以后，至秋分

① 张仲景论伤寒：见《注解伤寒论》卷二。

节前，天有暴寒者，皆为时行寒疫也。三月四月，或有暴寒，其时阳气尚弱，为寒所折，病热犹轻；五月六月，阳气已盛，为寒所折，病热则重；七月八月，阳气已衰，为寒所折，病热亦微。其病与温及暑病相似，但治有殊耳。

十五日得一气，于四时之中，一时有六气，四六名为二十四气也。然气候亦有应至而不至，或有未应至而至者，或有至而太过者，皆成病气也。但天地动静，阴阳鼓击者，各正一气耳。是以彼春之暖，为夏之暑；彼秋之忿，为冬之怒。是故冬至之后，一阳爻升，一阴爻降也。夏至之后，一阳气下，一阴气上也。斯则冬夏二至，阴阳合也。春秋二分，阴阳离也。阴阳交易，人变病焉。此君子春夏养阳，秋冬养阴，顺天地之刚柔也。小人触冒，必婴暴疹。须知毒烈之气，留在何经，而发何病，详而取之。是以春伤于风，夏必飧泄；夏伤于暑，秋必病疟；秋伤于湿，冬必咳嗽；冬伤于寒，春必病温。此必然之道，可不审明之。

伤寒之病，逐日浅深，以施方治。今世人伤寒，或始不早治，或治不对病，或日数久淹，困乃告医。医人又不依次第而治之，则不中病。皆宜临时消息制方，无不效也。今搜采仲景旧论，录其证候，诊脉声色，对病真方有神验者，拟防世急也。又土地温凉，高下不同；物性刚柔，食居亦异。是黄帝兴四方之问，岐伯举四治之能，以训后贤，开其未悟者。临病之工，宜须两审也。

凡伤于寒，则为病热，热虽甚，不死。若两感于寒而病者，必死。尺寸俱浮者，太阳受病也，当一二日发，以其脉上连风府，故头项痛、腰脊强。尺寸俱长者，阳明受病也，当二三日发，以其脉侠鼻络于目，故身热目疼，鼻干不得卧。尺寸俱弦者，少阳受病也，当三四日发，以其脉循胁络于耳，故胸胁痛而耳聋。此

三经皆受病，未入于腑者，可汗而已。尺寸俱沉细者，太阴受病也，当四五日发，以其脉布胃中络于嗌，故腹满而嗌干。尺寸俱沉者，少阴受病也，当五六日发，以其脉贯肾络于肺，系舌本，故口燥舌干而渴。尺寸俱微缓者，厥阴受病也，当六七日发，以其脉循阴器络于肝，故烦满而囊缩。此三经皆受病，已入于腑，可下而已。

若两感于寒者，一日太阳之受，即与少阴俱病，则头痛口干、烦满而渴，二日阳明受之，即与太阴俱病，则腹满身热、不欲食谵语，三日少阳受之，即与厥阴俱病，则耳聋囊缩而厥，水浆不入，不知人者，六日死。若三阴三阳，五脏六腑皆受病，则荣卫不行，腑脏不通，则死矣。

其不两感于寒，更不传经，不加异气者，至七日太阳病衰，头痛少愈也，八日阳明病衰，身热少歇也，九日少阳病衰，耳聋微闻也，十日太阴病衰，腹减如故，则思饮食，十一日少阴病衰，渴止舌干，已而嚏也，十二日厥阴病衰，囊纵，少腹微下，大气皆去，病人精神爽慧也。若过十三日以上，不间尺寸陷者大危。若更感异气，变为他病者，当依旧坏证病而治之。若脉阴阳俱盛，重感于寒者，变为温疟。阳脉浮滑，阴脉濡弱者，更遇于风，变为风温。阳脉洪数，阴脉实大者，更①遇温热，变为温毒，温毒为病最重也。阳脉濡弱，阴脉弦紧者，更遇温气，变为温疫。以此冬伤于寒，发为温②病。脉之变证，方治如说。

凡人有疾，不时即治，隐忍冀差③，以成痼疾。小儿女子，益

---

① 更：原脱，据《注解伤寒论》卷二补。
② 温：原作“寒”，据《注解伤寒论》卷二改。
③ 差：病除。

以滋甚。时气不和，便当早言，寻其邪由，及在腠理，以时治之，罕有不愈者。患人忍之，数日乃说，邪气入脏，则难可制。此为家有患备虑之要。

凡作汤药，不可避晨夜，觉病须臾，即宜便治，不等早晚，则易愈矣。若或瘥迟，病即传变，虽欲除治，必难为力。服药正如方法，纵意违师，不须治之。

凡伤寒之病，多从风寒得之。始表中风寒，入里则不消矣。未有温覆而当，不消散者。不在证治，拟欲攻之，尤当先解表，乃可下之。若表已解，而内不消，非大满，尤生寒热，则病不除。若表已解，而内不消，大满大实，坚有燥屎，自可除下之。虽四五日，不能为祸也。若不宜下，而便攻之，内虚热入，协热遂利。烦燥诸变，不可胜数，轻者困笃，重者必死矣。

夫阳盛阴虚，汗之则死，下之则愈。阳虚阴盛，汗之则愈，下之则死。夫如是，则神丹安可以误发？甘遂何可以妄攻？虚盛之治，相背千里，吉凶之机，应若影响，岂容易哉！况桂枝下咽，阳盛则毙，承气入胃，阴盛以亡。死生之要，在乎须臾。视身之尽，不暇计日。此阴阳虚实之交错，其候至微；发汗吐①下之相反，其祸至速，而医术浅狭，懵然不知病源，为治乃误，使病者殒殁，自谓其分。至今冤魂塞于冥路，死尸盈于旷野。仁者鉴此，岂不痛欤！

凡两感病俱作，治有先后，发表攻里，本自不同。而执迷妄意者，乃云神丹甘遂合而饮之，且解其表，又除其里，言巧似是，

---

① 吐：原作“上”，据《注解伤寒论》卷二改。

其理实违。夫智者之举错①也，常审以慎；愚者之动作也，必果而速。安危之变，岂可诡哉！世上之士，但务彼翕习之荣，而莫见此倾危之败。惟明者，居然能护其本。近取诸身，夫何远之有焉。

凡发汗，温服汤药，其方虽言日三服，若病剧不解，当促其间，可半日中尽三服。若与病相阻，即便有所觉，重病者，一日一夜，当晬时观之。如服一剂，病证尤在，故当服作本汤服之。至有不肯汗出，服三剂乃解；若汗不出者，死病也。

凡得时气病，至五六日，而渴欲饮水，饮不能多，不当与也，何者？以腹中热尚少，不能消之，便更与人作病也。至七八日，大渴欲饮水者，犹当依证与之。与之常令不足，勿极意也。言能饮一斗，与五升。若饮而腹满，小便不利，若喘若哕，不可与之。忽然大汗出，是为自愈也。

凡得病，反能饮水，此为欲愈之病。其不晓病者，但闻病饮水自愈，小渴者乃强与饮之，因成其祸，不可复数。

凡得病厥，脉动数，服汤药更迟，脉浮大减小，初躁后静，此皆愈证也。

凡治温病，可刺五十九穴。又身之穴三百六十有五，其三十九穴，灸之有害；七十九穴，刺之为灾。并中髓也。

凡脉四损，三日死。平人四息，病人脉一至，名曰四损。脉五损，一日死。平人五息，病人脉一至，名曰五损。脉六损，一时死。平人六息，病人脉一至，名曰六损。

脉盛身寒，得之伤寒；脉虚身热，得之伤暑。脉阴阳俱盛，大汗出，不解者死。脉阴阳俱虚，热不止者死。脉至乍疏乍数者

① 错：通“措”。《洪武正韵·暮韵》：“错，同措。”

死。脉至如转索者其日死。谵言妄语，身微热，脉浮大，手足温者生。逆冷，脉沉细者，不过一日死矣。

此以前是伤寒热病证候也。

张仲景《金匮要略》[①]

问曰：上工治未病，何也？师曰：夫治未病者，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四季脾王不受邪，即勿补之；中工不晓相传，见肝之病，不解实脾，惟治肝也。夫肝之病，补用酸，助用焦苦，益用甘味之药调之。酸入肝，焦苦入心，甘入脾。脾能伤肾，肾气微弱，则水不行；水不行，则心火气盛，心火气盛，则伤肺；肺被伤，则金气不行；金气不行，则肝气盛，故实脾，则肝自愈。此治肝补脾之要妙也。肝虚则用此法，实则不在用之。

经曰：虚虚实实，补不足，损有余，是其义也。余脏准此。

夫人禀五常，因风气而生长，风气虽能生万物，亦能害万物，如水能浮舟，亦能覆舟。若五脏元真通畅，人即安和。客气邪风，中人多死，千般灾难，不越三条：一者，经络受邪，入脏腑，为内所因也；二者，四肢九窍，血脉相传，壅塞不通，为外皮肤所中也；三者，房室、金刃、虫兽所伤。以此[②]详之，病由都尽。

若人能养慎，不令邪风干忤经络；适中经络，未流传腑腑，即医治之。四肢才觉重滞，即导引、吐纳、针灸、膏摩，勿令九窍闭塞；更能无犯王法，禽兽灾伤，房室勿令竭之，服食节其冷热苦酸辛甘，不遗形体有衰，病则无由入其腠理。腠者，是三焦通会元真之处，为血气所注；理者，是皮肤脏腑之文理也。

---

① 张仲景金匮要略：见《金匮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

② 此：原作“凡”，据《金匮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改。

问曰：病人有气色见于面部，愿闻其说。师曰：鼻头色青，腹中痛，苦冷者死一云腹中苦痛者死；鼻头色微黑者，有水气；色黄者胸上有寒；色白者亡血也。设微赤非时者死，其目正圆者痉[①]，不治。又色青为痛，色黑为劳，色赤为风，色黄者便难，色鲜明者有留饮。

师曰：病人语声寂然喜惊呼者，骨节间病；语声喑喑然不彻者，心膈间病；语声啾啾然细而长者，头中病一作痛。

师曰：息摇肩者，心中坚；息引胸中上气者，咳；息张口短气者，肺痿唾沫。

师曰：吸而微数，其病在中焦，实也，当下之即愈；虚者不治。在上焦者，其吸促；在下焦者，其吸远。此皆难治。呼吸动摇振振者，不治。

师曰：寸口脉动者，因其王时而动，假令肝旺[②]色青，四时各随其色。肝色青而反色白，非其时色脉，皆当病。

问曰：有未至而至，有至而不至，有至而不去，有至而太过，何谓也？师曰：冬至之后，甲子夜半少阳起，少阳之时，阳始生，天得温和。以未得甲子，天因温和，此为未至而至也；以得甲子，而天未温和，此为至而不至也；以得甲子，而天大寒不解，此为而至不去也；以得甲子，而天温如盛夏五六月时，此而为至而太过也。

师曰：病人脉浮者在前，其病在表；浮者在后，其病在里，腰痛背强不能行，必短气而极也。

---

① 痉：原作"痓"，据《金匮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改。
② 旺：原作"黄"，据《金匮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改。

问曰：经云厥阳独行，何谓也？师曰：此为有阳无阴，故称厥阳。

问曰：寸脉沉大而滑，沉则为实，滑则为气，实气相搏，血气入脏即死，入腑即愈，此为卒厥，何谓也？师曰：唇口青，身冷，为入脏即死；如身和，汗自出，为入腑即愈。

问曰：脉脱入脏即死，入腑即愈，何谓也？师曰：非为一病，百病皆然。譬如浸淫疮，从口起流向四肢者，可治；从四肢流来入口者，不可治。病在外者可治，入里者即死。

问曰：阳病十八，何谓也？师曰：头痛，项、腰、脊、臂、脚掣痛。

阴病十八，何谓也？师曰：咳、上气、喘、哕、咽、肠鸣、胀满、心痛、拘急，五脏病各有十八，合为九十病，人又有六微，微有十八病，合为一百八病。五劳七伤六极，妇人三十六病不在其中。

清邪居上，浊邪居下，大邪中表，小邪中里，槃①饪之邪，从口入者，宿食也。五邪中人，各有法度，风中于前，寒中于暮，湿伤于下，雾伤于上。风令脉浮，寒令脉急，雾伤皮腠，湿流关节，食伤脾胃，极寒伤经，极热伤络。

问曰：病有急，当救里救表者，何谓也？师曰：病，医下之，续得下利清谷不止，身体疼痛者，急当救里；后身体疼痛，清便自调者，急当救表也。夫病痼疾，加以卒病，当先治其卒病，后乃治其痼疾也。

师曰：五脏病各有得者愈，五脏病各有所恶，各随其所不喜

---

① 槃：同“馨”。《字汇补·禾部》：“槃，今读与馨同。”

者为病，病者素不应食，而反暴思之，必发热也。

夫诸病在脏，欲攻之，当随其所得而攻之，如渴者，与猪苓汤。余皆仿此。

张子和伤寒论①

春之瘟病，夏之热病，秋之疟及痢，冬之寒气及咳嗽，皆四时不正之气也。总名之曰伤寒。人之劳役辛苦者，触冒此四时风寒暑湿不正之气，遂成此疾。人之伤于寒也，热郁于内，浅则发早为春温。若春不发，而重感于暑，则夏为热病。若夏不发，而重感于湿，则秋变为疟痢。若秋不发，而重感于寒，则冬为伤寒。故伤寒之气最深。然而伤寒及温热，但发必先发热恶寒，头项痛，腰脊强者，一日在太阳经故也。《内经》中虽言一日太阳者，传受之常也。亦有太阳证，至了不传者，止可汗之，如升麻汤、解肌汤、逼毒散、五积散之类，发散则愈也。盖病人热甚，更以辛温，则病必转加。

今代，刘河间先生自制辛凉之剂，以通圣、益元散相合，各五七钱，水一中碗，入生姜十余片，葱须头二十余根，豆豉一撮，同煎至五七沸，去渣，分作二服，先以多半服之，顷以钗股于喉中探引，尽吐前药。因其一涌，腠理开发，汗出周身，复将余药温热而服之，仍以酸醋辛辣浆粥投之，可以立愈。解利伤寒、湿瘟热病，治法有二。天下少事之时，人多静逸，乐而不劳。诸静属阴，虽用温剂解表发汗，亦可获愈。及天下多故之时，荧惑失常，师旅数兴，饥馑相继，赋役既多，火化大扰，属阳，内火又侵，医者不达时变，犹用辛温，兹不近于人情也。止可用刘河间

① 张子和伤寒论：见《儒门事亲》卷一《立诸时气解利禁忌式》。

辛凉之剂，三日以里之证，十痊八九。予用此药四十余年，解利伤寒、温热、中暑、伏热，莫知其数。非为炫也，将以证后人之误用药者也。予尝见世医，用升麻、五积解利伤寒、温疫等病，往往发狂谵语、衄血泄血、喘满昏瞀、懊侬闷乱、劳复。此数证，非伤寒便有此状，皆由辛温之剂，解之不愈，而热增剧以致然也。凡解利伤寒、时气温疫，当先推天地寒暑之理，以人参之。南陲之地多热，宜辛凉之剂解之；朔方之地多寒，宜辛温之剂解之。午未之月多暑，宜辛凉解之；子丑之月多冻，宜辛温解之。少壮气实之人，宜辛凉解之；老耆气衰之人，宜辛温解之。病人因冒寒、食冷而得者，宜辛温解之；因劳役、冒暑而得者，宜辛凉解之。病人禀性怒急者，可辛凉解之；病人禀性和缓者，可辛温解之。病人两手脉浮大者，可辛凉解之；两手脉迟缓者，可辛温解之。如是之病，不可一概而用偏热、寒凉及与辛温，皆不知变通者。夫地有南北，时有寒暑，人有衰旺，脉有浮沉，剂有温凉，服有多少，不可差玄，病人禁忌，不可不知。

王安道论张仲景伤寒立法考①

读仲景之书，当求其所以立法之意。夫伤于寒，有即病者焉，有不即病者焉。即病者，发于所感之时；不即病者，过时而发于春夏也。即病谓之伤寒，不即病谓之温与暑。夫伤寒温暑，其类虽殊，其所受之原，则不殊也。由其原之不殊，故一以伤寒而为称；由其类之殊，故施治不得以相混。其法与方，仲景专为即病之伤寒设，不兼为不即病之温暑设也。后人能知仲景之书，本为

① 王安道论张仲景伤寒立法考：见《医经溯洄集·张仲景伤寒立法考》。

即病者设，不为不即病者设。则尚恨其法散落，所存不多，而莫能御。夫粗工妄治之万变，果可惮烦[1]而或废之乎？是知委废大半，而不觉其非者，由乎不能得其所以立法之意故也。

今人虽以治伤寒法治温暑，亦不过借用耳，非仲景立法之本意也。犹六书假借，虽移易无穷，终非造字之初意。夫仲景立法，天下后世之权衡也，故可借焉，以为他病用。虽然，岂特可借以治温暑而已，凡杂病之治，莫不可借也。今人因伤寒治法，可借以治温暑，遂谓其法通为伤寒温暑设。吁！此非识流而昧源者乎？夫仲景之书，三阴经寒证，居热证十之七八。彼不即病之温暑，但一于热耳，何由而为寒哉？就三阴寒证而详味之，然后知予言之不妄。或者乃谓三阴寒证本是杂病，为王叔和增入其中，又或谓其证之寒，盖由寒药误治而致，若此者皆非也。夫叔和之增入者，辩脉、平脉与可汗、可下等诸篇而已。其六经病篇，必非叔和所能赞辞也。但厥阴经中下利呕哕诸条，却是叔和因其有厥逆而附，遂并无厥逆而同类者，亦附之耳。至若以药误治，而成变证，则惟太阳为多，纵使三阴证，亦或有寒药误治而变寒者，然岂应如是之众乎？夫惟后人以仲景书，通为伤寒温暑设，遂致诸温剂皆疑焉而不敢用。

韩祇和虽觉桂枝之难用，但谓今昔之世不同，然未悟仲景书，本为即病之伤寒设也。且其著《微旨》一书，又纯以温暑作伤寒立论，而即病之伤寒，反不言及，此已是舍本徇末，全不能窥仲景藩篱。又以夏至前胸膈满闷、呕逆气塞、肠鸣腹痛、身体拘急、手足逆冷等证，视为温暑，谓与仲景三阴寒证，脉理同而证不同，

---

① 惮烦：害怕麻烦。

遂别立温中法以治。夫仲景所叙三阴寒证，乃是冬时即病之伤寒，故有此证。今欲以仲景所叙三阴寒证，求封于春夏温暑之病，不亦惛[1]乎？虽然，祇和未悟仲景立法本旨，而又适当温暑病作之际，其为惑也固宜。以余观之，其胸膈满闷、呕逆气塞等证，若非内伤冷物，则不正暴寒所中，或过服寒药所变，或内外俱伤于寒之病也。且祇和但曰寒而当温，然未尝求其所以为寒之故，能求其故，则知温暑本无寒证矣。考之仲景书，虽有阴毒之名，然其所叙之证，不过面目青，身痛如被杖，咽喉痛而已，并不言阴寒极甚之证。况其所治之方，亦不过升麻、甘草、当归、鳖甲而已，并不用大温大热之药。是知仲景所谓阴毒者，非阴寒之病，乃是感天地恶毒异气，入于阴经，故曰阴毒耳！后之论者，遂以为阴寒极甚之证，称为阴毒。乃引仲景所叙面目青，身痛如被杖，咽喉痛数语并而言之，却用附子散、正阳散等药以治。窃谓阴寒极甚之证，固亦可名为阴毒。然终非仲景所以立名之本意。观后人所叙阴毒与仲景所叙阴毒自是两般，岂可混论。后人所叙阴毒，亦只是内伤冷物，或不正暴寒所中，或过服寒药所变，或内外俱伤于寒而成耳，非天地恶毒异气所中者也。

朱奉议作《活人书》，累数万言，于仲景《伤寒论》多有发明，其伤寒即入阴经为寒证者。诸家不识，而奉议识之。但惜其亦不知仲景专为即病者立法，故其书中，每每以伤寒温暑混杂议论，竟无所别。况又视《伤寒论》为全书，遂将次传阴经热证，与即入阴经寒证，牵合为一立说。且谓大抵伤寒阳明证宜下，少阴证宜温，而于所识即入阴经之见，又未免自相悖。夫阳明证之

---

① 惛（hūn 昏）：糊涂。

宜下者，固为邪热入胃。其少阴证，果是伤寒传经热邪，亦可温乎？况温病、暑病之少阴，尤不可温也。自奉议此说行，而天下后世蒙害者不无矣。

迨夫成无己作《伤寒论注》，又作《明理论》，其表章名议，纤息不遗，可谓善羽翼仲景者。然即入阴经之寒证，又不及朱奉议能识，况即病立法之本旨乎，宜其莫能知也。惟其莫知。故于三阴诸寒证，止随文解义而已，未尝明其何由，不为热而为寒也。

至于刘守真出，亦以温暑作伤寒立论，而遗即病之伤寒，其所处辛凉解散之剂，固为昧者有中风伤寒错治之失而立，盖亦不无桂枝、麻黄难用之惑也。既惑于此，则无由悟。夫仲景立桂枝麻黄汤之有所主，用桂枝麻黄汤之有其时矣。故其《原病式》有曰：夏热用麻黄、桂枝之类热药发表，须加寒药，不然，则热甚发黄，或斑出矣。殊不知仲景立麻黄汤、桂枝汤，本不欲用于夏热之时也。苟悟夫桂枝、麻黄汤本非治温暑之剂，则群凝冰释矣。何也？夫寒之初客于表也，闭腠理，郁阳气而为热。故非辛热之药，不能开腠理以泄其热，此麻黄汤之所由立也。至于风邪伤表，虽反疏腠理而不能闭。然邪既客表，则表之正气受伤，而不能流通，故亦发热也。必以辛甘温之药发其邪，则邪去而腠理自密矣。此桂枝汤之所由立也。其所以不加寒药者，盖由风寒在表，又当天令寒冷之时，而无所避故也。后人不知仲景立法之意，故有惑于麻黄、桂枝之热，有犯于春夏之司气而不敢用，于是有须加寒药之论。夫欲加寒药于麻黄桂枝汤之中，此乃不悟其所以然，故如此耳。若仲景为温暑立方，必不如此，必别有法。但惜其遗帙不传，致使后人有多歧之患。若知仲景《伤寒论》专为即病伤寒作，则知麻黄桂枝所以宜用之故，除传经热证之外，其直伤阴经，

与太阳不郁热，即传阴经诸寒证，皆有所归著，而不复疑为寒药误下而生矣。

若乃春夏有恶风恶寒，纯类伤寒之证，盖春夏暴中风寒之新病，非冬时受伤过时而发者。不然，则或是温暑将发，而复感于风寒，或因感风寒而动乎久郁之热，遂发为温暑也。仲景曰：太阳病，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观此，则知温病不当恶寒而当渴；其恶寒而不渴者，非温病矣。仲景虽不言暑病，然暑病与温病同，但复过一时，而加重于温病耳，其不恶寒而渴，则无异也。春夏虽有恶风恶寒表证，其桂枝、麻黄二汤，终难轻用，勿泥于发表不远热之语也。于是用辛凉解散，庶为得宜。苟不慎而轻用之，诚不能免夫狂躁、斑黄、衄血之变，而亦无功也。虽或者行桂枝麻黄于春夏而效，乃是因其辛甘发散之力，偶中于万一，断不可视为常道而守之。今人以败毒散、参苏饮、通解散、百解散之类，不问四时中风伤寒，一例施之，虽非至正之道，较之不慎而轻用麻黄桂枝于春夏，以致变者，则反庶几。然败毒散等若用于春夏，亦止可治暴中风寒之证而已，其冬时受伤过时而发之温病暑病，则不宜用也。用则非徒无益，亦反害之矣。纵或有效，亦是偶然。彼冬时伤寒用辛凉发表而或效者，亦偶然也。

凡用药治病，其既效之后，须要明其当然与偶然，能明其当然与偶然，则精微之地，安有不至者乎？惟其视偶然为当然，所以循非踵弊，莫之能悟，而病者不幸矣。若夫仲景于三阴经每用温药，正由病之所必须，与用之有其时耳。近代先觉，不示伤寒温暑异治之端绪，但一以寒凉为主，而诸温热之剂，悉在所略，致使后之学者，视仲景书欲仗焉，而不敢以终决，欲弃焉，则犹以为立法之祖而莫能外，甚则待为文具，又甚则束之高阁，而谓

其法宜于昔而不宜于今。由治乱动静之殊，治静属水，乱动属火，故其温热之药，不可用于今属火之时也。噫！斯言也，其果然耶？否耶？但能明乎仲景本为即病者设法，则桂枝麻黄自有所用，诸温热之剂，皆不可略矣。若谓仲景法不独为即病者设，则凡时行及寒疫、温疟、风湿等病，亦通以伤寒六经病诸方治之乎？伤寒例曰：冬温之毒，与伤寒大异，为治不同。又曰：寒疫与温及暑病相似，但治有殊耳。是则温暑及时行、寒疫、温疟、风温等，仲景必别有治法。今不见者，亡之也。观其所谓为治不同，所谓温疟、风温、温毒、温疫，脉之变证方治如说，岂非亡其法乎？决不可以伤寒六经病诸方通治也。夫《素问》谓人伤于寒，则为病热者，言常而不言变也。仲景谓或热或寒而不一者，备常与变而弗遗也。仲景盖言古人之所未言，大有功于古人者，虽欲偏废可乎？叔和搜采仲景旧论之散落者以成书，功莫大矣，但惜其既以自己之说，混于仲景所言之中，又以杂脉杂病，纷纭并载于卷首，故使玉石不分，主客相乱。若先备仲景之言，而次附己说，明书其名，则不致惑于后人而累仲景矣。昔汉儒收拾残编断简于秦火之余，加以传注，后之议者，谓其功过相等。叔和其亦未免于后人之议欤。

余尝欲编类其说，以伤寒例居前，六经病次之，相类病次之，差后病又次之，诊察、治法、治禁、治误、病解、未解等又次之，其杂脉杂病与伤寒有所关者，采以附焉。其与伤寒无相关者，皆删去。如此，庶几法度纯一，而玉石有分，主客不乱矣。然有志未暇，姑叙此，以俟他日。

王安道三阴病寒热辩①

尝读张仲景《伤寒论》，于太阴有曰：自利不渴者，属太阴，以其脏有寒故也，当温之，宜服四逆辈。于少阴有曰：少阴病，得之一二日，口中和，其背恶寒者，当灸之，附子汤主之。少阴病，身体痛，手足寒，骨节痛，脉沉者，附子汤主之。少阴病，下利，白通汤主之。少阴病，下利，脉微者，与白通汤。利不止，厥逆无脉，干呕烦者，白通加猪胆汁汤主之。少阴下利清谷，里寒外热，手足厥逆，脉微欲绝，身反不恶寒，其人面赤色，或腹痛，或干呕，或咽痛，或利止脉不出者，通脉四逆汤主之。少阴病，脉沉者，急温之，宜四逆汤。于厥阴有曰：手足厥寒，脉细欲绝者，当归四逆汤主之；大汗，若大下利而厥冷者，四逆汤主之。观仲景此论，则伤寒三阴，必有寒证，而宜用温热之剂也。及读刘守真之书有曰：伤寒邪热在表，腑病为阳；邪热在里，脏病为阴。俗妄谓有寒热阴阳异证，误人久矣。寒病有矣，非汗病之谓也。寒病止为杂病，终莫能为汗病，且造化汗液之气者，乃阳热之气，非阴寒之所能也。虽仲景有四逆汤证，是治表热里和，误以寒药下之太早，表热入里，下利不止；及或表热里寒自利，急以四逆温里，利止里和，急解其表也。故仲景四逆汤证，复有承气汤下之者。由是伤寒汗病，经直言热病，而不言寒也。经言三阴证者，邪热在脏在里，以脏与里为阴，当下热者也。《素问》论伤寒热病有二，篇名曰热，竟无寒理。兼《素问》并《灵枢》诸篇，运气造化之理推之，则为热病，诚非寒也。观守真此论，则伤寒无问在表在里，与夫三阴三阳，皆一于为热，而决无或寒

① 王安道三阴病寒热辩：见《医经溯洄集·伤寒三阴病或寒或热辩》。

者矣。两说不同，其是非之判，必有一居此者。由是彼此反复究诘其义，而久不能得。虽至神疲气耗，不舍置者，自谓此是伤寒大纲领，此义不明，则千言万语，皆未足以为后学式，况戕贼民生，何有穷极也哉？意谓成无已之注，必有所发明者，遂因而求之，然亦止是随文略译之，竟不明言何由为热，何由为寒之故。此非不欲言也，盖止知伤寒皆是传经，故疑于六经所传，俱为热证，而热无变寒之理，遂不敢别白耳。以寒为本脏之寒欤，安得当热邪传里入深之时，反独见寒，而不见热者？且所用温热药，能不助传经之热邪乎？以寒为外邪之寒欤，则在三阳已成热矣，岂有传至三阴而反为寒哉？成氏能潜心乎此，则必悟其所以然矣。

自仲景作《伤寒论》以来，靡或遗之而弗宗，至于异同之论兴，而渔者走渊，木者走山矣。宜乎后人不能决于似是而非之际。故或谓今世并无真伤寒病；又或以为今人所得之病俱是内伤。又昧者，至谓《伤寒论》中诸温药，悉为传经热邪而用者，以三阴经属阴故也。又其太谬者则曰：论中凡有“寒”字，皆当作“热”字看。呜呼！末流之弊，一至于此乎！于是澄心静虑，以涵泳之，一旦划然若有所悟者，然亦未敢必其当否也，姑陈之以就正有道①。

夫三阳之病，其寒邪之在太阳也，寒郁其阳，阳不畅而成热，阳虽人身之正气，即郁则为邪矣。用麻黄发表，以逐其寒，则腠理通而郁热泄，故汗而愈。苟或不汗不解，其热不得外泄，则必里入，故传阳明、传少阳，而或入腑也。若夫三阴之病，则或寒

① 姑陈之以就正有道：《医经溯洄集·伤寒三阴病或寒或热辩》作“姑陈之以从有道之政”。

或热者何哉？盖寒邪之伤人也，或有在太阳经郁热，然后以次而传至阴经者；或有太阳不传阳明少阳，而便传三阴经者；或有寒邪不从阳经，而始直伤阴经者；或有虽从太阳，而始不及郁热，即入少阴，而独见少阴证者；或有始自太阳，即入少阴，而太阳不能以无伤者，或有直伤即入，而寒便变热，及始寒而终热者。其郁热传阴与寒便变热，则为热证；其直伤阴经及从太阳即入少阴，则为寒证。其太阳不能无伤，则少阴脉证而兼见太阳标病，其始为寒而终变热，则先见寒证，而后见热证。此三阴之病，所以或寒或热也。苟即三阴经篇诸条，展转玩绎以求之，理斯出矣。夫其或传经，或直伤，或即入，或先寒后热者何也？邪气暴卒，本无定情，而传变不常故耳。故经曰：邪之中人也，无有常，或中于阳，或中于阴。

夫守真者，绝类离伦之士也，岂好为异说以骇人哉？盖由其以温暑为伤寒，而仲景之方，每不与温暑对，故略乎温热之剂，而例用寒凉，由其以伤寒一断为热而无寒。故谓仲景四逆汤，为寒药误下，表热里和之证，及为表热里寒，自利之证而立。又谓温里止利，急解其表，又谓寒病止为杂病。嗟乎！仲景《伤寒论》专为中而即病之伤寒作，不兼为不即病之温暑作。故每有三阴之寒证，而温热剂之所以用也。以病则寒，以时则寒，其用之也固宜。后人不知此意，是以愈求愈远，愈说愈凿；若知此意，则犹庖丁解牛，动中肯綮矣。且如寒药误下，而成里寒者，固不为不无矣。不因寒药误下，而自为里寒者，其可谓必无乎。殊不知阴经之每见寒证者，本因寒邪，不由阳经直伤于此，与夫虽由太阳，而始不及郁热即入于此而致也。虽或有因寒药误下而致者，盖亦甚少。仲景所用诸温热之剂，何尝每为寒药误下而立。况表热里

寒之证，亦何尝每有急解其表之文乎。夫里寒外热之证，乃是寒邪入客于内，迫阳于外，或是虚阳之气，自作外热之状耳，非真热邪所为也。

观仲景于里寒外热之证，但以温药治里寒，而不治外热，则知其所以为治之意矣。若果当急解其表，岂不于里和之后明言之乎？且三阴寒病，既是杂病，何故亦载于《伤寒论》以惑后人乎？其厥阴病篇诸条之上，又何故每以伤寒二字冠之乎？夫《内经》所叙三阴病，一于为热者，言其常也；仲景所叙三阴病，兼乎寒热者，言其变也；并行而不相悖耳！后人谓伤寒本无寒证，得非知常而不知变欤！然世之恪守《局方》，好用温热剂者，乃反能每全于寒证无他，其守彼虽偏，治此则是。学者能知三阴固有寒邪所为之证，则仲景创法之本意，可以了然于心目之间，而不为他说所夺矣。或曰：伤寒之病，必从阳经郁热而传三阴。今子谓直伤阴经，即入阴经而为寒证，其何据乎？予曰：据夫仲景耳。仲景曰：病发热恶寒者，发于阳也，无热恶寒者，发于阴也。发于阳者，七日愈，发于阴者，六日愈。夫谓之无热恶寒，则知其非阳经之郁热矣。谓之发于阴，则知其不从阳经传至此矣。谓之六日愈，则知其不始太阳，而止自阴经发病之日，为始数之矣。仲景又曰：伤寒一二日至四五日而厥者，必发热。伤寒病，厥五日，热亦五日。设六日当复厥，不厥者自愈。伤寒厥四日，热反三日，复厥五日，其病为进。夫得伤寒未为热，即为厥者，岂亦由传经入深之热邪而致此乎？今世人多有始得病时，便见诸寒证，而并无或热者，此则直伤阴经，即入阴经者也。苟不能究仲景之心，但执凡伤于寒，则为病热之语以为治，其不夭人天年者，几希矣。

王安道阴阳盛虚论①

《难经》曰：伤寒阳虚阴盛，汗出而愈，下之即死；阳盛阴虚，汗出而死，下之即愈。嗟乎！其伤寒汗下之枢机乎？夫邪之伤于人也，有浅深焉，浅则居表，深则入里。居表则闭腠理，发怫热，见恶寒、恶风、头痛等证，于斯时也，惟辛温解散而可愈；入里则为燥屎，作潮热，形狂言谵语大渴等证，于斯时也，惟咸寒攻下而可平。夫寒邪外客，非阴盛而阳虚乎？热邪内炽，非阳盛而阴虚乎？汗下一差，生死反掌。《外台秘要》曰：此阴阳，指身之表里言。病者为虚，不病者为盛。表病里和，是阳虚阴盛也；表和里病，是阳盛阴虚也。窃意阴阳之在人，均则宁，偏则病。无过不及之谓均；过与不及之谓偏。盛则过矣，虚则不及矣。其可以盛为和乎？故《内经》云：邪气盛则实，精气夺则虚。且谓阳虚当汗，阴虚当下，乃遗邪气而反指正气，为言得无晦乎？《伤寒微旨》曰：此阴阳，指脉之尺寸言。尺脉实大，寸脉短小，名阴盛阳虚，可汗；寸脉实大，尺脉短小，名阳盛阴虚，可下。苟汗证已具，而脉未应，必待尺脉力过于寸而后行；下证已具，而脉未应，必待寸脉力过于尺而后用。

窃意越人设难，以病不以脉，其所答也，何反以脉，不以病乎？且脉固以候病也，倘汗下之证已急，不可稍缓，待脉应而未应，欲不待则惑于心；欲待之则虑其变，二者之间，将从病欤？将从脉欤？吾不得无疑于此也。或诘予曰：仲景《伤寒论》引此，而继以桂枝下咽，阳盛则毙，承气入胃，阴盛以亡之语。夫桂枝表药，承气里药，反则为害，是固然矣。然麻黄汤亦表药也，其

---

① 王安道阴阳盛虚论：见《医经溯洄集·阳虚阴盛阳盛阴虚论》。

不言之何欤？且子以阴盛为寒邪，寒邪固宜用麻黄也，今反举桂枝，又何欤？予曰：何不味仲景之言乎？其曰：凡伤寒之病，多从风寒得之。又曰：脉浮而紧，浮则为风，紧则为寒。又桂枝汤条而曰啬啬恶寒，淅淅恶风。麻黄条而曰恶风。夫风寒分言，则风阳而寒阴。风苟行于天地严凝凛冽之时，其得谓之阳乎？是则风寒常相因耳。故桂枝、麻黄皆温剂也，以温剂为治，足以见风寒之俱为阴邪矣。但伤卫则桂枝，伤荣则麻黄，荣卫虽殊，其为表则一耳。仲景此言，但以戒汗下之误为主，不为荣卫设也，举桂枝，则麻黄在其中矣。所谓阳盛则毙者，是言表证已罢，而里证既全，可攻而不可汗。所谓阴盛以亡者，是言里证未形，而表证独具，可汗而不可攻。由是观之，则越人、仲景之本旨，庶乎畅然于其中矣。

戴原礼传经辩①

戴原礼辩《伤寒论》中所谓传经，一日太阳，二日阳明，三日少阳，岂有第二日病在里，而第三日又在半表半里者，何也？以五行生克论之：阳主生，则水生木，太阳膀胱阳水，合传之少阳胆木，兼太阳在表，少阳表里之间。阳明在里，自外渐入于里，次弟正当阳明居少阳之次。此说实前人之所未发，陶节庵《伤寒琐言》未之及，何耶？

① 戴原礼传经辩：见《续医说》卷六《伤寒·传经失次》。戴思恭(1324—1405)，字原礼，号肃斋，元末明初婺州浦江（今浙江省诸暨市）人。家世业医，明洪武年入为朱元璋御医。师从朱丹溪，著有《秘传证治要决及类方》《推求师意》等。

陶节庵[1]论伤寒脉与杂病不同

观夫伤寒之脉，不与杂病同诊而断，叔和以弦为阳，仲景以弦为阴。盖阴脉主于风木，其气正在大寒之后，春分之前，阳气郁伏于至阴之下，尚未发越，故言弦为阴也。经曰：厥阴之至，其脉弦是也。又后六经篇曰：尺寸俱弦者，少阳受病。以此言之，弦为阴脉而又为阳脉耶？曰：非也。许氏曰：仲景之意，其旨深矣，叔和以弦独指一脉而言，仲景以弦兼乎诸脉而诊也。若乃浮大而弦，洪长而弦，浮滑而弦，浮数而弦者，皆为阳也；沉微而弦，沉涩而弦，沉细而弦，沉伏而弦者，皆为阴也。故以一脉而有阴阳之分也。

叔和以紧为七表[2]，仲景以紧为少阴。盖紧者伤寒多有咽痛、下痢、虚损、多汗等证，又不可一例而推之。然在阳经，则浮而紧；在阴经，则沉而紧也。浮紧宜汗，沉紧宜温，此其法也。

杂病以大为气盛，伤寒以大为病进，大则邪气胜，而正气微，固未可言愈也。杂病以缓为阴弱，伤寒以缓为和缓，缓则邪气退而正气回，故为欲愈之脉也。杂病以涩为血少[3]，伤寒以涩为无汗，若太阳恶寒，汗不出者，必主紧而涩也。《活人书》云：紧为恶寒，涩为无汗。

杂病以伏脉为危笃，伤寒以伏脉有可生。若表证脉伏者，因

---

① 陶节庵：陶华（1369—1463），字尚文，号节庵道人，明余杭（今浙江）人。幼年习儒，后精研《伤寒论》，成一代名医。著有《伤寒琐言》《陶氏家秘》《伤寒六书》《伤寒全生集》《痈疽神验秘方》等。

② 七表：七种表证之脉。《脉经》有“七表八里九道”之说。

③ 陶节庵论伤寒脉与杂病不同……血少：此339字原脱，据清抄本补。

寒邪郁闭而不泄，得汗其脉自出也；里证脉伏者，缘热邪陷结而不通，故得利其脉自起也。若得病初起，头疼、发热恶寒，至二三日，忽一手无脉，谓之单伏；两手无脉，谓之双伏，缘阴邪内陷于阳中，不得发越。此为欲汗而使然也，当攻之，使邪气退而正气复，脉自出而病自愈矣。譬犹天欲雨，则郁蒸而热，天霁后，则快爽而凉，理可见也。若病七八日，已来别无刑克证候，或昏冒不知人事，或脉全无者，此其欲汗也，乃弗攻之。如六合阴晦雨后，庶物皆甦，换阳之吉兆也。有脉歇至者，杂病得之，决无再生之理；伤寒得之，犹有可干之方。非若杂病，正气脱而至歇也。此因邪气壅塞，经络荣①卫不疏，以致脉来止而复动也。观人有精神，别无怪证，形现即当导引邪气，调畅经隧，则脉自然流利，而不断续也。若神气昏愦，郑声撮空，头汗喘促，手足厥冷，有此一二证见者，此真死脉也，切莫与治。又有促脉，亦似歇至，往来急数，时止复来，此阳盛之脉也，故为病脉。非若结脉往来迟缓，时止复来，此阴盛之脉也，故为死脉。至于代脉、动脉而中止，不能自还，盖真气衰极，不能自动，因呼吸相引始动，亦死脉也。若乃时疫流行，经所谓天地之气不形于证，诊当于运气内求之。

陶节庵六经传变论

凡医临病，必当验证以知其外，察脉以知其内，内外参同，全凭活法。且夫寒邪之伤于人也，全无定规，或中于阴，或中于阳，岂可以太阳为始，厥阴为终也？岂一定资次而传耶？此其谬之甚也。今人皆读《伤寒赋》曰：一二日可发表而散，三四日宜

① 荣：原作“荥”，据文义改。

和解而痊，五六日便实方可议下，七八日不解，又复再传。又云：一二日太阳，二三日阳明，三四日少阳，四五日太阴，五六日少阴，六七日厥阴。又华佗云：一日在皮，二日在肤，三日在肌，四日在胸，五日在腹，六日在胃。此等之说，言其次第传经之大略耳，盖先圣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哂①，夫今之俗医往往执论专方，胶柱鼓琴，不察病情，不究脉理，概依前说，循经而治，其有不杀人几希②。《活人书》云：天之寒邪，有自背而入者，或中于太阳，或中于少阳；有自面而入者，或中于阳明之类，亦不专始于太阳也；又有不从阳经而直中于阴经者也。

经言一二日发热，脉沉者，少阴病也；又二三日口中和，背恶寒者，少阴病也。若不辩阴阳脉证，混投桂枝麻黄等剂，奚有不毙者哉。故经曰：一日太阳受病，头疼身热恶寒，或有汗脉静者，必当自愈而不传也；若脉数大燥烦欲吐者传也。若三四日无目疼鼻干，耳聋胁痛等证，此阳明少阳之证不现，为不传也。又曰：太阳病脉浮紧，身痛发热，七八日或十余日不解，此表证仍在，谓之寒邪，首尾只在一经，犹当发汗。又二三日便口燥咽干，脉沉数，大便秘者，便宜下之，是皆不可以日数拘也。故曰：伤寒六经传变，不可拘于日数。有循经依次而传者，有间经而传者，有越经而传者，有始终只在一经者，有传过一经而不再传者，有首尾而传者，有足经冤热而传入于手经者，有误下而传者，有一

① 哂（shěn 审）：讥笑。

② 希：同“稀”。罕见；少也。后作“稀”。《文选·曹植〈朔风诗〉》：“昔我初迁，朱华未希；今我旋止，素雪云飞。”李善注：“希，与‘稀’同。”

阴一阳而传者。要在细察详辩，庶无差谬。且太阳水传阳明土，阳明土传少阳木，乃妻传夫，谓之微邪。少阳木传太阴土，太阴土传少阴水，乃夫传妻，谓之贼邪。少阴水传厥阴木，乃母传子，谓之虚邪。此六经者，乃次第之传也。太阳水传少阳木，乃母传子，亦谓之虚邪，此即间经而传也。太阳水传太阴土，亦谓之微邪，此越经而传，即误下而传也。太阳水传厥阴木，亦谓之虚邪，此即首尾而传也。太阳水与少阴水同病，阳明土与太阴同土病，少阳木与厥阴木同病，谓之阴阳双传，此即两感也。

又有太阳伤风，风为阳邪，阳邪伤卫，阴血自燥，热蓄膀胱。壬病逆于丙，丙属小肠，乃丁之兄，丁属心乃丙之妹，兄有事，故牵累于妹，由是传心，此足太阳膀胱传手少阴心经，即足经冤热传入于手经者也。

凡伤寒传至厥阴则极矣。盖厥者尽也，脉当微缓或微浮，为有脾胃脉也。故知脾气全不再受克，邪无所容，否极泰来，正气将复，邪气将退，水升火降，寒热作而大汗解矣。若正气不回，邪气不散，阴气独胜，阳气乃微，则四肢厥冷、耳聋、舌卷卵缩，不知人而死矣。

赵氏曰：大抵阳经受邪则易治，阴经受邪则危殆。所以阳微而阴盛，正虚而邪实。虽古之名哲，尚难调治，况误汗下哉。

陶节庵手经冤热论

伤寒六日传六经，先自三阳传至三阴脏腑，入里则经尽而当愈矣。若不愈而再传者，乃足经之热传于手经也，是谓之冤热，如冤仇之相牵摭也。

假如足太阳膀胱与手太阳小肠同经，膀胱蓄热，则小肠亦热而不通，小肠与手少阴心经为表里，小肠受邪，安得不连累于心

乎？故伤寒至五六日之间，渐变神昏不语，目赤唇焦，或睡中独语一二句，此足太阳膀胱之冤热，传入于手少阴心经也。

足阳明胃腑与手阳明大肠同经，胃腑燥热，则大肠亦热而不通，大肠与手太阴肺为表里，大肠受邪，安得不连累于肺乎？故至六七日之间，腹胀气喘，谵语躁乱，或汗多潮热，此足阳明胃腑之冤热，传入于手太阴肺经也。

足少阳胆与手少阳三焦同经，胆有热，则三焦亦热而不清，三焦与手厥阴胞络为表里，三焦受邪，安得不连累于胞络乎？故至七八日之间，两胁疼痛，胸满干呕，甚则至于十三日舌卷囊缩，不知人事而死矣，此足少阳胆经之冤热，传入于手厥阴胞络也。

伤寒传足不传手之言，此庸俗之缪论也。且人之身，气血周遍，脉络贯通，昼夜循环，运行不息。岂有止行足而不行手乎？盖足之六经，皆属水木土，其性柔脆，不能耐寒，故易受伤。手之六经属火与金，其性刚烈，皆不畏寒，故不受伤。若言伤足不伤手，则理之可信，若言传足不传手，斯理之不可信也。人之寒邪，先伤于足，方得传于手经，足之未伤，其邪从何而传至于手也？若伤之在前，传之在后，理甚明矣。

何柏斋论三阳伤寒①

王安道伤寒立法考谓：伤寒有即病者，则为伤寒；不即病者为温暑。可谓发前人之秘矣！至于即病，不即病之故，则未之及，故世不免有疑焉。

寒气之重者，其伤人也暴，故即时而病。其证身热头痛，腰脊强，其脉洪紧，其时太阳司令，而头脊腰亦太阳经所行，故谓

① 何柏斋论三阳伤寒：见《医学管见·论三阳伤寒》。

之太阳伤寒。麻黄桂枝主治此病者也。

寒气之轻者，其伤人也徐，故不即时而病。至春时，人之血气发达，而冬天所伤之寒气，藏于皮肉精血之中者，与之相搏，故发而为温病。其证寒热往来，脉弦而滑。春时少阳司令，精血亦属少阳相火，故谓之少阳伤寒。大小柴胡主治此证者也。

至于四月以后热病，则多有内伤生冷，郁而为热所致。其证身热脉洪，渴而不食，甚者谵语。内伤生冷，病在肠胃。肠胃属手足阳明，故谓之阳明伤寒。大小承气主治此证者也。与冬伤于寒者，甚无相干。阳明初感，身热，脉滑，神痴体困，此时生冷犹未变热也。若辄用承气下之，则变中寒痞满。以温药化之，或按摩散之乃善。其伤于寒饮者，则身体微热，脉沉而弦，四肢沉困，此证不治自愈。或以五苓，或以六一，导去其水；或按摩散水皆可。或大便泄，或小便多，汗大出则愈矣。

王安道又谓：麻黄桂枝，仲景为即病之伤寒立法，温暑及时行寒疫、温疟、风温等病，仲景必别有治法，今亡之矣。此论亦未详察。柴胡、白虎、承气岂非治温暑之法乎？或谓阳明、少阳，俱由太阳传变而来，故经谓一日太阳受之，二日则阳明受之，三日则少阳受之。今乃分为三证，何也？曰：阳明、少阳由太阳而传者，经止曰汗之可已。实不出太阳一证。仲景之麻黄桂枝，皆所以汗之也。至于春变为温，则属少阳经，无治法，仲景以柴胡调之，补其缺也。夏变为暑，则属阳明经，亦曰汗之。然郁热在内，虽汗之热不得去，或反生他证。仲景以承气下之，通其变也。然则三阳各为一证，乃仲景法也，亦经意也，夫何疑哉？

何柏斋论两感①

王海藏论伤寒两感，谓欲发之则有里，欲下之则有表，故不治。至不得已而治之，则用大羌活汤，谓间有生者。张仲景谓两感为必死之证，而复以治有先后，发表攻里之说，继之发表，则用葛根、麻黄，攻里则用调胃承气汤。二家各有所见，而俱不备。

盖两感之证，皆血气虚损之人，脏腑一时俱感于寒所致。然亦有三阳之分。仲景云：太阳与少阴俱病，则头痛，为太阳邪盛于表；口干而渴，为少阴邪盛于里。阳明与太阴俱病，则身热谵语，为阳明邪盛于表；不欲食，腹满，为太阴邪盛于里。少阳与厥阴俱病，则耳聋，为少阳邪盛于表；囊缩而厥，为阴邪盛于里。观此则大羌活汤止可治太阳两感，葛根承气止可治阳明两感。乃欲以一药通治三阳两感，恐不可也。况大羌活汤，缓而不切；调胃承气，险而不稳。予尝制太和汤，谓可通治三阳伤寒及杂证，若加生地、黄芩、柴胡、干葛，则以之通治三阳两感可也。

又王安道中暑中热论②

洁古云：静而得之为中暑，动而得之为中热。中暑者阴证，中热者阳证。东垣云：避暑热于深堂大厦得之者，名曰中暑，其病必头痛、恶寒、身形拘急、肢节疼痛而烦心、肌肤火热、无汗，为房室之阴寒所遏，使周身阳气不得伸越，大顺散主之。若行人或农夫，于日中劳役得之者，名曰中热。其病必苦头痛，发躁热、恶热、扪之肌肤大热，必大渴引饮，汗大泄，无气以动，乃为天热外伤肺气，苍术白虎汤主之。窃谓暑热者，夏之令也，大行于

---

① 何柏斋论两感：见《医学管见·论伤寒两感》。
② 又王安道中暑中热论：见《医经溯洄集·中暑中热辩》。

天地之间，人或劳动或饥饿，元气亏乏不足，以御天令亢极，于是受伤而为病，名曰中暑，亦名中热，其实一也。

今乃以动静所得分之，何哉？夫中暑热者，固多在劳役之人，劳役则虚，虚则邪入，邪入则病，不虚则天令虽亢，亦无由以伤之。彼避暑于深堂大厦，得头痛恶寒等证者，盖亦伤寒之类耳，不可以中暑名之。其所以烦心，与肌肤火热者，非暑邪也，身中阳气受阴寒所遏而作也。既非暑邪，其可以中暑名乎？苟欲治之，则辛温轻阳之剂发散可也。

夫大顺散一方，甘草最多，干姜、杏仁、肉桂次之，除肉桂外，其三物皆炒者。原其初意，本为冒暑伏热，引饮过多，脾胃受湿，呕吐，水谷不分，脏腑不调所立。故甘草、干姜，皆经火炒热；又肉桂而非桂枝，盖温中药也，内有杏仁，不过取其能下气耳。若以此药治静而得之之证，吾恐不能解表，反增内烦矣。今之[1]世俗，往往不明。类曰夏月阴气在内，大顺散为必用之药。吁！其误也，不亦甚欤。夫阴气非寒气也，盖夏月阳气发散于外，而阴则在内耳，岂空视阴气为寒气，而用温热之药乎？阴果为寒，何以夏日则饮水乎？其苍术白虎汤虽宜用，然亦岂可视为通行之药。必参之治暑诸方，随所见之证而用之，然后合理。若夫所谓静而得之之证，虽当暑月，即非[2]暑病，宜分出之，勿使后人有似同而异之惑。

王安道四气所伤论[3]

《素问·生气通天论篇》曰：春伤于风，邪气留连，乃为洞

---

① 之：原脱，据《医经溯洄集·中暑中热辩》补。

② 非：原作“为”，据《医经溯洄集·中暑中热辩》改。

③ 王安道四气所伤论：见《医经溯洄集·四气所伤论》。

泄。夏伤于暑，秋为痎疟。秋伤于湿，上逆而咳，发为痿厥。冬伤于寒，春必病温。

《阴阳应象论篇》曰：春伤于风，夏生飧泄。夏伤于暑，秋必痎疟。秋伤于湿，冬生咳嗽。冬伤于寒，春必病温。王启玄注云：风中于表，则内应于肝，肝气乘脾，故洞泄或飧泄。夏暑已甚，秋热复收，两热相攻，则为痎疟。秋湿既胜，冬水复旺，水湿相得，肺气又衰，故乘肺而为咳嗽。其发为痿厥者，盖湿气内攻于脏腑，咳逆外散于筋脉，则痿弱也。厥，谓逆气也。冬寒且凝，春阳气发，寒不为释，阳怫于中，寒怫相持，故为温病。

《伤寒论》引《素问》后篇八句，成无己注云：当春之时，风气大行。春伤于风，风气通于肝，肝以春适旺，风虽入之，不能即发，至夏肝衰，然后始动，风淫末疾，则当发于四肢。夏以阳气外盛，风不能外发，故攻内而为飧泄。当秋之时，湿气大行，秋伤于湿，湿则干于肺，肺以秋适旺，湿虽入之，不能即发，至冬肺衰，然后湿始动也。雨淫腹疾，则当发①为下利。冬以阳气内固，湿气不能下行，故上逆而为咳嗽。当夏之时，暑气大行，夏伤于暑，夏以阴为主内，暑虽入之，势未能动，及秋阴出，而阳为内主，然后暑动搏阴，而为痎疟。当冬之时，寒气大行，冬伤于寒，冬以阳为主内，寒虽入之，势未能动，及春阳出，而阴为内主，然后寒动搏阳，而为温病。

王海藏曰：木在时为春，在人为肝，在天为风，当春之时，发为温令，反为寒折，是三春之月，行三冬之令也，以是知水太过矣。水既太过，金肃愈严，是所胜者乘之而妄行也，所胜者乘

① 发：原脱，据《医经溯洄集·四气所伤论》补。

之，则木虚明矣。木气既虚，火令不及，是所生者受病也，故所不胜者侮之，是以土乘木之分，变而为飧泄也。所以病发于夏者，以木绝于夏，而土旺于夏，湿本有下行之体故也。不病于春者，以春时风虽有伤，木实当权故也。暑，季夏也，季夏者，湿土也，君火持权，不与之子，暑湿之令不行也，湿令不行，则土亏矣。所胜妄行，木气太过，少阳旺也。所生者受病，则肺金不足，所不胜者侮之。故水得以乘土之分。土者，坤也。坤在申之分，申为相火，木入于土，则木火相干，木火相干，则阴阳交争，故为寒热，兼木气，终见三焦，是少阳相火合也。少阳在湿土之分，故为寒热，肺金不足，洒淅寒热。此皆往来未定之气也，故为痎疟。不发于夏而发于秋者，以湿热在酉之分，方得其权故也。秋者，清肃之气，收敛下行之体也，为湿所伤，是长夏之气，不与秋令也。秋令不及，所胜妄行，故火得以炎上而克金。心火既刑于肺，故肺气逆而为咳。所不胜者侮之。木气上行，与火同德，动而不息者也。所生者受病，故肾水亏也。长夏已亢，三焦之气盛也。命门者，三焦之合也，故迫肾水上行，与脾土湿热相合为痰，因咳而动于脾之湿，是以咳嗽有声有涎，不发于秋而发于冬者，以其六阴之极，肃杀始得其气故也。冬伤于寒者，是冬行春令也。当寒而温，火胜而水亏矣。水既已亏，则所胜妄行，土有余也。所生受病，木不足也，所不胜者侮之，火太过也。火土合德，湿热相助，故为温病。不病于冬①而病于春者，以其寒水居卯之分，方得其权。大寒之令，复行于春，腠理开泄，少阴不藏，房室劳伤，辛苦之人，阳气泄于外，肾水亏于内。当春之月，时

① 冬：原作“寒”，据《医经溯洄集·四气所伤论》改。

强木长，无以滋生化之源，故为温病耳。

夫春伤于风，夏伤于暑，冬伤于寒，辞理皆顺，时伤令也。独秋伤于湿，说作令字伤时字，读者不能无疑也。此四说，皆母所亢，而害其所乘之子也。若说秋字伤湿字，其文与上三句相通，其理与法不得相通矣。大抵理与法通，不必拘于文也。或谓春伤于风，是人为风所伤，非也。若是，则止当头痛、恶风、自汗，何以言夏为飧泄哉？今言春伤于风，即是时伤令也明矣。愚按此四伤，诸家注释，皆不得经旨者，盖由推求太过故也。但只轻轻平易说去，则经旨自明，而无穿凿之患矣。何以言之？夫风暑湿寒者，天地之四气也，其伤于人，人岂能于未发病之前，预知其客于何经络、何脏腑、何部分，而成何病乎？及其既发病，然后可以诊候。始知其客于某经络、某脏腑、某部分、成某病耳。注释者，苟悟因病始知其原之理，则于此四伤，不劳余力，自迎刃而解矣。

夫洞泄也，痎疟也，咳与痿厥也，温病也，皆是因其发动之时，形诊昭著，乃逆推之，而知其昔日致病之原，为伤风、伤暑、伤湿①、伤寒耳。非是初受伤之时，能预定其今日必为此病也。且夫伤于四气，有当时发病者；有过时发病者；有久而后发病者；有过时之久，自消散而不成病者。何哉？盖由邪气②之传变聚散不常，及正气之虚实不等故也。且以伤风言之，其当时而发，则为恶风、发热、头疼、自汗、咳嗽、喘促等病。其过时与久而发，则为疠风、热中、寒中、偏枯、五脏之风等病。是则洞泄、飧泄

① 伤湿：原脱，据《医经溯洄集·四气所伤论》补。

② 气：原作“说”，据《医经溯洄集·四气所伤论》改。

者，乃过时而发之中之一病耳。因洞泄、飧泄之病生，以形诊推之，则知其为春伤风，藏蓄不散而致此也。苟洞泄、飧泄之病未生，孰能知其已伤风于前，将发病于后耶？假如过时之久，自消散而不成病者，人亦能知乎？夏伤暑为痎疟，冬伤寒为温病，意亦类此。但秋伤湿，上逆为咳嗽，为痿厥。其因病知原，则与三者同；其令行于时，则与三者异。夫春之风，夏之暑，冬之寒，皆是本时之令也。湿乃至长夏之令，何于秋言之？盖春夏秋冬，每一时各有三月，故其令亦各就其本时而行也。若长夏则寄旺于六月之一月耳，秋虽亦有三月，然长夏之湿令，每侵过于秋而行，故曰秋伤于湿。请陈四气所伤，所病之义。夫风者，春之令也，春感之，偶不即发，而至夏，邪既不散，则必为疾。其所以为洞泄者，风盖天地浩荡之气，飞扬鼓舞，神速不恒，人身有此，肠胃之职，其能从容传化泌别，而得其常乎。故水谷不及分别，而并趋下以泄出也。其为飧泄，亦类此义。暑者，夏之令也，夏感之，偶不即发而至秋，又伤于风与寒，故为痎疟也。寒者，冬之令也，冬感之，偶不即发而至春，其身中之阳虽始为寒邪所郁，不得顺其渐升之性，然亦必欲应时而出，故发为温病也。若夫秋伤湿，其令行于时之义，上文已论之矣。前篇所谓上逆而咳，发为痿厥，不言过时，似是当时即发者。但既与风暑寒三者并言，则此岂得独为即发者乎？然经无明文，终亦不敢比同后篇，便断然以为冬发病也。虽然湿本长夏之令，侵过于秋耳，纵使即发，亦近于过时而发者矣。此当只以秋发病为论。湿从下受，故干肺为咳，谓之上逆。夫肺为诸气之主，今既有病，则气不外运；又湿滞经络，故四肢痿弱无力，而或厥冷也。后篇所谓冬生咳嗽，既言过时，则与前篇之义颇不同矣。夫湿气久客不散，至冬而寒

气大行，肺恶寒，而或受伤，故湿气得以乘虚上侵于肺，发为咳嗽也。观者以此意求之经旨，其或著乎？王启玄之注，虽未免泥于必字及未得经旨，然却不至太远也。若成无己之说，则似太远矣，然犹未至于甚也。至王海藏立论，则推求过极，欲异于人，殊不知反穿凿缀缉①，乖悖经旨，有不可胜言者。此先儒所谓如大军游骑，出太远，而无所归矣。姑摭②成无己、王海藏之说，辩其甚者一二。夫无己谓：风淫末疾，则当发于四肢；雨淫腹疾，则当发为下利。窃谓"则当"二字，决然之辞也。春伤风，遇夏之阳气外盛，而不能外发，故攻内为飧泄。此或若可通矣。经曰：木发无时。倘风不伤于春，而发于他时，不遇夏之阳气外盛，将外发乎？将内攻乎？况风属阳，与夏同气，果欲外出，则当随其散越之势而出，安有不能之理乎？且风善行数变，其为病非一，岂独能为四肢之疾乎？所谓雨淫腹之义，其不通亦如此。至若夏伤暑，秋为痎疟者。盖因暑疾藏于皮肤之内，肠胃之外，复秋感风，故疾作耳。观《素问·疟论》，可见其与夏阴主内。秋阳内主，暑动搏阴，何相干哉？冬伤寒，春为温病者，盖因寒毒中人肌肤，阳受所郁，至春天地之阳气外发，其人身受郁之阳，亦不能不出，故病作也。观《伤寒论》可见，其与冬阳主内，春阴内主，寒动搏阳，何相干哉？乃若海藏则又以春伤风、夏伤暑、冬伤寒为时伤令，秋伤湿为令伤时。故于春伤风，谓春行冬令，而温为寒折；于夏伤暑，谓暑者季夏。季夏者湿土。君火持权不与子，而暑湿令不行；于秋伤湿，谓秋为湿所伤，是长夏之气不与

---

① 穿凿缀缉：串联字句片段组合文章。缉，通"辑"。《尔雅》曰："辑，和也。缉与辑同。"

② 摭（zhí 直）：摘取。

秋令；于冬伤寒，谓冬行春令，火胜水亏，大寒之令，复行于春，阳气外泄，肾气内亏者病。又谓温病为湿热相助而成，又谓四时伤，皆母亢而害所承之子。吁！何支离破碎，徒费辞如此乎。

夫经中所言伤风伤暑之类甚多，皆是以人受风暑等所伤为义，未尝有时伤令、令伤时之意也。若如海藏所言，则《疟论》所谓夏伤于暑、秋伤于风，与先伤于风、后伤于寒等语，其时伤令欤？令伤时欤？吾固知其不能不屈于此也。且暑为夏令，孰不知之，今以暑为季夏，为湿土，得不怪哉！夫冬果行春令，人若感此，则成冬温病矣，安得春温病乎？其谓大寒之令，复行于春，温病方作。设使大寒之令，不复行于春，其温病当作者，遂不作乎？况今人春为温病者，比比皆是，未尝见其必由大寒复行于春而后成也。

经曰：亢则害，承乃制。其义谓已亢极，则胜己者来制。如火亢极，则水来制之。经所谓相火之下，水气承之，水位之下，土气承之之类，皆是胜己者为承。今以亢为母，承为子，将求胜于经欤？抑未达欤？又如以制物者为所胜，受制者为所不胜，与经所谓气有余，则制己所胜而侮所不胜，及传之于其所胜，死于所不胜之旨，全反矣。

又张子和九气感疾论①

天以气而焘，地以气而持。万物盈乎天地之间，咸以气而生。及其病也，莫不以气而得。且风之气，和平而璺启；热之气，暄妍而舒荣；火之气，炎暑而出行；湿之气，埃溽而负盈；燥之气，

① 又张子和九气感疾论：见《儒门事亲》卷三《九气感疾更相为治衍》。

清劲而悽怆；寒之气，惨栗①而归藏。此六气时化，司化之常也。及其变，风之气，飘怒而反大凉；热之气，大暄而反寒；火之气，飘风燔燎而反霜凝；湿之气，雷霆骤注而反烈风；燥之气，散落而反温；寒之气，寒雪霜雹而反白埃。此六气之变也。故天久寒，则治之以暑；天久凉，则治之以暄；天久晦，则治之以明；天久晴，则治之以雨。夫天地之气，常则安，变则病。而况人禀天地之气，五运迭侵于其外，七情交战于其中。是以圣人啬气，如持至宝；庸人役物，而反伤大和。此轩岐所以论诸痛皆因于气，百病皆生于气，遂有九气不同之说。气，本一也，因所触而为九。所谓九者，怒喜悲恐寒暑惊思劳也。其言曰：怒则气逆，甚则呕血及飧泄，故气逆上矣。

王太仆曰：怒则阳气逆上，而肝木乘脾，故甚则呕血及飧泄也。喜则气和志达，荣卫通利，故气缓矣。悲则心系急，肺布叶举而上焦不通，荣卫不散，热气在中，故气消矣。恐则精却，却则上焦闭，闭则气还，还则下焦胀，故气不行矣。

王太仆云：恐则伤②精，却上而不下流，下焦阴气亦回环而不散，故聚而胀也。然上焦固禁，下焦气还，故气不行也。寒则腠理闭，气不行，故气收矣。

王太仆云：身凉则卫气沉，故皮肤文理及渗泄之处，皆闭密而气不流行，卫气收敛于中而不散也。炅③则腠理开，荣卫通，汗大出，故气泄矣。

王太仆云：人在阳则舒，在阴则惨，故热则肤腠开发，荣卫

① 惨栗：《儒门事亲》卷三作“寒气”。
② 伤：《儒门事亲》卷三作“阳”。
③ 炅：《儒门事亲》卷三作“热”。

大通，津液外渗而汗大出也。惊则心无所依，神无所归，虑无所定，故气乱矣。劳则喘息汗出，内外皆越，故气耗矣。

王太仆云：疲劳役，则气奔速，故喘息。气奔速，则阳外发，故汗出。内外皆逾越于常纪，故气耗损矣。思则心有所存，神有所归，正气留而不行，故气结矣。

王太仆云：系心不散，故气亦停留。此《素问》之论九气，其变甚详，其理甚明。然论九气所感之疾则略，惟论呕血及飧泄，余皆不言。惟《灵枢》论思虑悲哀、喜乐愁忧、盛怒恐惧而言其病。其言曰：知者之养生也，必顺四时，适寒暑，和喜怒而安居处，节阴阳而和刚柔。如是则辟邪不至，而长生久视。是故怵惕思虑则伤神，神伤则恐惧，流淫而不止。因悲哀动中者，竭绝而失生；喜乐者，神荡散而不藏；愁虑者，气闭塞而不行；盛怒者，神迷惑而不治；恐惧者，神荡惮而不收。心，怵惕思虑而伤神，神伤则恐惧自失，破䐃脱肉，毛瘁色夭，死于冬。脾，忧愁而不解则伤意，意伤则悗乱，四肢不举，毛瘁色夭，死于春。肝，悲哀动中则伤魂，魂伤则狂妄不精，不精则不正，当人阴缩而挛筋，两胁不举，毛瘁色夭，死于秋。肺，喜乐无极则伤魄，魄伤则狂，狂者意不存人，皮革焦，毛瘁色夭，死于夏。肾，盛怒而不止则伤志，志伤则喜忘其前言，腰脊不可俯仰屈伸，毛瘁色夭，死于季夏。恐惧不解则伤精，精伤则骨痠厥，精时自下。是故五脏主藏精者也，不可伤，伤则失守而阴虚。虚则无气，无气则死矣。

《灵枢》论神意魂魄志精所主之病，然无寒暑惊劳四证，余以是推而广之。怒气所至，为呕血，为飧泄，为前厥，为薄厥，为阳厥，为胸满胁痛；食则气逆而不下，为喘渴烦心，为消瘅，为肥气，为目暴盲，耳暴闭，筋解；发于外为疽痈。喜气所至，为

笑不休，为毛发焦，为内病，为阳气不收，甚则为狂。悲气所至，为阴缩，为筋挛，为肌痹，为脉痿，男为数溲血，女为血崩，为酸鼻辛頞[1]，为目昏，为少气不足以息，为泣，则臂麻。恐气所至，为破䐃脱肉，为骨酸痿厥，为暴下汗水，为面热肤急，为阴痿，为惧而脱颐。惊气所至，为潮涎，为目睘，为口呿，为痴痫，为不省人，为僵仆，久则为痛痹。劳气所至，为咽噎病，为喘促，为嗽血，为腰痛骨痿，为肺鸣，为高骨坏，为阴痿，为唾血，为瞑视，为耳闭，男为少精，女为不月，衰甚则溃溃乎若坏都，汩汩乎不可止。思气所至，为不眠，为嗜卧，为昏瞀，为中痞，三焦闭塞，为咽嗌不利，为胆瘅呕苦，为筋痿，为白淫，为得后与气快然如衰，为不嗜食。寒气所至，为上下所出水液澄彻清冷，下痢青白，吐痢腥秽，食已不饥，坚痞腹满急痛，癥瘕癞疝，屈伸不便，厥逆禁固。炅气所至，为喘呕吐酸，暴注下迫，转筋，小便浑浊，腹胀大而鼓之有声如鼓，疮疽疡疹，瘤气结核，吐下霍乱，瞀郁肿胀，鼻窒鼽衄，血溢血泄，淋闭，身热恶寒，甚则瞀瘛，目昧不明，耳鸣或聋，躁扰狂越，骂詈惊骇，禁栗如丧神守，气逆冲上，嚏腥涌溢，食不下，跗肿疼竣，暴瘖、暴注，暴病、暴死。凡此九者，《内经》有治法，但以五行相胜之理治之。

夫怒伤肝，肝属木，怒则气并于肝，而脾土受邪。木太过，则肝亦自病。喜伤心，心属火，喜则气并于心，而肺金受邪。火太过，则心亦自病。悲伤肺，肺属金，悲则气并于肺，而肝木受邪。金太过，则肺亦自病。恐伤肾，肾属水，恐则气并于肾，而心火受邪。水太过，则肾亦自病。思伤脾，脾属土，思则气并于脾，而肾水受

---

① 頞（é 额）：鼻梁。

邪。土太过，则脾亦自病。寒伤形，形属阴。寒胜热则阳受病。寒太过，则阴亦自病。炅伤气，气属阳。热胜寒则阴受病，热太过，则阳亦自病。凡此七者，更相为治。故悲可以治怒，以怆恻苦楚之言感之。喜可以治悲，以虐浪亵狎之言娱之。恐可以治喜，以迫遂死亡之言怖之。怒可以治思，以污辱欺罔之言触之。思可治恐，以虑彼志此之言夺之。凡此五者，必诡诈谲怪，无所不至，然后可以动人耳目，易人视听。若胸中无材器之人，亦不能用此五法也。

炅可以治寒，寒在外者，以淬针、焠①、熨、烙、灸、汤而汗之；寒在内者，以热食温剂平之。寒可以治炅，炅在外者，以清房、凉榻、薄衣，以清剂汗之；炅在内者，以寒饮寒剂平之。

惟逸可以治劳。经曰：劳者温之。温，谓温存而养之。今人之医者，以温为温药，差之久矣。岐伯曰：以平为期。亦谓休息之也。

惟习可以治惊。经曰：惊者平之，平，谓平常也。夫惊以其忽然而遇之也。使习见习闻，则不惊矣。此九者，《内经》自有是理，庸工废而不行。

今代刘河间治五志，独得言外之意。谓五志所发，皆从心造。故凡见喜怒悲恐思之证，皆以平心火为主。至于劳者伤于动，动便属阳；惊者骇于心，心便属火。二者亦以平心为主。今之医者，不达此旨，遂有寒凉之谤，群聚而噪之。士大夫又从而惑之，公议何时而定耶！

昔余治一书生，劳苦太过，大便结燥，咳逆上气，时喝喝然有音，唾呕鲜血，余以苦剂解毒黄连汤加木香、汉防己煎服，时时啜之，复以木香槟榔丸泄其逆气，不月余而痊。

---

① 焠（āi 埃）：火盛，烧，热。

余又尝以巫跃妓抵以治人之悲结者；余又尝以针下之时，使杂舞忽笛鼓应之，以治人之忧而心痛者；余尝击拍门窗，使其声不绝，以治因惊而畏响，魂①气飞扬者。

余又尝治一妇人，久思而不眠，余假醉而不问，妇果怒，是夜困睡。又尝以酸枣仁丸治人多忧。以白虎汤，不计四时，调理人之暑。余又以无忧散，泻人冬月得水中之寒痹，次以麻黄汤数两作一剂，煎以姜枣，热服，汗出而愈；如未愈者，以爪蒂散涌之，以火助其汗。治寒厥亦然。余尝治大暑之病，诸药无效，余从其头数刺其痏②，出血立愈。余治此数者，如探囊然。惟劳而气耗，恐而气夺者为难治。喜者少病，百脉舒和故也。

昔闻山东杨先生治府主洞泄不已，杨初未对病人，与众人谈日月星辰缠度③，及风雷云雨之变，自辰至未，而病者听之而忘其圊。杨尝曰：治洞泄不已之人，先问其所患之事。好棋者与之棋，好乐者与之笙笛，勿辍。又闻庄先生者，治以喜乐之极而病者，庄切其脉，为之失声。佯曰：吾取药去。数日更不来。病者泣悲，辞其亲友曰：吾不久矣。庄知其将愈，慰之。诘其故，庄引《素问》曰：惧胜喜。此二人可谓得玄关者也。然华元化以怒君守而几见杀，文挚以怒齐王而竟杀之，千万人中，仅得一两人而反招暴祸。若乃医本至精至微之术不能自保，果贱技也哉。悲夫！

张子和五虚五实论④

虚者补之，实者泻之，虽三尺童子，皆知之矣。至于五实五虚，

---

① 魂：原作“神”，据《儒门事亲》卷三《九气感疾更相为治衍》改。
② 痏（wěi 伟）：疮。
③ 缠度：缠度计算，用以计算距离长度的方法。
④ 张子和五虚五实论：见《儒门事亲》卷二《五虚五实攻补悬绝法》。

岂可泛泛虚实用药哉？《内经》明言其状，如俗工不识，何？此二症所以见杀于委靡之手也。坐视人之死，犹相夸曰：吾药稳，以诳病家。天下士大夫亦诚以为然，以诳人天下后世。岂不怪哉！

夫一身犹一国也，如寻邑百万围昆阳，此五实证也。故萧王亲犯中原而笃战。如河内饥而又经火灾，此五虚证也。故汲黯[1]不避矫诏[2]而发仓。此可与权达知变者论，不可与贪常嗜琐者说也。故曰：庸人误天下，庸工误病人，正一理也。《内经》曰：五实者死，五虚者亦死。夫五实者，谓五脏皆实也。五虚者，谓五脏皆虚也。腑病为阳，易治而鲜死；脏病为阴，而难治多死。经明言脉盛，皮热，腹胀，前后不通，闷瞀者，五实也。脉盛为心，皮热为肺，腹胀为脾，前后不通为肾，闷瞀为肝，五脏皆实之证也。五虚者反是，脉细，皮寒，气少，泄利前后，饮食不入者，五虚也。脉细为心，皮寒为肺，气少为肝，泄利前后为肾，饮食不入为脾，此五脏皆虚之证也。夫五实为五脏俱太过，五虚为五脏俱不及。《内经》言此二证皆死，非谓必死也，谓不救则死，救之不得其道亦死也。其下复言：浆粥入胃，则虚者活，身汗后利，则实者活。此两证自是前二症之治法也。后人不知是治法，只作辨验生死之断句，直谓病人有此则生，无此则死。虚者听其浆粥入胃，实者听其自汗、自利，便委之死地，岂不谬哉！夫浆粥入胃而不注泄，则胃气和，胃气和，则五虚皆实也，是以生也。汗以泄其表，利以泄其里，并泄则上下通，上下通则五实皆启矣，是以生也。此二证异常，却不宜用。班氏所谓有病不服药之言，盖

---

① 黯：原作“直”，据《儒门事亲》卷二改。

② 矫诏：假托的皇帝诏书。

其病大且笃故也。

何柏斋论虚损①

丹溪论虚损之证，归于阴虚，其言亦有所取。盖以精血为阴也。但所制大补丸、补阴丸专用寒凉之药，则偏矣。盖水谷化为精血，非火不能。虚损之微者，真火尚存，服寒凉药犹可；虚损之甚者，真火已亏，药以寒凉，岂能使之化为精血，以补其虚乎？

或问：京师士大夫病虚损者，类喜服补阴丸，其故何也？曰：虚损之证，皆下寒上热，盖所谓水火不交者也。其重感于寒者，则下焦作痛；不感寒者则不痛。至于上焦燥热则一也。上焦方苦烦热，得寒凉之药则暂快，遂以为药之功，故喜服之。不知寒凉之药，不久下注，则下元愈寒。火热为寒所逼上行，则上焦复热愈甚，展转反复，遂至沉痼而不可救。是则以寒凉补阴，非徒无益，而且有损。士夫盖阴受其害而不知也。然则治之奈何？曰：补以寒凉，佐以温热。补三佐二，空心凉服。所谓热因寒用者也。久则精生热退而病愈矣。虽然，虚损之疾，起于过用其精，必慎房劳，简思虑，节言语饮食起居，加以服药乃可。不然，药不能独治也。

王安道积热沉寒论②

人之所藉以生者，气也。气者何？阴阳是也。夫阴与阳，可以和而平，可以乖而否。善摄与否，吉凶于是乎歧之。夫惟摄之不能以皆善也，故偏寒偏热之病，始莫逃于乖否之余矣。虽然，寒也，热也，苟未至于甚，粗工为之而不难。设热积而寒沉，良工犹弗能

---

① 何柏斋论虚损：见《医学管见·论虚损》。
② 王安道积热沉寒论：见《医经溯洄集·积热沉寒论》。

以为计，况其下乎！奈之何俗尚颛蒙①，恪持方药，愈投愈盛，迷不之返。岂知端本澄源，中含至理，执其枢要，众妙俱呈。

且②以积热言之，始而凉和，次而寒取，寒取不愈，则因热而从之，从之不愈，则技穷矣。由是苦寒频岁而弗停；又以沉寒言之，始而温和，次而热取，热取不愈，则因寒而从之，从之不愈，则技穷矣。由是辛热比年而弗止。嗟夫！苦寒益深，而积热弥炽，辛热太过，而沉寒愈滋。苟非大圣慈仁，明垂枢要，生也，孰从而全之。

经曰：诸寒之而热者，取之阴，热之而寒者，取之阳，所谓求其属也。属也者，其枢要之所存乎。斯旨也，王太仆知之。故曰：益火之源，以消阴翳，壮水之主，以制阳光。又曰：取心者，不必齐③以热，取肾者，不必齐以寒。但益心之阳，寒亦通行，强肾之阴，热之犹可。吁！混乎千言万语之间，殆犹和壁之在璞也。其至义淹，岂过焉者，后之而弗鉴乎④？

余僭⑤得而推衍之。夫偏寒偏热之病，其免者固千百之一二，而积热沉寒，亦恐未至于数见也。然而数见者，得非粗工不知求属之道，不能防微杜渐，遂至滋蔓难图，以成之欤！夫寒之而热者，徒知以寒治热，而不知热之不衰者，由乎真水之不足也；热之而寒者，徒知以热治寒，而不知寒之不衰者，由乎真火之不足

---

① 颛蒙：愚昧。

② 且：原作“具”，据《医经溯洄集·积热沉寒论》改。

③ 齐：后作“剂”。《周礼》：“八珍之齐。”《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躁者有余病，即饮以消石一齐。”

④ 其至义淹……后之而弗鉴乎：《医经溯洄集·积热沉寒论》作“其珤（bào）久淹，岂过焉者，石之而弗凿乎？”。

⑤ 僭（jiàn 见）：冒用。

也。不知真水火不足，泛以寒热药治之。非惟脏腑习热药，反见化于其病，而有者弗去，无者复至矣。故取之阴，所以益肾水之不足，而使其制夫心火之有余；取之阳，所以益心火之不足，而使其胜夫肾水之有余也。其，指水火也。属，犹主也，谓心、肾也。求其属者，言水火不足，而求之于心、肾也。火之源者，阳气之根，即心是也。水之主者，阴气之根，即肾是也。非谓火为心，而原①为肝，水为肾，而主为肺也。

寒亦益心，热亦强肾，此太仆达至理于规矩准绳之外，而非迂士曲生之可以跂②及矣。彼迂士曲生，不明真水火于寒热之病，有必制必胜之道，但谓药未胜病，久远期之。是以恪守方药，愈投愈盛，卒至殒灭，而莫之悟。呜呼！悲夫！余见积热沉寒之治，每蹈于复辙③也。因表而出之。

又《内经·太阴④阳明论》

黄帝曰：太阴、阳明为表里，脾胃脉也，生病而异者，何也？岐伯曰：阴阳异位，更虚，更实，更逆，更从，或从内，或从外，所从不同，故病异名也。

曰：愿闻其异状也。曰：阳者，天气也，主外。阴者，地气也，主内。故阳道实，阴道虚。故犯贼风虚邪者，阳受之；食饮不节，起居不时者，阴受之。阳受之则入六腑，阴受之则入五脏。入六腑则身热不时卧，上为喘呼；入五脏则䐜满闭塞，下为飧泄，久为肠澼。故喉主天气，咽主地气。故阳受风气，阴受湿气。故

---

① 原：同“源”。《礼记·孔子闲居》：“必达于礼乐之原。”
② 跂：踮起脚跟。
③ 辙：原作“辄”，据文义改。
④ 阴：原作“阳”，据《素问·太阴阳明论》改。

阴气从足上行至头，而下行循臂至指端；阳气从手上行至头，而下行至足。故曰：阳病者，上行极而下，阴病者，下行极而上。故伤于风者，上先受之；伤于湿者，下先受之。

曰：脾病而四肢不用，何也？曰：四肢皆禀气于胃，而不得至经，必因于脾，乃得禀也。今脾病不能为胃行其津液，四肢不能禀水谷气，气日以衰，脉道不利，筋骨肌肉，皆无气以生，故不用焉。

曰：脾不主时何也？曰：脾者土也，治中央，常以四时长四脏，各十八日寄治，不得独主于时也。脾脏者，常著胃土之精也，土者，生万物而法天地，故上下至头足，不得主时也。

曰：脾与胃似膜相连耳，而能为之行其津液何也？曰：足太阴者，三阴也。其脉贯胃属脾络嗌，故太阴为之行气于三阴。阳明者表也，五脏六腑之海也，亦为之行气于三阳；脏腑各因其经而受气于阳明，故为胃行其津液。四肢不得禀水谷气，日以益衰，阴道不利，筋骨肌肉无气以生，故不用焉。

王安道内伤余议①

尝观夫东垣李氏所著《内外伤辩》，有曰：外伤风寒，客邪有余之病，当泻不当补；内伤饮食，劳役不足之病，当补不当泻。自此论一出，而天下后世，始知内外之伤有所别，而仲景之法，不可例用矣。其惠也，不亦大哉！虽然夷考其言，犹或有可疑者。如曰：饮食劳倦伤而内热者，乃阴火②上乘其坤土之位，故内热以

① 王安道内伤余议：见《医经溯洄集·内伤余议》。
② 阴火：首见于《脾胃论·饮食劳倦所伤治为热中论》："元气不足，而心火独盛。心火者，阴火也。起于下焦，其系系于心，心不主令，相火代之……脾胃气虚，则下流于肾，阴火得乘其土位。"

及于胸中也。又曰：经云劳者温之，损者温之，惟宜温药，以补元气而泻火邪。《内经》曰：温能除大热。故治之必温药乃可耳。又曰：饮者，无形之气，伤之则宜发汗，利小便，使上下分消其湿此饮谓酒也。食者，有形之物，伤之则宜损其谷，其次莫如消导。若此皆不能使人无疑者也。谨按《素问·调经论》云：阴虚生内热。奈何？曰：有所劳倦，形气衰少，谷气不盛，上焦不行，下脘不通，胃气热，热气熏胸中，故内热。嗟夫！此内伤之说之原乎？

夫人身之阴阳，有以表里言者，有以上下之分言者，有以气血言者，有以身前身后言者，有以脏腑言者，有以升降呼吸之气言者。余如动静语默、起居之类甚多。此所谓阴虚之阴，其所指与数者皆不同。盖劳动之过，则阳和之气，皆亢极而化为火矣。况水谷之味又少入，是故阳愈盛而阴愈衰也。此阴虚之阴，盖指身中之阴气与水谷之味耳。或以肾水真阴为言，或以下焦阴分为言，皆非也。

夫有所劳役者，过动属火也。形气衰少者，壮火食气也。谷气不盛者，劳伤元气，则少食而气衰也。上焦不行者，清阳不升也。下脘不通者，浊阴不降也。夫胃受水谷，故清气升而浊阴降，以传化出入，滋荣一身也。今胃不能纳，而谷气衰少，则清无升而浊无降矣。故曰：上焦不行，下脘不通。然非谓绝不行不通也，但比之乎常无病时，则谓之不行不通耳。上不行下不通，则郁矣，郁则少火皆成壮火。而胃居上焦、下脘两者之间，故胃气热，热则上炎，故熏胸中而为内热也。东垣所谓劳役形体，所谓饮食失节而致热者，此言正与《调经论篇》之旨相合，固宜引此段经文于《内外伤辩》以为之主，而乃反不引此，却谓火乘土位，故内

热及胸中，此不能无疑者也。

夫阴火二字，《素问》《灵枢》《难经》未尝言，而东垣每每言之。《素问》止有七节之旁，中有小心二句。而刘守真推其为命门，属火不属水，引《仙经》心为君火，肾为相火之说，以为之证。然亦不以阴火名之。是则名为阴火者，其东垣始欤！

窃意内热之作，非皆阴火也。但气有郁，则成热耳。虽曰心为君火，君不主令。然《素问》所叙诸病之属热者甚众，皆君火病也。岂君火不能为病，而直欲纯归之于阴火乎？

《至真大要论》云：劳者温之，损者益之。夫劳则动之太过，而神不宁矣。故温之。温也者，养也。温之者，所以调其饮食，适其起居，澄心息虑，从容以待其真气之复常也。

《礼记》所谓柔色以温之，此温字正与此同。或以药扶助之，亦养也。今东垣乃以温为温凉之温，谓宜温药，以补元气而泻火邪。又易损者宜之为损者温之。又以温能除大热为《内经》所云。而偏考《内经》，并无此语。此亦不能无疑者也。然温药之补元气，泻火邪者，亦惟气温而味甘者斯可矣。盖温能益气，甘能助脾而缓火，故元气复而火邪息也。夫宜用温药，以为内伤不足之治则可，以为劳者温之之注则不可。

《阴阳应象论》所谓形不足者，温之以气。其温字亦是滋养之义，非指温药也。夫形不足，乃阳虚而不充也。气者，药之气也。药有气厚气薄、味厚味薄。味厚者，属阴而滋精，气厚者，有属阳而滋形。今以药之气厚者滋阳，不兼形乎？故曰：形不足者，温之以气。虽以药温养之，亦未尝不兼乎调养饮食起居，与澄心息虑也。温字固具二意，然终不可视为温凉之温，苟以补之、除之、抑之、举之。散之等语，比类而观焉，则义自着矣。

夫金木水火土，运于天地也，则无形质之可观，其丽于地，则有形质矣。金木土水者，有形有质者也。火者，有形而质不实者也。酒性虽热，体同于水。今东垣乃谓饮者无形之气，此亦不能无疑者也。既待发汗利小便以去之，其可谓之无形之气乎？且劳倦伤，饮食伤二者，虽具为内伤，然不可混而为一。《难经》所谓饮食劳倦则伤脾者，盖谓脾主饮食，而四肢亦属脾。故饮食失节，劳役四肢，皆能伤于脾耳。非谓二者同类而无辩也。

夫劳倦伤、饮食伤，虽与风寒暑湿、有余之病不同，然饮食伤又与劳倦伤不同。劳倦伤，诚不足也；饮食伤，犹当于不足之中，分其有余不足也。何也？盖饥饿不饮食，与饮食太过虽皆是失节，然必明其有两者之分，方尽其理。节也者何？无不及，无太过之中道也。夫饥饿不饮食者，胃气空虚，此为不足，固失节也；饮食自倍而停滞者，胃气受伤，此不足之中兼有余，亦失节也。以受伤言，则不足，以停滞言，则有余矣。惟其不足，故补益；惟其有余，故消导。亦有物滞气伤，必补益消导兼行者；亦有物暂滞而气不甚伤，宜消导独行，不须补益者；亦有既停滞不复自化，不须消导，但当补益或亦不须补益者。洁古枳术丸，东垣橘皮枳术丸、木香枳术丸之类，虽曰消导，固有补益之意存乎其间。其他如木香分气丸、导气枳实丸、大枳壳丸之类，虽无补益，然施之于物暂滞，气不甚伤者，岂不可哉？但不宜视为通行之药耳。且所滞之物，非枳实丸之力所能去者，亦安可泥于消导而不知变乎？故备急丸、煮黄丸、感应丸、瓜蒂散等之推逐者，洁古、东垣亦未尝委之，而弗用也。观此乎，则知消导补益推逐之理矣。若夫劳倦伤，则纯乎补益，固不待义。虽东垣叮咛告戒，然世人犹往往以苦寒之剂，望除劳倦伤之热，及其不愈而反甚，

自甚而至危。但曰：病势已极，药不能胜耳。医者、病者、主病者，一委之天命，皆懵然不悟。其为妄治之大也。呜呼，能不寒心也哉！

王安道二阳病论①

经曰：二阳之病发心脾，男不得隐曲，女子不月。释之者谓：男子则脾受之而味不化，故少精；女子则心受之而血不流，故不月。分心脾为男女，各就立说，窃独谓不然。

夫二阳，阳明也，胃与大肠之脉也。肠胃有病，心脾受之。发心脾，犹言延及于心脾也。虽然脾胃为合，胃病而及脾，理固宜矣。大肠与心本非合也，今大肠而及心，何哉？盖胃为受纳之腑，大肠为传化之腑。食入于胃，浊气归心，饮入于胃，输精于脾者，以胃之能纳，大肠之能化耳。肠胃既病，则不能受，不能化，心脾何所资乎？心脾既无所资，则无以运化而生精血矣。故肠胃有病，心脾受之，则男为少精，女为不月矣。心脾当总言，男女不当分说，至隐曲不月，方可分说耳。若如释者之言，则男之精，独资于脾而不资于心；女之血，独资于心而不资于脾。有是理耶？盖男女之精血，皆由五脏六腑之相养而后成，可谓之男精资于脾，女血资于心乎？经本曰：男女皆有心脾之病，但在男子，则隐曲之不利，在女子，则月事之不来耳。

---

① 王安道二阳病论：见《医经溯洄集·二阳病论》。

卷之四

病　因

《内经·疟论》

黄帝曰：夫痎疟皆生于风，其蓄作有时者，何也？岐伯曰：疟之始发也，先起于毫毛，伸欠乃作，寒栗鼓颔，腰脊俱痛，寒去则内外皆热，头痛如破，渴欲饮冷。

曰：何气使然也？曰：阴阳上下交争，虚实更作，阴阳相移也。阳并于阴，则阴实而阳虚，阳明虚，则寒栗鼓颔也；巨阳虚，则腰背头项痛；三阳俱虚，则阴气胜，阴气胜则骨寒而痛，寒生于内，故中外皆寒。阳盛则外热，阴虚则内热，外内皆热则喘而渴，故欲冷饮也。此皆得之夏伤于暑，热气盛，藏于皮肤之内、肠胃之外，此荣气之所舍也。此令人汗空疏，腠理开，因得秋气，汗出遇风，及得之以浴，水气舍于皮肤之内，与卫气并居。卫气者，昼日行于阳，夜行于阴，此气得阳而外去，得阴而内薄，内外相薄，是以日作。

曰：其间日而作者，何也？曰：其气之舍深，内薄于阴，阳气独发，阴邪内著，阴与阳争不得出，是以间日而作也。

曰：其作日晏①与其日早者，何气使然？曰：邪气客于风府，循膂②而下，卫气一日一夜大会于风府，其明日日下一节，故其作

① 晏：《素问·疟论》王冰注："犹日暮也。"
② 膂：脊骨。

也晏，此先客于脊骨背也，每至于风府则腠理开，腠理开则邪气入，邪气入则病作，以此日作稍益晏也。其出于风府，日下一节，二十五日下至骶骨，二十六日入于脊内，注于伏膂之脉，其气上行，九日出于缺盆之中，其气日高，故作日益早也。其间日发者，由邪气内薄于五脏，横连募亦作膜原也。其道远，其气深，其行迟，不能与卫气俱行，不得皆出，故间日乃作也。

曰：夫子言卫气每至于风府，腠理乃发，发则邪气入，入则病作。今卫气日下一节，其气之发也，不当风府，其日作者奈何？曰：此邪气客于头项，循膂而下者也，故虚实不同，邪中异所，则不得当其风府也。故邪中于头项者，气至头项而病；中于背者，气至背而病；中于腰脊者，气至腰脊而病；中于手足者，气至手足而病。卫气之所在，与邪气相①合，则病作。故风无常府，卫气之所发，必开其腠理，邪气之所合，则其府也。

曰：夫风之与疟也，相似同类，而风独常在，疟得有时而休者何也？曰：风气留其处，故常在；疟气随经络沉以内薄，故卫气应乃作。

曰：疟先寒而后热者何也？曰：夏伤于大暑，其汗大出，腠理开发，因遇夏气凄沧之水寒，藏于腠理皮肤之中，秋伤于风，则成病矣。夫寒者，阴气也，风者，阳气也。先伤于寒而后伤于风，故先寒而后热也，病以时作，名曰寒疟。

曰：先热而后寒者何也？曰：此先伤于风而后伤于寒，故先热而后寒也，亦以时作，名曰温疟。其但热而不寒者，阴气先绝，

① 相：原作“结”，据《素问·疟论》改。

阳气独发，则少气烦冤，手足热而欲呕，名曰瘅疟①。

曰：夫经言有余者泻之，不足者补之。今热为有余，寒为不足。夫疟者之寒，汤火不能温也，及其热，冰水不能寒也，此皆有余不足之类。当此之时，良工不能止，必须其自衰乃刺之，其故何也？曰：经言无刺熇熇之热，无刺浑浑之脉，无刺漉漉之汗，故为其病逆，未可治也。夫疟之始发也，阳气并于阴，当是之时，阳虚而阴盛，外无气，故先寒栗也；阴气逆极，则复出之阳，阳与阴复并于外，则阴虚而阳实，故先热而渴。夫疟气者，并于阳则阳胜，并于阴则阴胜；阴胜则寒，阳胜则热。疟者，风寒之不常也，病极则复。至病之发也，如火之热，如风雨不可当也。故经言曰：方其盛时必毁，因其衰也，事必大昌，此之谓也。夫疟之未发也，阴未并阳，阳未并阴，因而调之，真气得安，邪气乃亡。故工不能治其已发，为其气逆也。

曰：攻之奈何？早晏何如？曰：疟之且发也，阳阴之且移也，必从四末始也。阳已伤，阴从之，故先其时，坚束其处，令邪气不得入，阴气不得出，审候见之，在孙络盛坚而血者皆取之，此真一作其，又作直往而未得并者也。

曰：疟不发，其应何如？曰：疟气者，必更盛更虚。当气之所在也，病在阳，则热而脉躁；在阴，则寒而脉静；极则阴阳俱衰，卫气相离，故病得休；卫气集，则复病也。

曰：时有间二日或至数日发，或渴或不渴，其故何也？曰：其间日者，邪气与卫气客于六腑，而有时相失，不能相得，故休数日乃作也。疟者，阴阳更胜也，或甚或不甚，故或渴或不渴。

---

① 瘅疟：指不打寒战，但有高热、烦躁、口渴、呕吐等症状的疟疾。

曰：论言夏伤于暑，秋必病疟。今疟不必应者何也？曰：此应四时者也。其病异形者，反四时也。其以秋病者寒甚，以冬病者寒不甚，以春病者恶风，以夏病者多汗。

曰：夫病温疟与寒疟而皆安舍，舍于何脏？曰：温疟者，得之冬中于风，寒气藏于骨髓之中，至春则阳气大发，邪气不能自出，因遇大暑，脑髓烁，肌肉消，腠理发泄，或有所用力，邪气与汗皆出。此病藏于肾，其气先从内出之于外也。如是者，阴虚而阳盛，阳盛则热矣，衰则气复反入，入则阳虚，阳虚则寒矣，故先热而后寒，名曰温疟。

曰：瘅疟何如？曰：瘅疟者，肺素有热气盛于身，厥逆上冲，中气实而不外泄，因有所用力，腠理开，风寒舍于皮肤之内，分肉之间而发，发则阳气盛，阳气盛而不衰则病矣。其气不及于阴，故但热而不寒，气内藏于心，而外舍于分肉之间，令人消烁脱肉，故命曰瘅疟。

张子和疟论①

夫疟，犹酷虐之虐也。以夏伤酷暑而成痎疟也。又有痞疟，连岁不已，此肝经肥气之积也。多在左胁之下，状如覆杯，是为痞疟，犹痞也。久而不已，令人瘦也。《内经》既以夏伤于暑而为疟，何后世之医者，皆以脾寒治之？世医既不知邪热畜积之深为寒战，遂为寒战所惑，又不悟邪热入而后出于表，发为燥渴，遂为交争所惑，相传以姜附、硫黄、平胃、异攻散、交解饮子治之。百千之中，幸其一效，执以为是，至使父子弟兄相传，及其疟之

① 张子和疟论：见《儒门事亲》卷一《疟非脾寒及鬼神辩》。

甚者，则归之祟怪，岂可不大笑耶！《内经》拘①于鬼神者，不可与言至德。何世俗之愚而难化也？又或因夏日饮冷过常，伤食生硬瓜果梨枣之属，指为食疟。此又非也。岂知《内经》之论则不然。夏伤于暑，遇秋之风，因劳而汗，玄府受风，复遇悽怆之水，风闭而不出，舍于肠胃之外，与荣卫并行，昼行于阳，夜行于阴。邪热浅，则连日而作；邪热深，则间日而作。并入于里则热，并入于表则寒。若此而论，了不干于脾。何后世论药如此之差误也？

以时言之，治平之时，常疟病少；扰攘之时，常疟病多。治平之时，虽用砒石、辰砂有毒之药治之，亦能取效。缘治平之时，其民夷静，故虽以热攻热，亦少后患。至于扰攘之时，其民劳若，不可遂用大毒大热之药，若以热攻其热，甚则转为吐血、泄血、痈疽、疮疡、呕吐之疾。盖扰攘之时，政令烦乱，徭役纷冗，朝戈暮戟，略无少暇，内火与外火皆动，在侯伯官吏犹甚，岂可与夷静之人同法而治哉！

余亲见太和六年丙寅，南征师旅大举，至明年军回。是岁瘴疠杀人，莫知其数。昏瞀懊侬，十死八九，皆火之化也。次岁，疟病大作，侯伯官吏，上下皆病。轻者旬月，甚者弥年。夫富贵之人，劳心役智，不可骤用砒石大毒之药，止宜先以白虎汤加人参，小柴胡汤、五苓散之类顿服，立解或不愈者，可服神佑丸减用神芎等；甚者，可大小承气汤，下之五七行或十余行，峻泄夏月积热暑毒之气。此药虽泄，而无损于脏腑，乃所以安脏腑也。次以桂苓甘露散、石膏知母汤、大小柴胡汤、人参柴胡饮子，量虚实加减而用之。此药皆能治寒热往来，日晡发作。与治伤寒，

---

① 拘：原作“归”，据《素问·五脏别论》改。

其法颇同。更不愈者，以常山散吐之，无不愈者。余尝用张长沙汗下吐三法，愈疟极多。大忌错作脾寒，用暴热之药治之。纵有愈者，后必发疮疽下血之病，不死亦危。

余自先世授以医方，至于今日三[1]十余年，苟不谙练，岂敢如是决哉！又尝观《刺疟论》五十九刺，一刺则衰，再刺则去，三刺则已。会陈下有病疟二年不愈者，止服温热之剂，渐至衰羸，命予药之。余见其羸，亦不敢便投寒凉之剂，乃取《内经·刺疟论》详之。曰：诸疟不已，刺十指间出血。正当发时，余刺其十指出血，血止而寒热立止。咸骇其神。余非炫术，窃见晚学之人，不考诰典，谬说鬼疾，妄求符录，祈祷辟魔，法外旁寻，以致病人迁延危殆。

疟病，除岚瘴一二发必死，其余五脏六腑疟皆不死，如有死者，皆方士误杀之也。或曰：汝言疟因于暑者，春发之疟，亦伤暑乎？余曰：此疟最深。何哉？暑伏于秋冬而不发，至春始发，此疟之深者。《内经·气交变大论》：岁火太过，炎暑流行，金肺受邪。启玄子云：火不以德，邪害于肺金也。故金肺先病，以金气不及，故为病。又经曰：岁火太过，大热先发，故民病疟。少气、喘咳，血溢、血注下，嗌燥、耳聋、中热，肩背热，上应荧惑星，见则山泽燔燎，雨乃不降，烁石消金，涸泉焦草，火星大而明见。注曰：火无德令，纵热害金，水复制心，故心火自病。荧惑见则酷法大，故疟常与酷吏之政并行。或酷政行于先，而疟气应于后；或疟气行于先，而酷政应于后。昔人有诗云：大暑去酷吏。此言虽不为医设，亦有医巫之旨，有以暗相符者也。以前

---

[1] 三：《儒门事亲》卷一作“五”。

人论疟者，未尝及于此。故予发之。及知圣人立疟之名，必有所谓云。

又《内经·咳论》①

黄帝曰：肺之令人咳，何也？岐伯曰：五脏六腑皆令人咳，非独肺也。

曰：愿闻其状？曰：皮毛者，肺之合也；皮毛先受邪气，邪气以从其合也。其寒饮食入胃，从肺脉上至于肺则肺寒，肺寒则内外合邪，因而客之，则为肺咳。五脏各以其时受病，非其时，各传以与之。人与天地相参，故五脏各以治时感于寒则受病，微则为咳，甚者为泄为痛。乘秋则肺先受邪，乘春则肝先受邪，乘夏则心先乘之，乘至阴则脾先受之，乘冬则肾先受之。肺咳之状，咳而喘息有音，甚则唾血。心咳之状，咳则心痛，喉中介介如梗状，甚则咽肿喉痹。肝咳之状，咳则两胁下痛，甚则不可以转，转则两胠下满。脾咳之状，咳则右胁下痛，阴阴引肩背，甚则不可以动，动则咳剧。肾咳之状，咳则背腰相引而痛，甚则咳涎。五脏之久咳，乃移于六腑。脾咳不已，则胃受之，胃咳之状，咳而呕，呕甚则长虫出。肝咳不已，则胆受之，胆咳之状，咳呕胆汁。肺咳不已，则大肠受之，大肠咳状，咳而遗失。心咳不已，则小肠受之；小肠咳状，咳而失气，气与咳俱失。肾咳不已，则膀胱受之，膀胱咳状，咳而遗溺。久咳不已，则三焦受之，三焦咳状，咳而腹满，不欲饮食。此皆聚于胃，关于肺，使人多涕唾而面浮肿气逆也。

曰：治之奈何？曰：治脏者，治其腧；治腑者，治其合；浮

---

① 又内经咳论：见《素问·咳论》。

肿者，治其经。

张子和咳分六气论①

嗽与咳，一证也，后人或以嗽为阳，咳为阴，亦无考据。且《内经·欬论》一篇，纯说嗽也，其中无欬字。由是言之，咳即嗽也，嗽即咳也。《阴阳应象大论》云：秋伤于湿，冬生咳嗽。又《五脏生成篇》云：咳嗽上气。又《诊要经终》云：春刺秋分，环为咳嗽。又《示从容篇》云：咳嗽烦冤者，肾气之逆也。《素问》惟以四处连言咳嗽，其余篇中，止言咳不言嗽，乃知咳、嗽一证也。或言嗽为别一证，如《伤寒》书中说：咳逆，即咽中作梯磴之声者是也。此一说，非《内经》止以嗽为欬。《生气通天论》云：秋伤于湿，上逆而欬。与《大象论》文义同，而无嗽字。乃知欬即是嗽明矣。

嗽之为病，自古归之肺。此言固不易也。《素问》言：肺病喘欬逆。又曰：欬嗽上气，厥在胸中，过在手太阴、阳明。《灵枢》十二经，惟太阴肺经云：肺胀满，膨膨而喘咳。他经则不言。《素问·咳论》虽言五脏六腑皆有欬，要之止以肺为主。《素问》言：皮毛者，肺之合也。皮毛先受邪气。注云：邪，谓寒气。经又云：邪气以从其合也。其寒饮食入胃，从脾脉上至于肺则肺寒，肺寒则内外合邪，因而客之，则为肺欬。后人见是言，断嗽为寒，更不参较他篇，岂知六气皆能嗽人！

若谓欬止为寒邪②，何以岁火太过，炎暑流行，金肺受邪，民病欬嗽？岁木不及，心气晚治，上胜肺金，欬而鼽。从革之纪，

① 张子和咳分六气论：见《儒门事亲》卷三《咳分六气毋拘以寒述》。
② 邪：原作“耶”，据《儒门事亲》卷三改。

金不及也，其病嚏欬。坚成之纪，金太过也，上徵与正商同，其病欬。少阳司天，火气下临，肺金上从，欬嚏衄。少阳司天，火淫所胜，欬、唾血、烦心。少阳司天，主胜则胸满欬。少阳司天之气，热郁于上，欬逆呕吐，三之气，炎暑至，民病欬呕。终之气，阳气不藏而欬。少阳之复，枯燥烦热，惊瘛欬衄，甚则欬逆而血泄。少阴司天，热气生于上，清气生于下，寒热凌犯而生于中，民病欬喘。三之气，天政布，大火行，余火内格，肿于上，欬喘，甚则血溢。少阴司天，客胜则鼽嚏；甚则欬喘。少阴之复，燠热内作，气动于左，上行于右，欬，皮肤痛，则入肺，欬而鼻渊。若此之类，皆生于火与热也，岂可专于寒乎。

谓欬止于热与火耶？厥阴司天，客胜则耳鸣掉眩，甚则欬。若此之类，乃生于风，岂可专于热与火也。

谓欬专于风耶？太阴司天，湿淫所胜，欬唾则有血。太阴之复，湿变乃举，饮发于中，欬喘有声。若此之类，乃生于湿，岂可专于风也。

谓欬止于湿耶？金郁之发，民病欬逆，心协痛。岁金太过，燥气流行，肝木受邪，民病欬喘逆。逆甚而呕血。阳明司天，金火合德。民病欬嗌塞。阳明司天，燥淫所胜，欬，腹中鸣。阳明司天，清复喘余，则欬衄嗌塞，心膈中热。欬不止，而目血出者死。阳明之胜，清发于中，嗌塞而欬。阳明之复，清气大举，欬哕烦心。若此之类，皆生于燥，岂可专于湿也。

谓欬止于燥耶？太阳司天，客气胜则胸中不利，出清涕，感寒则欬。若此之类，乃生于寒，岂可专于燥也。

又肺风之状，多汗恶风，色皏然白，时欬短气，昼日则差，夜暮则甚，亦风欬也。劳风，欬出清黄涕，其状如脓，大如弹丸，

亦风咳也。有所亡失，所求不得，则发肺鸣，鸣则肺热叶焦，亦热欬也。阳明厥逆，喘欬身热，亦热欬。一阳发病，少气善欬，亦火欬也。喘咳者，水气并于阳明，亦湿欬也。风水不能正偃则欬，亦湿欬也。肾气腹大，胫肿，喘欬身重，亦湿欬也。脾痹者，四肢懈堕，发欬呕汁，上为大寒，亦寒欬也。咳之六气，固然可以辩。其六者之状：风乘肺者，日夜无度，汗出头痛，涎痰不利，非风欬之云乎？热乘肺者，急喘而嗽，面赤潮热手足寒，乳子亦多有之，非暑欬之云乎？火乘肺者，咳喘上壅，涕唾出血，甚者，七窍血溢，非火欬之云乎？燥乘肺者，气壅不利，百节内痛，头面汗出，寒热往来，皮肤干枯，细疮燥痒，大便秘涩，涕唾稠粘，非燥欬之云乎？寒乘肺者，或因形寒饮冷，冬月坐卧湿地，或冒冷风寒，秋冬水中感之，嗽急而喘，非寒咳之云乎？

其法治也：风之嗽，治以通圣散加半夏，大人参半夏丸，甚者汗之；暑之嗽，治以白虎汤、洗心散、凉膈散，加蜜一匙①，遂②为呷之；火之嗽，治以黄连解毒汤、洗心散、三黄丸，甚者，加以咸寒大下之；湿之嗽，治以五苓散、桂苓甘露散及白术丸，甚者，以三花神佑丸下之；燥之嗽，治以木香葶苈散、大黄黄连阿胶丸，甚者，以咸寒大下之；寒之嗽，治以宁神散、宁肺散；有寒痰在上者，以瓜蒂散越之。此法虽已几于万全，然老幼强弱、虚实肥瘦不同，临时审定，权衡可也。病有变态，而吾之方，亦与之俱变。然则枯矾、干姜、乌梅、罂粟壳，其误人也不为少矣。呜乎！有人自幼咳嗽，至老不愈，而亦不死者，余平生见此等无

① 匙：原作“日”，据《儒门事亲》卷三改。
② 遂：原脱，据《儒门事亲》卷三补。

限。或小年欬嗽，不计男女，不数月而殒者，亦无限矣。夫宁神、宁肺散，此等之人，岂有不曾服者哉？其不愈而死者，以其非寒嗽故也。彼执款冬花、佛耳草至死不移者，虽与之，割席而坐可也。曹魏时，军吏李成苦欬嗽，昼夜不寐，时吐脓血。华佗以谓[1]：咳之所吐，非从肺来，以苦剂两钱匕，吐脓血二升余而瘥。若此之嗽，人不可不知也。

徐叔拱[2]咳嗽辩疗论

夫咳嗽为患，但一染而难愈，用药而少效者，皆所感不同。药用不对，是谓不分经络脏腑之患，又不辩风寒暑湿燥火，冷热虚实之因，则如外感六淫，郁而成火，必六淫相合，内伤五脏相胜，必五邪相并，有此不同。今之医者，瞢[3]然不知，杂乱无统，谬用散敛、寒热温凉、补泻之剂，致使轻者反重而难治，重者垂死而不可救药者多矣。殊不知咳者，谓有声而无痰也，其声咳咳然，声重从丹田下起，连咳三五七声，或十数声者是也。盖因肺气伤而不清者也。嗽者，谓无声而有痰也，其声轻，隐隐然在上焦中，起声不甚发出者是也。盖因脾湿，动而为痰，上作嗽也。咳嗽者，谓有痰而即声，其声从从然，连接十余声，咳嗽出痰方止是也。盖因伤于肺气而咳，动脾湿而咳，因而为嗽也。经曰：秋伤于湿，冬必咳嗽。大抵素秋之气宜清肃，而反动之，则气上冲而为咳嗽，甚则动于湿，而为痰也。其有痰者，寒少热多，各随脏腑四时伤感之因而辩治之。

---

① 谓：原作“为”，据《儒门事亲》卷三改。

② 徐叔拱：徐枢（1355—1441），字叔拱，元末华亭南桥人。受父医术，工诗善医，明洪武二十八年（1395）荐为秦府良医政，后掌院事，官至太医院使，疗疾屡奏奇效。著《订定王叔和脉诀》《足庵集》。

③ 瞢（méng 萌）：目光不明。

春为肝咳嗽，夏为心咳嗽，秋为肺咳嗽，冬为肾咳嗽，四季月脾胃咳嗽。有三焦咳嗽，有风咳嗽，寒咳嗽，热咳嗽，暑咳嗽，湿咳嗽，痰咳嗽，气咳嗽，虚咳嗽，七情咳嗽，劳虚咳嗽，气实咳嗽，肺气耗散咳嗽，冷咳嗽，跌扑①负重伤损咳嗽。肺之积，名曰息贲而咳嗽。房劳肾水虚不能制火，相火与心火炎上而克肺金，名曰火刑金咳嗽。饮食过度咳嗽，夫饮肿胀咳嗽，水伤心下咳嗽。肺痈咳嗽，肺痿咳嗽，嗝咳嗽，伤寒咳嗽，妇人产前产后咳嗽。齁鼾喘嗽，即气喘促咳嗽。如此数者，当推何因？当分何脉？当用何药？假令脉浮缓为风，风宜发散，非麻黄、细辛、旋覆花、前胡之属，金沸草散、参苏饮之类，则不能散其风邪。脉弦紧为寒，寒宜温解，非干姜、官桂、款花、佛耳草之属，理中汤、温肺汤之类，则不能温其寒邪。脉虚软为暑，暑当清之，非柴胡、黄芩、地骨皮之类，六和汤中加麦门冬、乌梅之属，则不能清其暑毒。脉沉涩为湿，湿当燥之，非苍术、白术辈，不换金正气散、白术散之类，则不能燥其湿。脉弦滑，在胃口则为痰，痰当利之，非白芥子、皂角、加减二陈汤、导痰汤之属，非半夏、南星、茯苓、陈皮之类，则不能去其痰涎。脉浮盛在气口者，则为气，气当舒之，非紫苏、香附、枳壳并香砂二陈汤，紫苏子汤、加减三奇汤之属，则不能升降郁结之气。脉虚弱，渐细者为虚，虚宜温补，非钟乳、阿胶、黄芪、人参，不能补肺之虚；虚而极作喘急，又当暖补镇坠于下。脉弦细数者，为虚劳，劳则当滋养血气，非人参、天门、麦门、五味子、当归之属，并黄芪鳖甲散、秦艽鳖甲散之类，则不能滋养荣卫。脉沉实有力者，为气实，气实则当泻之，非葶苈、桑白皮之属，以泻白散、平肺汤

---

① 扑：原作“蹼”，据文义改。

之类，则不能以泻肺之实。脉濡而弱者，为肺气耗散，耗散则宜敛，非粟壳、诃子、乌梅酸涩之属，提金散、细辛五味子汤之类，则不能以收敛肺气。虽各分条目，乃风寒暑湿之气伤人，必先伤皮毛，皮毛属肺，所以喘嗽自肺而始，于后条中，推其因而施治之，为可也。中间又有散敛二法：敛者，谓收敛肺气也；散者，谓解散寒邪也。宜散而敛，则肺寒邪一时敛住，为害非轻；宜敛而散，则肺气弱，一时发散，而走泄正气，害亦非小。且如感风咳嗽已，经散之后其表虚，复感寒邪，虚邪相乘，又为喘嗽。若欲散风，则愈重而虚；其肺若收敛，则愈又滞其邪。当先轻解，渐次敛之肺，不致虚，邪不致滞，喘嗽自止矣。又要分五脏痰气，假令湿在肝，曰风痰；湿在脾，曰湿痰；湿在肺，曰气痰；湿在肾，曰寒痰。又当审而治之。

嗽者，治痰为先，治痰下气为上，以白芥子加减皂角、青礞石之类，南星、半夏胜其痰，而咳嗽自愈；以木香、枳壳、陈皮、紫苏、桔梗之属利其气，而痰自下。咳而无痰者，以甘辛润肺，则愈矣；有痰而能食者，大承气汤下之；有痰而不能食者，厚朴汤主之。夏月而嗽发热，谓之热痰，小柴胡四两，加石膏一两，知母半两主之。冬月嗽，因感寒邪，谓之寒嗽，小青龙汤加杏子服之。然此诸例，更当在临病随时问其所因，候其所患，切其脉理，辩其虚实寒热，对证施治用药；寻其风寒暑湿之由，求其痰气虚劳之所致，酌用发表淫里之剂，补泻散敛之方，因证临时用药不错，其不中者，未之有也，何患喘嗽之不安哉？今略考其门，叙条列于后，当择而用之，庶不临患而无措手也①。

---

① 酌用发表……无措手也：此62字原脱，据清抄本补。

何柏斋论咳嗽[①]

咳嗽专主肺经为是，其余脏腑，不过相因及之耳。治法则以通调肺气为主。但肺气不通，其端不可以一言尽耳。《病机机要》谓：咳无痰而有声，肺气伤而不清；嗽无声而有痰，脾湿动而为痰；咳嗽有声有痰，因肺气动于脾，因咳而有嗽也。窃谓此论咳嗽二证，盖倒说也。

肺为气主，而声出焉。肺伤寒，饮郁而为痰。声欲上出，为痰所膈，故相攻而作声，痰出声乃通利，斯谓之咳。外感风寒，肺管为寒气束，声出不利，故亦相攻作声，然无物也，斯谓之嗽。

咳字从亥，亥者，有形之物也，故果核、草亥，皆从亥，亥复有膈阂之义。嗽字从束，从吹。此古人制字之妙，乃二证之所以分也。但二证亦尝相因，医书不甚分别。至于肺伤血出，阻膈气道，则亦咳之类也。

又刘河间吐泻论[②]

吐下霍乱，三焦为水谷传化之道路，热气甚则传化失常，而吐泻霍乱，火性燥动故也。或云热无吐泻，止是停寒者，误也。大法吐泻烦渴为热，不渴为寒，或热吐泻，始得之亦有不渴者；若不止则亡液，而后必渴。或寒本不渴，若亡津液过多，则亦燥而渴也。但寒者脉当沉细而迟；热者脉当实大而数；或损气亡津液过极，则脉亦不能实数而反迟缓，虽尔，亦为热矣。又曰：泻白为寒，青黄红赤黑皆为热也。盖泻白者，肺之色也，由寒水甚而制火，不能平金，则肺金自甚，故色白也，如浊水凝冰，则自

---

① 何柏斋论咳嗽：见《医学管见·论咳嗽》。全篇原脱，据校本补。
② 又刘河间吐泻论：见《素问玄机原病式·热类·吐下霍乱》。

然清莹而明白。利色青者，肝木之色也，由火甚制金，不能平木，则肝木自甚，故色青也。或言利色青为寒者，误也。仲景法曰：少阴病，下利清水，色纯青者，热在里也，大承气汤下之。及夫小儿热甚急惊，利色皆多青，为热明矣。利色黄者，由火甚则水必衰，而脾土自旺，故色黄也。利色红为热者，心火之色也；或赤者，热深甚也。至若利色黑，亦为热者，由火热过极，则反兼水化制之，故色黑也。如伤寒阳明病，热极则日哺潮热，甚则不识人，循衣摸床，独语如见鬼状，法当大①承气汤下之。大便不黑者易治，黑者难治。诸利同法。

然辩利色以明寒热者，更当审其饮食药物之色。如小儿病热，吐泻霍乱，其乳未及消化，而利尚白者，不可便言为寒，当以脉证辩之。大法泻利，小便清白不涩为寒；赤涩者为热。又完谷不化，而色不变，吐利腥秽，澄澈清冷，小便清白不涩，身凉不渴，脉迟细而微者，寒证也；谷虽不化，而色变非白，烦渴，小便赤黄，如或涩者，热证也。凡谷消化者，无问色及他证，便为热也。寒泄而谷消化者，未之有也。由寒则不能消化谷也。或火主疾速而热甚，则传化失常，谷不能化而飧泄者，亦有之矣。仲景曰：邪热不杀②谷。然热得于湿，则飧泄也。或言下利白为寒，误也。若果为寒，则不能消谷，何由反化为脓也？所为下利，谷反为脓血，如世之谷肉果菜，湿热甚，则自然腐烂溃发，化为污水，故食于腹中，感人湿热邪气，则自然溃发，化为脓血也。其热为赤，热属心火故也。其湿为黄，湿属脾土故也。燥郁为白，属金肺也。

---

① 大：原脱，据《素问玄机原病式·热类》补。
② 杀：帮助脾胃消化。

经曰：诸气膹郁，皆属于肺。谓[1]燥金之化也。王冰曰：郁，谓奔迫，气之为用，金气同之。然诸泻利皆兼于湿，今反言气燥者，谓湿气甚于肠胃之内，而肠胃怫热郁结，而又湿主乎否，以致气液不得宣通，因以成肠胃之燥，使烦渴不止也。假如下利赤白，俗言寒热相兼，其说尤误。岂知水火阴阳寒热者，犹权衡也，一高则必一下，一盛则必一衰，岂能寒热俱甚于肠胃，而同为利乎？如热生疮疡，而出白脓者，岂可以白为寒欤？由其在皮肤之分，属肺金，故色白也；次在血脉之分，属心火，故为血疖也；在肌肉，属脾土，故作黄脓；在筋部，属肝木，故其脓色带苍；深至骨；属肾水，故紫黑血出也。各随五脏之部而见五色，是谓标也；本则一出于热，但分浅深而已。大法下迫窘痛，后重里急，小便赤涩，皆属燥热。而下利白者，必多有之，然则为热明矣。或曰：白痢即为热病，何故服辛热之药，亦有愈者耶？盖辛热之药，能开发肠结郁结，使气液宣通，流湿润燥，气和而已。然病微者可愈，甚者，郁结不开，其病转加而死矣。凡治热甚吐泻亦然。夫治诸痢者，莫若以辛苦寒药治之，或微加辛热佐之则可，盖辛热能发散，开通郁结，苦能燥湿，寒能胜热，使气宣平而已。如钱氏[2]香连丸之类是也。故治诸利者，黄连、黄柏为君，以其至苦大寒，正主湿热之病；乃若世传辛热金石毒药，治诸吐泻下利，或有愈者，以其善开郁结故也。然虽亦有验者，或不中节一作效字，反更加害。

凡用大毒之药，必是善药不能取效，不得已而用之可也。幸

---

① 谓：原作“为”，据《素问玄机原病式·热类·吐下霍乱》改。

② 如钱氏：原为“如病微”，据《素问玄机原病式·热类·吐下霍乱》改。

有善药，虽不能取效，但有益而无损者，何必用大毒之药，谩劳巇崄①也。

张子和吐泻论②

巢氏，先贤也，固不当非。然其说有误者。何今之人信巢氏，而不信《素问》也？巢氏论霍乱吐泻，皆由温凉不调，阴阳清浊二气相干，致肠胃之间变而为霍乱。寒气客于脾则泻，寒气客于胃则吐。亦由饮酒食肉，腥脍生冷过度。或因居处坐卧湿地，当风取凉，风之气归于三焦，传于脾胃，脾胃得冷，水谷不消，皆成霍乱。其名有三：一曰胃反，胃气虚逆，反吐饮食；二曰霍乱，言其病挥霍之间，便致缭乱也；三曰哺食变逆者也。霍乱者，脉必代。又云七月间食蜜，令人暴下霍乱。此巢氏之论也。予以为不然。

夫医之治病，犹书生之命题。如秋伤于湿，冬生咳嗽。是独以湿为主，此书生独脚题也。风湿暍三气合而成霍乱，吐泻转筋，此犹书生之鼎足题也。风者，风木也，内应足厥阴肝木；湿者，雨化也，内应于足太阴脾土；暍者，火热也，内应于手少阴心火。此风湿暍三气之所生也。《内经》曰：土气之下，木气乘之。是肝木乘脾土也。又曰：厥阴所至，为胁痛呕泄。少阳所至，为呕涌。注云：食不下也。太阴所至，为中满霍乱吐下；太阴所至，为濡化也。注云：湿化也；又曰太阴所至，为湿生，终为注雨。故转筋者，风主肝，肝主筋，风急甚，故转筋也。吐者，暍也。火主心，心主炎上，故呕吐也。泻注者，土主湿，湿主脾，湿下注，故泄注也。此三者，岂非风湿暍，如书生鼎足题耶？脾湿，土气

---

① 巇崄：即崄巇。义道路危险艰难。

② 张子和吐泻论：见《儒门事亲》卷一《霍乱吐泻死生如反掌说》。

为风木所克，土化不行矣。亢无雨，火盛过极，土怒发焉。极则为雷霆、骤雨、烈风。盖土气在上，木气乘之故也。是以大水横流，山崩岸落，石迸沙飞，岂非太阴湿土怒发之象耶？故人病心腹满胀，肠鸣而为数便，甚则心痛胁䐜，呕吐霍乱，厥发则注下，胕肿身重。启玄子云：已上病证，皆脾热所生也。乃知巢氏所论，正与《素问》、启玄子相违。故《内经》治法，病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先可用淡剂流其湿，辛凉以退其风，咸苦以解其暍，冰水以救其内涸，大忌食粟米粥，饮者立死。伟哉，王冰之言，脾热一句，可以为方。世俗止知取其头巾而濯之，以饮其水，亦取黑豆、皂矾。头垢寒凉，然近似，终不足以制其甚也。又有以寒水沃其手足者，大非也！四肢已厥，更以寒水沃之，则益厥矣。曷若以寒水沃其心之为愈也。

又张子和三消论①

八卦之中，离为②烜③物。五行之中，惟火能焚物，六气之中，惟火能消物。故火之为用，燔木则消而为炭，焚土则消而为伏龙肝，炼金则消而为汁，煅石则消而为灰，煮水则消而为汤，煎海则消而为盐，干汞则消而为粉，熬锡则消而为丹。故泽中之潦，涸于炎晖，鼎中之水，干于壮火。在④五脏，心为君火正化，肾为君火对化；三焦为相火正化，胆为相火对化。得其平，则烹炼饮食，糟粕去焉；不得其平，则燔灼脏腑，而

---

① 又张子和三消论：见《儒门事亲》卷三《三消之说当从火断》。

② 为：《儒门事亲》卷三作“能”。

③ 烜（xǔan 选）：《玉篇·火部》：“火盛皃。”《周礼·秋官·序官》：“司烜氏。”郑玄注：“烜，火也。”

④ 在：《儒门事亲》卷三作“盖”。

津液竭焉。故入水之物，无物不长；入火之物，无物不消。夫一身之中心火，甚于上为膈膜之消；甚于中，则为肠胃之消；甚于下，为膏液之消；甚于外，为肌肉之消。上甚不已，则消及于肺；中甚不已，则消及于脾；下甚而不已，则消及于肝肾；外甚而不已，则消及于筋骨。四脏皆消尽，则心始自焚而死矣。故《素问》有消瘅①、消中、消渴、风消、膈消、肺消之说。消之证不同，归之火则一也。故消瘅者，众消之总名；消中者，善饥之通称；消渴者，善饮之同谓。惟风消、膈消、肺消，此三说不可不分。

风消者，二阳之病。二阳者，阳明也。阳明者，胃与大肠也。心受之则血不流，故女子不月；脾受之则味不化，故男子少精。皆不能成隐曲之事。火伏于内，久而不已，为风所鼓，消渴肠胃，其状口干，虽饮水而不咽。此风热格拒于贲门也。口者，胃之上源，故病如是。又经曰：二阳结谓之消。此消乃肠胃之消也。其善食而瘦者，名曰食㑊，此消乃肌肉之消也。膈消者，心移热于肺，传为膈消。王太仆云：心肺两间，中有斜膈膜，下际内连横膈膜。故心移热于肺，久久传化，内为膈热。消渴多而饮者，此虽肺金受心火之邪，然止是膈消，未及于肺也。故饮水至斗，亦不能止。其渴也，其状多饮而数溲，或不数溲变为水肿者，皆是也。此消乃膈膜之消也。

肺消者，心移寒于肺，肺主气。经曰：饮食入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之精气，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水精四布，五经并行，以为常也。《灵枢》亦曰：上焦如雾，中焦如沤，

① 瘅：原作“痹”，据文义改。

下焦如渎。今心为阳火，先受寒[①]邪，阳火内郁，火郁内传，肺金受制，火与寒邪皆来乘肺。肺外为寒所薄，气不得施；内为火所燥，亢极水复，故皮肤索泽而辟著，溲溺积湿而频并，上饮半升，下行十合。故曰：饮一溲二者死。

膈消不为寒所薄，阳气得宣散于外，故可治。肺消为寒所薄，阳气自溃于中，故不可治。此消乃消及于肺脏者也。又若脾风传之肾，名曰疝瘕。少腹冤热而痛，出白液，名曰蛊。王太仆云：消烁脂肉，如虫之蚀，日渐损消，此消乃膏液之消也。故后人论三消，指以为肾消。此犹可治，久则挛瘛，不救必死。此消乃消及于肾脏者也。

夫消者必渴，渴亦有三：有甘之渴，有石之渴，有火燥之渴。肥者令人内热，甘者令人中满，其气上溢，转为消渴。经又曰：味厚者发热。《灵枢》亦曰：咸走血，多食之人渴。咸入于胃中，其气上走中焦，注于肺，则血气走之。血与咸相得，则凝干而善渴。血脉者，中焦之道也。此皆肥甘之渴。夫石药之气悍，适足滋热，与热气相遇，必内伤脾。此药石之渴也。阳明司天，四之气，嗌干引饮，此心火为寒水所郁故然。少阳司天，三之气，炎暑至，民病渴。太阳司天，甚则渴而欲饮，水行凌火，火气郁故然。少阴之复，渴而欲饮。少阳之复，嗌络经槁，渴引水浆，色变黄赤。又伤寒五日，少阴受之，故口燥舌干而渴。肾热病者，苦渴数饮。此皆燥热之渴也。故膏梁之人，多肥甘之渴，石药之人，多悍烈之渴[②]，藜藿奔走之人，多燥热之渴。三[③]者虽殊，其

① 寒：《儒门事亲》卷三作“阳”。
② 石药之人多悍烈之渴：《儒门事亲》作“石药之渴”。
③ 三：《儒门事亲》作“二”。

实一也。故火在上者，善渴；火在中者，消谷善饥；火在上中者，善渴多饮而数溲；火在中下者，不渴而溲白液；火偏上中下者，饮多而数溲。此其别也。

后人断消渴为肾虚，水不胜火则是也，其药则非也，何哉？以八味丸治渴，水能生而火反助也。此等本不知书，妄引王太仆之注：益水之源，以消阴翳；壮火之主，以制阳光。但益心之阳，寒热通行，强肾之阴，热之犹可。岂知王太仆之意，以寒热而行之也。肾本恶燥，又益之以火可乎？今代刘河间自制神芎丸，以黄芩味苦入心，牵牛、大黄驱火气而下，以滑石引入肾经。此方以牵牛、滑石为君，以大黄、黄芩为臣，以芎、连、薄荷为使，将离入坎，真得黄庭之秘者也。而又以人参白术汤、消痞丸、大人参散、碧玉鸡苏散，数法以调之，故治消渴，最为得体。

昔有消渴者，日饮数升，先生以生姜自然汁一盆，置之密室中，具罂杓于其间，使其人入室，从而锁其门。病人渴甚，不得已而饮，汁尽渴减。此合《内经》辛以润之之旨。《内经》治渴，以兰除其陈气，亦辛平之剂也。先生之汤剂，虽用此一味，亦必有旁药助之。初虞世曰：凡渴疾未发疮疡，便用大黄寒药利其势，使大困大虚自胜。如发疮疡，脓血流漓而飧，此真俗言也。故巴郡太守奏三黄丸能治消渴，余尝以膈数年不愈者，减去朴硝，加黄连一斤，大作剂，以长流千里水煎五七沸，放冷，日呷之数百数，以桂苓甘露散、白虎汤、生藕节汁、淡竹沥、生地黄汁相间服之，大作剂料，以代饮水，不日而痊。故消渴一证，调之而不下，则小润小濡，固不能杀炎上之势；下之而不调，亦旋饮旋消，终不能沃膈膜之干；下之调之，而不减滋味，不戒嗜欲，不节喜怒，病已而复作。能从此三者，消渴亦不足忧矣。

况《灵枢》又说：心脉滑，为善渴。经又曰：滑者，阳气胜。又言：五脏脉，心脉微小为消瘅．又言：五脏脆为消瘅。又言：消瘅之人，薄皮肤而肉坚固以深，长冲直扬，其心刚。刚者多怒，怒则气逆上，胸中畜积，血气逆流，髋皮充肌肉，血脉不行，转而为热，热则消肌肤，故为消瘅。又言：五脏皆柔弱者，善病消瘅。夫柔弱者，必有刚强，刚强者多怒，柔弱者易伤也。余以是遂悟，气逆之人，非徒病消渴。若寒薄其外，亦为痈肿。少气、狂、鬲中、肺消、涌水者；热客其脏，则亦为惊、衄、膈消、柔痓、虚、肠澼死；客其腑，则为癃、溺血、口糜、伏瘕为沉，食㑊、辛頞、鼻渊、衄衊①、瞑目。盖此二十一证，皆在《气厥论》中。经云：诸逆冲上，皆属于上。一言可了，善读书者，以是求之。

何柏斋论消渴②

刘河间论三消之证，皆由湿寒之阴气极衰，燥热之阳气大盛所致。《玉机微义》③ 深取其说，且谓治此疾者，补肾水阴寒之虚，泻心火阳热之实，则病自已。复斥世论以煖药补元气之误。此论虽辩，而实非也。世论意是，但词不足以发之耳。盖肾有二窍，前窍以膀胱为腑，主水液者也；后窍以三焦为腑，主元精者也。元精者，少阳相火也。男精女血皆主乎此，盖造化之生生之本也。窍名命门。盖元精者，性命之本而窍其门也。元精之火盛，则能升膀胱之水，使津液上行，以制心火而为既济。元精之火衰，

① 衊：鼻出血。《素问·气厥论》："传为衄衊瞑目，故得之气厥也。"王冰注："衊，谓（鼻）汗血也。"

② 何柏斋论消渴：见《医学管见·论消渴》。

③ 玉机微义：明代徐彦纯撰，刘宗厚续增，约成书于1368～1396年。又名《医学折衷》。

则膀胱之水不升。水之入于胸胃者，皆从其降下之性而不升散，故心火无制，炽盛而作渴。此盖水火未济，而非湿寒之阴气极衰也。若谓补其肾水阴寒之虚，则渴自已，则水固阴寒之气也。渴者饮水不绝，何以不能补其阴寒之虚而止其渴耶？其论之非明矣！世论用煖药以补元气，使肾水上升，以制心火，不为无见，但不知补肾者，为补命门三焦之火，而非补肾经膀胱之水。故不免为《玉机》之所讥耳。大抵医经言补肾者，皆补命门三焦之火，而非补肾经膀胱之水。此则前贤之通未有发明，兹故表而出之。然消渴之证，必燥热之阳气有所郁结，若不求而去之，辄用煖药以补元气，则药病扞格，吾恐煖药未得收补气之功，而先有助邪之害，则消渴愈甚，或生他是，不可不虑也。先于食后，用调胃承气一二贴，则去之之法也。至于用热药以补下元气，则必知逆从困主之法乃可。呜呼！此化机也，岂可以易知而易论乎？先用煖药，空心服之，以培其下；次用凉药，食后服之，以清其上。此亦治法之一端也。

世传有病渴，误饮缲①丝汤而渴止。盖缲丝汤所煮者，蚕茧也。蚕性极热，煮而为汤，澄冷而饮之，则热性归下而不扞格，故能升肾水以制心火而止其渴。所谓热因寒用者也。丹溪虽知此治，而未能明其指，兹故及之。

或疑男精女血，是不一类。今乃同谓之元精，何也？曰：精血，皆阴阳之交也。阴阳之交，始化为血，再化为精，非二物也。男非无血，而以精为主；女无非精，而以血为主，故均谓之元

---

① 缲：同“缫”，抽茧出丝。《集韵·豪韵》：“缫，《说文》：‘绎茧为丝。’或从喿。”

精云。

又刘河间癥瘕论①

癥，腹中坚硬，按之应手，谓之癥也。《圣惠方》谓：癥，徵也。然水体柔顺，而今反兼坚硬如地者，亢则害，承乃制也。故病湿过极则为痓，反兼风化制之也；风病过极则反燥，筋脉劲急，反兼金化制之也；病燥过极则烦渴，反兼火化制之也；病热过极而反出五液，或为战栗恶寒，反兼水化制之也。其为治者，但当泻其过甚之气，以为病本，不可反误治其兼化也。然而兼化者，乃天机造化，抑高之道，虽在渺冥恍惚之间，而有自然之理，亦非显形而有气也。病虽为邪，而造化之道在其中矣。夫五行之理，甚而无以制之，则造化息矣。如春木旺而多风，风大则反凉，是反兼金化制其木也。大凉之下，天气反温，乃火化承于金也。夏火热极，而体反出液，是反兼水化，制其火也。因而湿蒸雨云，乃土化承于水也。雨湿过极，而兼烈风，乃木化制其土也。飘聚之下，秋气反凉，乃金化承于木也。凉极万物反燥，乃火化制其金也。因而以为冬寒，乃水化承于火也。寒极则冰凝如地，乃土化制其水也，凝冻极而起东风，乃水化承土而周岁也。凡不明病之标本者，由未知此变化之道也。

瘕，腹中虽硬，而忽聚忽散，无有常准。故《圣惠方》云：瘕，曰假也，以其病瘕未成瘕也。经注曰：血不流而寒薄，故血内凝而瘕也，一云腹内结病也。经曰：小肠移热于大肠，为虙瘕，为沉。注曰：小肠热已移入大肠，两热相搏，则血溢而为伏瘕也。血涩不利，则月事沉滞而不行，故曰虙瘕为沉。虙与伏同，瘕为

① 又刘河间癥瘕论：见《素问玄机原病式·寒类·癥瘕》。

疝，传写误也。然则经言瘕病亦有热者也，或阳气郁结，怫热壅滞，而坚硬不消者，非寒癥瘕也，宜以脉证别之①。

张子和积聚论②

先贤说五积六聚甚明，惟治法独隐。其言五积曰：肝之积，名曰肥气，在左胁下，如覆杯，有头足，久不已，令人发欬逆，痞疟连岁不已者是也。心之积，名曰伏梁，起脐上，大如臂，上至心下，久不已，令人病烦心。脾之积，名曰痞气，在胃脘，覆大如盘，久不已，令人四肢不收，发黄疸，饮食不为肌肤，俗呼为食劳黄也。肺之积，名曰息贲，在右胁下，大如覆杯，久不愈，令人洒淅寒热，喘嗽，发肺痈。肾之积，名曰贲豚，发于少腹，上至心下，若豚状，或上或下无时，久不已，令人喘逆、骨痿少气。此五积之状，前贤言之，岂不分明。

偏访医门，人人能道。及问治法，不过三棱、广茂、干漆、硇砂、陈皮、礞石、巴豆之类。复有不明标本者③，又从而补之。岂有病积之人，大邪不出，而可以补之乎？至于世之磨积、取积之药，余初学医时，亦④曾用之，知其不效，遂为改辙。因考《内经》，骤然大悟。《内经》曰：木郁则达之，火郁则发之，土郁夺之，金郁泄之，水郁折之。王太仆⑤曰：达谓吐，发谓汗，夺谓下，泄谓利小便，折谓折其冲逆。此五法，与五积若不相似然。

盖五积者，因受胜己之邪，而传于己之所胜，适当旺时，拒

---

① 经曰小肠移热……别之。此102字原脱，据清抄本补。
② 张子和积聚论：见《儒门事亲》卷三《五积六聚治同郁断》。
③ 张子和积聚论……不明标本者：此237字原脱，据清抄本补。
④ 亦：原作“苦”，据《儒门事亲》卷三改。
⑤ 太仆：古秦汉时代官名，为九卿之一，掌管皇帝车辆、马匹事务。

而不受，复还于胜己者，胜己者不肯受，因留结为积。故肝之积，得于季夏戊己日；心之积，得于秋庚辛日；脾之积，得于冬壬葵日；肺之积，得于春甲乙日；肾之积，得于夏丙丁日。此皆抑郁不伸而受其邪也。岂待司天克运，然后为之郁哉？且积之成也，或因暴怒喜悲思恐之气；或伤酸苦甘辛咸之食；或停温凉热寒之饮；或受风暑燥寒火湿之邪。其初甚微，可呼吸按导①方寸大而去之；不幸而遇庸医，强补而留之，留而不去，遂成五积。

夫肥气者，不独气有余也，其中亦有血矣，盖肝藏血故也。

伏梁者，火之郁也。以热药散之则益甚，以火灸之则弥聚。况伏梁证有二，名同实异，不可不详焉。其一伏梁，上下左右皆有根，在肠胃之外，有大脓血，此伏梁义同肚痈；其一伏梁，身体髀股胻皆肿，环脐而痛，是谓风根，不可动，动则为水溺涩之病。此二者，《内经》虽言不可动，止谓不可大下，非谓全不可下，恐病去而有害。

痞气者，举世皆言寒则痞，《内经》以为湿则痞。虽因饮冷而得，其阳气为湿所蓄。以热攻之则不散，以寒攻之，则湿去而寒退矣。

息贲者，喘息愤而上行也。此旧说也。余以谓贲者，贲门也。手太阴之筋，结胸里散贯合贲，下抵季胁②，其病支转筋，痛甚则成息贲。手心主结于臂，其病胸痛息贲。又云：肺下则居贲迫肝，善胁下痛；肝高则上支贲，两胁悗为息贲。若是言之，是积气于贲而不散。此《灵枢》说五脏处，言此贲自是多，故予发之。

---

① 导：原作“道”，据《儒门事亲》卷三改。

② 结胸里……季胁：《儒门事亲》卷三《五积六聚治同郁断》作“结胸里而贯贲，入贲下抵季胁”。

贲豚者，贲与奔同，《铜人》言：或因读书得之。未必皆然也。肾主骨，此积最深，难疗，大忌吐涌，以其在下，止宜下之。

故予尝以独圣散吐肥气，揃以木架，必燠室中，吐兼汗也。肝之积，便言风也，吐出数升后，必有血一二滴，勿疑，病当然也。续以磨积之药调之。尝治伏梁，先以茶调散吐之兼汗，以禹功、导水夺之，继之以降火之药调之。又尝治痞气，万举万全，先以瓜蒂散吐其酸苦、黄胶、腥腐之物三二升，次以导水、禹功下二三十行，末以五苓淡剂等药调之。又尝治息贲，用瓜蒂散，不计四时，置之燠室中，更以火一炉，以助其汗，吐汗下三法齐行。此病不可逗留，久则伤人。又尝治贲豚，以导水通经，三日一下之，一月十下，前后百行，次用治血化气磨积之药调之。此积虽不伤人，亦与人偕老。若六聚之物，在腑属阳而无形，亦无定法。仿此而行之，何难之有？或言余之治积太峻。予曰：不然。积之在脏，如陈茎之在江河。且积之在脏，中间多着脂膜曲折之处，区臼之中。如陈茎之在江河，不在中流，多在汀湾洄薄之地。遇江河之溢，一漂而去。积之在脏，理亦如之。故予先以丸药，驱逐新受之食，使无梗塞。其辟着之积，已离而未下，次以散药满胃而下。横江之筏，一壅而尽。设未尽者，以药调之。惟坚积不可用此法，宜以渐除。

《内经》曰：坚者削之。今人言块癖是也。因述九积图附于篇末。食积，酸心腹满，大黄牵牛之类，甚者蒙石巴豆。酒积，目黄口干，葛根麦蘖之类，甚者甘遂牵牛。气积，噫气痞塞，木香槟榔之类，甚者枳壳牵牛。涎积，咽如拽锯，朱砂腻粉之类，甚者瓜蒂甘遂。痰积，涕唾稠黏，半夏南星之类，甚者瓜蒂藜芦。癖积，两胁刺痛，三棱广茂之类，甚者甘遂蝎稍。水积，足胫胀

满，郁李商陆之类，甚者甘遂芫花。血积，打扑肭[①]瘀，产后不月，桃仁地榆之类，甚者虻虫水蛭。肉积瘿[②]瘤核疠，腻粉白丁香，砭刺出血，甚者硇砂信石。九积皆以气为主，各据所属之状而对治之。今人总此诸药，并为一方，曰：可治诸积。大谬也。吾无此病，焉用此药？吾无彼病，焉用彼药？十羊九牧，何所适从？非徒无益，而又害之。

张子和十膈五噎论[③]

病派之分，自巢氏始也。病失其本，亦自巢氏始也。何者？老子曰：少则得，多则惑。且俗谓噎食一证，在《内经》苦无多语，惟曰三阳结谓之膈。三阳者，谓大肠、小肠、膀胱也。结，谓结热也。小肠热结则血脉燥，大肠热结则后不圊，膀胱热结则津液涸。三阳既结，则前后闭塞，下既不通，必反上行，此所以噎食不下，纵下而复出也。谓胃为水谷之海，日受其新，以易其陈，一日一便，乃常度也。今病噎者，三日五日，或五七日不便，是乖其度也，亦明矣。岂非三阳俱结于下，广肠枯涸，所食之物为咽所拒。纵入太仓，还出咽嗌。此阳火不下，推而上行也。故经曰：少阳所至为呕涌，溢食不下。此理岂不晓然？又《气厥论》云：肝移寒于心，为狂膈中，阳气与寒相薄，故膈食而中不通。此膈阳与寒为之也，非独专于寒也。《六节藏象》又云：人迎四盛以上为格阳。王太仆云：阳盛之极，故膈拒而食不得入。《正理论》曰：格则吐逆，故膈，亦当为格。后世强分为五噎，谓气、

---

① 肭（nǜ 衄）：同“朒”，折伤。

② 瘿：原作“瘿”，据《儒门事亲》卷三改。

③ 张子和十膈五噎论：见《儒门事亲》卷三《斥十膈五噎浪分支派疏》。

忧、食、思、劳也。后又分为十膈五噎。其派既多，其惑滋甚。

人之溢食，初未必遽然也。初或伤酒食，或胃热欲吐，或冒风欲吐。医氏不察本原，火里烧姜，汤中煮桂，丁香未已，豆蔻继之；荜拨未已，胡椒继之。虽曰和胃，胃本不寒；虽曰补胃，胃本不虚。设如伤饮，止可逐饮。设如伤食，止可逐食。岂可言虚，便将热补？《素问》无者，于法犹非？

素热之人，三阳必结。三阳既结，食必上潮。医氏犹云，胃寒不纳，燔针钻肉，炷艾灼肌，苦楚万千。三阳热结，分明一句，到了难从，不过抽薪，最为紧要。扬汤止沸，愈急①愈增。岁月弥深，为医所误。人言可下，退阳养阴。张眼吐舌，恐伤元气。止在冲和。闭塞不通，经无来路，肠宜通畅，是以鸣肠。肠既不通，遂成噎病。

世传五噎宽中散有姜有桂，十膈散有附有乌。今予既斥其方，信乎与否，以听后贤。或云：忧恚气结，亦可下乎？余曰：忧恚磅礴，便同大郁，太仓公见此皆下。法废以来，千年不复。今代刘河间治膈气噎食，用承气三汤，独超近代。今用药者，不明主使，如病风狂嘻嘻，不及观其效，犹昧本源。既懒问咨，妄兴非毁。今予不恤，姑示后人。用药之时，更详轻重。假如闭久，慎勿陡攻。纵得攻开，必虑后患。宜先润养，小着汤丸，累累加之，关扃②自透。其或咽噎，上阻涎痰，轻用苦酸，微微涌出，因而治下，药势易行。设或不行，蜜盐下导，始终勾引，两药相通，结散阳消，饮食自下。莫将巴豆，耗却天真，液燥津枯，留毒不去。

---

① 急：原作“多”，据《儒门事亲》卷三改。
② 扃（jiōng 坰）：门闩。

人言此病，曾下夺之，纵下夺来，转加虚痞。此为巴豆，非大黄牵牛之过。

箕城一酒官，病呕吐，逾年不愈，皆以胃寒治之。丁香半夏、青陈姜附，种种燥热，烧锥燎艾，莫知其数。或少愈，或复剧，且十年，大便涩燥，小便亦黄。命予观之，予曰：诸痿喘呕，皆属于上。王太仆云：上谓上焦也。火气，炎上之气，谓皆热甚而为呕，以四生丸下三十行，燥粪肠垢，何啻数升！其人昏困一二日，频以冰水呷之，渐投凉乳酪、芝麻饮时时咽之，数日外，大啜饮食，精神气血如昔，继生三子，至五旬而卒。

张子和湿热生虫论[1]

巢氏之衍九虫三䘌详矣。然虫之变，不可胜穷，要之皆以湿热为主，不可纯归之气虚与食生。且巢氏之衍九虫也，曰：伏、蛔、白、肉、肺、胃、弱、赤、蛲。伏虫长四分，群虫之主也。蛔虫长一尺，亦有长五六寸，其发动则腹中痛，发种聚行[2]，往来上下，痛有休息；亦攻心痛，口喜吐涎，及吐清水，贯伤心则死。诊其脉，腹中痛，其脉法当沉弱；今脉反洪大，是蛔虫也。白虫长一寸，相生子孙转多，长四五尺，亦能杀人。寸白虫，色白，形[3]偏小，因饮白酒，以桑枝贯牛肉炙食之，并生栗所成。又云：食生鱼后即饮乳酪亦生。其发动则损人精气，腰脚疼。此虫长一尺，则令人死。肉虫，状如烂杏，令人烦满。肺虫状如蚕，令人咳嗽。胃虫，状如虾蟆，令人呕逆吐喜哕。弱虫状如瓜办，又名

---

① 张子和湿热生虫论：见《儒门事亲》卷三。

② 发种聚行：《儒门事亲》卷三作“发作肿聚”。种，通“肿”。《说文通训定声·丰部》：“种，假借为肿。”

③ 形：原作“头”，据《儒门事亲》卷三改。

鬲虫，令人多唾。赤虫状如生肉，动则腹鸣。蛲虫至微，形如菜虫，居肚肠中，多则为痔，极则为癞。因以疮处，以生痈疽癣瘘疠疥。龋虫，无故不为，人患亦不尽有①，有亦不必尽多，或偏无者。此诸虫依肠胃之间，若人脏腑气实，则不为害，虚则侵蚀，随其虫之动，能变成诸疾也。三䘌者，湿䘌由脾胃虚，为水湿所乘，腹内虫动，侵蚀成䘌。若上唇生疮，是虫蚀五脏，则心烦懊；若下唇生疮，是虫蚀下部，则肛门烂开。心䘌者，因虚而动攻食心，谓之心䘌。疳䘌者有五，曰白、赤、蛲、䘌、黑。凡五疳，白者轻，赤者次，蛲者又次，䘌者又次，黑者最重。皆从肠里上食咽喉、齿龈，并生疮，下至谷道伤烂，下利脓血，呕逆，手足心热，腰脚痛，嗜卧。秋冬可，春夏甚。巢氏之论，虫䘌为病之状固详矣。然虫之变此数者，天地之间，气之所至，百虫争出。如厥阴所至为毛化。其应春，其虫毛，其畜犬；其应夏，其虫羽，其畜马；其应长夏，其虫倮；其应秋，其虫介，其畜鸡；其应冬，其虫鳞，其畜彘。其畜犬鸡，其虫毛介；其畜彘，其虫羽鳞；其畜牛犬，其虫倮毛；其畜鸡羊，其虫介羽；其畜彘牛，其虫鳞倮。其脏肝脾，其虫毛介；其脏心肺，其虫羽鳞；其脏脾肾，其虫倮毛；其脏肺肝，其虫介羽；其脏肾心，其虫鳞倮。地气制己胜，天气制胜己。天制色，地制形。色者，青黄赤白黑。形者，毛羽倮介鳞。其生也，胎卵湿化；其成也，跂行飞走。故五气五味根于中，五色五类形于外。而有一岁之中，互有胜复。故厥阴司天，毛虫静，羽虫育，介虫不成；居泉，毛虫育，倮虫耗，羽虫不育。少

① 龋虫……亦不尽有：《儒门事亲》卷三作“龋虫，无所不为，人患亦不尽有”。

阴司天，羽虫静，介虫育，毛虫不成；居泉，羽虫育，介虫耗不育。太阴司天，倮虫静，鳞虫育，羽虫不成；居泉，倮虫育，鳞虫不成[1]。少阳司天，倮虫育，鳞虫不成[2]；居泉，羽虫育，介虫耗，毛虫不育。阳明司天，介虫静，羽虫育，介虫不成；居泉，介虫育，毛虫耗，羽虫不成。太阳司天，鳞虫静，倮虫育；居泉，鳞虫耗，倮虫不育。如风胜，则倮虫不滋。此之类也，皆五行之相克也。惟湿复则鳞见于陆，为湿土相克，水长则反增。水鳞虽多[3]，然见于陆则反当死，故不同也。切巢氏言，脾胃虚而为水湿所乘者，非也。乃脾胃大甚热，而为水湿多也。以《玄珠》考之，虫得木之气乃生，得雨之气乃化。以知非厥阴风木之气不生，非太阴湿土之气不成。岂非风木主热，雨泽主湿所致耶！故五行之中皆有虫，惟金之中其虫寡，冰之中无虫。且诸木有蠹，诸果有螬，诸菜有虫，诸菽有蚄[4]，五谷有螟[5]螣[6]蝥[7]蟹[8]，麦朽蛾翻，栗破虫出，草腐而萤蚊，粪积而蛴蛴。若此者，皆木之虫也。烈火之中有鼠，烂灰之中有蝇。若此者，皆火之虫也。土中盘蛇，坯中走蚓，穴蚁墙蝎，田蝼崖蜴。若此者，皆土之虫也。蝌蚪孕于古池，蛭马跃于荒湫，鱼满江湖，蛟龙藏海。若此者，皆水中之虫也。昔有治者，碎一破釜，将入火炉，其铁断处，巢臼中有

① 居泉……鳞虫不成：此9字原脱。据《儒门事亲》卷三补。

② 倮虫……不成：《儒门事亲》卷三作“羽虫静，毛虫育，倮虫不成”。

③ 多：原作“炙”，据《儒门事亲》卷三改。

④ 蚄：即蚜蚄，一种吃庄稼叶的害虫。

⑤ 螟：螟虫。螟蛾的幼虫。

⑥ 螣：螣蛇。传说中一种会飞的蛇。

⑦ 蝥：一种吃苗根的害虫。

⑧ 蟹：一种食草节的害虫。《尔雅·释虫》作“贼”。

一虫，如米中虫，其色正赤，此[①]釜烹饪不啻千万，不知何以生。了不可晓，亦金火之气也。惟冰之中，未尝见虫焉。北方虽有冰鼠，止是食冰，非生于冰也。乃知木火属春夏，湿土属季夏，水从土化，故多虫；金从秋气，冰从冬气，故无虫焉。若以生物有被，曲有曲虫，酱有酱虫，醯有醯虫，饮食停久皆有虫。若以为动物不生虫，如户枢不蠹之类。然动劳之人亦有虫[②]。岂有不动者耶？且文籍衣服，故不阅不衣而不蠹。然非经季夏阴注，或暴干不待冷，纳于笥中，亦不生虫蠹也。或瓮傍地湿，鼠妇来朋，墙下壤干，狗蚤居中，岂均生于湿耶！盖蚤虽不生于湿，亦有生于冬。热则虫生，寒则不生，理故然也。夫虫之所居，必于脾胃深处。药之所过，在于中流。虫闻药气而避之，群者安得取之。予之法，先令饥甚，次以槟榔、雷丸为引，予别下虫药，大下[③]十数行，可以搐而空。滁上张子政[④]用此法，下虫数百，相衔长丈余。若夫疮久而虫蛆者，以木香槟榔散敷之神良。别有坠蛆之药，皆具方中，此不俱陈也。

又《内经·举[⑤]痛论》

黄帝问于岐伯曰：人之五脏卒痛，何气使然？岐伯曰：经脉流行不止，环周不休，寒气入经而稽迟，泣而不行，客于脉外则血少，客于脉中则气不通，故卒然而痛。

曰：其痛或卒然而止者，或痛甚不休者，或痛甚不可按者，

---

① 此：原作“比”，据文义改。
② 虫：《儒门事亲》卷三作“蛊”。
③ 下：原作“小”，据《儒门事亲》卷三改。
④ 政：疑为“和”之误。
⑤ 举：原作“卒”，据清抄本及《素问·举痛论》篇题改。

或按之而痛止者，或按之无益者，或喘动应手者，或心与背相引而痛者，或胁肋与少腹相引而痛者，或腹痛引阴股者，或痛宿昔而成积者，或卒然痛死不知人，少间复生者，或痛而呕者，或腹痛而后复泄者，或痛而闭不通者。凡此诸痛，各不同形，别之奈何？曰：寒气客于脉外则脉寒，脉寒则缩踡，缩踡则脉绌急，绌急则外引小络，故卒然而痛，得炅则痛立止。因重中于寒，则痛久矣。寒气客于经脉之中，与炅气相薄则脉满，满则痛而不可按也。寒气稽留，炅气从上，则脉充大而血气乱，故痛甚不可按也。寒气客于肠胃之间，膜原之下，血不得散，小络急引，故痛，按之则血气散，故按之痛止。寒气客于狭脊之脉则深，按之不能及，故按之无益也。寒气客于冲脉，冲脉起于关元，随腹直上，寒气客则脉不通，脉不通则气因之，故喘动应手矣。寒气客于背腧之脉，则脉泣，脉泣则血虚，血虚则痛。其腧注于心，故相引而痛。按之则热气至，热气至则痛止矣。寒气客于厥阴之脉，厥阴之脉者，络阴器系于肝。寒气客于脉中，则血泣脉急，故胁肋与少腹相引痛矣。厥气客于阴股，寒气上及少腹，血泣在下相引，故腹痛引阴股。寒气客于小肠膜原之间，络血之中，血泣不得注于大经，血气稽留不得行，故宿昔而成积矣。寒气客于五脏，厥逆上泄，阴气竭，阳气未入，故卒痛死不知人，气复反则生矣。寒气客于肠胃，厥逆上出，故痛而呕也。寒气客于小肠，小肠不得成聚，故后泄腹痛矣。热气留于小肠，肠中痛，瘅热焦渴，则坚干不得出，故痛而闭不通矣。

曰：所谓言而可知者也。视而可见奈何？曰：五脏六腑固尽有部，视其五色，黄赤为热，白为寒，青黑为痛，此所谓视而可见者也。

曰：扪而可得奈何？曰：视其主病之脉，坚而血及陷下者，皆可扪而得也。

曰：余知百病生于气也。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寒则气收，炅则气泄，惊则气乱，劳则气耗，思则气结。九气不同，何病之生？曰：怒则气逆，甚则呕血及飧泄，故气上矣。喜则气和志达，荣卫通利，故气缓矣。悲则心系急，肺布叶举而上焦不通，荣卫不散，热气在中，故气消矣。恐则精却，却则上焦闭，闭则气还，还则下焦胀，故气不行矣。寒则腠理闭，气不行，故气收矣。炅则腠理开，荣卫通，汗大泄，故气泄矣。惊则心无所倚，神无所归，虑无所定，故气乱矣。劳则喘息汗出，外内皆越，故气耗矣。思则心有所存，神有所归，正气留而不行，故气结矣。

刘河间论目痛①

目昧不明，目赤肿痛，翳膜眦疡，皆为热也。及目冥②，俗谓之眼黑，亦为热也。或平白目无所见者，热气郁之甚也。或言目昧为肝肾虚冷者，误也。是以妄谓肝生于目，肾主瞳子，故妄言目昧为虚而冷也。然肾水，冬阴也，虚则当热，肝木，春阳也，虚则当凉。肾阴肝阳，岂能同虚而为冷者欤？或通言肝肾之中，阴实阳虚，而无由目昧也。俗妄谓肝肾之气衰少，而不能至于目也，不知经言热甚目瞑，眼黑也，岂由于寒哉！又如仲景言：伤寒病热极则不识人。乃目盲也。《正理》③ 曰：由热甚怫郁于目，

---

① 刘河间论目痛：见《素问玄机原病式·目昧不明》。
② 冥：原作“膜”，据《素问玄机原病式·目昧不明》改。
③ 正理：指《正理伤寒论》。已佚。

而致之然也。

然皮肤之汗孔者，谓泄气液之空窍也。一名气门，谓泄气之门也；一名腠理者，谓气液出行之腠道纹理也；一名鬼神门者，谓幽冥之门也；一名玄府者，谓玄微府也。然玄府者，无物不有，人之脏腑、皮毛、肌肉、筋膜、骨髓、爪牙，至于世之万物，尽皆有之，乃气出入升降之道路门户也。

夫气者，形之上，神之母，三才之本，万物之原，道之变也。故元阳子解《清净经》[①] 曰：大道无形，非气不足以长养万物，由是气化则物生，气变则物易，气甚则物壮，气弱则物衰，气正即物和，气乱即物病，气绝即物死。

经曰：出入废，则神机化灭，升降息，则气立孤危。故非出入，则无以生长化收藏，是以升降出入，无器不有。人之眼耳鼻舌，身意神识能为用者，皆由升降出入之通利也，有所闭塞者，不能为用也。若目无所见，耳无所闻，鼻不闻臭，舌不知味，筋痿骨痹，齿腐，毛发堕落，皮肤不仁，肠不能渗泄者，悉由热气怫郁，玄府闭密，而致气液、血脉、荣卫、精神、不能升降出入故也。各随郁结微甚，而察[②]病之轻重也。

故知热郁于目，无所见也。故目微昏者，至近则转难辩物，由目之玄府闭小也，隔帘[③]视物之象也，或如蝇翼者，玄府有所闭合者也；或目昏而见黑花者，由热气甚而发之于目。亢则害，承乃制。而反出其泣，气液昧之，以其至近，故虽视而亦见如黑花

① 清静经：即《太上老君说常清静经》。传说由汉钟离（钟离权）等著。

② 察：原作“有”，据《素问玄机原病式·目昧不明》改。

③ 帘：原作“廉”，据文义改。

也，及冲风泣而目暗者，由热甚而水化制之也。故经言：厥则目无所见。夫人厥则阳气并于上，阴气并于下。阳气并于上，则火独光也；阴气并于下，则足寒，足寒则胀也。夫一水不胜五火，故目眦而盲，是以冲风泣下而不止。夫风之中于目也，阳气内守于睛，是火气燔目，故见风泣下也。

何柏斋论诸痛①

医家谓目病而痛，多由火热及血太过。予窃谓：目病固由火热，然外无风寒闭之，则目亦不病，虽病亦不甚痛。盖人感寒则腠理闭密，火热不得外泄，故上行走窍而目病。散其外之风寒，则火热泄而痛自止矣。洗肝散之类用凉药，内退火热，虽系一治，然过多则伤脾胃，往往不能食，或致泄泻，甚不可也。出血之治，亦不可常用，盖伤其本故也。目得血而能视，血少则目昏矣。若因血虚而目昏者，则滋阴地黄丸、羊肝丸皆可服也。

牙齿痛，由内热外寒所致，与目痛意同。但有目痛，则热在血脉；齿痛，则热在胃肠。此微不同耳。散其外寒，调其内热，则痛止矣。至于虫痛，则必杀其虫，痛乃可止。

《内经》论诸痛，皆本之寒，其指甚明。刘河间《原病式》乃谓痛痒属火，且谓火甚则痛，火微则痒。世医惑于其说，治诸痛者，往往不用热药，谓热助火邪，故不敢用，可谓误之甚矣。盖人之元气属火，流行不息者也。人或身感寒气，口食寒物，则脏腑血气有所结滞而不通，真气之火与之相攻，故作痛。是知作痛虽属于火，而所以致火之作痛者，则由于寒气、寒物之相拒而相

---

① 何柏斋论诸痛：见《医学管见》中《论目痛》《论齿痛》《论腹痛》《论腰痛》各篇。

攻也。不然，则真火无时不在，何以不痛？必待感寒而始作痛乎？河间之说，盖偏而不备者也。其谓火甚则痛，火微则痒，意亦非是。予尝易之曰：阴实而阳急，攻之则痛；阴虚而阳徐，入之则痒。此则诸痛痒皆可通也。寒气作痛，温之而已。寒物作痛，在上者必须吐之，在下者必须利之，然后温以热药，痛乃可止。不然，虽用热药，亦不效也。

腰痛之证，多由肾虚所致。盖肾虚，则精血之真气不足，寒湿之气乘虚而入，久则结滞不通。真气与之相攻故痛。先泻其邪，后补其气，此治法也。未泻而补，则补药不效；泻而不补，则痛必复作。盖邪乘其虚而再入也。腰痛亦有因闪挫而得者。闪挫之初，血气必有凝滞之处，亦宜先泻而后补也。疝痛与腰痛，皆起于肾虚。寒湿由前而入，则为疝病；由后而入，则为腰痛。

又张子和疝论①

疝有七，前人论者甚多。非《灵枢》《素问》《铜人》之论，余皆不取也。七疝者何？寒疝、水疝、筋疝、血疝、气疝、狐疝、㿗疝，是谓七疝。俗工不识，因立谬名，或曰膀胱，或曰肾冷，或曰小肠气，小儿曰偏气。立名既谬，并丧其实，何哉？盖医者，既断为膀胱肾冷，小肠气，又曰虚寒所致。其药之用也，不鹿茸、巴戟，则杜仲、苁蓉，不附子、乌头，则干姜、官桂，不楝实、怀香，则金铃、补骨脂。朝吞暮饵，曾无殊效。三二十年，牢不可去。间因微病，稍似开通，执此微茫，浸成大错，标既不除，本必归甚。处处相传，曾无觉者。岂知诸疝，皆归肝经。其奈庸流归之小肠脬囊！

① 又张子和疝论：见《儒门事亲》卷三《疝本肝经宣通勿塞状》。

夫膀胱水府，专司渗泄。小肠水道，专主通流。肾为少阴，总统二水。人之小溲，自胃入大肠，渗入膀胱。膀胱者，脬囊也。气化则水出茎端，此常道也。及其为疝，乃属足厥阴肝经。盖环阴器而上入小腹者，足厥阴肝经也。夫肝肾皆属于下，与冲任督相附。然《灵枢经》言：足厥阴肝经病，则有遗溺、癃闭、狐疝。主肾与膀胱、小肠三经，则不言疝。是受疝之处，乃肝之部分也。且《内经》男子宗筋，为束骨之会，而肝主筋。睾者，囊中之丸。虽主外肾，非厥阴环而引之，与玉茎无由伸缩。在女子则为篡户，其内外为二：其一曰廷孔，其二曰窈漏。此足厥阴与任冲督之所会也。《灵枢》言：足厥阴之经筋聚于阴器，其病伤于寒，则阴缩入，伤于热，则纵挺不收。治在行水①清阴气②。故阳明与太阴、厥阴之筋，皆会于阴器。惟厥阴主筋，故为疝者，必本之厥阴。《灵枢》又言：足厥阴之别，名曰蠡沟，去内踝五寸，别走少阳，循胫上睾，结于茎。其病气逆，睾肿卒疝。实则挺长，虚则暴痒，取之有别矣。岂非厥阴为受病之处耶？《灵枢》又言：邪在小肠，连睾系，属于肾，贯肝肺络心系。气盛厥逆，上冲肠胃，熏肝，散于肓，结于脐。故取之肓原以散之，刺太阴以平之，取厥阴以下之，取巨虚、下廉以去之，按其所过之经以调之。此其初，虽言邪在小肠，至其治法，必曰取厥阴以下之。乃知诸疝关于厥阴，可以无疑。

以脉考之。《素问》云：厥阴滑为狐疝，少阳滑为肺风疝，太阴滑为脾风疝，阴明滑焉为心风疝，太阳滑为肾风疝，少阴滑为

---

① 水：原作“卧”，据《儒门事亲》卷三改。

② 气：原作“器”，据《儒门事亲》卷三改。

肝风疝。凡此六疝，虽见于他脉中，皆言风疝者，足厥阴肝经之气也。《灵枢》亦曰：心脉微滑为心疝，肝脉滑甚为㿉癃，肾脉滑甚为癃㿉。凡此三脏脉之疝，亦以滑为疝也。《素问》又云：脉大急，皆为疝。心脉滑，传为心疝，肺脉沉，传为肺疝。三阴急为疝，三阳急为瘕。王太仆云：太阳受寒，血凝为瘕。太阴受寒，气聚为疝。此言太阴受寒，传之肝经也。可以温药逐之，不可以温药补之。若补之者，是欲病去而强挽留之也。历考《素问》，三阳为病，发寒热，其传为㿗疝。此亦言膀胱非受病之处，必传于厥阴部分，然后为疝也。又言病在少腹，腹痛、不得大小便，病名曰疝，得之寒。言脉急者曰疝瘕，少腹痛。凡言少腹者，岂非厥阴之部分耶？又言脾风传胃，名曰疝瘕，此谓非肝木不能为风气，名曰厥疝。盖脾土虚而不能制水，又为肝木所凌也。又言督脉为冲疝，盖厥阴与冲任督，俱会于前阴也。岂不明哉！至如运气中，又言岁太阳在泉，寒淫所胜，民病少腹控睾。盖寒客于小肠膀胱，则肝木缩而不得伸行，母传之子也。阳明司天，燥淫所胜，丈夫㿗疝，妇人少腹痛。此言肝气不得上行，为金所抑，鬼贼故也。又言太阴在泉，土胜则寒气逆满，食饮不下，甚则为疝。此亦言寒客太阴湿土，土不胜水，水传之肝经也。

又尝遍阅《铜人》腧穴，亦相表里。如背上十二椎腧，肝经言寒疝，腹部中行，惟阴交一穴言寒疝，任脉之所发也；关元一穴，言暴疝，小肠之募，足三阴，任脉之会也；中极一穴，言疝瘕，膀胱之募，亦足三阴，任脉之会也；曲骨一穴，言㿉疝，任脉，足厥阴之会也。其腹部第二行肓腧二穴，言寒疝，冲脉，足少阴之会也。四病上穴，言疝瘕，冲任脉，足少阴肾之会也；其腹部第三行大巨二穴，言㿉疝，足阳明脉气之所发也。气冲二穴，

言癞疝茎中痛，两丸寒痛，亦足阳明脉气之所发也。其腹部第四行府合二穴，言疝痛，足太阴、厥阴、阴维之交会也。亦太阴部三阴，阳明支别也。冲门二穴，言阴疝，足太阴、厥阴之会也。其在侧胁者，五枢二穴，言寒疝，阴邪上入少腹，带脉下三寸也。其在足六经者，足厥阴穴十名，言疝者七，谓大敦、行间、太冲、中封、蠡沟、中都、曲泉也。足少阳穴十四名，言疝者一，谓丘墟穴也。足太阴穴十一名，言疝者一，谓阴凌泉也。足阳明穴十五名，言疝者一，谓阴市穴也。足少阴穴十名，言疝者五，谓然谷、太溪、照海、交信、筑宾也。足太阳穴十八名，言疝者二，谓金门、合阳也。由是言之，惟厥阴言病独多，为疝之主也。其余经穴，虽亦治疝，终非受疝之地，但与足厥阴相连耳。或在泉寒胜，木气挛缩，禁于此经；或司天燥胜，木气抑郁于此经；或忿怒悲哀，忧抑顿挫结于此经；或药淋外固闭，尾缩精壅于此经。其病差别如此。

不知世间之药多热补，从谁而受其方也？信其方，则《素问》《灵枢》《铜人》皆非也；信《素问》《灵枢》《铜人》，则俗方亦皆非也。不知后之君子，以孰为是？

呜呼！余立于医四十余岁矣，使世俗之方，人人可疗，余亦莫知敢废也。且夫遗溺闭癃、阴痿脬痹、精滑白淫，皆男子之疝也，不可妄归之肾冷。血涸不月，月罢腰膝上热，足躄，嗌干，癃闭，少腹有块，或定或移，前阴突出，后阴痔核，皆女子之疝也。但女子不谓之疝，而谓之瘕。若年少而得之，不计男子妇人，皆无子。故隐蔽委曲之事，了不干脬肾小肠之事，乃足厥阴肝经之职也。奈俗方止言脬肾小肠，殊不言肝木一句，惑人甚矣。且肝经，乙木也，木属东方，为心火之母也。凡疝者，非肝

木受邪，则肝木自甚也，不可便言虚而补之。《难经》所谓东方实、西方虚，泻南方、补北方。此言泻火，木自平、金自清、水自旺也。

昔审言为蔡之参军也，因坐湿地，疝痛不可堪，诸药莫救。余急以导水丸、禹功散泻三十余行，肿立消，痛立减。又项关一男子，病卒疝，暴痛不任，倒于街衢，人莫能动，呼予救之。余引经证之，邪气客于足厥阴之络，令人卒疝，故病阴丸痛也。余急泻大敦二穴，大痛立已。夫大敦穴者，乃足厥阴之二穴也。殄寇镇一夫，病痻疟发渴，痛饮蜜浆，剧伤冰水。医者莫知泻去其湿，反杂进姜附，湿为燥热所壅，三焦闭溢，水道不行，阴道不兴，阴囊肿坠，大于升斗。余先以导水百余丸，少顷，以猪肾散投之，是夜泻清赤水一斗，遂失痛之所在。

近颖尾一夫，病卒疝，赤肿大痛，数日不止，诸药如水投石。余以导水一百五十丸，令三次咽之，次以通经散三钱，空腹淡酒调下。五更，下脏腑壅积之物二三十行，痛肿皆去。不三日，平复如故。《内经》曰：木郁则达之。达，谓吐也。令条达。肝之积，本当吐者，然观其病之上下，以顺为贵。仲景所谓上宜吐，下宜泻者，此也。敢列七疝图于左，以示后之君子，庶几有所凭籍者焉。

寒疝，其状囊冷，结硬如石，阴茎不举，或控睾丸而痛。得于坐卧湿地，或寒月涉水，或冒雨雪，或卧坐砖石，或风冷处使内过劳。宜以温剂下之，久而无子。

水疝，其状肾囊肿痛，阴汗时出，或囊肿而状如水晶，或囊痒而燥，出黄水，或少腹中按之作水声，得于饮水醉酒，使内过劳，汗出而遇风寒湿之气，聚于囊中，故水多，令人为卒疝。宜

以逐水之剂下之。有漏针去水者，人多不得其法。

筋疝，其状阴茎肿胀，或溃或脓，或痛而里急筋缩，或茎中痛，痛极则痒，或挺纵不收，或白物如精，随溲而下。久而得于房室劳伤，及邪术所使。宜以降心之剂下之。

血疝，其状如黄瓜，在少腹两膀，横骨两端约中，俗云便痈。得于重感春夏大燠，劳动使内，气血流溢，渗入脬囊，留而不去，结成痈肿，脓少血多。宜以和血之剂下之。

气疝，其状上连肾区，下及阴囊，或因号哭忿怒，则气郁之而胀，怒哭号罢，则气散者是也。有一治法，以针出气而愈者。然针有得失，宜以散气之药下之。或小儿亦有此疾，俗曰偏气。得于父已年老，或年少多病，阴痿精怯，强力入房，因而有子，胎中病也。此疝不治，惟筑宾一穴针①之。

狐疝，其状如瓦，卧则入小腹，行立则出小腹入囊中。狐昼则出穴而溺，夜则入穴而不溺。此疝出入，上下往来，正与狐相类也。亦与气疝大同小异，今人带钩铃是也。宜以逐气流经之药下之。

㿗疝，其状阴囊肿缒，如升如斗，不痒不痛是也。得之地气卑湿所生，故江淮之间，湫塘之处，多感此疾。宜以去湿之药下之。女子阴户突出，虽亦此类，乃热则不禁固也。不可便谓虚寒而涩之，燥之，补之。本名曰瘕，宜以苦下之，以苦坚之。王冰云：阳气下坠，阴气上争，上争则寒多，下坠则筋缓，故睾垂纵缓，因作㿗疝也。

已上七疝，下去其病之后，可调则调，可补则补，各量病势，勿拘俗法。经所谓阴盛而腹胀不通者，㿗癃疝也，不可不下。

① 针：原作“言”，据《儒门事亲》卷三改。

何柏斋论疝痛[1]

医经论疝，皆以为寒湿之证。丹溪独谓由内有郁热所致。内无郁热，外虽感寒湿之气，亦不病疝。其论甚辩，然实非也。盖此证多由于肾之元精内虚所致。元精内虚，寒热之气乘虚侵入，有所结滞，阻碍真气，故相攻而作痛。元精内实，则虽有寒之气，不能侵入，故不作痛。此亦疝病之标本也。郁热之有无何与焉，用丹溪之说误矣。世医皆以疝为肾病；或以为小肠气，则心之腑也。张子和独据《灵枢经》，谓疝为肝经病，无关与肾。子复谓疝病由于肾之内虚，无乃蹈世医之陋乎？曰：子和之论深矣。然世医之论，则亦未为失也。盖手厥阴命门，与足厥阴肝经同主元精，而发用在肾之后窍。故古经谓右肾为命门，实为肾之后窍，而非右肾也。多欲之人，肾之施泄无度，故元精内虚。邪乘虚而入，乃发为疝病。其证少腹与睾丸诸筋相引而痛。子和以元精属肝，诸筋亦属肝，故谓疝为肝经之病，而不知元精之虚，由肾之施泄无度所致。筋虽属肝，而肾实为宗筋之会，况少腹在下，亦属肾部。医家相传谓疝为肾病，盖自有所见，而未可非也。至名为小肠气，则亦以其在下部。故云：治疝之药，则须用热因寒用之法，更加解结之药可也。

又张子和饮论[2]

留饮之证也，不过畜水而已。王氏《脉经》中派之为四：痰饮、悬饮、支饮、溢饮；《千金方》又派之为五饮，皆观病之形状而定名也。今予皆不论，此论饮之所得，其来有五：有愤郁而得之者，有困乏而得之者，有思虑而得之者，有痛饮而得之者，有

---

① 何柏斋论疝痛：见《医学管见·论疝痛》。

② 又张子和饮论：见《儒门事亲》卷三《饮当去水温补转剧论》。

热时伤冷而得之者。饮证虽多，无出于此。

夫愤郁而不得伸，则肝气乘脾，脾气不化，故为留饮。肝主虑，久虑而不决，则饮气不行。脾主思，久思而不已，则脾结，故亦为留饮。人因劳役远行，乘困饮水，脾胃力衰，因而嗜卧，不能布散于脉，亦为留饮。人饮酒过多，肠胃已满，又复增之，脬经不及渗泄，久久如斯，亦为留饮。因隆暑津液焦涸，喜饮寒水，本欲止渴，乘快过多，逸而不动，亦为留饮。人若病饮者，岂能出此五者之外乎？

夫水者，阴物也。但积水则生湿，停酒则生①燥，久则成痰。在左胁者，同肥气；在右胁者，同息贲。上入肺则多嗽，下入大肠则为泻，入肾则为涌水，濯濯如囊浆，上下无所之。故在太阳则为支饮，皆由气逆而得之。故湿在上者目黄面浮；在下者股膝肿厥；在中者支满痞膈痰逆；在阳不去者，久则化气；在阴不去者，久则成形。

今之用方者，例言饮为寒积，皆用温②热之剂，以补之燥之。夫寒饮在中，反以热药从上投之，为寒所拒。水湿未除，反增心火；火既不降，水反下注；其上焦枯，其下寒栗。《内经》曰：出入废，则神机化灭，升降息，则气立孤危。渠不信夫？况乎留饮下无补法，气方隔塞，补则转增。岂知《内经》所谓留者攻之，何后人不师古之甚也。且以白术参苓饮者，服之尚加闭塞，况燔针艾火，其痞可知。前人处五饮丸三十余味，其间有矾石、巴豆、乌头、附子，虽是下攻，终同燥热。虽亦有寒药相参，力孤无援。

---

① 生：原作“发”，据《儒门事亲》卷三改。
② 温：原作“湿”，据文义改。

故今代刘河间，依仲景十枣汤，制三花神佑丸，而加大黄、牵牛。新得之疾，下三五十丸，气流饮去。

昔有病此者，数十年不愈。予诊之，左手脉三部皆微而小，右手脉三部皆滑而大。微小为寒，滑大为燥。余以瓜蒂散，涌其寒痰数升，汗出如沃；次以导水、禹功，去肠胃中燥垢亦数升，其人半愈。然后以淡剂流其余蕴，以降火之剂开其胃口，不逾月而痊。夫黄连、黄柏，可以清上燥湿，黄芪、茯苓，可以补下渗湿。二者可以收后，不可以先驱。复未尽者，可以苦葶苈、杏仁、桑白皮、椒目逐水之药，伏水皆去矣。夫治病有先后，不可乱投。邪未去时，慎不可补也。大邪新去，恐反增其气，转甚于未治之时也。

昔河内有人病饮，医者断为脾湿，以木香、牵牛二味散之，下十余行；因绐[1]病人，复变散为丸，又下十余行；变丸为散，又十余行。病者大困，睡几一昼夜。既觉，肠胃宽润，惟思粥，食少许。日渐愈。虽同断为湿，但补泻不同，其差至此。

《内经》曰：岁土太过，雨湿流行，肾水受邪，甚则饮发中满。太阳司天，湿气变物。水饮内畜，中满不食。注云：此年太阴在泉，湿监于地，病之原始，地气生焉。少阴司天，湿土为四之气，民病鼽衄饮发。又土郁之发，民病饮发注下，胕肿身重。又太阴所至，为积饮否隔。又太阴所至，畜满。又太阴之胜与太阴之复，皆云饮发于中。以此考之，土主湿化，不主寒；水主寒化，不主湿。天多黔雨，地有积潦，皆以为水。在《内经》属土冰雪凝沍，风气凄凛，此水之化也。故曰：丑未，太阴湿土；辰戌，太阳寒水。二化本自不同，其病亦异。夫湿土太过则饮发于

① 绐（dài 代）：哄骗。

中。今人以为脾土不足，则轩岐千古之书可从乎？不可从乎？

刘河间鼽论①

鼽者，鼻出清涕也。夫五行之理，微则当其本化，甚则兼其鬼贼。故经曰：亢则害，承乃制也。

《易》曰：燥万物者，莫熯②乎火。以火炼金，热极而反化为水，及身热极，则反汗出也。水体柔顺，而寒极则反冰如地也。土主湿阴云雨而安静，土湿过极，而反为骤注，烈风，雨淫溃也。木主温和而主荣，风大则反凉而毁折也。金主清凉，秋凉极而万物反燥也。皆所谓过极则反，兼鬼贼之化，制其甚也。由是肝热甚则出泣，心热甚则出汗，脾热甚则出涎，肺热甚则出涕，肾热甚则出唾也。

经曰：鼻热者，出浊涕。凡痰涎涕唾稠浊者，火热极甚，销烁致之然也。或言鼽为肺寒者，误也。彼但见鼽嚏鼻窒，冒寒则甚，遂以为然，岂知寒伤皮毛，则腠理闭密，然热气怫郁，而病愈甚也。

张子和咽喉论③

咽与喉，会厌与舌，此四者，同在一门，其用各异。喉以候气，故喉气通于天；咽以咽物，故咽气通于地。会厌与喉，上下以司开阖，食下则吸而掩，气上则呼而出，是以舌抵上腭，则会厌能闭其咽矣。四者交相为用，阙④一则饮食废而死矣。此四者，

---

① 刘河间鼽论：见《素问玄机原病式·鼽》。

② 熯（hàn 汗）：用火焙物。

③ 张子和咽喉论：见《儒门事亲》卷三《喉舌缓急砭药不同解》。

④ 阙：同“缺”，短少。《吕氏春秋·任数》：“耳目心智，其所以知识甚阙。”

乃气与食出入之门户最急之处。故《难经》言七冲门，而会咽之下为吸门，及其为病也，一言可了。一言者何？曰火。《内经》曰：一阴一阳结，谓之喉痹。王太仆注云：一阴者，手少阴君火，心主之脉气也；手少阴相火，三焦之脉气也。二火皆主脉并络于喉，气热则内结，结甚则肿胀，肿胀甚则痹，痹甚而不通则死矣。夫足少阴，循喉咙，挟舌本，少阴上挟咽。此二者，诚是也。至于足阳明，下人迎，循喉咙；足太阴，挟咽连舌本；手太阳，循咽下膈；足厥阴，循喉咙之后；此数经皆言咽喉，独少阳不言咽喉。而《内经》言：一阴一阳，谓之喉痹。何也？盖人读十二经，多不读《灵枢经》中别十一篇，且载十二经之正。其文云：足少阳之正，绕髀入毛际，合于厥阴，别者入季胁间，循胸里属胆，散之，上肝贯心，以上挟咽，出颐颔，散于面，系目系，合少阳于外眦也。又手心主之正，别下渊液三寸，入胸中，别属三焦，出循喉咙，出耳后，合少阳完骨之下。是手少阳三焦之气，与手心主少阴之气相合，而行于喉咙也。推十二经，惟足太阳别项下，其余皆凑于喉咙。然《内经》何为独言一阴一阳结为喉痹？盖君相二火独胜，则热结正络，故痛且速也。余谓一言可了者，火是也。故十二经中，言嗌干、嗌痛、咽肿、颔肿、舌本强，皆君火为之也。惟喉痹急速，相火之所为也。夫君火者，犹人火也；相火者，犹龙火也。人火焚木其势缓，龙火焚木其势速。《内经》之言喉痹，则咽与舌在其间耳。以其病同是火，故不分也。后之医者，各详其状，强立八名曰：单乳鹅、双乳鹅、单闭喉、子舌胀、木舌胀、缠喉风、走马喉痹。热气上行，结薄于喉之两傍，近外作肿，以其形似，是谓乳鹅。一为单，二为双也。其比乳鹅差小者，名闭喉。热结于舌下，复生一小舌子，名曰子舌胀。热结于

舌中，舌为之肿，名曰木舌胀。木者，强而不柔和也。热结于咽，项肿绕于外，且麻且痒，肿而大者，名曰缠喉风。喉痹暴发暴死者，名走马喉痹。此八种之名虽详，若不归之火，则相去远矣。其微者，可以咸耎之；而大者，以辛散之。今之医者，皆有其药也，如薄荷、乌头、僵蚕、白矾、朴硝、铜碌之类也。至于走马喉痹，何待此乎？其生死人反掌之间耳。其最不误人者，无如砭针出血，血出则病已。《易》曰：血去惕出。良以此夫。昔余以治一妇人木舌胀，其舌满口，诸药不愈。余以铫针小而锐者，砭之五七度，肿减，三日方平。计所出血，几至盈斗。

又治一男子缠喉风肿，表里皆作，药不能下。余以凉药灌于鼻中，下十余行，外以拨毒散傅之，阳起石烧赤与伏龙肝各等分细末，每日以新水扫百遍，三日热始退，肿始消。

又尝治一贵妇喉痹，盖龙火也。虽用凉剂，而不可使令服。为龙火，宜以火逐之。人火者，烹饪之火是也。乃使暴于烈日之中，登于高堂之上，令侍婢携火炉坐药铫于上，使药常极热，不至大沸，通口时时呷之。百余次，龙火自散。此法以热行寒，不为热病扞格故也。

大抵治喉痹，用针出血，最为上策。但人畏针，委曲傍求，瞬息丧命。凡用针而有针创者，宜捣生姜一块，调以热白汤，时时呷之，则创口易合。《铜人》中亦有灸法。然痛微者可用，病速者，恐迟则杀人。故治喉痹之火，与救火同，不容少待。《内经》火郁发之。发谓发汗。然咽喉中岂能发汗？故出血者，乃发汗之一端也。后之君子，毋执小方，而曰吾药不动脏腑，又妙于出血，若幸遇小疾而获功，不幸遇大疾而死矣，毋遗后悔可也。

又刘河间吐酸论[1]

酸者，肝木之味，由火盛制金，不能平木，则肝木自甚，故为酸也。如饮热则酸矣。或言吐酸为寒者，误也。又如酒之味苦而性热，能养心火，故饮之则令人色赤气粗，脉洪大而数，语涩谵妄，歌唱悲笑，喜怒如狂，冒昧、健忘，烦渴、呕吐，皆热证也。其吐必酸，为热明矣，况热则五味皆厚。经曰：在地为化，化生五味，皆属土也。然土旺胜水，不能制火，则火化自甚，故五味热食，则味皆厚矣。是以肝热则口酸，心热则口苦，脾热则口甘，肺热则口辛，肾热则口咸。或口淡者，胃热也。胃属土，土为物之母，故胃为一身之本，淡为五味之本。

然则吐酸，岂为寒者欤？所以妄言为寒者，但谓多伤生硬粘滑，或伤冷物，而喜噫醋吞酸。故俗医主于温和脾胃。岂知经言：人之伤于寒也，则为病热。盖寒伤皮毛，则腠理闭密，阳气怫郁，不能通畅，则为热。故伤寒身表热者，热在表也。宜以麻黄类甘辛热药发散，使腠理开通，汗泄热退而愈也。凡内伤冷物者，或即阴胜阳，而为病寒者；或寒热相击，而致肠胃阳气怫郁而为热者；亦有内伤冷物而反病热，得大汗，热泄身凉而愈也。或微而不为他病，止为中酸，俗谓之酸心是也。法宜温药散之，亦犹解表之义，以使肠胃结滞开通，怫热散而和也。若久喜酸不已，则不宜温之，宜以寒药下之，后以凉药调之，结散热去，则气和也。所以中酸不宜食粘滑油腻者，是谓能令阳气壅塞，郁结不通畅也，

① 又刘河间吐酸论：见《素问玄机原病式·热类·吐酸》。

如饮食在器，覆盖，热而自酸也。宜餐粝食[1]蔬菜，能令气之通利也。

刘河间淋论[2]

淋，小便涩痛也。热客膀胱，郁结不能渗泄故也。或曰：小便涩而不通者为热，遗尿不禁者为冷，岂知热甚客于肾部，干于足厥阴之经，廷孔郁结极甚，而气血不能宣通，则痿痹而神无所用，故液渗入膀胱而旋溺遗失，不能收禁也。

经曰：目得血而能视，耳得血而能听，手得血而能摄，掌得血而能握，足得血而能步，脏得血而能液，腑得血而能气。夫血随气运，气血宣行，则其中神自清利，而应机能为用矣。又曰：气血者，人之神，不可不谨养也。故诸所运用，时习之则气血通利，而能为用；闭壅之则气血行微，而其道不得通利，故劣弱也。若病热极甚则郁结，而血气不能宣通，神无所用，而不遂其机，随其郁结之微甚，有不用之大小焉。是故目郁则不能视色，耳郁则不能听声，鼻郁则不能闻香臭，舌郁则不能知味。至于筋痿骨痹，诸所出不能为用，皆热甚郁结之所致也。故仲景论少阴病热极曰：溲便遗失，狂言，目反直视者，肾先绝也。

《灵枢经》曰：肾主二阴。然水衰虚而怫热客其部分，二阴郁结则痿痹，而神无所用，故溲便遗失，而不能止。然则热证明矣。是故世传方论，虽曰冷淋，复用榆皮、黄芩、瞿麦、茯苓、通草、鸡苏、郁李仁、栀子之类寒药治之而已，其说虽妄，其方乃是，由不明气运变化之机，宜乎认是而为非也。或谓患淋而服茴香、

---

① 粝食：粗米做成的食物。

② 刘河间淋论：见《素问玄机原病式·热类·淋》。

益智、滑石、醇酒，温药而愈者，然则非冷欤？殊不知此皆利小便之要药也。盖醇酒、益智之性虽热，而茴香之性温，滑石之性寒，所以能开发郁结，使气液[①]宣通，热散而愈也。

又《内经·阴阳别论》[②]

黄帝曰：人有四经十二从，何谓？岐伯曰：四经[③]应四时，十二从[④]应十二月，十二月应十二脉。脉有阴阳，知阳者知阴，知阴者知阳。凡阳有五，五五二十五阳。所谓阴者，真脏也，见则为败，败必死也。所谓阳者，胃脘之阳也。别于阳者，知病处也；别于阴者，知死生之期。三阳在头，三阴在手，所谓一也。别于阳者，知病忌时；别于阴者，知死生之期。谨熟阴阳，无与众谋。所谓阴阳者，去者为阴，至者为阳；静者为阴，动者为阳；迟者为阴，数者为阳。凡持真脉之脏脉者，肝至悬绝急，十八日死；心至悬绝，九日死；肺至悬绝，十二日死；肾至悬绝，七日死；脾至悬绝，四日死。二阳之病发心脾，有不得隐曲，女子不月；其传为风消，其传为息贲者，死不治。三阳为病发寒热，下为痈肿，及为痿厥腨痟，其传为索泽，其传为颓疝[⑤]。一阳发病，少气善咳善泄。其传为心掣，其传为隔。二阳一阴病发，主惊骇背痛，善噫善欠，名曰风厥。二阴一阳发病，善胀，心满善气。三阳三

---

① 液：原脱，据《素问玄机原病式·热类·淋》补。

② 又内经阴阳别论：见《素问·阴阳别论》。

③ 四经：四时之经脉。《素问·阴阳别论》王冰注："春脉弦，夏脉洪，秋脉浮，冬脉沉。谓四时之经脉也。"

④ 十二从：《素问·阴阳别论》王冰注："谓天气顺行十二辰之分，故应十二月也。从，顺从。"

⑤ 颓疝：《素问·阴阳别论》王冰注："阳气下坠，阴气上争，上争则寒多，下坠则筋缓，故睾垂纵缓，内作颓疝。"

阴发病，为偏枯痿易，四支不举。鼓一阳曰钩，鼓一阴曰毛，鼓阳胜急曰弦，鼓阳至而绝曰石，阴阳相过曰溜。阴争于内，阳扰于外，魄汗未藏，四逆而起，起则熏肺，使人喘鸣。阴之所生，和本曰和。是故刚与刚，阳气破散，阴气乃消亡，淖则刚柔不和，经气乃绝。死阴之属，不过三日而死；生阳之属，不过四日而死。所谓生阳死阴者，肝之心谓之生阳，心之肺谓之死阴，肺之肾谓之重阴，肾之脾谓之辟阴，死不治。结阳者，肿四肢；结阴者，便血一升，再结二升，三结三升。阴阳结斜，多阴少阳曰石水，少腹肿；二阳结，谓之消；三阳结，谓之隔；三阴结，为之水；一阴一阳结，谓之喉痹。阴搏阳别，谓之有子。阴阳虚，肠澼①死。阳加于阴，谓之汗。阴虚阳搏，谓之崩。

《内经·调经论》

夫心藏神，肺藏气，肝藏血，脾藏肉，肾藏志，而此成形。志意通，内连骨髓，而成身形。五脏之道，皆出于经隧，以行血气，血气不和，百病乃变化而生。是故守经隧焉。

神有余则笑不休，神不足则悲。血气未并，五脏安定，邪客于形，洒淅起于毫毛，未入于经络也。故命曰神之微。气有余则喘咳上气，不足则息利少气。血气未并，五脏安定，皮肤微病，命曰白气微泄。血有余则怒，不足则恐。血气未并，五脏安定，孙络外溢，则经有留血。形有余则腹胀，泾溲不利，不足则四支不用。血气未并，五脏安定，肌肉蠕动，命曰微风。志有余，则腹胀飧泄，不足则厥。血气未并，五脏安定，骨节有动。

气血以并，阴阳相倾，气乱于卫，血逆于经，血气离居，一

---

① 澼：原作“辟”，据文义改。

实一虚。血并于阴，气并于阳，故为惊狂；血并于阳，气并于阴，乃为炅中①；血并于上，气并于下，心烦惋善怒；血并于下，气并于上，乱而喜忘。帝曰：血并于阴，气并于阳，如是血气离居，何者为实，何者为虚？岐伯曰：血气者，喜温而恶寒，寒则泣不能流，温则消而去之，是故气之所并为血虚，血之所并为气虚。有者为实，无者为虚。故气并则无血，血并则无气，今血与气相失，故为虚焉。络之与孙脉俱输于经，血与气并，则为实焉。血之与气并走于上，则为大厥，厥则暴死，气复反则生，不反则死。

夫阴与阳皆有腧会。阳注于阴，阴注于阳，阳满之内，阴满之外，阴阳匀平，以充其形，九候若一，命曰平人。夫邪之生也，或生于阴，或生于阳。其生于阳者，得之风雨寒暑；其生于阴者，得之饮食居处，阴阳喜怒。

风雨之伤人也，先客于皮肤，传入于孙脉，孙脉满则传入于络脉，络脉满则输于大经脉。血气与邪并客于分腠之间，其脉坚大，故曰实。实者外坚充满，不可按之，按之则痛。

寒湿之中人也，皮肤不收，肌肉坚紧，荣血泣，卫气去，故曰虚。虚者聂辟气不足，按之则气足以温之，故快然而不痛。

喜怒不节，则阴气上逆，上逆则下虚，下虚则阳气走之，故曰实矣。喜则气下，悲则气消，消则脉虚空；因寒饮食，寒气熏满，则血泣气去，故曰虚矣。阳虚则外寒，阴虚则内热，阳盛则外热，阴盛则内寒。

阳受气于上焦，以温皮肤分肉之间。今寒气在外，则上焦不通，上焦不通，则寒气独留于外，故寒栗。

---

① 炅中：即热炽于中。炅，日光，引申为炽热。

有所劳倦，形气衰少，谷气不盛，上焦不行，下脘不通，胃气热，热气熏胸中，故内热。上焦不通利，则皮肤致密，腠理闭塞，玄府不通，卫气不得泄越，故外热。

厥气上逆，寒气积于胸中而不泻，不泻则温气去，寒独留，则血凝泣，凝则脉不通，其脉盛大以涩，故中寒。

阴与阳并，血气以并，病形以成。

《内经·示从容论》

有人头痛，筋挛骨重，怯然少气，哕噫腹满，时惊不嗜卧，此何脏之发①也？夫年长则求之于腑，年少则求之于经，年壮则求之于脏。今子所言皆失，八风菀熟，五脏消烁，传邪相受。夫浮而弦者，是肾不足也；沉而石者，是肾气内著也；怯然少气者，是水道不行，形气消索②也；咳嗽烦冤者，是肾气之逆也。一人之气，病在一脏也。若言三脏俱行，不在法也。今夫脉浮大虚者，是脾气之外绝去胃，外归阳明也。夫二火不胜三水，是以脉乱而无常也。四支解堕，此脾精之不行也；喘咳者，是水气并阳明也；血泄者，脉急血无所行③也。若夫以为伤肺者，由失以狂也，不引比类，是知不明也。夫伤肺者，脾气不守④，胃气不清，经气不为使，真脏坏决，经脉傍绝，五脏漏泄，不衄则呕，此二者不相类也。

---

① 发：原作“法”，据《素问·示从容论》改。

② 消索：《素问·示从容论》王冰注：“肾气不足，故水道不通。肺脏被冲，故形气消散。索，尽也。”

③ 行：原作“形”，据《素问·示从容论》改。

④ 守：原作“收”，据《素问·示从容论》改。

《内经·解精微论》

夫心者，五脏之专精也，目者，其窍也，华色者，其荣也，是以人有德也，则气和于目，有亡忧知于色。是以悲哀则泣下，泣下水所由生。水宗者，积水也，积水者，至阴也。至阴者，肾之精也。宗精之水所以不出者，是精持之也。辅之裹之，故水不行也。夫水之精为志，火之精为神，水火相感，神志俱悲，是以目之水生也。故谚言曰：心悲名曰志悲，志与心精共凑于目也。是以俱悲，则神气传于心精，上不传于志而志独悲，故泣出也。泣涕者脑也，脑者，阴也。髓者，骨之充①也。故脑渗为涕。志者骨之主也，是以水流而涕从之者，其行类也。夫涕之与泣者，譬如人之兄弟，急则俱死，生则俱生，其志以早悲，是以涕泣俱出而横行也。夫人涕泣俱出而相从者，所属之类也。

人哭泣而泪不出者，若出而少，涕不从之，何也？夫泣不出者，哭不悲也。不泣者，神不慈也，神不慈则志亦不悲，阴阳相持，泣安能独来？夫志悲者惋，惋则冲阴，冲阴则志去目，志去则神不守精，精神去目，涕泣出也。厥则目无所见。夫人厥则阳气并于上，阴气并于下。阳并于上，则火独光也。阴并于下，则足寒，足寒则胀也。夫一水不胜五火，故目眦盲。是以气冲风，泣下而不止。夫风之中目也，阳气内守于精，是火气燔目，故见风则泣下也。有以比之，夫火疾风生乃能雨，此之类也。

《内经·生气通天论》

夫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于阴阳。天地之间，六合之内，

① 充：原脱，据《素问·解精微论》补。

其气九州九窍、五脏十二节，皆通乎天气。其生五①，其气三②，数犯③此者，则邪气伤人，此寿命之本也。苍天之气，清净则志意治，顺之则阳气固，虽有贼邪，弗能害也，此因时之序。故圣人传精神，服天气，而通神明。失之则内闭九窍，外壅肌肉，卫气散解。此谓自伤，气之削也。

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故天运当以日光明，是故阳因而上，卫外者也。因于寒，欲如运枢，起居如惊，神气乃浮。因于暑，汗，烦则喘喝，静则多言，体若燔炭，汗出而散。因于湿，首如裹，湿热不攘，大筋緛短，小筋弛长，緛短为拘，弛长为痿。因于气，为肿，四维相代，阳气乃竭。

阳气者，烦劳则张，精绝，辟积于夏，使人煎厥。目盲不可以视，耳闭不可以听，溃溃乎若坏都，汩汩乎不可止。阳气者，大怒则形气绝，而血菀于上，使人薄厥。有伤于筋，纵，其若不容。汗出偏沮，使人偏枯。汗出见湿，乃生痤疿。膏梁之变，足生大丁，受如持虚。劳汗当风，寒薄为皻，郁乃痤。

阳气者，精则养神，柔则养筋。开阖不得，寒气从之，乃生大偻。陷脉为瘘。留连肉腠，腧气化薄，传为善畏，及为惊骇，营气不从，逆于肉理，乃生痈肿。魄汗未尽，形弱而气烁，穴腧以闭，发为风疟。故风者，百病之始也，清净则肉腠闭拒，虽大风苛毒，弗能为之害。此因时之序也。故病久则传化，上下不并，良医弗为。故阳畜积病死，而阳气当隔，隔者当泻，不亟正治，粗乃败之。故阳气者，一日而主外，平旦人气生，日中而阳气隆，

---

① 其生五：指人以五脏之气生。

② 其气三：指天气、地气、运气。

③ 犯：触犯。此指违背自然规律。

日西而阳气已虚，气门乃闭。是故暮而收拒，无扰筋骨，无见雾露，反此三时，形乃困薄。

阴者，藏精而起亟也；阳者，卫外而为固也。阴不胜其阳，则脉流薄疾，并乃狂；阳不胜其阴，则五脏气争，九窍不通。是以圣人陈阴阳，筋脉和同，骨髓坚固，气血皆从。如是则内外调和，邪不能害，耳目聪明，气立如故。风客淫气，精乃亡，邪伤肝也。因而饱食，筋脉横解，肠澼为痔。因而大饮，则气逆。因而强力，肾气乃伤，高骨乃坏。凡阴阳之要，阳密乃固。两者不和，若春无秋，若冬无夏。因而和之，是谓圣度。故阳强而不能密，阴气乃绝；阴平阳秘①，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因于露风，乃生寒热。是以春伤于风，邪气留连，乃为洞泄。夏伤于暑，秋为痎疟。秋伤于湿，上逆而咳，发为痿厥。冬伤于寒，春必病温。四时之气，更伤五脏。阴之所生，本在五味；阴之五宫，伤在五味。是故味过于酸，肝气以津，脾气乃绝。味过于咸②，大骨气劳，短肌，心气抑。味过于甘，心气喘满，色黑，肾气不衡。味过于苦，脾气不濡，胃气乃厚。味过于辛，筋脉沮驰，精神乃央。是故谨和五味，骨正筋柔，气血以流，腠理以密，如是则骨气以精。谨道如法，长有天命。

《内经》论杂病③

五脏受气于其所生，传之于其所胜，气舍于其所生，死于其

---

① 秘：原作“闭”，据《素问·生气通天论》改。

② 咸：原作“酸”，据《素问·生气通天论》改。

③ 内经论杂病：《内经》无此篇名，其内容见《素问·玉机真脏论》《气厥论》《病能论》《奇病论》《刺志论》《长刺节论》《气穴论》《水热穴论》《缪刺论》各篇。

所不胜。病之且病死，必先传行至其所不胜，病乃死，此言气之逆行者也，故死。肝受气于心，传之于脾，气舍于肾，至肺而死。心受于脾，传之于肺，气舍于肝，至肾而死。脾受气于肺，传之于肾，气舍于心，至肝而死。肺受气于肾，传之于肝，气舍于脾，至心而死。肾受气于肝，传之于心，气舍于肺，至脾而死。此皆逆死也。一日一夜五分之，此所以占生死之早暮也。五脏相通，移皆有次。五脏有病，则各传其所胜。不治。法三月若六月，若三日若六日，传五脏而当死，是顺传所胜之次。故曰：别于阳者，知病从来；别于阴者，知死生之期，言知至其所困而死。

五脏六腑，寒热相移者，何也？肾移寒于肝，痈肿少气。脾移寒于肝，痈肿筋挛。肝移寒于心，狂隔中。心移寒于肺，肺消，肺消者，饮一溲二，死不治。肺移寒于肾，为涌水；涌水者，按腹不坚，水气客于大肠，疾行则鸣濯濯，如囊裹浆，水之病也。脾移热于肝，则为惊衄。肝移热于心，则死。心移热于肺，传为鬲消。肺移热于肾，传为柔痉。肾移热于脾，传为肠澼，死不可治。胞移热于膀胱，则癃溺血。膀胱移热于小肠，鬲肠不便，上为口糜。小肠移热于大肠，为虙瘕，为沉。大肠移热于胃，善食而瘦人，谓之食亦。胃移热于胆，亦曰食亦。胆移热于脑，则辛頞鼻渊，鼻渊者，浊涕下不止也，传为衄衊瞑目。故得之气厥也。

是故风者，百病之长也。今风寒客于人，使人毫毛毕直，皮肤闭而为热，当是之时，可汗而发也。或痹不仁，肿痛，当是之时，可汤熨及火灸刺而去之。弗治，病入舍于肺，名曰肺痹，发欬上气，弗治，肺即传而行之肝，病名曰肝痹①，一名曰厥，胁痛

① 病名曰肝：原脱，据《素问·玉机真脏论》补。

出食，当是之时，可按若刺耳，弗治，肝传之脾，病名曰脾风，发瘅，腹中热，烦心出黄，当此之时，可按、可药、可浴。弗治，脾传之肾，病名曰疝瘕，少腹冤热而痛，出白，一名曰蛊，当此之时，可按、可药。弗治，肾传之心，病筋脉相引而急，病名曰瘛，当此之时，可灸、可药。弗治，满十日，法当死。肾因传之心，心即复反传而行之肺，发寒热，法当三岁死。此病之次也。然其卒发者，不必治于传，或其传化有不以次。不以次入者，忧恐悲喜怒，令不得以其次，故令人有大病矣。因而喜大虚则肾气乘矣，怒则肝气乘矣，悲则肺气乘矣，恐则脾气乘矣，忧则心气乘矣。此其道也。故病有五，五五二十五变，及其传化。传，乘之名也。

人有重身，九月而瘖，何也？胞之络脉绝也。胞络者，系于肾，少阴之脉，贯肾系舌本，故不能言，当十月复。

《刺法》曰：无损不足，益有余，以成其疹，然后调之①。所谓无损不足者，身羸瘦，无用镵石也；无益其有余者，腹中有形而泄之，泄之则精出而病独擅中，故曰疹成也。

病胁下满气逆，二三岁不已，名曰息积，不妨于食，不可灸刺，积为导引服药，药不能独治也。

人有身体髀股胻皆肿，环齐②而痛，病名曰伏梁，此风根也，其气溢于大肠，而著于肓，肓之原在齐下，故环齐而痛也。不可动之，动之为水溺涩之病也。

人有尺脉数甚，筋急而见，此所谓疹筋，是人腹必急，白色

① 以成其疹然后调之：原脱，据《素问·奇病论》补。
② 齐：通“脐”。《说文通训定声·履部》：“齐，假借为脐。”

黑色见，则病甚。

人有病头痛，以数岁不已，当有所犯大寒，内至骨髓，髓者以脑为主，脑逆，故令头痛，齿亦痛，病名曰厥逆。

有病口甘者，此五气之溢也，名曰脾瘅。夫五味入口，藏于胃，脾为行其精气，津液在脾，故令人口甘也。此肥美之所发也，此人必数食甘美而多肥也。肥者令人内热，甘者令人中满，故其上溢，转为消渴。

有病口苦，名曰胆瘅。夫肝者，中之将也，取决于胆，咽为之使。此人者，数谋虑不决，故胆虚，气上溢，而口为之苦。

有癃者，一日数十溲，此不足也。身热如炭，颈膺如格，人迎躁盛，喘息气逆，此有余也。太阴脉细微如发者，此不足也，病在太阴，其盛在胃，颇在肺，病名曰厥，死不治。此所谓得五有余二不足也。

所谓五有余者，五病之气有余也，二不足者，亦病气之不足也。今外得五有余，内得二不足，此其身不表不里，亦正死明矣。

人生而有病巅疾者，病名为胎病。此得之母腹中时，其母有所大惊，气上而不下，精气并居，故令子发为巅疾也。

有病痝然如有水状，切其脉大紧，身无痛者，形不瘦，不能食，食少，病生在肾，名为肾风。肾风而不能食，善惊，惊已，心气痿①者死。

人病胃脘痈者，诊此者，当候胃脉，其脉当沉细，沉细者气逆，逆者人迎甚盛，甚盛则热；人迎者，胃脉也，逆而盛，则热聚于胃口而不行，故胃脘为痈也。

---

① 痿：原作“痿”，据《素问·奇病论》改。

人有卧而有所不安者，何也？脏有所伤，及精有所之寄则不安。故人不能悬其病也。

人之不得偃卧者，何也？肺者，脏之盖也，肺气盛则脉大，脉大则不得偃卧。

怒狂者，生于阳也，阳何以使人狂？阳气者，因暴折而难决，故善怒也，病名曰阳厥。夺其食则已。夫食入于阴，长气于阳，故夺其食即已。

有病身热解堕，汗出如浴①，恶风少气，名曰酒风。气盛身寒，得之伤寒。气虚身热，得之伤暑，谷入多而气少者，得之有所脱血，湿居下也。谷入少而气多者，邪在胃及于肺也。脉小血多者，饮中热也，脉大血少者，脉有风气，水浆不入，此之谓也。

筋挛节痛，不可以行，名曰筋痹。病在肌肤，肌肤尽痛，名曰肌痹，伤于寒湿。骨重不可举，骨髓酸痛，寒气至，名曰骨痹。

病在诸阳脉，且寒且热，诸分且寒且热，曰狂。

病大风，骨节重，须眉堕，名曰大风。

肉之大会为谷，肉之小会为谿，肉分之间，谿谷之会，以行荣卫，以会大气②。邪溢气壅，脉热肉败，荣卫不行，必将为脓，内消骨髓，外破大䐃，留于节腠，必将为败。积寒留舍，荣卫不居，卷肉③缩筋，肋肘不得伸，内为骨痹，外为不仁，命曰不足，大寒留于谿谷也。

少阴何以主肾？肾何以主水？肾者至阴也，至阴者盛水也。肺者太阴也，少阴者冬脉也。故其本在肾，其末在肺，皆积水也。

---

① 浴：原作“俗”，据《素问·病能论》改。
② 气：原作“风”，据《素问·气穴论》改。
③ 肉：原作“内”，据《素问·气穴论》改。

肾何以能聚水而生病？肾者胃之关也，关门不利，故聚水而从其类也。上下溢于皮肤，故为胕肿。胕肿者，聚水而生病也。

诸水皆生于肾乎？曰：肾者牝脏也。地气上者属于肾，而生水液也，故曰至阴。勇而劳甚则肾汗出，肾汗出逢于风，内不得入于脏腑，外不得越于皮肤，客于玄府，行于皮里，传为胕肿，本之于肾，名曰风水。所谓玄府者，汗空也。故水病下为胕肿大腹；上为喘呼，不得卧者，标本俱病。故肺为喘呼，肾为水肿，肺为逆不得卧，分为相输，俱受者水气之所留也。

夫邪之客于形也，必先舍于皮毛；留而不去，舍于孙脉；留而不去，舍于络脉；留而不去，舍于经脉。内连五脏，散于肠胃，阴阳俱感，五脏乃伤。此邪之从皮毛而入，极于五脏之次也。如此则治其经焉。今邪客于皮毛，入舍于孙络，留而不去，闭塞不通，不得入于经，流溢于大络而生奇病也。夫邪客大络者，左注右，右注左，上下左右，与经相干，而布于四末，其气无常处，不入于经腧，命①曰缪刺。邪客于经，左盛则右病，右盛则左病；亦有移易者，左痛未已，而右脉先病，如此者，则巨刺之，必中其经，非络脉也。故络病者，其痛于经脉缪处，故命曰缪刺。

邪客于足少阴之络，令人卒心痛暴胀、胸胁肢满。邪客于手少阳之络，令人喉痹舌卷、口干心烦、臂外臁痛、手不及头。邪客于足厥阴之络，令人卒疝暴痛。邪客于足太阳之络，令人头项肩痛。邪客于手阳明之络，令人气满胸中、喘息而支胠、胸中热。邪客于足阳跻之脉，令人目痛从内眦始。人有所堕坠，恶血留内，腹中满胀，不得前后，先饮利药。此上伤厥阴之脉，下伤少阴之

---

① 命：原作“名”，据《素问·缪刺论》改。

络。邪客于手阳明之络，令人耳聋，时不闻音。凡痹往来，行无常处者，在分①肉间痛而刺之，以月死生为数。邪客于足阳明之经，令人鼽衄上齿寒。邪客于足少阳之络，令人胁痛不得息，欬而汗出。邪客于足少阴之络，令人嗌痛，不可内食，无故善怒，气上走贲上。邪客于足太阴之络，令人腰痛，引小腹控胁，不可以仰息。邪客于足太阳之络，令人拘挛背急，引胁而痛。邪客于足少阳之络，令人留于枢中痛，髀不可举。邪客于五脏之间，其病也，脉引而痛，时来时止。邪客于手足少阴、太阴、足阳明之络，此五络皆会于耳中，上络左角②，五络俱竭，令人身脉皆动，而形无知也，其状若尸，或曰尸厥。

《灵枢经·邪气脏腑病形论》③

黄帝问于岐伯曰：邪气之中人也，奈何？岐伯曰：身半已上者，邪中之也，身半已下者，湿中之也。故曰：邪之中人也，无有常，中于阴则溜于腑，中于阳则溜于经。

曰：阴之与阳也，异名同类，上下相会，经络之相贯，如环无端。邪之中人，或中于阴，或中于阳，上下左右，无有恒常，其故何也？曰：诸阳之会，皆在于面。中人也，方乘虚时及新用力，若饮食汗出，腠理开而中于邪。中于面则下阳明。中于项则下大阳。中于颊则下少阳。其中于膺背两胁，亦中其经。

曰：其中于阴者，奈何？曰：中于阴者，常从臂胻始。夫臂

① 分：原作“外”，据《素问·缪刺论》改。

② 左角：左额角。《素问·缪刺论》王冰注：“手少阴，真心脉。足少阴，肾脉。手太阴，肺脉。足太阴，脾脉。足阳明，胃脉。此五络皆会于耳中，而出络左额角也。”

③ 灵枢经邪气脏腑病形论：见《灵枢·邪气脏腑病形》《口问》篇。

与胻，其阴皮薄，其肉淖泽，故俱受于风，独伤其阴。

曰：此故伤其脏乎？曰：身之中于风也，不必动脏。故邪入于阴经，则其脏气实，邪气入而不能客，故还之于腑。故中阳则溜于经，中阴则溜于腑。

曰：邪之中人脏奈何？曰：愁忧恐惧则伤心。形寒寒饮则伤肺，以其两寒相感，中外皆伤，故气逆而上行。有所堕坠，恶血留内，若有所大怒，气上而不下，积于胁下，则伤肝。有所击仆，若醉入房，汗出当风，则伤脾。有所用力举重，若入房过度，汗出浴水，则伤肾。

曰：五脏之中风奈何？曰：阴阳俱感，邪乃得往。

曰：邪之中人，其病形何如？曰：虚邪之中身也，洒淅动形。正邪之中人也微，先见于色，不知于身，若有若无，若亡若存，有形无形，莫知其情。

问曰：人之欠者，何气使然？曰：卫气昼日行于阳，夜半则行于阴。阴者主夜，夜者主卧。阳者主上，阴者主下。故阴气积于下，阳气未尽，阳引而上，阴引而下，阴阳相引，故数欠。阳气尽，阴气盛，则目瞑；阴气尽，阳气盛，则寤矣。

曰：人之哕者，何气使然？曰：谷入于胃，胃气上注于肺。今有故寒气与新谷气，俱还入于胃，新故相乱，真邪相攻，气并相逆，复出于胃，故为哕。

曰：人之唏者，何气使然？曰：此阴气盛而阳气虚，阴气疾而阳气徐，阴盛而阳气绝，故为唏。

曰：人之振寒者，何气使然？曰：寒气客于皮肤，阴气盛，阳气虚，故为振寒寒栗。

曰：人之噫者，何气使然？曰：寒气客于胃，厥逆从下上散，

复出于胃，故为噫。

曰：人之嚏者，何气使然？曰：阳气和利，满于心，出于鼻，故为嚏。

曰：人之亸者，何气使然？曰：胃不实，则诸脉虚；诸脉虚则筋脉懈堕；筋脉懈堕则行阴用力，气不能复，故为亸。

曰：人之哀而泣涕出者，何气使然？曰：心者，五脏六腑之主也。目者，宗脉之所聚也，上液之道也。口鼻者，气之门户也。故悲哀愁忧则心动，心动则五脏六腑皆摇，摇则宗脉感，宗脉感则液道开，液道开，故涕泣出焉。液者，所以灌精濡空窍者也，故上液之道开则泣，泣不止则液竭，液竭则精不灌，精不灌则目无所见矣。故命曰夺精。

曰：人之太息者，何气使然？曰：忧思则心系急，心系急则气道约，约则不利，故太息以呻出之。

曰：人之涎下者，何气使然？曰：饮食者，皆入于胃，胃中有热则虫动，虫动则胃缓，胃缓则廉泉开，故涎下。

曰：人之耳中鸣者，何气使然？曰：耳者，宗脉之所聚也，故胃中空则宗脉虚，虚则下溜，脉有所竭者，故耳鸣。

曰：人之自啮舌者，何气使然？曰：此厥逆走上，脉气辈至也。少阴气至则啮舌，少阳气至则啮颊，阳明气至则啮唇矣。

凡此十二邪者，皆奇邪之走空窍者也。故邪之所在，皆为不足。故上气不足，脑为之不满，耳为之苦鸣，头为之苦倾，目为之眩。中气不足，溲便为之变，肠为之苦鸣。下气不足，则乃为痿厥心悗。

曰：治之奈何？曰：肾主为欠，泻足少阴，补足太阳。肺主为哕，补手太阴，泻足少阴。唏者，阴盛阳绝，补足太阳，泻足

少阴。振寒者，补诸阳。噫者，补足太阴、阳明。嚏者，补足太阳、眉本弹，一曰眉上弹，因其所在，补分肉间。泣出，补天柱经挟颈，挟颈者，头中分也。太息，补手少阴心主，足少阳留之。涎下，补足少阴。耳鸣，补客主人，手大指爪甲上与肉交者。自啮舌，视主病者，则补之。目眩头倾，补足外踝下留之。痿厥心悗①，刺足大指间上二寸留之，一曰足外踝下留之②。

《**大惑论**》③

曰：人之惑者，何气使然？曰：五脏六腑之精气，皆上注于目而为之精。精之窠为眼，骨之精为瞳子，筋之精为黑眼，血之精为络，其窠气之精为白眼，肌肉之精为约束，裹撷筋骨血气之精，而与脉并为系。上属于脑，后出于项中。故邪中于项，因逢其身之虚，其入深，则随眼系以入于脑，入于脑则脑转，脑转则引目系急，目系急则目眩以转矣。邪其精，其精所中不相比也，则精散。精散则视歧，视歧见两物。目者，五脏六腑之精也，荣卫魂魄之所常营也，神气之所生也。故神劳则魂魄散，志意乱。是故瞳子黑眼法于阴，白眼赤脉法于阳也，故阴阳合传而精明也。目者，心之使也，心者，神之舍也，故神分精乱而不转。卒然见非常处，精神魂魄，散不相得，故曰惑也。

曰：人之惑者，去之则复，何其异也？曰：不然也。心有所喜，神有所恶，卒然相惑，则精气乱，视误，故惑，神移乃复。是故闻者为迷，甚者为惑。

---

① 悗：原作“脱”，据《灵枢·口问》改。
② 人之欠者……足踝下留之：见《灵枢·口问》。
③ 大惑论：见《灵枢·大惑论》。

曰：人之善忘者，何气使然？曰：上气不足，下气有余，肠胃实而心肺虚。虚则荣卫留于下，久之不以时上，故善忘也。

曰：人之善饥而不嗜食者，何气使然？曰：精气并于脾，热气留于胃，胃热则消谷，谷消故善饥。胃气逆上，则胃脘塞，故不嗜食也。

曰：病而不得卧者，何气使然？曰：卫气不得入于阴，常留于阳。留于阳则阳气满，阳气满则阳跻盛，不得入于阴则阴气虚，故目不瞑矣。

曰：病目而不得视者，何气使然？曰：卫气留于阴，不得行于阳，留于阴则阴气盛，阴气盛则阴跻满，不得入于阳则阳气虚，故目闭也。

曰：人之多卧者，何气使然？曰：此人肠胃大而皮肤湿，而分肉不解焉。肠胃大则卫气留久，皮肤湿则分肉不解，其行迟。夫卫气者，昼日常行于阳，夜行于阴，故阳气尽则卧，阴气尽则寤。故肠胃大，则卫气行留久。皮肤湿，分肉不解，则行迟。留于阴也久，其气不精，则欲瞑，故多卧矣。其肠胃小，皮肤滑以缓，分肉解利，卫气之留于阳也久，故少瞑①焉。

曰：其非常经也，卒然多卧者，何气使然？曰：邪气留于上焦，上焦闭而不通，已食若饮汤，卫气留久于阴而不行，故卒然多卧也。

《邪客论》②

黄帝问于伯高曰：夫邪气之客人也，或令人目不瞑不卧出者，

① 瞑：原作“卧”，据《灵枢·大惑论》改。
② 邪客论：见《灵枢·邪客》。

何气使然？伯高曰：五谷入于胃也，其糟粕、津液、宗气，分为三隧。故宗气积于胸中，出于喉咙，以贯心脉，而行呼吸焉。营气者，泌其津液，注之于脉，化以为血，以荣四末，内注五脏六腑，以应刻数焉。卫气者，出其悍气之慓疾，而先行于四末、分肉皮肤之间而不休者也。昼日行于阳，夜行于阴，常从足少阴之分间，行于五脏六腑。今厥气客于五脏六腑，则卫气独卫其外，行于阳，不得入于阴。行于阳则阳气盛，阳气盛则阳跻陷，不得入于阴，阴虚，故目不瞑。

曰：治之奈何？曰：补其不足，泻其有余，调其虚实，以通其道，而去其邪。饮以半夏汤一剂，阴阳已通，其卧立至。

《根结论》①

岐伯曰：太阳根于至阴，结于命门。命门者，目也。阳明根于历兑，结于颡大。颡大者，钳耳也。少阳根于窍阴，结于窗笼。窗笼者，耳中也。太阳为开，阳明为阖，少阳为枢，故开折则肉节渎而暴病起矣。故暴病者，取之太阳，视有余不足②。渎者，皮肉宛焦而弱也。阖折则气无所止息，而痿疾起矣。故痿疾者，取之阳明。无所止息者，真气稽留，邪气居之也。枢折即骨繇而不安于地，故骨繇者，取之少阳。骨繇者，节缓而不收也。所谓骨繇者，摇故也，当穷其本也。

太阴根于隐白，结于太仓。少阴根于涌泉，结于廉泉。厥阴根于大敦，结于玉英，络于膻中。太阴为开，厥阴为阖，少阴为枢。故开折则仓禀无所输膈洞。膈洞者，取之太阴。故开折者，

① 根结论：见《灵枢·根结》。
② 视有余不足：原脱，据《灵枢·根结》补。

气不足而生病也。阖折即气绝而喜悲。悲者，取之厥阴。枢折则脉有所结而不通。不通者，取之少阴。

《寿夭刚柔论》①

少师曰：内有阴阳，外亦有阴阳。在内者，五脏为阴，六腑为阳。在外者，筋骨为阴，皮肤为阳。故曰：病在阴之阴者，刺阴之荥输；病在阳之阳者，刺阳之合；病在阳之阴者，刺阴之经；病在阴之阳者，刺络脉。故曰：病在阳者，命曰风，病在阴者，命曰痹，阴阳俱病，命曰风痹。病有形而不痛者，阳之类也；无形而痛者，阴之类也。无形而痛者，其阳完而阴伤之也。急治其阴，无攻其阳。有形而不痛者，其阴完而阳伤之也，急治其阳，无攻其阴。阴阳俱动，乍有形，乍无形，加以烦心，命曰阴胜其阳。此谓不表不里，其形不久。风寒伤形，忧恐忿怒伤气。气伤脏，乃病脏，寒伤形，乃应形，风伤筋脉，筋脉乃应。此形气外内之相应也。

《终始论》②

太阳之脉，其终也，戴眼反折、瘛疭，其色白，绝皮乃绝汗，绝汗则终矣。

少阳终者，耳聋，百节尽纵，目系绝。目系绝一日半则死矣。其死也，色青白乃死。

阳明终者，口目动作，喜惊、妄言、色黄，其上下之经盛而不行，则终矣。

少阴终者，面黑，齿长而垢，腹胀闭塞，上下不通而终矣。

---

① 寿夭刚柔论：见《灵枢·寿夭刚柔》。
② 终始论：见《灵枢·终始》。

厥阴终者，中热，嗌干，喜溺，心烦，甚则舌卷卵上缩而终矣。

太阴终者，腹胀闭不得息，气噫善呕，呕则逆，逆则面赤。不逆则上下不通，上不下通则面黑，皮毛燋而终矣。

《岁露论》①

黄帝问于少师曰：四时八风之中人也，奈何？少师答曰：贼风邪气之中人也，不得以时，然必因其开也，其入深，其内极病，其病人也卒暴；因其闭也，其入浅以留，其病也徐以迟。

曰：有寒温和适，腠理不开，然有卒病者，其故何也？曰：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故月满则海水西盛，人血气积，肌肉充，皮肤致，毛发坚，腠理郄，烟垢著。当是之时，虽遇贼风，其入浅不深。至其月郭空，则海水东盛，人气血虚，其卫气去，形独居，肌肉减，皮肤纵，腠理开，毛发残，腠理薄，烟垢落。当是之时，遇贼风则其入深，其病人也卒暴。

曰：其有卒然暴病暴死者，何也？曰：得②三虚者，其死暴疾也；得三实者，邪不能伤人也。

曰：愿闻三虚三实。曰：乘年之衰，逢月之空，失时之和，因为贼风所伤，是谓三虚。故论不知三虚，工反为粗。逢年之盛，遇月之满，得时之和，虽有贼风邪气，不能入③之也。命曰三实。

《热病论》④

热病先肤痛，窒鼻充面，取之皮；苛轸鼻，索皮于肺，不得

---

① 岁露论：见《灵枢·岁露论》。
② 得：原脱，据《灵枢·岁露论》补。
③ 入：《灵枢·岁露论》作“危”。
④ 热病论：见《灵枢·热病》。

索之火。火者心也。热病先身涩，倚[1]而热，烦悗，干唇口嗌，取之皮。肤胀口干，寒汗出，索脉于心，不得索之水。水者肾也。热病嗌干多饮，善惊，卧不能起，取之肤肉。目眦青，索肉于脾，不得索之木。木者肝也。热病面青脑痛，手足躁，取之筋间。筋躄目浸，索筋于肝，不得索之金。金者肺也。热病数惊，瘛疭而狂，取之脉。癫疾毛发去，索血于心，不得索之水。水者肾也。热病身重骨痛，耳聋而好瞑，取之骨。骨病不食，啮齿耳青。索骨于肾，不得索之土。土者脾也。热病不知所痛，耳聋，不能自收，口干，阳热甚，阴颇有寒者，热在髓，死不可治。

热病已得汗而脉尚躁盛，此阴脉之极也，死；其得汗而脉静者，生。热病者，脉尚盛躁而不得汗者，此阳脉之极也，死；脉盛躁得汗静者，生。汗不出，大颧发赤哕者死；泄而腹满甚者死；目不明，热不已者死；老人婴儿，热而腹满者死；汗不出，呕下血者死；舌[2]本烂，热不已者死；欬而衄，汗不出，出不至足者死；髓热者死；热而痓者死。腰折，瘛疭，齿禁龂也。

《狂论》[3]

狂始生，先自悲也。喜忘、苦怒、善恐者，得之忧饥。狂始发，少卧不饥，自高贤也，自辨智也，自尊贵也，善骂詈，日夜不休，得之大怒。狂言，惊，善笑，好歌乐，妄行不休者，得之大恐。狂，目妄见，耳妄闻，善呼者，少气之所生也。狂者多食，善见鬼神，善笑而不发于外者，得之有所大喜。

---

① 倚：原作“烦”，据《灵枢·热病》改。
② 舌：原脱，据《灵枢·热病》补。
③ 狂论：见《灵枢·癫狂》。

《周痹论》[①]

黄帝问于岐伯曰：周痹之在身也，上下移徙随脉，其上下左右相应，间不容空，愿闻此痛，在血脉之中耶？将在分肉之间乎？岐伯曰：此众痹也，非周痹也。此各在其处，更发更止，更居更起，以右应左，以左应右，非能周也。更发更休也。

曰：愿闻周痹。曰：周痹者，在于血脉之中，随脉以上，随脉以下，不能左右，各当其所。风寒湿气[②]，客于外分肉之间，迫切而为沫，沫得寒则聚，聚则排分肉而分裂也，分裂则痛，痛则神归之，神归之则热，热则痛解，痛解则厥，厥则他痹发，发则如是。此内不在脏，而外未发于皮，独居分肉之间，真气不能周，故命曰周痹。

《胀论》[③]

曰：愿闻胀之舍。曰：夫胀者，皆在于脏腑之外，排脏腑而郭[④]胸胁、胀皮肤，故命曰胀。

曰：脏腑之在胸胁腹里之内也，若匣匮之藏禁器也，各有次舍，异名而同处，一域之中，其气各异，愿闻其故。曰：夫胸腹者，脏腑之郭[⑤]也。膻中者，心主之宫城也。胃者，太仓也。咽喉小肠者，传送也。胃之五窍者，闾里门户也。廉泉玉英者，津液之道也。故五脏六腑者，各有畔界，其病各有形状。营气循脉，卫气逆为脉胀，卫气并脉循分为肤胀。三里而泻，近者一下，远

---

① 周痹论：见《灵枢·周痹》。
② 气：原作“寒”，据《灵枢·周痹》改。
③ 胀论：见《灵枢·胀论》。
④ 郭：张大，扩大。《集韵·广韵》：“郭，张也。”
⑤ 郭：城郭。

者三下，无问虚实，工在疾泻。

曰：愿问胀形。曰：夫心胀者，烦心短气，卧不安。肺胀者，虚满而喘欬。肝胀者，胁下满而痛引小腹。脾胀者，善哕，四支烦悗，体重不能胜衣，卧不安。肾胀者，腹满引背，央央然，腰髀痛。六腑胀：胃胀者，腹满，胃脘痛，鼻闻焦臭，妨于食，大便难；大肠胀者，肠鸣而痛濯濯，冬日重感于寒，则飧泄不化；小肠胀者，少腹䐜胀，引腰而痛；膀胱胀者，少腹满而气癃；三焦胀者，气满于皮肤中，轻轻然而不坚；胆胀者，胁下痛胀，口中苦，善大息。凡此诸胀者，其道在一，明知逆顺，针数不失。泻虚补实，神去其室。致邪失正，真不可定，粗之所败，谓之夭命。补虚泻实，神归其室，久塞其空，谓之良工。

曰：胀者焉生？何因而有？曰：卫气之在身也，常并脉循分肉，行有逆顺，阴阳相随，乃得天和，五脏更始，四时循序，五谷乃化。然后厥气在下，荣卫留止，寒气逆上，真邪相攻，两气相搏，乃合为胀也。

《水胀论》①

曰：水与肤胀、鼓胀、肠覃、石瘕、石水，何以别之？曰：水始起也，目窠上微肿，如新卧起之状，其颈脉动，时欬，阴股间寒，足胫瘇②，腹乃大，其水已成矣。以手按其腹，随手而起，如裹水之状，此其候也。肤胀者，寒气客于皮肤之间，鼟鼟然不坚，腹大，身尽肿，皮厚，按其腹，窅③而不起，腹色不变，此其

① 水胀论：见《灵枢·水胀》。
② 瘇（zhǒng 肿）：足肿。
③ 窅（yǎo 咬）：深窝。

候也。鼓胀者，腹胀身皆大，大与肤胀等也，色苍黄，腹筋起，此其候也。肠覃者，寒气客于肠外，与卫气相搏，气不得营[1]，因有所系，癖而内着，恶气乃起，瘜肉乃生。其始生也，大如鸡卵，稍以益大，至其成，如怀子之状，久者离岁，按之则坚，推之则移，月事以时下，此其候也。石瘕者，生于胞中，寒气客于子门，子门闭塞，气不得通，恶血当泻不泻，衃以留止，日以益大，状如怀子，月事不以时下，皆生于女子，可导而下。治肤胀鼓胀者，先泻其胀之血络，后调其经，刺去其血络也。

《百病始生论》[2]

曰：夫百病之始生也，皆生于风雨寒暑、清湿喜怒。喜怒不节则伤脏，风雨则伤上，清湿则伤下。三部之气，所伤异类，愿闻其会。曰：喜怒不节则伤脏，脏伤则病起于阴也。清湿袭虚，则病起于下，风雨袭虚，则病起于上，是谓三部。至于其淫泆，不可胜数。

风雨寒热，不得虚，邪不得独伤人。卒然逢疾风暴雨而不病者，盖无虚，故邪不能独伤人。此必因虚邪之风，与其身形，两虚相得，乃客其形。两实相逢，众人肉坚。其中于虚邪也，因于天时，与其身形，参以虚实，大病乃成。气有定舍，因处为名，上下中外，分为三员。是故虚邪之中人也，始于皮肤，皮肤缓则腠理开，开则邪从毛发入，入则抵深，深则毛发立，毛发立则淅然，故皮肤痛。留而不去，则传舍于脉络，在络之时，痛于肌肉，其痛之时息，大经乃代。留而不去，传舍于经，在经之时，洒淅

① 营：《灵枢・水胀》作“荣”。
② 百病始生论：见《灵枢・百病始生》。

喜惊。留而不去，传舍于输，在输之时，六经不通。四肢则支节痛，腰脊乃强。留而不去，传舍于伏冲之脉，在伏冲之时，体重身痛。留而不去，传舍于肠胃，在肠胃之时，贲响腹胀，多寒则肠鸣飧泄，食不化，多热则溏出糜。留而不去，传舍于肠胃之外，募原之间，留著于脉，稽留而不去，息而成积。或著孙脉，或著络脉，或著经脉，或著输脉，或著于伏冲之脉，或著于膂筋，或著于肠胃之募原，上连于缓筋，邪气淫泆，不可胜论。

其著孙络之脉而成积者，其积往来上下，臂手孙络之居也，浮而缓，不能句①积而止之，故往来移行肠胃之间，水凑渗注灌，濯濯有音，有寒则䐜䐜满雷引，故时切痛。其著于阳明之经，则挟脐而居，饱食则益大，饥则益小。其著于缓筋也，似阳明之积，饱食则痛，饥则安。其著于肠胃之募原也，痛而外连于缓筋，饱食而安，饥则痛。其著于伏冲之脉者，揣之应手而动，发手则热气下于两股，如汤沃之状。其著于膂筋在肠后者，饥则积见，饱则积不见，按之不得。其著于输之脉者，闭塞不通，津液不下，孔窍干壅，此邪气之从外入内，从上下也。

积之始生，得寒乃生，厥乃成积也。厥气生足悗，悗生胫寒，胫寒则血脉凝涩，血脉凝涩，则寒气上入于肠胃，入于肠胃则䐜胀，䐜胀则肠外之汁沫迫聚不得散，日以成积。卒然多食饮则肠满。起居不节，用力过度，则络脉伤。阳络伤则血外溢，血外溢则衄血；阴络伤则血内溢，血内溢则后血。肠胃之络伤，则血溢于肠外，肠外有寒，汁沫与血相搏，则并合凝聚不得散而积成矣。卒然外中于

① 句：通“拘”，捕捉。《山海经·大荒东经》：“又困民国句姓（生）而食。”

寒，若内伤于忧怒，则气上逆，气上逆则六输不通，温气不行，凝血蕴里而不散，津液涩渗，着而不去，而积皆成矣。其生于阴者，忧思伤心；重寒伤肺；忿怒伤肝；醉以入房，汗出当风伤脾；用力过度，若入房汗出浴则伤肾。此内外三部之所生病者也。察其所痛，以知其应。有余不足，当补则补，当泻则泻，毋逆天时，是谓至治。

《上膈论》①

喜怒不适，食饮不节，寒温不时，则寒汁流于肠中。流于肠中则虫寒，虫寒则积聚，守于下管，则肠胃充郭，卫气不营，邪气居之。人食则虫上食，虫上食则下管虚，下管虚则邪气胜之，积聚以留，留则痈成，痈成则下管约。其痈在管内者，即而痛深；其痈在外者，则痈外而痛浮，痈上皮热。

《忧恚无音论》②

曰：人之卒然忧恚而言无音者，何也？曰：咽喉者，水谷之道也。喉咙者，气之所以上下者也。会厌者，音声之户也。口唇者，音声之扇也。舌者，音声之机也。悬雍垂者，音声之关也。颃颡者，分气之所泄也。横骨者，神气所使，主发舌者也。故人之鼻洞涕出不收者，颃颡不开，分气失也。是故厌小而疾薄，则发气疾，其开阖利，其出气；其厌大而厚，则开阖难，其气出迟，故重言也。人卒然无音者，寒气客于厌，则厌不能发，发不能下至，其开阖不致，故无音。足之少阴，上系于舌，络于横骨，终于会厌。两泻其血脉，浊气乃辟。会厌之脉，上络任脉，取之天突，其厌乃发也。

---

① 上膈论：见《灵枢·上膈》。

② 忧恚无音论：见《灵枢·忧恚无言》。

《寒热论》[1]

曰：寒热瘰疬在于颈腋者，皆何气使生？曰：此皆鼠瘘寒热之毒气也，留于脉而不去者也。鼠瘘之本，皆在于脏，其末上出于颈腋之间，其浮于脉中，而未内著于肌肉，而外出脓血者，易去也。反其目视之，其中有赤脉，上下贯瞳子，见一脉，一岁死；见一脉半，一岁半死；见二脉，二岁死；见二脉半，二岁半死；见三脉，三岁而死。见赤脉不下贯瞳子，可治也。

秦越人论杂病[2]

奇经之为病何如？然。阳维维于阳，阴维维于阴，阴阳不能自相维，则怅然失志，溶溶不能自收持。阳维为病苦寒热，阴维为病苦心痛。阴跷为病，阳缓而阴急；阳跷为病，阴缓而阳急；冲之为病，逆气而里急。督之为病，脊强而厥。任之为病，其内苦结[3]，男子为七疝，女子为瘕聚。带之为病，腹满，腰溶溶[4]若坐水中。此奇经八脉之为病也。

五脏之气，于何发起？通于何许？可晓以不？然。五脏者，当上关于七[5]窍也。故肺气通于鼻，鼻和则知香臭矣。肝气通于目，目和则知黑白矣。脾气通于口，口和则知谷味矣。心气通于舌，舌和则知五味矣。肾气通于耳，耳和则知五音矣。五脏不和，则九窍不通，六腑不和，则留结为痈。邪在六腑，则阳脉不和；

① 寒热论：见《灵枢·寒热》。

② 秦越人论杂病：见《难经》二十九、三十七、四十六、四十八至六十诸难。

③ 结：原作“急”，据《难经·二十九难》改。

④ 溶溶：柔软无力。

⑤ 七：原作“九”，据《难经·三十七难》改。

阳脉不和，则气留之，气留之，则阳脉盛矣。邪在五脏，则阴脉不和，阴脉不和，则血留之，血留之，则阴脉盛矣。阴气太盛，则阳气不得相营也，故曰格。阳气太盛，则阴气不得相营也，故曰关。阴阳俱盛，不得相营也，故曰关格。关格者，不得尽其命而死矣。

经言气独行于五脏，不营于六腑者，何也？然。天气之所行，如水之流，不得息也。故阴脉营于五脏，阳脉留[①]于六腑，如环无端，莫知其纪[②]，终而复始，其不覆溢。人气内温于脏腑，外濡于腠理。

老人卧而不寐，少壮寐而不寤者，何也？然：经言少壮者，血气盛，肌肉滑，气道通，荣卫之行不失于常，故昼日精，夜不寤也。老人血气衰，肌肉不滑，荣卫之道涩，故昼日不能精，夜不得[③]寐也。故知老人不得寐也。

人有三虚三实，何谓也？然：有脉之虚实，有病之虚实，有诊之虚实也。脉之虚实者，濡者为虚，紧牢者为实。病之虚实者，出者为虚，入者为实；言者为虚，不言者为实；缓者为虚，急者为实。诊之虚实，濡者为虚，牢者为实；痒者为虚，痛者为实；外痛内快，为外实内虚；内痛外快，为内实外虚。故曰虚实也。

有正经自病，有五邪所伤，何以别之？然：经言忧愁思虑则伤心，形寒饮冷则伤肺，恚怒气逆，上而不下则伤肝，饮食劳倦则伤脾，久坐湿地，强力入水则伤肾，是正经之自病也。

何谓五邪？然：有中风，有伤暑，有饮食劳倦，有伤寒，有

---

① 留：《难经·三十七难》作“营”。
② 纪：指经气循周身运行的次数。
③ 得：原作“能”，据《难经·四十六难》改。

中湿，此之谓五邪。

假令心病，何以知中风得之？然：其色当赤。何以言之？肝主色，自入为青，入心为赤，入脾为黄，入肺为白，入肾为黑。肝为心邪，故知当赤色也。其病身热，胁下满痛，其脉浮大而弦。

何以知伤暑得之？然：当恶臭。何以言之？心主臭，自入为焦臭，入脾为香臭，入肝为臊臭，入肾为腐臭，入肺为腥臭。故知心病伤暑得之也，当恶臭。其病身热而烦，心痛，其脉浮大而散。

何以知饮食劳倦得之？然：当喜苦味也。虚为不欲食，实为欲食。何以言之？脾主味，入肝为酸，入心为苦，入肺为辛，入肾为咸，自入为甘。故知脾邪入心，为喜苦味也。其病身热而体重，嗜卧，四肢不收，其脉浮大而缓。

何以知伤寒得之？然：当谵言妄语。何以言之？肺主声，入肝为呼，入心为言，入脾为歌，入肾为呻，自入为哭。故知肺邪入心，为谵言妄语也。其病身热，洒洒恶寒，甚则喘欬，其脉浮大而涩。

何以知中湿得之？然：当喜汗出不可止。何以言之？肾主湿，入肝为泣，入心为汗，入脾为涎①，入肺为涕，自入为唾。故知肾邪入心，为汗出不可止也。其病身热小腹痛，足胫寒而逆，其脉沉濡而大。此五邪之法也。

病有虚邪，有实邪，有贼邪，有微邪，有正邪，何以别之？然：从后来者为虚邪，从前来者为实邪，从所不胜来者为贼邪，从所胜来者为微邪，自病者为正邪。何以言之？假令心病，中风

---

① 涎：《难经·四十九难》作“液”。

得之为虚邪，伤暑得之为正邪，饮食劳倦得之为实邪，伤寒得之为微邪，中湿得之为贼邪。

病有欲得温者，有欲得寒者，有欲得见人者，有不欲得见人者，而各不同，病在何脏腑也？然：病欲得寒，而欲见人者，病在腑也。病欲得温，而不欲见人者，病在脏也。何以言之？腑者阳也，阳病欲得寒，又欲见人。脏者阴也，阴病欲得温，又欲闭户独处，恶闻人声。故以别知脏腑之病也。

腑脏发病，根本等不？然：不等也。

其不等奈[①]何？然：脏病者，止而不行[②]，其病不离其处。腑病者，仿佛贲响，上下行流，居处无常。故以此知脏腑根本不同也。

经言七传者死，间脏者生。何谓也？然：七传者，传其所胜也，间脏者，传其子也。何以言之？假令心病传肺，肺传肝，肝传脾，脾传肾，肾传心，一脏不再伤传[③]，故言七传者死也。假令心病传脾，脾传肺，肺传肾，肾传肝，肝传心，是子母相传，竟而复始，如环无端，故曰生也。

脏病难治，腑病易治，何谓也？然：脏病所以难治者，传其所胜也；腑病易治者，传其子也。与七传、间[④]脏同法也。

病有积有聚，何以别之？然：积者，阴气也；聚者，阳气也。故阴沉而伏，阳浮而动。气之所积名曰积；气之所聚名曰聚。故积者，五脏所生；聚者，六腑所成也。积者，阴气也，其始发有

---

① 其不等奈：原脱，据《难经·五十二难》补。

② 行：《难经·五十二难》作“移”。

③ 一脏不再伤传：《难经·五十三难》作“一脏不再伤”。

④ 间：原作“肾”，据《难经·五十四难》改。

常处，其痛不离其处，上下有所终始，左右有所穷处。聚者，阳气也，其始发无根本，上下无所留止，其痛无常处，谓之聚。故以是别知积聚也。

五脏之积，各有名乎？以何月何日得之？然：肝之积，名曰肥气，在左胁下，如覆杯，有头足。久不愈，令人发咳逆瘖疟，连岁不已，以季夏戊己日得之。何以言之？肺病传肝，肝当传脾，脾季夏适王，王者不受邪，肝复欲还肺，肺不肯受，故留结为积。故知肥气以季夏戊己日得之。心之积，名曰伏梁，起脐上，大如臂，上至心下。久不愈，令人病烦心。以秋庚辛日得之。何以言之？肾病传心，心当传肺，肺以秋适王，王者不受邪，心欲复还肾，肾不肯受，故留结为积。故知伏梁以秋庚辛日得之。脾之积，名曰痞气，在胃脘，覆大如盘。久不愈，令人四肢不收，发黄疸，饮食不为肌肤。以冬壬癸日得之。何以言之？肝病传脾，脾当传肾，肾以冬适王，王者不受邪，脾复欲还肝，肝不肯受，故留结为积。故知痞气以冬壬癸日得之。肺之积，名曰息贲，在右胁下，覆大如杯。久不已，令人洒淅寒热，喘咳，发肺痈。以春甲乙日得之。何以言之？心病传肺，肺当传肝，肝以春适王，王者不受邪，肺复欲还心，心不肯受，故留结为积。故知息贲以春甲乙日得之。肾之积，名曰贲豚，发于少腹，上至心下，若豚状，或上或下无时。久不已，令人喘逆、骨痿、少气。以夏丙丁日得之。何以言之？脾病传肾，肾当传心，心以夏适王，王者不受邪，肾复欲还脾，脾不肯受，故留结为积。故知贲豚以夏丙丁日得之。此五积之要法也。

泄凡有几？皆有名不？然：泄凡有五，其名不同。有胃泄，有脾泄，有大肠泄，有小肠泄，有大瘕泄，名曰后重。胃泄者，

饮食不化，色黄。脾泄者，腹胀满，泄注，食即呕吐逆。大肠泄者，食已窘迫，大便色白，肠鸣切痛。小肠泄者，溲而脓血，少腹痛。大瘕泄者，里急后重，数至圊而不能便，茎中痛。此五泄之要法也。

伤寒有几？其脉有变不？然：伤寒有五，有中风，有伤寒，有湿温，有热病，有温病，其所苦各不同。中风之脉，阳浮而滑，阴濡而弱。湿温之脉，阳浮①而弱，阴小而急。伤寒之脉，阴阳俱甚而紧涩。热病之脉，阴阳俱浮，浮之而滑，沉之散涩。温病之脉，行在诸经，不知何经之动也，各随其经所在而取之。

阳②寒有汗出而愈，下之而死者；阴寒有汗出而死③，下之而愈者。何也？然：阳虚阴盛，汗出而愈，下之即死；阳盛阴虚，汗出而死，下之而愈。

寒热之病，候之如何？然：皮寒热者，皮不可近席，毛发焦，鼻藁④不得汗。肌寒热者，皮肤痛，唇舌藁，无汗。骨寒热者，病无所安，汗注不休，齿本藁痛。

狂癫之病，何以别之？然：狂疾之始发，少卧而不饥，自高贤也，自辨智也，自倨贵也。妄笑，好歌乐，妄行不休是也。癫疾始发，意不乐，直视僵仆。其脉三部阴阳俱盛是也。

头心之病，有厥痛，有真痛，何谓也？然：手三阳之脉受风寒，伏留而不去者，则名厥头痛；入连在脑者，名真头痛。其五

---

① 浮：《难经·五十八难》作“濡”。

② 阳：《难经·五十八难》作“伤”。

③ 有汗出而死：原作“阴寒有汗出而死”，据《难经·五十八难》删去“阴寒”2字。

④ 藁：同“槁”。干枯。《字汇·艸部》：“藁，与槁同，木枯也。”

脏气相干，名厥心痛；其痛甚，但在心，手足青者，即名真心痛。其真心痛者，旦发夕死，夕发旦死。

又《灵枢经·论痈疽》①

肠胃受谷，上焦出气，以温分肉，而养骨节，通腠理。中焦出气如露，上注谿谷而渗孙脉，津液和调，变化而赤为血。血和则孙脉先满溢，乃注于络脉，皆盈乃注于经脉。经脉留行不止，与天同度，与地合纪。故天宿失度，日月薄蚀；地经失纪，水道流溢，草萱不成，五谷不殖，径路不通，民不往来，巷聚邑居，则别离异处。血气犹然，请言其故。夫血脉营卫，周流不休，上应星宿，下应经数，寒邪客于经络之中则血泣，血泣则不通，不通则卫气归之，不得复反，故痈肿。寒气化为热，热胜则腐肉，肉腐则为脓。脓不泻则烂筋，筋烂则伤骨，骨伤则髓消，不当骨空，不得泄泻，血枯空虚，则筋骨肌肉不相荣，经脉败漏，熏于五脏，脏伤故死矣。

痈发于嗌中，名曰猛疽。猛疽不治，化为脓，脓不泻，塞咽，半日死。发于颈，名曰夭疽。其痈大以赤黑，不急治，则热气下入渊腋，前伤任脉，内熏肝肺。熏肝肺，十余日而死矣。阳气②大发，消脑留项，名曰脑烁。其色不乐，项痛而如刺以针。烦心者，死，不可治。发于肩及臑，名曰疵痈。其状赤黑，急治之，此令人汗出至足，不害五脏。痈发四五日逞焫之。发于腋下赤坚者，名曰米疽。治之以砭石。其痈坚而不溃者，为马刀挟瘿，急治之。发于胸，名曰井疽。其状如大豆，三四日起，不早治，下入腹，

① 又灵枢经论痈疽：见《灵枢·痈疽》。
② 气：《灵枢·痈疽》作“留”。

不治七日死矣。发于膺，名曰甘疽。色青，其状如谷实栝蒌，常苦寒热，急治之，去其寒热，不急治[1]，十岁死，死后出脓。发于胁，名曰败疵。败疵者，女子之病也。发于股胫，名曰股胫疽。其状不甚变，而痈脓搏骨，不急治，三十日死矣。发于尻，名曰锐疽。其状赤坚大，急治之，不治，三十日死矣。发于股阴，名曰赤施。不急治，六十日死。在两股之内，不治，十日而当死。发于膝，名曰疵痈。其状大痈，色不变，寒热，如坚石，勿石，石之者死，须其柔，乃石之者生。

诸痈疽之发于节而相应者，不可治也。发于阳者，百日死；发于阴者，三十日死。发于胫，名曰兔啮，其状赤至骨，急治之，不治，害人也。发于内踝，名曰走缓。其状痈也，色不变，数石其输，而止其寒热，不死。发于足上下，名曰四淫。其状大痈，不[2]急治之，百日死。发于足傍，名曰厉痈。其状不大，初如小指发，急治之，去其黑者；不消辄益，不治，百日死。发于足指，名曰脱痈。其状赤黑，死不治；不赤黑，不死。治之[3]不衰，急斩之，不则死矣。营卫稽留于经脉之中，则血泣而不行，不行则卫气从之而不通，壅遏而不得行，故热。大热不止，热胜则肉腐，肉腐则为脓。然不能陷，骨髓不为焦枯，五脏不为伤，故命曰痈。热气淳盛，下陷肌肤，筋髓枯，内连五脏，血气竭，当其痈下，筋骨良肉皆无余，故命曰疽。疽者，上之皮夭以坚，上如牛领之皮。痈者，其皮上薄以泽。此其候也。

---

① 不急治：《灵枢·痈疽》无此3字。
② 不：原脱，据《灵枢·痈疽》补。
③ 治之：原脱，据《灵枢·痈疽》补。

《**刺节真邪论**》①

曰：有一脉生数十病者，或痛，或痈，或热，或寒，或痒，或痹，或不仁，变化无穷，其故何也？曰：此皆邪气之所生也。气者②，有真气，有正气，有邪气。真气者，所受于天，与谷气并而充身也。正气者，正风也，从一方来，非实风，又非虚风也。邪气者，虚风之贼伤人也，其中人也深，不能自去。正风者，其中人也浅，合而自去，其气来柔弱，不能胜真气，故自去。虚邪之中人也，洒淅动形，起毫毛而发腠理。其入深，内搏于骨，则为骨痹。搏于筋，则为筋挛。搏于脉中，则为血闭不通，则为痈。搏于肉，与卫气相搏，阳胜者则为热，阴胜者则为寒。寒则真气去，去则虚，虚则寒。搏于皮肤之间，其气外发，腠理开，毫毛摇，气往来行，则为痒。留而不去为痹。卫气不行，则为不仁。虚邪偏客于身半，其入深，内居荣卫，荣卫稍衰，则真气去，邪气独留，发为偏枯。其邪气浅者，脉偏痛。虚邪之人于身也深，寒与热相搏，久留而内著，寒胜其热，则骨疼肉枯；热胜其寒，则烂肉腐肌为脓，内伤骨，内伤骨为骨蚀。有所疾前筋，筋屈不得伸，邪气居其间而不反，发于筋溜③。有所结，气归之，卫气留之，不得复反，津液久留，合而为肠溜。久者，数岁乃成，以手按之柔，已有所结，气归之，津液留之，邪气中之，凝结日以易甚，连以聚居，为昔瘤，以手按之坚。有所结，深中骨，气因于骨，骨与气并，日以益大，则为骨疽。有所结，中于肉，宗气归

---

① 刺节真邪论：见《灵枢·刺节真邪》。

② 气者：原脱，据《灵枢·刺节真邪》补。

③ 溜：积留。也作“留”。《战国策·韩策一》：“段规谓韩王曰：‘分地必取成皋。’韩王曰：‘成皋，石溜之地也，寡人无所用之。’”

之，邪留而不去，有热则化而为脓，无热则为肉疽。凡此数气者，其发无常处，而有常名也。

张子和论痈肿疮疡

凡人年四十岁已上，头顶鬓颐背膂腰胁间，或筋骨之上，所视不见之处，稍有疮疖，便不可轻易待之，若视之悠悠，以为常疾，每见由微至著，丧命者多矣①。

古人云：背无好疮，面无好痣者也。宁可待重。见疾轻安，不可待之轻，令疾愈重；又不可见此疾而隐讳；又不可见此疾而忧惶。有此疾者，但宜把定心神，即便依法施治。若不失此序，未有不安者也。最不可怆惶失序，错乱用药；又不可才吃四五服，药安奏功。大概此疾真似虎狼，甚如独盗，才入于室，敌之不合其理，必致伤人，防之得理，迎刃而解。

今之疡医，不言破阵诀要之果，遂使后学传乖迷路，怆惶失序，轻者必重，重者必轻。凡有此病，未要辩问是痈是疽，是疮是疖，是虚是实，是冷是热者，首先便服内托散五七服，次服五香连翘汤宣泄毒气。便以骑竹马取穴法针之，或隔蒜灸之，务使毒气有路而出，不攻于内。更灸足三里，引热就下。此皆良法。

今此五香连翘汤方，不一仆比较之，皆有不同，其中有用大黄者。盖大黄治痈疖之要药，所以孙真人治痈疽方萌之时，首以单煮大黄汤，以宣其毒气；或以车螯散、追毒丸，首用宣利之药，无使毒炽，此其大法。

今时之人，但见宠妾稍众，以为斫丧太过，有病者于心烦有愧，自谓内耗中干，致有此疾，遂更补助热药，性之药，投合病

① 凡人年四十岁……丧命者多矣：见《寿世保元》卷九《痈疽》。

者之意宜矣。殊不知邪之所凑，其气留而不去，其病乃实。若一见此病，而便投热药，转助毒气，可谓抱薪救火。经曰：实实虚虚，损不足，益有余，如此医杀之尔。

古人云：痈疽未破，毒攻脏腑，一毫热药断不可用；痈疮已破，脏腑已亏，一毫冷药亦不可用。此是先后次第之要诀也。《至真要论》云：诸痛痒疮疡，皆属于心。又云：阳气凑袭，寒化为热，盛则肉腐为脓。又云：大凡痈疮，多生于膏粱之人。何也？平日宠妾满前，温床厚被，未寒衣锦，未饱先食，无非饮醇酒，食鸡羊，啖油面，嗜炙煿。平日熏煮脏腑，色力太过，稍有不及，便服兴阳乳石，狼虎之药以助之。取一时之快[1]意，殊不知消渴、消谷、消肾、痈疽发背，自此而起。又因气宇不顺而得之。既得斯疾，于心有慊，一毫冷药，断不肯服。医者又不熟术，只得徇情。首以十宣散投合其意，便以膏药敷贴其外，殊不知毒气方盛之时，外被傅以药闭其毫孔；内服温药助其毒气，致令热毒之气，无路发越，内攻脏腑，倾人性命，急如反掌。一是有证，便以骑竹马取穴法，口灸五七壮，使心脉流通，毒气有路发泄，或以蒜钱、蒜饼[2]于疽顶上灸之，亦使毒气有路发泄，不至内攻，更以足三里穴灸五七壮，此乃引热就下故也。

愚今谨择内托散、五香连翘汤、沉郁汤，甚者追毒丸及漏芦汤。已上皆宣热拔毒之药。既灸之后，使毒气有路而出；服药之后，使毒气不伤五脏；然后玩味方论，或命医者鬲确疾证，依法调治，亦未晚也。若有烦热口燥咽干，大腑秘难，六脉沉实而滑，或洪数有力，便可投之以漏芦汤、大黄等药，或追毒丸，为宣热

---

① 快：原作“诀”，据文义改。
② 饼：原作“并”，据文义改。

拔毒之计；或有泻证，医者便不可归咎于药，以为张本之计。殊不知患痈疽之人，每有泄泻，皆是恶候。若疑似之间，但服内托散，次以五香连翘汤、沉射汤；五七日之后，断之国老膏、万全散、牛胶饮子、忍冬酒、柞木散、黄矾丸、远志酒之类，皆可选用，以为破敌之需。已上诸方，不冷不热，不问老幼少壮，阴阳虚实冷热，多服为妙，自有奇功。所有前贤精妙方论，遍集于后，以备检阅。次序门类，整然不紊，临病之际，若能仔细玩味，详灼义理，依法治之，万不失一。

张子和论妇人带下赤白①

君子非好与昔人辩，以要誉也。盖昔人有一误，流为千百世之祸者，如《精选圣惠方》二十三卷，论妇人赤白带下云：妇人带下者，由劳神过度，损动经血，致令身虚，受于风冷，风冷入于脬络，传其血之所成也。又有《巢氏内篇》四十四卷，论任脉为经之海。其任之为病，女子则为带下。手太阳为小肠之经也，手少阴为心之经也。心为脏，主于里；小肠为腑，主于表。二经之血在于妇人，上为乳汁，下为月水，冲任之所统也。冲任之脉，既起于脬内，阴阳过度，则伤脬络，故风邪乘虚而入于脬中，损冲任之经，伤太阳少阳之血，致令脬络之间，秽与血相兼带而下，冷则多白，热则多赤。二家之说皆非也！

夫治病，当先识经络，《灵枢》十二经中，有是动之病，有所生之病。大②经有十二，奇经有八脉。言十二经之外，复有此八道

---

① 张子和论妇人带下赤白：见《儒门事亲》卷一《证妇人带下赤白错分寒热解》。

② 大：原作“廷”，据《儒门事亲》卷一改。

经脉也。十二经与八道经脉，通身往来，经络共二十道，上下流走，相贯周环，昼夜不息，与天同度。自手太阴肺经起，行阳二十五度，行阴亦二十五度，复会于手太阴肺经也。然此二十道经络，上下周流者，止一十九道耳。惟带脉起少腹侧季胁之端，乃章门穴是也。环身一周，无上下之源，络脬而过，如束带之于身。《难经》曰：带之为病，溶溶如坐水中。冲任者，是经脉之海也。循腹胁夹脐傍，传流于气冲，属于带脉，络于督脉。督脉者，起于关元穴。任脉者，女子在养胎孕之所。督脉乃是督领妇人经脉之海也。冲任督三脉，同起而异行，一原而三歧，皆络带脉。冲任督三脉，皆统于篡户，巡阴器，行廷孔，溺孔上端。冲任督三脉，以带脉束之。因余经上下往来，遗热于带脉之间。热者，血也。血积多日不流。火则从金之化，金曰从革而为白，乘少腹间冤热，白物满溢，随溲而下，绵绵不绝，多不痛也。或有痛者则壅碍，因壅而成痛也。《内经》曰：少腹冤热，溲出白液。冤者，屈滞也。病非本经，为他经冤抑而成此疾也。冤，一作客。客，犹寄也。遗客热于少腹，久不去，从金化而为白。设若赤白利，赤者新积也，从心火；白者旧积也，从肺金。故赤白利，不可曲分寒热，止可分新旧而治之。假如痈疖始赤血，次溃白脓，又岂为寒者哉？而病者未信也。此今之刘河间常言之矣。皆云寒多则白，以干姜、赤石脂、桃花丸治利虽愈，后必生血疾。如白带下病，经以白芍药、干姜，白带虽愈，则小溲必不利。治泻利与治带下，皆不可骤用峻热之药燥之，燥之则内水涸，内水涸则必烦渴，烦渴则小溲不利，小溲不利则足肿面浮，渐至不治。《内经》曰：思想无穷，所愿不得，意淫于外，入房太甚，发为筋痿。淫衍白物，如精之状，男子因溲而下，女子绵绵而下。《左传》曰：

少男惑长女，风落山之象，是为惑蛊之疾，其文三虫同皿曰蛊。乃是思慕色欲，内生后蚀，甚不可便用燥热之药攻之，渐至形削羸瘦脉大者，必死而不救。且亦白痢者，是邪热传于大肠，下广肠，出赤白也。带下者，传于小肠，入脬经下赤白也。据此二证，皆可同治湿法治之。先以导水、禹功丸泻讫，次以淡剂降心火、益肾水，下小溲，分水道，则自愈矣。

顷顿丘一妇人，病带下连绵不绝，白物或来已三载矣。命予脉之。诊其两手，脉俱滑大而有力，得六七至，常上热口干、晕眩，时呕酢水。余知其实有寒痰在胸中，以瓜蒂散吐讫冷痰三二升，皆酢水也。间如黄涎，状如烂胶，次以浆粥养其胃气；又次用导水、禹功，以泻其下，然后以淡剂渗泄之药，利其水道，不数日而愈。

余实悟《内经》中所云：上有病，下取之；下有病[①]，上取之。又上者下之，下者上之。然有此法，亦不可偏执，更宜详其虚实而用之。故知《圣惠方》带来风寒之言，与巢氏论中赤热白寒之说，正与《难》《素》相违。吾非敢妄论先贤，恐后学庸流不明，未免从之而行也。赤白痢与赤白带下，皆不死人。《内经》惟肠澼便血，血溢[②]身热者死。赤白带下、白液白物、蛊病、肾消，皆不能死人，有死者，药之误也。

① 燥之则内水涸……下有病：此350字原脱，据清抄本补。
② 溢：《儒门事亲》卷一《证妇人带下赤白错分寒热解》作“温”。

卷之五

治　法

《内经》论治病①

夫百病之始生也，皆生于风寒暑湿②燥火，以之化之变也。诸风掉眩，皆属于肝。诸寒收引，皆属于肾。诸气𥉂郁，皆属于肺。诸湿肿满，皆属于脾。诸热瞀瘛，皆属于火。诸痛痒疮，皆属于心。诸厥固泄，皆属于下。诸痿喘呕，皆属于上。诸禁鼓栗，如丧神守，皆属于火。诸颈项强，皆属于湿。诸逆冲上，皆属于火。诸胀腹大，皆属于热。诸躁狂越，皆属于火。诸暴彊③直，皆属于风。诸病有声，鼓之如鼓，皆属于热。诸病胕肿，疼酸惊骇，皆属于火。诸转反戾，水液浑浊，皆属于热。诸病水液，澄澈清冷，皆属于寒。诸呕吐酸，暴注下迫，皆属于热。故《大要》曰：谨守病机，各司其属，有者求之，无者求之，盛者责之，虚者责之，必先五胜，疏其血气，令④其条达，而至和平，此之谓也。

辛甘发散为阳，酸苦涌泄为阴，咸味涌泄为阴，淡味渗泄为阳。六者或收或散，或缓或急，或燥或润，或软或坚，以所利而行之，调其气使之平也。

---

① 内经论治病：见《素问·至真要大论》。

② 湿：原作“热”，据《素问·至真要大论》改。

③ 彊（qiáng 强）：同“强”。《吕氏春秋·长攻》：“凡治乱存亡，安危彊弱，必有其遇，然后可成。”

④ 令：原作“全”，据《素问·至真要大论》改。

寒者热之，热者寒之，微者逆之，甚者从之，坚者削①之，客者除之，劳者温之，结者散之，留者攻之，燥者濡之，急者缓之，散者收之，损者温②之，逸者行之，惊者平之，上之下之，摩之浴之，薄之劫之，开之发③之，适事为故。

逆者正治，从者反治，从少从多，观其事也。反治者：热因寒用，寒因热用，塞因塞用，通因通用，必伏其所主，而先其所因，其始则同，其终则异，可使破积，可使溃坚，可使气和，可使必已。

气调而得者，逆之，从之，逆而从之，从而逆之，疏气令调，则其道也。从内之外者，调其内；从外之内者，治其外；从内之外而盛于外者，先调其内而后治其外；从外之内而盛于内者，先治其外而后调其内；中外不相及则治主病。

治寒以热，治热以寒。有病热者寒之而热，有病寒者热之而寒。诸寒之而热者取之阴，热之而寒者取之阳，所谓求其属也。

服寒而反热，服热而反寒，何也？治其王气，是以反也。不治王而然者何也？

夫五味入胃，各归所喜，攻酸先入肝，苦先入心，甘先入脾，辛先入肺，咸先入肾，久而增气，物化之常也。气增而久，夭之由也。

调气之方，必别阴阳，定其中外，各守其乡，内者内治，外者外治，微者调之，其次平之，盛者夺之。汗之下之，寒热温凉，

---

① 削：原作“制”，据《素问·至真要大论》改。
② 温：原作“益”，据《素问·至真要大论》改。
③ 发：原作“散”，据《素问·至真要大论》改。

衰之以属，随其攸利。谨道如法，万举万全，气血正平，常①有天命。

王安道五郁论②

治五郁之法，尝闻之王太仆矣。其释《内经》曰：木郁达之，谓吐之令其条达也；火郁发之，谓汗之令其疏散也；土郁夺之，谓下之令无壅碍也；金郁泄之，谓渗泄、解表、利小便也；水郁折之，谓抑之制其冲逆也。自太仆此说之后，靡不宗之。然当细观之，似犹有可言者，且折之一句，较之上四句尤为难晓，因反复经文，以求其至。

按《内经》岐伯曰：木郁达之，火郁发之，土郁夺之，金郁泄之，水郁折之。然调其气，过者折之，以其畏也，所谓泻之。总十三句通为一章，当分三节：自帝曰止水郁折之九句为一节，治郁法之问答也。然调其气一句为一节，治郁之余法也。过者折之，以其畏也，所谓泻之，三句为一节，调气之余法也。夫五法者，经虽为病由五运之郁所致而立，然扩而充之，则未尝不可也。且凡病之起也，多由乎郁。郁者，滞而不通之义，或因所乘而为郁，或不因所乘而本气自郁，皆郁也。岂惟五运之变能使然哉！郁即非五运之变可拘，则达之、夺之、发之、泄之、折之之法，因可扩焉而充之矣。姑陈于下。

木郁达之，达者，通畅之也。如肝性急，怒气逆，胠胁或胀，火时上炎，治以苦寒辛散而不愈者，则用升发之药，加以厥阴报使而从治之。又如久风入中为飧泄，及不因外风之入，而清气在

① 常：《素问·至真要大论》作“长”。
② 王安道五郁论：见《医学溯洄集·五郁论》。

下为飧泄，则以轻扬之剂举而散之。凡此之类，皆达之之法也。王氏谓吐之令其条达，为木郁达之。东垣谓食塞胸中，食为坤土，胸为金位，金主杀伐，与金俱在于上而旺于天①，金能克木，故肝木生发之气，伏于地下，非木郁而何？吐去上焦阴土之物，木得舒畅，则郁结去矣，此木郁达之也。窃意王氏以吐训达，此不能使人无疑者，以为肺金盛而抑制肝木欤②？则泻肺气，举肝气可矣，不必吐也。以为脾胃浊气下流，而少阳清气不升欤？则益胃升阳可矣，不必吐也。虽然木郁固有吐之之理，今以吐字总该达字，则是凡木郁皆当用吐矣。其可乎哉？至于东垣所谓食塞肺分，为金与土旺于上而克木，又不能使人无疑者矣。金之克木，五行之常道，固不待夫物伤而后能也，且为物所伤，岂有反旺之理？若曰吐去其物，以伸木气，乃是反为木郁而施治，非为伤食而施治矣。夫食塞胸中而用吐，正《内经》所谓其高者，因而越之之义耳，恐不劳引木郁之说以汩③之也。

火郁发之，发者，汗之也，升举之也。如腠理外闭，邪恶拂郁，则解表取汗以散之。又如龙火郁甚于内，非苦寒降沉之剂可治，则用升浮之药，佐以甘温，顺其性而从治之，使势穷则止，如东垣升阳散火汤是也。凡此之类，皆发之之法。

土郁夺之，夺者，攻下也，劫而衰之也。如邪热入胃，用咸寒之剂以攻去之。又如中满腹胀，湿热内甚，其人壮气实者，则攻下之；其或势甚而不能顿除者，则劫夺其势而使之衰。又如湿热为痢，有非力轻之剂可治者，则或攻或夺，以致其平。凡此之

---

① 天：原作“夫”，据《医学溯洄集·五郁论》改。
② 欤：原作“举”，据《医学溯洄集·五郁论》改。
③ 汩（gǔ 谷）：扰乱。

类，皆夺之之法也。

金郁泄之，泄者，渗泄而利小便也，疏通其气也。如肺金为肾水上原，金受火烁，其令不行，原郁而渗道闭矣，宜肃清金化，滋以利之。又如肺气膹满，胸凭仰息，非利肺气之剂，不足以疏通之。凡此之类，皆泄之之法也。王氏谓渗泄、解表、利小便，为金郁泄之。夫渗泄利小便，固为泄金郁矣，其解表二字，莫晓其义，得非以人之皮毛属肺，其受邪为金郁，而解表为泄之乎？窃谓如此，则凡筋病便是木郁，肉病便是土郁耶？此二字未当于理，今删去。且解[1]表间于渗泄利小便之中，是渗泄利小便为二[2]治矣。若以渗泄为滋肺生水，以利便为直治膀胱，则直治膀胱，既责不在肺，何为金郁乎？是亦不通。故余易之曰：渗泄而利小便也。

水郁折之，折者，御也，伐而挫之也，渐杀其势也。如肿胀之病，水气淫溢，而渗道以塞。夫水之所不胜者，土也。今土气衰弱，不能制之，故反受其侮，治当实其脾土，资其运化，俾可以制水而不敢犯，则渗道达而后愈。或病势既旺，非上法所能遽制，则用泄水之药，以伐而挫之。或去苑陈莝，开鬼门，洁净府，三治备举，迭用以渐平之。王氏所谓抑之制其冲逆，正欲折挫其泛滥之势也。夫实土者，守也；泄水者，攻也；兼三治者，广略而决胜也。守也、攻也、广略也，虽俱为治水之法，然不审病者之虚实、久近、浅深、杂焉而妄施治之，其不倾踣[3]者寡矣。

且夫五郁之病，固有法以治之矣，然邪气久客，正气必损。

---

① 解：原脱，据《医学溯洄集·五郁论》补。

② 二：原作“三”，据《医学溯洄集·五郁论》改。

③ 踣（bó 搏）：跌倒。

今邪气虽去，正气岂能遽平哉？苟不平调正气，使各安其位，复其常于治郁之余，则犹未足以尽治法之妙。故又曰：然调其气。苟调之，而其气犹或过而未服，则当益其所不胜以制之。如木过者，当益金，金能制木，则木斯服矣。所不胜者，所畏者也。故曰：过者折之，以其畏也。夫制物者，物之所欲也；制于物者，物之所不欲也。顺其欲则喜，逆其欲则恶。今逆之以所恶，故曰：所谓泻之。王氏以咸泻肾、酸泻肝之类为说，未尽厥旨。虽然自调其气以下，盖经之本旨，故余推其义如此，若扩充为应变之用，则不必尽然也。

刘克用[①]论四时六气用药权正活法

客曰：春夏秋冬，人气顺应者，天道之自然。寒风暑湿，脏腑伤中者，人事之偶然。知其自然，顺正调之；知其偶然，以权制之。若能知权与正，则寒热温凉之时，表里虚实之病，汗吐下和之法，辛苦甘酸之剂，随时处用，则左右逢原矣。然为医不知权正，如子莫不知中也。苟知正而无权不能泛应，诸病妄行，权而失正，未免有伤真败乱之失。故正也权也，行而适中，病情而已。然正者，即经所谓用寒远寒，用热远热，用凉远凉，用温远温是也。权者，即经所谓有假者，反常与其发表不远热，攻里不远寒是也。然此经之义何如？客曰：知经义者，则治病其庶几乎？所谓用者，乃时旺相之气，即春温夏热、秋凉冬寒。不违时者，天之用也。远者，乃人事作为之法，即药饮衣食，冬裘饮汤，夏

① 刘克用：刘全备（1506—1566），字克用，明代内黄（今属河南）人。精于医学。著有《病机赋》《药性赋》等。

葛饮水，春食凉，秋食温，随时而处者，人之道也。故时不可犯也。不可犯何如？谓春气温，药食宜用凉，当远去其温；夏气热，药食宜用寒，不宜用热；秋气凉，则药宜用温，不宜用凉；冬气寒，则药食用热，不宜用寒。是谓从天气则和者耶。若夏用热药，冬用寒药，以水济水，以火济火，此谓逆天气者，有病病增，无病病必生矣。可不敬畏而远之。此谓正也。然是则是矣，常见夏用热药，冬用寒药，往往治病捷愈，或者时亦可犯乎？客哂之曰：子不思矣！岐伯有言曰：天气反时及客胜，其主则可犯。或如九夏，寒甚为病，则可用热犯热；寒气不甚，则不可犯。且饮冷太过，中脘停寒，不用温药，何由克治？中病即止，过则与犯同。三冬热甚为病，则可用寒药犯寒；热气不甚，则不可犯。若积热于中，则用寒药除之，中病即止，是谓权也。又如春夏感暴风寒，邪在于表则发表不远热。如宋人所制十神汤、香苏散之类，以行乎春，二香散、苏苓饮之类，以行乎夏。若冬伤乎寒而致里证者，则攻里不远寒。如汉张长沙用诸承气之类也。况气动有胜复，不可不御也。六步之气于六位中，应寒反热，应热反寒，应温反凉，应凉反温，是谓步之邪胜也。差冬反温，差夏反冷，差秋反热，差春反凉，是谓四时之邪胜。胜则反其气以平之。反其气者，谓如差冬反温，则凉药可用；差夏反冷，则温药可行；差秋反热，则寒药可施；差春反凉，则温剂宜用。故经曰：无失天信，无逆气宜，无翼其胜，无赞其复，是谓至治。

又《内经·疏五过》

凡诊未病者，必问尝贵后贱，虽不中邪，病从内生，名曰脱营。尝富后贫，名曰失精。五气留连，病有所并。医工诊之，不在脏腑，不变躯形，诊之而疑，不知病名。身体日减，气虚无精，

病深无气，洒洒然时惊。病深者，以其外耗于卫，内夺于营。良工所失，不知病情，此亦治之一过也。

凡欲诊病者，必问饮食居处，暴乐暴苦，始乐后苦①，皆伤精气，精气竭绝，形体毁沮。暴怒伤阴，暴喜伤阳，厥气上行，满脉去形。愚医治之，不知补泻，不知病情，精华日脱，邪气乃并，此治之二过也。

善为脉者，必以比类②奇恒，从容知之。为工而不知道，此诊之不足贵，此治之三过也。

诊有三常，必问贵贱，封君败伤，及欲候王。故贵脱势，虽不中邪，精神内伤，身必败亡。始富后贫，虽不伤邪，皮焦筋屈，痿躄为挛。医不能严，不能动神，外为柔弱，乱至失常，病不能移，则医事不行，此治之四过也。

凡诊者，必知终始，有知余绪。切脉问名，当合男女。离绝菀结，忧恐喜怒，五脏虚空，血气离守。工不能知，何术之语。尝富大伤，斩筋绝脉，身体复行，令泽不息，故伤败结，留薄归阳，脓积寒炅。粗工治之，亟刺阴阳，身体解散，四肢转筋，死日有期。医不能明，不问所发，唯言死日，亦为粗工。此治之五过也。

王安道泻南方补北方论③

《难经》七十五篇曰：经言东方实，西方虚，泻南方，补北方，何谓也？然：金木水火土，当更相平。东方木也，西方金也。

---

① 始乐后苦：原脱，据《素问·疏五过论》补。

② 类：原作“精”，据《素问·疏五过论》改。

③ 王安道泻南方补北方论：见《医学溯洄集·泻南方补北方论》。

木欲实，金当平之；火欲实，水当平之；金欲实，火当平之；水欲实，土当平之。东方者，肝也，则知肝实。西方者，肺也，则知肺虚。泻南方火，补北方水。南方火，火者，木之子也；北方水，水者，木之母也。水胜火，子能令母实，母能令子虚，故泻火补水，欲令金不得平木也。经曰：不能治其虚，何问其余？此之谓也。

余每读至此，未尝不叹夫越人之得经旨也，而悼夫后人之失经旨也。先哲有言，凡读书，不可先看注解，且将经文反复详味之，待自家有新意，却以注解参校，庶乎经意昭然，不为他说所蔽。若先看注解，则被其说横吾胸中，自家竟无新意矣。且如《难经》此篇，其言周备纯正，足为万世法。后人纷纭之论，其可凭乎？夫实则泻之，虚则补之，此常道也。实则泻其子，虚则补其母，亦常道也。人皆知之。今肝实肺虚，乃不泻肝而泻心，此则人亦知之。至于不补肺，不补脾，而补肾，此则人不能知，惟越人知之耳。夫子能令母实，母能令子虚，以常情观之则曰：心火实，致肝木亦实，此子能令母实也；脾土虚，致肺金亦虚，此母能令子虚也。心火实，固由自旺；脾土虚，乃由肝木制之。法当泻心补脾，则肝肺皆平矣。越人则不然，其子能母实，子谓火，母谓木，固与常情无异；其母能令子虚，母谓水，子谓木，则与常情不同矣。故曰：水者，木之母也。子能令母实一句，言病因也；母能令子虚，言治法也。其曰：火为木之子，子助其母，使之过分而为病也。今将何以处之？惟有补水泻火而已矣。补水者何谓也？盖水为木之母，若补水之虚，使力可胜火，火势退，而木势亦退，此则母能虚子之义，所谓不治之治也此虚字与精气虚，虚字不同，彼谓耗其真而致虚，此虚字谓抑其过而欲虚之也。若曰不然，则

母能令子虚一句，将归之于脾肺乎？既归于脾肺，今何不补脾乎？夫五行之道，其所畏者，畏所克耳。今火大旺，水大亏，火何畏乎？惟其无畏何，愈旺而莫能制，苟非滋水以求胜之，孰能胜也？水胜火三字，此越人寓意处，当细观之，勿轻忽也。虽泻火补水并言，然其要又在于补水耳。后人乃曰独泻火，而不用补水。又曰：泻火即是补水，得不大违越人与经意乎？若果不用补水，经必不言补北方，越人必不言补水矣。虽然水不虚，而火独暴旺者，固不必补水亦可也。若先因水虚，而致火旺者，不补水可乎？水虚火旺，而不补水，则药至而暂息，药过而复作，将积年累月，无有穷已，安能绝其根哉？虽苦寒之药，通为抑阳扶阴，不过泻火邪而已，终非肾脏本药，不能以滋养北方之真阴也。欲益真阴，舍地黄、黄蘗之属不可也。且夫肝之实也，其因有二：心助肝，肝实之，一因也；肺不能制肝，肝实之，二因也。肺之虚也，其因亦有二：心克肺，肺虚之，一因也；脾受肝克，而不能生肺，肺虚之，二因也。今补水而泻火，火退则木气削，又金不能受克而制木，东方不实矣；金气得平，又不受克而生金，西方不虚矣。若以虚则补母言之，肺虚则当补脾，岂知肝势正盛，克土之深，虽每日补脾，安能敌其正盛之势哉？纵使土能生金，金受火克，亦所得不偿所失矣，此所以不补土，而补水也。或疑木旺补水，恐水生木，而木愈旺，故闻独泻火不补水之论，欣然而从之，殊不知木已旺矣，何待生乎？况水之虚，虽峻补尚不能复其本气，安有余气生木哉？若能生木，则能胜火矣。或有谓补水者，欲其不食于母也；不食于母，则金气还矣。岂知火克金，土不生金，金之虚已极，尚不能自结水，虽欲食之，何所食乎？若如此，则

金虚不由于火之克，土之不生，而由于水之食耳。岂[1]理也哉！纵水不食金，金亦未必能复常也。金不得平木一句，多一不字，所以泻火补水者，正欲使金得平木也。不字当删去。不能治其虚，何问其余？虚，指肺虚而言也。泻火补水，使金得平木，正所谓能治其虚。不补土，不补金，乃泻火补水，使金自平。此法之巧而妙者，苟不能晓此法，而不能治此虚，则不须问其他，必是无能之人矣。故曰：不能治其虚，何问其余。若夫上文所谓金木水火土，更相平之义，不劳解而自明，兹故弗具也。夫越人，亚圣也。论至于此，敢不敛衽[2]。但恨说者之斁蚀[3]之，故辩。

张子和攻表发里论[4]

有一言而可以该医之旨者，其唯发表攻里乎。虽千枝万派，不过在表在里而已矣。欲攻其里者，宜以寒为主；欲发其表者，宜以热为主。虽千万世，不可易也。《内经》言之详矣。今人多错解其旨，故重为之笺。

发表不远热，攻里不远寒，此寒热二字，谓六气中司气之寒热。司气用寒时，用药者不可以寒药；司气用热时，用药者不可以热药，此常理也。惟攻里发表则反之。然而攻里发表，常分作两途：若病在表者，虽畏日流金之时，不避司气之热，亦必以热药发其表；若病在里者，虽坚水积雪之时，不避司气之寒，亦必以寒药攻其里。所谓发表者，出汗是也。所谓攻里者，涌泄是也。王太仆注云：汗泄下痢，皆以其不住于中也。夫不住于中者，则

① 岂：《医学溯洄集·泻南方补北方论》作“此”。
② 敛衽：整理衣服，表示敬意。
③ 斁（dù 度）蚀：败坏，伤害。
④ 张子和攻表发里论：见《儒门事亲》卷二《攻里发表寒热殊途》。

其药一去不留，虽以寒药犯司气之寒，热药犯司气之热，亦无害也。若其药留而不出，适足与司气增邪，是谓不发不攻。寒热内贼，其病益甚，无病者必生病，有病者必甚。若司气用寒之时，病在表而不在里，反以寒药冰其里，不涌不泄，坚腹满痛急，下痢之病生矣。若司气用热之时，病在里而不在表，反以热药燥其中，又非发汗，则身热、吐下霍乱、痈疽疮疡、瞀郁注下、瞤瘛肿胀、呕吐、鼽衄、头痛、骨节挛、肉痛、血泄、淋闭之病生矣。以此知非热不能解表，非寒不能攻里，是解表常宜热，攻里常宜寒。若反此法，是谓妄造。今之用药者，以荆黄汤解表，以姜桂药攻里，此与以水济水，以火济火何异哉？故非徒不效，轻者危，甚者死。

夫本草一书，不过酸苦甘辛咸淡六味而已。圣人既以辛甘发散为阳、酸苦涌泄为阴，又以咸味涌泄为阴[①]，又以淡味渗泄为阳[②]，是辛甘淡三味以解表，酸苦咸三味以攻里。发表与渗泄[③]，非解表而何？涌泄，非攻里而何？此二者，圣人之法尽矣，蔑以加矣。然则医之法果多乎哉？攻里以寒，解表以热而已矣。虽然表病而里不病者，可专以热药发其表；里病而表不病者，可专以寒药攻其里；表里俱病者，虽可以热解表，亦可以寒攻里。此仲景之大小柴胡汤，虽解表亦兼攻里，最为得体。今之用药者，只知用热药解表，不察里之已病，故前所言热证者皆作矣。医者不思罪由己作，反谓伤寒变证，以诬病人，非一日也。故刘河间自

---

① 又以咸味涌泄为阴：原脱，据《儒门事亲》卷二补。

② 为阳：原脱，据《儒门事亲》卷二补。

③ 是辛甘淡三味……发表与渗泄：此22字原脱，据《儒门事亲》卷二补。

制通圣散加益元散，名为双解。千古之下，得仲景之旨者，河间一人而已。然今之议者，以为双解不可攻里，谤议纷云，坐井小天，诚可憾①也。岂知双解煎以葱须、豆豉，涌而汗之，一剂立雪所苦。纵不全瘥，亦可小瘳。向所谓热证，亦复不作。俟六经传毕，微下而已。今医者，不知其济物无穷之功，乃妄作损胃无穷之谤，愤刘河间有能医之名，设坚白之论，以求世誉。孰肯剖璞一试，而追悔和氏之刖足哉！余之所以屡书此者，叹知音之难遇也。

近者，余之故人其官，不欲斥言其名。因病头项强，状类伤寒，服通圣散，虽不得其法，犹无害也。医者见其因通圣散也，立毁其非仲景之药也，渠不察其热已甚矣，复以辛热发之，汗出不解，发黄血泄，竟如前所言，后虽以承气之下，不能已。又复下之，至绝汗出，其脉犹搏击。然余见其子，言之甚详。至今士大夫，皆不知辛热一发之过也。独归罪于通圣散。呜呼！甚哉！道之难明也。

顷，余之旧契，读孟坚《汉书·艺文志》，载五苦六辛之说，而颜师古辈，皆无注解。渠持以问余。余顾其《内经》诸书中，亦不见其文。既相别矣，乘蹇且十里外，飒然而悟。欲复回以予之，旧契已归且远，乃今载之，以示来者。

夫五者，五脏也。脏者，里也。六者，六腑也。腑者，表也。病在里者属阴分，宜以苦寒之药涌之泄之；病在表者属阳分，宜以辛温之剂发之汗之。此五苦六辛之意也。颜师古不注，盖阙疑也。乃知学不博而欲为医，难矣！

---

① 憾：原作“恨”，据《儒门事亲》卷二改。

余又徐思五积六聚，其用药亦不外于是。夫五积在脏，有常形，属里，宜以苦寒之药涌之泄之。六聚在腑，无常形，属表，宜以辛温之药发之汗之；与前五苦六辛亦合。亦有表而可用柴胡之凉者，犹宜热而行之；里寒而可用姜附之热者，犹宜寒而行之。余恐来者不明《内经》发表攻里之旨，故并以孟坚五苦六辛之说，附于卷末。

张子和吐汗下论①

人身不过表里，气血不过虚实。表实者里必虚，里实者表必虚。经实者络必虚，络实者经必虚。病之常也。良工之治病者，先治其实，后治其虚，亦有不治其虚时。粗工之治病，或治其虚，或治其实，有时而幸中，有时而不中。谬工之治病，实实虚虚，其误人之迹常著，故可得而罪也。惟庸工之治病，纯补其虚，不敢治其实，举世皆曰平稳，误人而不见其迹，渠亦不自省其过，虽终老而不悔。且曰：吾用补药也，何罪焉？病人亦曰：彼以药补我，彼何罪焉？虽死而亦不知觉。夫粗工之与谬工，非不误人，惟庸工误人最深。如鲧湮洪水，不知五行之道。夫补者，人之所喜，攻者，人之所恶。医者与其逆病人之心而不见用，不若顺病人之心而获利也。岂复计病者之死生乎？呜呼！此吐汗下之法之诠，所以该治病之法也。

夫病，非人身素有之也。或自外而入，或由内而生，皆邪气也。邪气加诸身，速攻之可也，揽而留之，虽愚夫愚妇，皆知其不可也。及其闻攻则不悦，闻补则乐之。今之医者曰：当先固其元气，气实邪自去。世间如此妄人，何其多也？夫邪之中人，轻

① 张子和吐汗下论：见《儒门事亲》卷二《汗吐下三法该尽治病诠》。

则传久而自尽，甚则传久而难已，更甚则暴死。若先论固其元气，以补剂补之，真气未胜而邪已交驰横骛，而不可制矣。惟脉脱下虚，无邪无积之人，始可议补。其余有邪积之人，而议补者，皆鲧湮洪水之徒也。今予论吐汗下三法，先论攻其邪，邪去而元气自复也。况予所论之法，谙识练[①]日久，至精至熟，有得无失，所以敢为来者言也。

天之六气，风暑火湿燥寒；地之六气，雾露雨雹冰泥；人之六味，酸苦甘辛咸淡。故天邪发病，多在乎上；地邪发病，多在乎下；人邪发病，多在乎中。此为发病之三也，入之者三，出之者亦三也。诸风寒之邪，结搏皮肤之间，藏于经络之内，留而不去，或发疼痛走注，麻痹不仁及四肢肿痒拘挛，可汗而出之。风痰宿食，在膈或上脘，可涌而出之。寒湿固冷，热客下焦，在下之病，可泄而出之。《内经》散诸论病，非一状也，流[②]言治法，非一阶也。《至真要大论》等数篇，言运气所生诸病，各断以酸苦甘辛咸淡。以总括之，其言补者，时见一二。然其补，非今之所谓补也。文具于补论条下，如辛补肝、咸补心、甘补肾、酸补脾、苦补肺，若此之补，乃所以发腠理、致津液、通血气。至其统论诸药，则曰：辛甘淡，三味为阳，酸苦咸，三味为阴。辛甘发散，淡渗泄，酸苦咸涌泄。发散归于汗，涌者归于吐，泄者归于下。渗为解表，归于汗，泄为利小溲，归于下，殊不言补，乃知圣人止有三法，无第四法也。

然则圣人不言补乎？曰：盖汗下吐，以金石草木治病者也。

① 识练：原作“谙”，据《儒门事亲》卷二改。

② 流：原作“疏”，据《儒门事亲》卷二改。

补者，以谷肉菜果养口体者也。夫谷肉果菜之属，犹君之德教也；汗下吐之属，犹君之刑罚也。故曰：德教，升平之梁肉，刑罚，治乱之药石。若人无病，梁肉而已；及其有病，当先诛伐有过，病之去也，梁肉补之。如世已治矣，刑措而不用，岂可以药石为补哉？必欲去大病大瘵，非汗吐下，末由也已。

然今之医者，不得尽汗下吐法，各立门户，谁肯屈己之高而一问哉？且予之三法，能兼众法，用药之时，有按有跷，有揃有导，有减有增，有续有止。今之医者，不得予之法，皆仰面傲笑曰：吐者，瓜蒂而已矣；汗者，麻黄、升麻而已矣；下者，巴豆、牵牛、朴硝、大黄、甘遂、芫花而已矣。既不得其术，从而诬之，予固难与之苦辩，故作此诠。所谓三法可兼众法者，如引涎、漉涎、嚏气①，追泪，凡上行者，皆吐法也。灸、薰、蒸、渫、洗、熨、烙、针刺、砭射、导引、按摩，凡解表者，皆汗法也。催生、下乳、磨积、逐水、破经、泄气，凡下行者，皆下法也。以余之法，所以该众法也。然余亦未当以此三法，遂弃众法，各相其病之所宜而用之。以十分率之，此三法居其八九，而众所当才一二也。或言《内经》多论针而少论药者，盖圣人欲明经络。岂知针之理，即所谓药之理。即今著吐汗下三篇，各条药之轻重寒温于左。仍于三法之外，别著原补一篇，使不预三法。恐后之医者泥于补，故置之三篇之末。使用药者知吐中有汗，下中有补，止有三法。《内经》曰：知其要者，一言而终，是之谓也。

---

① 气：原脱，据《儒门事亲》卷二补。

张子和表汗论[1]

风寒暑湿之气，入于皮肤之间而未深，欲速去，莫如发汗。圣人之《刺热》五十九刺，为无药[2]而设也。皆所以开玄府而逐邪气，与汗亦然。不若以药发之，使一毫一窍，无不启发之为速也。然发汗亦有数种。世俗止知惟温热者为汗，岂知寒凉亦能汗也。亦有熏渍而为汗者，亦有导引而为汗者。如桂枝汤、桂枝麻黄各半汤、五积散、败毒散，皆发汗甚热之药也；如升麻汤、葛根汤、解肌汤、逼[3]毒散，皆辛温之药也；如大柴胡汤、小柴胡汤、柴胡饮子，苦寒之药也；如通圣散、双解散、当归散子，皆辛凉之药也。故外热内寒宜辛温，外寒内热宜辛凉。平准所谓导引而汗者，华元化之虎鹿熊猴鸟，五禽之戏，使汗出如傅粉，百疾皆愈。所谓薰渍而汗者，如张苗治陈廪丘，烧地布桃叶蒸之，大汗立愈。又如许胤宗治许太后感风不能言，作防风汤数斛置于床下，气如烟雾，如其言，遂愈能言[4]。此皆前人用之有验者。

以《本草》校之，荆芥、香白芷、陈皮、半夏、细辛、苍术，其辛而温者乎；蜀椒、胡椒、茱萸、大蒜，其辛而热者乎；生姜，其辛而微温者乎；天麻、葱白，其辛而平者乎；青皮、薄荷，其辛苦而温者乎；防己、秦艽，其辛而且苦者乎；麻黄、人参、大枣，其甘而温者乎；葛根、赤茯苓，其甘而平者乎；桑白皮，其甘而寒者乎；防风、当归，其甘辛而温者乎；附子，其甘辛而大热者乎；官桂、桂枝，其甘辛而大热者乎；厚朴，其苦而温者乎；

---

① 张子和表汗论：见《儒门事亲》卷二《凡在表者皆可汗》。
② 药：原作“热”，据《儒门事亲》卷二改。
③ 逼：原作“通”，据《儒门事亲》卷二改。
④ 遂愈能言：原脱，据《儒门事亲》卷二补。

桔梗，其苦而微温者乎；黄芩、知母、枳实、地骨皮，其苦而寒者乎；前胡、柴胡，其苦而微寒者乎；羌活，其苦辛而微温者乎；升麻，其苦甘且平者乎；芍药，其酸而微寒者乎；浮萍，其辛酸而寒者乎。凡此四十味，皆发散之属也。惟不善择者，当寒而反热，当热而反寒，此病之所以变也。仲景曰：大法春夏宜汗。春夏阳气在外，人气亦在外，邪气亦在外，故宜发汗。然仲景与其桂枝麻黄汤三两作一服，使啜之汗出，周匝如洗，不三日而痊。

又如小儿之病，惊风搐搦，涎潮热郁，举世皆用大惊丸、抱龙丸、镇心丸等药，间有不愈者，余潜用瓜蒂、赤小豆等分共为细末，以猪胆汁浸，蒸饼为丸，衣以螺青或丹砂，浆水浮汁送之，良久，风涎涌出一两掬，三五日一涌，涌三五次。渐以通圣散稍热服之，汗漐漐①然，病日已矣。

顷又治一狂人，阴不胜其阳，则脉流薄厥，阳并乃狂。《难经》曰：阳极则狂，阴极则癫。阳为腑，阴为脏，非阳热而阴寒也。热并于阳则狂，狂则生寒；并于阴则癫，癫则死。《内经》曰：足阳明胃②实则狂，故登高而歌，弃衣而走，无所不为，是热之极也。以调胃承气大作汤，下数十行。三五日，复上涌一二升。三五日，又复下之，凡五六十日，下百余行，吐亦七八度。如吐时暖室置火，以助其热，两汗少解，数汗方平。

又治一酒病人，头痛、身热、恶寒，状类伤寒。诊其脉，两手俱洪大，三两日不圊。余以防风通圣约一两，用③水一中碗，生姜二十余片，葱须根二十茎，豆豉一大撮，同煎三五沸，去滓，

---

① 漐漐：原作“热热”，据文义改。

② 胃：原作“有”，据《儒门事亲》卷二改。

③ 用：原作“强”，据《儒门事亲》卷二改。

稍热分作二服，先服一服多半。须臾钗股探引咽中，吐出宿酒，酒之香味尚然，约一两掬，头上汗出如洗；次服少半，立愈。《内经》曰：火郁发之。发为汗之，令其疏散也。

又尝治一税官，病风寒湿痹，腰脚沉重、浮肿，夜则痛甚。两足恶寒，经五六月间，犹绵胫靴足。腰膝皮肤，少有跣露，则冷风袭之，流入经络，其痛转剧。走注上下，往来无定。其痛极处，便挛[①]急而肿起，肉色不变，腠理间如虫行。每遇风冷，病必转增，饮食转减，支体瘦乏，须人扶掖，犹能行立。所服者乌附姜桂，种种燥热，燔针着灸，莫知其数，前后三年，不获一愈。一日命予脉之，其两手皆沉滑有力。先以道水丸、通经散各一服，是夜泻十[②]余行，痛减过半。渐服赤苓汤、川芎汤、防风汤。此三方，在《宣明论》中治痹方是也，日三服，煎七八钱，漐漐[③]然汗出。余又作玲珑龟法薰蒸。血热病必增剧。诸汗法，古方亦多有之，惟以吐发汗者，世罕知之。故予尝曰：吐法兼汗，良以此夫。

张子和上吐论[④]

夫吐者，人之所畏。顺而下之，尚犹不乐，况逆而上之，不悦者多矣。然自胸已上，大满大实，痰如胶粥，微丸微散，皆儿戏也。非吐，病安能出？仲景之言曰：大法春宜吐。盖春时阳气在上，人气与邪气亦在上，故宜吐也。涌吐之药，或丸或散，中病则止，不必尽剂。然则四时有急吐者，不必直待春时也，但仲景言其大概耳。

---

① 挛：原作“摩”，据《儒门事亲》卷二改。
② 十：《儒门事亲》卷二作“三十”。
③ 漐漐：原作“热热”，据文义改。
④ 张子和上吐论：见《儒门事亲》卷二《凡在上者皆可吐》。

今人不得此法，遂废而不行。试以名方所记者略数之。仲景《伤寒论》中，以葱根白豆豉汤，以吐头痛；栀子厚朴汤，以吐懊侬；瓜蒂散，以吐伤寒六七日，因下后腹满，无汗而喘者。如此三方，岂有杀人者乎？何今议予①好涌者多也！又如孙氏《千金方》风论中数方，往往皆效。近代《本事方》中稀涎散，吐膈实中满，痰厥失音，牙关紧闭，如丧神守。《万全方》以郁金散吐头痛，眩运，头风，恶心，沐浴风。近代《普济方》以吐风散、追风散，吐口禁不开，不省人事；以皂角散吐涎潮。《总录》方中，以常山散吐痁。孙尚方以三圣散吐发狂，神验方吐舌不正。《补亡篇》以远志去心，春分前服之，以预吐瘟疫。此皆前人所未用之药也，皆有效者。何今之议予好涌者多也！惟《养生必用方》言吐其痰涎，令人跛躄。《校正方》已引风门中碧霞丹为证，予不须辩也。但《内经》明言：高者越之。然《名医录》中，惟见太仓公、华元化、徐文伯能明律用之，自余无闻。乃知此法废之久矣。今予骤用于千载寂廖之后，宜其惊且骇也。惜乎黄帝岐伯之书，伊挚仲景之论，弃为闲物。纵有用者，指为山野无韵之人，岂不谬哉？予之用此吐法，非偶然也。曾见病之在上者，诸医尽其技而不验，余反思之，投以涌剂，少少用之，颇获征应。既久，乃广访多方，渐臻精妙，过则能止，少则能加。一吐之中，变态无穷，屡用屡验，以至不疑。

故凡可吐令条达者，非徒木郁然。凡在上者，皆宜吐之。且仲景之论，胸上诸实郁而痛，不能愈，使人按之，及有涎唾，下痢十余行，其脉沉迟，寸口脉微滑者，此可吐之，吐之则止。仲

① 予：原作“子”，据《儒门事亲》卷二改。

景所谓胸上诸实，按之及有涎唾者，皆邪气在上也。《内经》曰：下痢脉迟而滑者，内实也；寸口脉微滑者，上实也。皆可吐之。王冰曰：上盛不已，吐而夺之。仲景曰：宿食在上脘，当吐之。又如宿饮酒积在上脘者，亦当吐之；在中脘者，当下而去之。仲景曰：病人手足厥冷，两手脉乍结，以客气在胸中，心下满而烦，欲食不能食者，知病在胸中，当吐之。余用吐方，皆是仲景方，用瓜蒂散吐伤寒头痛；用葱根白豆豉汤，以吐杂病头痛；或单瓜蒂，名独圣，加茶末少许，以吐痰饮；以全蝎稍，吐两胁肋刺痛，濯濯水声者。《内经》所谓湿在上，以苦[①]吐之者，其是之谓欤？

今人亦有窃予之法，然终非口授，或中或否，或涌而不能出，或出而不能止。岂知上涌之法，名曰撩痰[②]，撩之一字，自有擒纵卷舒。顷有一工，吐一妇人，半月不止，涎至数斗，命悬须臾，苍[③]忙失计，求予解之。予使煎麝香汤，下咽立止。或问麝香何能止吐？予谓之曰：瓜苗闻麝香即死。吐者，瓜蒂也，所以立解。如藜芦吐不止者，以葱白汤解之。以石药吐者不止，以甘草、贯众解之。诸草木吐者，以麝香解之。以《本草》考之，吐药之苦寒者，有豆豉、瓜蒂、茶末，栀子、黄连、苦参、大黄、黄芩；辛苦而寒者，有郁金、常山、藜芦；甘苦而寒者，有地黄汁；苦而温者，有木香、远志、厚朴；辛苦而温者，有薄荷、芫花；辛而温者，有谷精草、葱根须；辛而寒者，有轻粉；辛甘而温者，

---

① 苦：原作“法”，据《儒门事亲》卷二改。
② 痰：原作“涎”，据《儒门事亲》卷二改。
③ 苍：通“仓”，仓卒。《后汉书·冯衍传下》：“居苍卒之闲，据位食禄二十余年。”

有乌头、附子尖；酸而寒者，有晋矾[①]、齑汁；酸而平者，有铜绿；甘酸而平者，有赤小豆；酸而温者，有饭浆；酸辛而寒者，有胆矾；酸而寒者，有青盐、白米饮；辛咸而温者，有皂角；甚咸而寒者，有沧盐[②]；甘而寒者，有牙硝；甘而微温且寒者，有参芦头；甘辛而热者，有蝎稍。凡此三十六味，惟常山、胆矾、瓜蒂有小毒，藜芦、芫花、轻粉、乌附尖有大毒，外二十六味，皆吐药之无毒者，各对证择而用之。此法宜先小服，不满[③]，积渐加之。

今之撩痰[④]者，以钗股、鸡羽探引，不出，以齑汁投之；投之不吐，再投之；且投且探，无不出者。吐至昏眩，慎勿惊疑。书曰：若药不瞑眩，厥疾弗瘳。如发头眩，可饮冰水立解。如无，新汲水亦可。强者，可一吐而安；弱者，可作三次吐之，庶无损也。吐之次日，有顿快者，有转甚者，盖引之而吐未平也，俟数日，当再涌之。如觉渴者，冰水、新水、瓜梨柿及凉物，皆不可禁，惟禁贪食过饱硬物、干脯难化之物。心火既降，中脘冲和，阴道必强，大禁房劳，大忧悲思。病人既不自责，众议因而噪之，归罪于吐法，起谤其由此也。故性行刚暴，好怒喜淫之人，不可吐；左右多嘈杂之言，不可吐；病人颇读医书，实非深解者，不可吐；主病者不能辩邪正之说，不可吐；病人无正性，妄言妄从，反复不定者，不可吐；病势巇危，老弱气衰者，不可吐；自吐不止，亡阳血虚者，不可吐；诸吐血、呕血、咯血、衄血、嗽血、

① 晋矾：山西所产白矾。
② 沧盐：古沧州（今河北省沧州市）所产海盐。
③ 不满：原脱，据《儒门事亲》卷二补。
④ 痰：原作“疾”，据《儒门事亲》卷二改。

崩血，失血者皆不可吐。吐则转生他病，侵成不救，反起谤端。虽恳切求，慎勿强从，恐有一失，愈令后世不信此法，以小不善累大善①也。必标本相得，彼此相信，真知此理，不听浮言，审明某经某络、某脏某腑、某邪某病，决可吐者，然后吐之，是予之所望于后之君子也。庶几不使此道淹微，以新传新耳。

张子和里下论②

下之攻病，人亦所恶闻也。然积聚陈莝于中，留结寒热于内，留之则是耶？遂之则是耶？《内经》一书，惟以血气通流为贵。世俗庸工，惟以闭塞为贵。又止知下之为泻，又岂知《内经》之所谓下者，乃所谓补也。陈莝去而肠胃洁，癥瘕尽而荣卫昌，不补之中，有真补者存焉。然俗不信下之为补者，盖庸工妄投下药，当寒反热，当热反寒，未见微功，转成大害，使聪明之士，亦复不信者，此也。

所以谓寒药下者，调胃承气汤，泄热之上药也，大小桃仁承气次也，陷胸汤又其次也，大柴胡又其次也。以凉药下者，八正散泄热兼利小便；洗心散，抽热兼治头目；黄连解毒散，治内外上下畜热而不泄者；四物汤，凉血而行经者也；神芎丸，解上下蓄热而泄者也。以温药而下者，无忧散，下诸积之上药也；十枣汤，下诸水之上药也。以热药下者，煮黄丸、缠金丸之类也。急则用汤，缓则用丸，或以汤送丸。量病之微甚，中病即止，不必尽剂，过而生衍。

仲景曰：大法秋宜泻。谓秋则阳气在下，人气与邪气亦在下，

---

① 累大善：原脱，据《儒门事亲》卷二补。
② 张子和里下论：见《儒门事亲》卷二《凡在下者皆可下》。

故宜下。此仲景言其大概耳。设若春夏有可下之疾，当不下乎？此世之庸工，跼缩迁延，误人大病者也。皆曰：夏月岂敢用过药泻脱胃气？呜呼！何不达造化之甚也！《内经》称：土火之郁，发四之气，以五月先取化源，泻土补水。又曰：土郁则夺之。王太仆云：夺，谓下之，令无壅碍也。然则于五月，先防土壅之发，令人下夺。《素问》之言非欤？然随证不必下夺，在良工消息之也。余所以言此者，矫世俗，期不误大病、暴病者耳。故土郁之为夺，虽大承气汤亦无害也。试举大承气之药论之，大黄苦寒，通九窍，利大小便，除五脏六腑积热；芒硝咸寒，破痰散热，润肠胃；枳实苦寒为佐使，散滞气、消痞满、除腹胀；厚朴辛温，和脾胃，宽中通气。此四味虽为下药，有泄有补，卓然有奇功。刘河间又加甘草以为三一承气，以甘和其中，最为得仲景之秘也。余尝以大承气汤改作调中汤，加以姜枣煎之。俗见姜枣，以为补脾胃而喜服，不知其中有大黄、芒硝也。恶寒喜暖取补，故自古及今，天下皆然。此《内经》之法，抑屈而不伸者也。此药治中满痞气，不大便者，下五七行，殊不困乏，次日必神清气快，膈空食进。《内经》曰：脾为之使，胃为之市。人之食饮，酸咸甘苦，百种之味，杂凑于此，壅而不行，荡其旧而新之，亦脾胃之所望也。况中州之人，食杂而不劳者乎。中州，土也，兼载四气，木金水火，皆聚于此中。故多脾之病。奈何中州之医，不善扫除仓廪，使陈莝积而不能去也。犹曰：我善补。大罪也！此药有奇功，皆谓服之必成伤败，乃好丹而非素者也。

或言：男子不可久泻，妇人不可久吐。何妄论之甚也。可吐则吐，可下则下，岂问男女乎？大人小儿，一切所伤之物在胃脘，如两手脉迟而滑者，内实也，宜下之。何以别乎？盖伤宿食者恶

食，伤风者恶风，伤寒者恶寒，伤酒者恶酒，至易辩也。故凡宿食在胃脘[1]，皆可下之，则三部脉平。若心下按之而硬满者，犹宜再下之。如伤寒大汗之后，重复劳发而为病者，盖下之后热气不尽故也，当再下之。若杂病腹中满痛不止者，此为内实。《金匮要略》曰：痛而腹满，按而不痛为虚，痛者为实。《难经》曰：痛者为实。腹中满痛，里壅为实，故可下之，不计杂病、伤寒，皆宜急下之。宜大承气汤，或导水丸，或泄水丸等，过十余行。如痛不已，亦可再服，痛已则止。至如伤寒大汗之后，发热，脉沉实，及寒热往来，时时有涎嗽者，宜大柴胡汤加当归煎服之，下三五行立愈。产后慎不可作诸虚不足治之，必变作骨蒸寒热，饮食不入，肌肤瘦削，经水不行。经曰：寒则衰饮食，热则消肌肉。人病瘦削，皆粗工以药消铄之故也。呜呼！人之死者，岂为命乎？《难经》曰：实实虚虚，损不足而益有余。如此死者，医杀之耳。至如目黄、九疸、食痨，皆属脾土，可下之，宜茵陈蒿汤。或用导水丸、禹功散泻十余行，次以五苓散、桂苓甘露散、白术丸等药，服之则愈矣。或腰脚胯痛，可用甘遂粉二三钱，以豮猪腰子薄批七八片，糁药在内，以湿纸包数重，文武火烧熟，至临卧细嚼，以温酒或米饮汤调服，至平明，见一二十行，勿讶。意欲止泻，则饮冰或新水顿服之，泻止。次服通经和血定痛乌金丸、蹁马丹之类则愈矣。

《内经》有不因气动而病生于外，太仆以为瘴气、贼魅、虫毒、蜚尸、鬼击、冲薄、坠堕、风寒暑湿、斫射剥割、撞扑[2]之

① 脘：原作“腕”，据文义改。

② 扑：原脱，据《儒门事亲》卷二改。

类。至如诸落马堕井、打扑、闪肭、损折、汤沃火烧、车碾、犬伤，肿发焮痛，日夜号泣不止者，予寻常谈笑之间，立获大效。可峻泻三二十行，痛止肿消。乃以通经散下导水丸等药。如泻水少，则可再作如前汤剂泻之。后服和血消肿散毒之药，病去如扫。此法得之睢阳高大明、侯德和。使外伤者，不致癃残跛躄之患。余非敢掩人之善，意在救人耳。

曾有邻人，杖疮发作，肿痛焮及上下，语言错乱，时时呕吐，数日不食，皆曰不救。余以通经散三四钱，下神佑丸百余丸，相并而下，间有呕出者，大半已下膈矣。良久，大泻数行，秽不可近，脓血、涎沫、瘀毒约一二斗，其病人困睡不醒，一日一夜，邻问予，予曰：喘息匀停，肿消痛减，故得睡也。来旦语清食进，不数日，痊。救杖疮欲死者，四十年间二三百。余追思举世杖疮死者，皆枉死也。自后，凡见冤人被责者，急以导水丸、禹功散大作剂料，泻惊涎一两盆，更无发肿焮痛之难。如导水丸、禹功散泻泄不动，更加通经散、神佑丸之类泻之，泻讫，戒其忌热物，止可吃新汲水一二顿，泻止立愈。至如沉积多年羸劣者，不可便服陡攻之药，可服缠[①]积丹、三棱丸之类。《内经》曰：重者，因而减之。若人年老衰弱，有虚中积聚者，止可五日一服万病无忧散。故凡积年之患，岂可一药而愈？即可减而去之。

以《本草》考之，下之寒者，有戎盐之咸，犀角之酸咸，沧盐、泽泻之甘咸，枳实之苦酸，腻粉之辛，泽漆之苦辛，杏仁之苦甘。下之微寒者，有猪胆之苦。下之大寒者，有牙硝之甘，大黄、瓜蒂、牵牛、苦瓠子、蓝汁、牛胆、羊蹄根苗之苦，大戟、

① 缠：原作“经”，据《儒门事亲》卷二改。

甘遂之苦甘，朴硝、芒硝之苦辛。下之温者，有槟榔之辛，芫花之苦辛，石蜜之甘，皂角之辛咸。下之热者，有巴豆之辛。下之辛凉者，有猪羊血之咸。下之平者，有郁李仁之酸，桃花萼之苦。上三十味，惟牵牛、大戟、芫花、皂角、羊蹄根、苦瓠子、瓜蒂有小毒；巴豆、甘遂、腻粉、杏仁之有大毒，余皆无毒。

设若疫气，冒风，中酒，小儿疮疹，及产后潮热，中满败血，勿用银粉、杏仁大毒之药，下之必死，不死即危。且如槟榔、犀角、皂角皆温平，可以杀虫透关节，除肠中风火燥结。大黄、芒硝、朴硝等咸寒，可以治伤寒热病，时气瘟毒，发斑泻血，燥热发狂，大作汤剂，以荡漾涤积热；泽泻、羊蹄根苗、牛胆、蓝叶汁、苦瓠子亦苦寒，可以治水肿遍身，腹大如鼓，大小便不利，及目黄湿毒[①]，九疸、食痨，疳虫，食土生米等物，分利水湿，通大小便，荡涤肠胃间宿谷相搏。又若备急丸，以巴豆、干姜、大黄三味，蜜和丸之，亦是下药。然止可施于辛苦劳力，贫食粗粝[②]之辈，或心腹胀满，胁肋刺痛，暴痛不任，服五七丸或十丸，泻五七行以急救。若施之富贵城郭之人，则非矣。此药用砒石治疟相类，止可施之于贫食之人，若备急丸治伤寒风温[③]，中酒，冒风，及小儿疮疹，产后满闷，用之下膈，不死则危。及夫城郭之人，富贵之家，用此下药，亦不死则危矣。奈何庸人畏大黄，而不畏巴豆；粗工喜巴豆，而不喜大黄。盖庸人以巴豆性热而不畏，以大黄性寒而畏；粗工以巴豆剂小而喜，以大黄剂大而不喜。皆不知理而至是也。岂知诸毒中，惟巴豆为甚。去油匮之蜡，犹能

---

① 毒：《儒门事亲》卷二作“疳”。
② 粝：《儒门事亲》卷二作“辣”。
③ 温：原作“湿”，据《儒门事亲》卷二改。

下后使人津液涸竭，留毒不去，胸热口燥，他病转生，故下以巴豆为禁。

余尝用前十余药，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手。然诸洞泄寒中者，不可下，俗谓休息利也。伤寒脉浮者，不可下。表里俱虚者，不宜下。《内经》中五痞心证，不宜下。厥而唇青，手足冷，内热深者，宜下；寒者，不宜下，以脉别之。小儿内泻，转生慢惊，两[①]目直视，鱼口出气者，亦不宜下。若十二经败甚，亦不宜下，止宜调养，温以和之。如下则必误人病耳。若其余大积大聚，大病大秘，大涸大坚，下药乃补药也。余尝曰：下法兼补法，良以此夫。

张子和推原补法[②]

《原补》一篇不当作，由近论补者，与《内经》相违，不得不作耳。夫养生当论食补，治病当论药攻。然听者皆逆耳，以予言为怪[③]。盖议者，尝知补之为利，而不知补之为害也。论补者，盖有六法：平补，煖[④]补，温补，寒补，筋力之补，房室之补。以人参、黄芪之类为平补；以附子硫黄之类为煖补；以豆蔻、官桂之类为温补；以天门冬、五加皮之类为寒补；以巴戟、苁蓉之类为筋力之补；以石燕、海马、起石、丹砂之类为房室之补。此六者，近代之所谓补者也。若施之治病，非徒功效疏阔，至其害不可胜言者。

《难经》言：东方实，西方虚，泻南方，补北方。此言肝木实

---

① 两：原作“及”，据《儒门事亲》卷二改。

② 张子和推原补法：见《儒门事亲》卷二《推原补法利害非轻说》。

③ 怪：原作“蔽”，据《儒门事亲》卷二改。

④ 煖：《儒门事亲》卷二作“峻”。

而肺金虚，泻心火，补肾水也。以此论之，前所谓六补者，了不相涉。试举补之所以为害者：如疟，本夏伤于暑，议者以为脾寒而补之，温补之则危，燰补之则死。伤寒热病下之后，若以辛温之药补之，热当复作，甚则不救。泻血，血止之后，若温补之，血复热，小便不利，或变水肿。霍乱吐泻，本风湿暍合而为之，温补之则危，燰补之则死。小儿疮疱之后，若温补之，必发痈肿焮痛。妇人大产之后，心火未降，肾水未升，如黑神散补[①]之，轻则危，甚则死。老人目暗耳聩，肾水衰而心火盛也，若燰补之，则肾水弥涸，心火弥盛[②]。老人肾虚，腰脊痛，肾恶燥。腰者，肾之府也，峻补之，则肾愈虚矣。老人肾虚无力，夜多小溲。肾主足，肾水虚而火不下，故足痿。心火上乘肺，而不入脬囊，故夜多小溲。若峻补之，则火益上行，脬囊亦寒矣。老人喘嗽，火乘肺也，若补之则甚，峻补之则危。停饮之人不可补，补则痞闷转增。脚重之人不可补，补则胫膝转重。

男子二十上下而精不足，女子二十上下而血不流，皆二阳之病也。时人不识，便作积冷极惫治，以温平补之。夫积温尚成热，而况燔[③]针于脐下，火灸手足腕骨？《内经》本无劳证，由此变而为劳。烦渴，咳嗽涎痰，肌瘦，寒热往来，寝汗不止，日高则颜赤，皆以为传尸劳。不知本无此病，医者妄治而成以耳。夫二阳者，阳明也，胃之经也。心受之则血不流，脾受之则味不化。故男子少精，女子不月，皆由使内太过。故隐蔽委曲之事，各不能为也。惟深知涌泻之法者能治之。又如春三月，风伤于荣，荣为

---

① 补：原脱，据《儒门事亲》卷二补。
② 盛：原作“茂”，据《儒门事亲》卷二改。
③ 燔：原脱，据《儒门事亲》卷二补。

血，故阴①受之。温伤于卫，卫为气，故阳②受之。初发之后，多与伤寒相似。头痛身热，口干潮热，数日不大便。仲景所谓阴阳俱浮，自汗出，身重，多眠睡，目不欲开者是也。若以寒药下之，则伤脏气；若以温药补之，则火助风温，发黄发斑，温毒热增剧矣。风温外甚，则直视、潮热、谵语、寻衣撮空、惊惕而死者，温补之罪也。《内经》虽言形不足者，温之以气；精不足者，补之以味。气属阳，天之所以食人；血属阴，地之所以食人者③。戒乎偏胜，非便以温为热也。又若经云：损者补之，劳者温之。此温乃温存之温也，岂以温为热哉！又如虚则补其母，实则泻其子，此欲权衡之得其平也。又焉在燔针壮火，炼石烧砒，硫姜乌附，然后为补哉？所谓补上欲其缓，补下欲其急也者，亦焉在此等而为急哉？自有酸苦甘辛咸淡、寒凉温热平，更相君臣佐使耳。所谓平补者，使阴阳两停，是为平补。奈时人往往恶寒喜温，甘受酷烈之毒，虽死而不悔也。可胜叹哉！

余用补法则不然，取其气之偏胜者，其不胜者自平矣。医之道，损有余，乃所以补其不足也。余尝曰：吐中自有汗，下中自有补。岂不信然？余尝用补法，必视病人之可补者，然后补之。

昔淮扬府判④赵显之，病虚羸，泄泻褐色，乃洞泄寒中证也，每闻大黄气味即注泄。余诊之，两手脉沉而緛，令灸分水穴一百余壮，次服桂苓甘露饮、胃风汤、白术丸等药，不数月而愈。

---

① 阴：原作“阳”，据《儒门事亲》卷二改。

② 阳：原作“阴”，据《儒门事亲》卷二改。

③ 气属阳……地所以食人者：《儒门事亲》卷二《推原补法利害非轻说》作“天食人以五气，地食人以五味”。

④ 府判：府一级秘书（相当于今之秘书长）。州以下不设此官职。

又息城酒监①赵进道，病腰痛，岁余不愈，诊其中两手脉，沉实有力，以通经散下五七行，次以杜仲去粗皮，细切，炒断丝，为细末，每服三钱，猪腰子一枚，薄披五七片，先以椒盐淹，去腥水，掺药在内，裹以荷叶，外以湿纸数重封，以文武火烧热，临卧细嚼，以温酒送下。每旦以无比山药丸一服，数日而愈。

又相台监酒岳成之，病虚滑泄，日夜不止，肠鸣而口疮，俗呼为心劳口疮，三年不愈。予以长流水，同姜枣煎五苓散五七钱，空心使服之，以治其下；以宣黄连与白茯苓去皮，二味各等分为末，以白面糊为丸，食后，温水下三五十丸，以治其上，百日而愈。

又汝南节度使完颜君宝，病脏毒，下衃血，发渴，寒热往来，延及六载，日渐瘦弱无力，面黄如染。余诊其两手脉沉而身凉。《内经》寒以为荣气在，故生可治。先以七宣丸下五七行，次以黄连解毒汤加当归、赤芍药，与地榆散同煎服之，一月而愈。

若此数证，余虽用补，未尝不以攻药居其先。何也？盖邪未去，不可言补，补之则适足资寇。故病蠲之后，莫若以五谷养之、五果助之、五畜益之、五菜充之，相五脏所宜，毋使偏倾可也。

凡药皆毒也，非止大毒、小毒，谓之毒，虽甘草、苦参不可不谓之毒，久服必有偏胜，气增而久，夭之由也。是以君子贵流不贵滞，贵平不贵强。卢氏云：强中生百病，其知言哉！人惟恃强，房劳之病作矣。何贵于补哉？以太宗、宪宗高明之资，犹蹈于流俗之弊，为方士燥药所误；以韩昌黎，元微之犹死于小溲不

① 酒监：酒筵的监酒。见《诗·小雅·宾之初筵》：“凡此饮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监，或佐之史。”

通，水肿。有服丹置数妾，而死于暴脱；有服草乌头、如圣丸，而死于须疮；有服乳石、硫黄，小溲不通；有习气求嗣，而死于精血；有嗜酒，而死于发狂见鬼；有好茶而为癖。乃知诸药，不可久服，但可攻邪，邪去则已。近年运使张伯英病宿伤，服硫黄、姜、附数旦，一日丧明。监察陈威卿病嗽，服钟乳粉数年，呕血而殒。呜呼！后之谈补者，尚监①兹哉！

张子和原补论②

子幼岁留心于医，而未尝见其达者。贞佑间，自沃来河之南，至顿丘，得遇太医张子和先生至约之法。其治有三，所用之药，其品有六。其治有三，则汗下吐，其品六，则辛甘酸苦咸淡也。虽不云补，理实具焉。予恐人之惑于补而莫之解，故续补说于先生汗吐下三法之后。试为天下好补者言之。

人之好补，则有无病而补者谁与？上而缙绅之流，次而富豪之子。有金玉以荣其身，刍豢以悦其口。寒则衣裘，暑则台榭，动则车马，止则裀褥，味则五辛，饮则长夜。醉饱之余，无所用心，而应致力于床弟，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故年半百而衰也。然则奈何？以药为之补矣。或咨诸庸医，或问诸游客。庸医故要用相求，故所论者轻，轻之则草木而已，草木则苁蓉、牛膝、巴戟天、菟丝子之类。游客以好名自高，故所论者重，重之则金石而已，金石则丹砂、起石、硫黄之类。吾不知此为补也，而补何脏乎？以为补心耶？而心为君③火，其经则手少阴，热则疮疡之

① 监：借鉴。
② 张子和原补论：见《儒门事亲》卷三《补论》。
③ 君：《儒门事亲》卷三作“丁”。

类生矣。以为补肝耶？肝为乙木，其经则足厥阴[①]，热则掉眩之类生矣。脾为己土，而经则足[②]太阴，以热补之，则病肿满。肺为辛金，而经则手[③]太阴，以热补之，则病膹郁。心不可补，肝不可补，脾不可补，肺不可补，莫非为补肾乎？人皆知肾为癸水，而不知经则子午君火焉。补肾之火，火得热益炽；补肾之水，水得热而益涸。既炽其火，又涸其水，上接于心之丁[④]火，心独用事，肝不得以制脾土，肺金无以制肝木。五脏之极，传之六腑，六腑之极，遍而之三焦，则百病交起，万疾俱生。小不足言，大则可惧。不疽则中，不中则暴瘖而死矣。以为无病而补之者所得也。其如有病而补之者谁与？上而仕宧豪富之家，微而农商市庶之辈，呕而补，吐而补，泄而补，痢而补，疟而补，欬而补，劳而补，产而补。呕吐则和胃丸、丁沉煎；泻痢，豆蔻丸、御米壳散。欬，不五味则宁神散[⑤]。劳，不桂附则山药。产，不乌金则黑神。吾不知以此为补，果何意耶？殊不知呕得热而愈酸，吐得热而愈暴，泄得热而清浊不分，痢得热而休息继至，疟得热而进不能退，欬得热而湿不能除，劳得热而火益烦，产得热而血愈崩。盖如是而死者八九，生者一二。死者枉，生者幸。幸而一生，憔悴之态，人之所不能堪也。视其寒，用热以补之矣。若言其补，则前所补者，此病何如？

予请为言补之法。大抵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是则补之

① 热则疮疡……足厥阴：此23字原脱，据《儒门事亲》卷三补。
② 足：原脱，据《儒门事亲》卷三补。
③ 手：原脱，据《儒门事亲》卷三补。
④ 丁：原脱，据《儒门事亲》卷三补。
⑤ 宁神散：原作“宁仁”，据《儒门事亲》卷三改。

义也。阳有余而有阴不足，则当损阳而补阴也；阴有余而阳不足，则当损阴而补阳。热则芒硝大黄，损阳而补阴也；寒则干姜附子，损阴而补阳也。岂可以热药而云补乎哉？而寒药亦有补之义也。经曰：因其盛而减之，因其衰而彰之，此之谓也。或曰：形不足者，温之以气，精不足者，补者以味。此温补二字，便为温补之法，惟用温补之药。且温补二字，特为形精不足而设，岂为病不病而设[①]哉？设虽曰温之，止言其气；虽曰补之，止言其味。曷尝言热药哉？至于天之邪气，感则害人五脏，实而不满，可下而已；水谷之寒热，感则害人六腑，满而不实，可吐而已。地之湿气，感则害人皮肉筋脉，邪从外入，可汗而已。然发表不远热，而无补之意。

人之所禀，有强有弱。强而病，病而愈，愈而后必能复其旧矣。弱而病，病而愈，愈而后必不能复其旧矣。是以有保养之说。然有是说，热药亦安所用哉？慎言语，节饮食是矣。以日用饮食言之，则黍稷禾麦之余，食粳者有几？鸡豚牛羊之余，食血者有几？桃杏梅李之余，食藜者有几？葱韭薤蒜之余，食葵者有几？其助则姜桂椒莳，其和则盐油醯酱，常而粥羹，别而焦炒，异而烧炙，甚则五辣生鲊。而荐酒之殺，以姜醋羹羊，而按酒之病，大而富贵，比[②]此尤甚；小而市庶，亦得以享此。吾不知何者为寒？何物为冷？而以热药为补哉？日用饮食之间，已为太过矣。

尝闻人之所欲者生，所恶者死。今反恐[③]其寒之生，甘于热之死，则何如？由其不明《素问》造化之理、《本草》药性之原，一

---

① 而设：原脱，据《儒门事亲》卷三补。
② 比：《儒门事亲》卷三作“北”。
③ 恐：原作“忘”，据《儒门事亲》卷三改。

切委之于庸医之手。医者曰：寒凉之药，虽可去疾，奈何脏腑不可使之久冷，脾胃不可使之久寒，保养则固可温补之。是宜斯言方脱诸口，已深信于心矣。呜呼！医者之罪，固不容诛；而用之者，亦当分受其责也。

张子和服药论①

语曰：子之所慎，齐、战、疾。又曰②：丘未达，不敢尝。此言服药不可不畏慎也。然世有百十年相袭之弊，至今不除者，敢略数一二，使后车改辙，不蹈前覆。

夫伤寒、瘟疫、时气、中暑、风温、风疟，与中酒伤食者，其初相类，此最误人。或先一日头痛，曾伤酒便归过于酒；曾伤食便归过于食。初觉满闷，医者不察其脉，不言其始，径用备急丹、缠积丹、软金丸、酒症丸，此药犯巴豆，或出油③不尽，大热大毒，走泄五七行或十余行，其必津液枯涸，肠胃转燥，发黄淤④热，目⑤赤口干，恍惚潮热，昏聩惑狂，诸热交作，如此误，死者不可胜举。若其人或本因酒食致过，亦能头痛身热，战栗恶寒。医者不察其脉，不究其原，反作伤寒发之，桂枝、麻黄、升麻之属，以汗解之。汗而不解，转转疑惑，反生他证。如此误死者，可胜计哉！

又如久病咳嗽，形体羸瘦，食饮减少，旦静夜剧，医者不察，便与乌梅、罂粟壳、紫菀、枯矾。如此峻攻，嗽疾未除，涩滞之

① 张子和服药论：见《儒门事亲》卷一《服药一差转成他病说》。
② 曰：原脱，据《儒门事亲》卷一补。
③ 油：原作“由”，据文义改。
④ 淤：原作“发”，据《儒门事亲》卷一改。
⑤ 目：原作“舌”，据《儒门事亲》卷一改。

病作矣。嗽加之涩，饮食①弥减，医者不察，更以热剂养胃、温剂和脾，致令头面汗出，燥热潮发，形容瘦悴，涎液上出，流如涌泉。若此死者，不可胜数。

又妇人产余之疾，皆是败血恶物，发作寒热，脐腹撮痛，乳潼②枯涸，食饮稍减。医者不察，便谓产后血出数斗，气血俱虚，便用温热之剂，养血补虚，止作寒治，举世皆然。岂知妇人之孕，如天地之孕物也，物以阴阳和合而后生，人亦阴阳和合而后孕，偏阴偏阳，岂有孕乎？此与禾黍瓜果③之熟何异哉？若水旱不时，则花之与实皆委④落矣。此又与孕而不育者，何以异哉？七月立秋后十八日，寸草不结者，由天寒故也。今妇人妊娠，终十月无难而生，反谓之寒，何其不察理之甚也！窃譬之治砖者，炎火在下，以水沃其窑之颠，则成砖矣。砖既出窑之后，窑顿寒耶。世俗竟传黑神散之属，治产后一十八证，非但不愈，且经脉涸闭，前后淋闷，呕吐嗽痰，凡百热证生矣。若此误，死者不可胜曰。曷若四物汤与凉膈散对停，大作汤剂而下之，利以数⑤行，恶物俱尽后，服淡甘之剂自愈矣。

又如小儿腹满、喘嗽、痰涎不利，医者不察，便用白饼子之属。夫白饼子，巴豆大热有大毒，兼用腻粉，其后必生口疮，上气喘嗽，又何疑哉？

又如泻利之疾，岁岁有之，医者不察，便用圣散子之属，干

① 饮食：原作“酒食”，据《儒门事亲》卷一改。
② 潼：原作“肿”，据《儒门事亲》卷一改。
③ 果：原作“蒂”，据《儒门事亲》卷一改。
④ 委：通“萎”，衰败。《释名·释言语》：“委，萎也。”
⑤ 数：原脱，据《儒门事亲》卷一补。

姜赤石脂、乌梅罂粟囊、官桂石榴皮、龙骨牡蛎之属，变生小便癃闷，甚者为胀，又甚者水肿之疾生矣。间有愈者，病之微者也，甚则必不愈矣。

又如人病停饮，或因夏月生冷过多，皆为脾胃客气有余也，宜逐而去之。医者不可以为脾衰而补之，则痞者更痞，满者更满。复有巴豆丸下之者，病虽少解，必不嗜食，上燥之病生矣。

又如，人因闪肭，膝踝肘腕大痛，医者不察，便用铍针出血。如未愈者，再刺之血。出血既多，遂成跛躄。《内经》曰：足得血而能步，血尽安得步哉？若余治闪肭则不然，以禹功散或通经散二三钱，下神佑丸或除湿丹百余丸，峻泻一二十行，则痛出当痒发。痛属夏，痒属秋，出则夏衰矣。此五行胜复之理也。

故腰胯胁痛，杖疮落马，坠堕打扑，莫不同然。盖此痛得之于外，非其先元虚元弱。古人云，痛随利减。宜峻泻一二十行毕，但忌热酒，可一药而愈。勿谓峻泻，轻侮此法。

昔有齿痛，连月不止，以铁钤钿取之，血不止而死。又有人因上下齿痛，凡痛者辄取，不数年，上下齿尽。至五十岁，生硬之物皆不能食。夫上下齿痛，皆由手足阳明二经风热甚而痛矣，可用大小承气汤、藏用丸、祛风丸等药泻之，则痛自止。《内经》曰：诸痛痒疮疡，皆属心火。启玄子云：百端之起，皆自心生。心者，火也。火生土故也。出牙之误，不可不知。又如治水肿病者，多用水银、轻粉、白丸子大毒之药下之，水肿未消而牙齿落，落而不能进食，水尽而立毙。复有人于两足针之，水出如泉，水尽亦毙矣。

《内经·标本论》[1]

凡刺之方，必别阴阳，前后相应，逆从得施，标本相移。故曰：有其在标而求之于标，有其在本而求之于本，有其在本而求之于标，有其在标而求之于本。故治有取标而得者，有取本而得者，有逆取而得者，有从取而得者。故知逆与从，正行无问，知标本者，万举万当，不知标本，是谓妄行。夫阴阳逆从，标本之为道也，小而大，言一而知百病之害。少而多，浅而薄，可以言一而知百也。以浅而知深，察近而知远，言标与本，易而勿及。治反为逆，治得为从。先病而后逆者治其本，先逆而后病者治其本，先寒而后生病者治其本，先病而后生寒者治其本，先热而后生病者治其本，先热而后生中满者治其标，先病而后生泄者治其本，先泄而后生他病者治其本，必且调之，乃治其他病，先病而后生中满者治其标，先中满而后烦心者治其本。人有客气，有同气。小大不利治其标，小大利治其本。病发而有余，本而标之，先治其本，后治其标。病发而不足，标而本之，先治其标，后治其本。谨察间甚，以意调之，间者并行[2]，甚者独行[3]。先大小不利而后生病者治其本。

---

① 内经标本论：见《素问·标本病传论》。

② 间者并行：《素问·标本病传论》王冰注："谓他脉共受邪气而合病。"

③ 甚者独行：《素问·标本病传论》王冰注："独，谓一经收病而无异气相参也。并甚则相传，传急则亦死。"

杂论

滑伯仁①杂论

天地非大气鼓鞴②，则寒暑不能以时，潮汐不能以讯，霜露冰雪，不能以其候人身；非大气鼓鞴，则津液不得行，呼吸不得息，血脉不得流通，糟粕便溺不能运行传送也。

启玄子谓：两精相薄谓之神。莫若易系云：阴阳不测谓之神。先儒云：两在之谓神，尤为亲切明白。先儒云：口鼻之呼吸为魂，耳目之聪明为魄。便以此可见，魂便是动底，魄便是静底。故越人肝藏魂，肺藏魄，抑无以肝属木而主动，肺属金而主静者欤？五脏之气属阳，轻清而上行天道也，为呼吸至息。六腑之浊气属阴，沉降而下行地道也，为鼓泄便利。

经云：诸寒之而热者，取之阳，热之而寒者，取之阴。此求其属以衰之也。夫寒之而热，阳独盛也，热之而寒，阴独盛也。以正治治之，必相格拒而不入，故反佐以来其属，取之阳，取之阴。微则反治，甚则从治之义也。反治正治也，从治反佐也。

肝者，干也，为将军之官，谋虑出焉。所以干事也，又肝属木，象木枝干也。

心者，深也，为君主之官，神明出焉。所以深居端拱，而相火代之行事也。

---

① 滑伯仁：滑寿（1304—1386），字伯仁，晚号撄宁生，元末明初著名医家。祖籍襄城（今河南襄城），后迁仪真（今江苏仪征），又迁余姚（今浙江余姚）。精研《素问》《难经》及诸家学说，著有《读素问钞》《难经本义》《十四经发挥》等，创循经取穴法，为后世所遵从。

② 鞴（bèi 备）：气囊，风箱。

肺者，茷①也，茷茷然而居乎其上，为五脏之华盖也。

脾者，卑也，脾属土，天高而地下，尊卑之义也；又脾裨也，所以为胃行水谷而裨助乎四脏也。

肾者，神也。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为作强之官，技巧出焉，妙万物者也。

肠者，畅也，实而不满，贵通畅也。

胃者，汇也，万物之所聚者也。

胆者，敢也，为中正之官，决断出焉，敢之义也；又曰：胆者，澹也，清净之腑，无所受输，淡淡然也。

膀胱为胞，胞者，包也。穷上反下，水液渗而入焉，犹包裹也。

心包络，为手心主者，包络手心也。盖以心为主，而以代之以用事也。

三焦，则取火能腐物之义也。火之性，自下而上，三焦者，始于原气，用于中脘，散于亶中，皆相火之自下而上也。其曰：上焦主内而不出，下焦主出而不纳其内，其出皆系乎中焦之腐熟，焦之为义可见矣一阳曰：膀胱者，脬之室也，室以藏物，犹包裹也。方顺俟哲再考。十二经皆以俞为原者，却是理一分殊。

寤寐者，心之动静也，有思无思者，又动中之动静也；有梦无梦者，又静中之动静也。但寤阳而寐阴，寤清而寐浊，寤有主而寐无主，故寐然感通之妙，必于寤而言之朱子。

肺主呼吸，天道也；肾司开辟，地道也。故曰：天地者，万物之上下也。或曰：天地者，万物之上。在人身何以取之？曰：肺

---

① 茷（fá 伐）：通“旆（pèi）”，古代旗边下垂如燕尾的饰物。此指肺脏形如下垂的燕尾。

者，天道，肾者，地道，脾胃居中，万物之象也。故胃者，汇也，号为都市五味汇聚，何所不容，万物归土之义也。脾则禆之，以灌溉四旁。

厥阴、太阳，少气多血；太阴、少阴，少血多气。阳明气血俱多，少阳气多血少。男子、妇人均有此气血也。男子多用气，故气常不足；妇人多用血，故血常不足。所以男子病多在气分，妇人病多在血分。世俗乃谓男子多气，女子多血，岂不谬哉！

寒凉之，益水乃泻火也。热温之，助火乃折水也。

衄血，手阳明循经手上行，入清气道中；咯血，乃入于所合也，所合肺也；吐血，则足阳明随经上行，渗溢胃脘而为之也；小便血，足太阳随经入膀胱也以小肠血同。古人云：诸见血非寒证，皆以为血热迫，遂至妄行。然皆复有所挟也，或挟风，或挟湿，或挟气；又有因药石而发者，其本皆热。上中下治，各有所宜。在上则栀子、黄芩、黄连、芍药、犀角、蒲黄，而济以牡丹皮、生地黄之类。

胃血，古人有胃风汤，正是以阳明火邪，为风所扇，而血为之动，中间有桂取，其能伐木也，若苍术、地榆、白芍药之类而济以火剂。大肠血，以手阳明火邪为风为湿也，治以火剂、风剂。风能胜湿也，如黄连、黄芩、芍药、蘖皮、荆芥、防风、羌活之类，兼用鸡冠花，则又述类之义也。

大便前后下血，便前由手阳明随经下行，渗入大肠，传于广肠而下者也；便后由足阳明随经入胃，淫溢而下者也。古人所谓近血、远血者是也。

咯血，为病最重，且难治者。以肺手太阴之经，气多血少，又肺者金象，为清肃之脏，今为火所制迫而上行，以为咯血，逆

之甚矣。上气见血，下闻病音，谓喘而咯血，且咳嗽也。

从高坠下，惊仆击搏，流滞恶血，皆从中风论，终归于厥阴，此海藏之说。盖厥阴多血，其化风木，是以然也。有形当从血论，无形当从常治。夏仲庸因蹈海惊怖，心为不宁，是为无形，从风家治之而愈。

血溢、血泄，诸蓄妄证，其治也，予率以桃仁、大黄行血破瘀之剂，以折其锐气，而后区别治之，虽往往获中，然犹不得其所以然也。后来四明遇故人苏伊举，闲论诸家之术。伊举曰：吾乡有善医者，忘其姓字，每治失血蓄妄，必先以快药下之，或问失血复下，虚何以当？则曰：血既妄行，迷失故道，不去蓄利，则以妄为常，曷以御之，且去者自去，生者自生，何虚之有？予闻之愕然，曰：名言也。昔者之疑，今释然矣。

妇人之于血也，经水蓄则为胞胎，则蓄者自蓄，生者自生；及其产育为恶露，则去者自去，生者自生；其酝而为乳，则无复下满而为月矣。

失血为血家妄逆，产乳为妇人常事，其去其生则一同也。失血家，须用下剂破血，盖施之于妄蓄之初。亡血虚家不可下，盖戒之于亡失之后。唾血，责在下焦，阳火煎迫而为之也。肾主唾，为足少阴少血多气，故其证亦为难治。惊而动血者，属心；怒而动血者，属肝；忧而动血者，属肺；思而动血者，属脾；劳而动血者，属肾。

又有所谓肠风、脏毒者。肠风，则足阳明积热，久而为风，风以动之也。脏毒，则足太阴积热，久而生湿，从而下流也。风则阳受之，湿则阴受之。人之登溷，辟辟有声，勃勃如蟹沫。

脏者，咸以为寒，非寒也，由肠胃中浊气不得宣行也。滞下

之里急后重，及膀胱不利而癃者，下焦之火，郁而不伸也。二者颇关冲任督三经。常见里急后重者，多连尾骶长强，如锥刺状。膀胱癃闭者，脐下小腹逼迫而痛。是皆下焦火郁。而六腑浊气相与纠郁于冲任之分故也。肠胃，阳明燥金也，下焦少阳，相火也，后重之用木香、槟榔行燥金之郁也，癃闭之用知母、黄蘖散相火中之炽也。

仲景《伤寒论》第四卷，病胁下素有痞云云，谓注素有宿昔之积结于胁下为痞。今因伤寒邪气入里，与宿积相搏，使真脏之气，结而不通，致连在脐傍，痛引小腹，入阴筋而死。凡杂病癖痞，有此候者，亦必死矣。

仲景书柴胡加龙骨牡蛎汤，下注与柴胡汤云云，杂错之邪，斯悉愈矣。详此，则凡病邪错杂，皆可循此加减用之。

凡伤寒家服药后，身热烦燥，发渴冒瞀，脉两手忽伏而不见，恶寒战栗，此皆阴阳氤氲，正邪相争，作汗之征也。姑宜静以待之，不可因而仓皇及至错误。

心下逆满者，下之过也。气上冲胸，起则头眩者，吐之过也。肉瞤筋惕，足蜷恶寒者，汗之过也。海藏云：动气在左右上下，皆不可汗，宜柴胡桂枝汤。咽中闭塞，咽喉干燥，亡血衄家、麻家痞家不可汗，宜小柴胡汤。

结胸，脉浮大不可下，宜小陷胸汤；咽中有动气，及咽闭塞不可下，宜乌扇汤。无阳阴强，大便硬者不可下，蜜兑导之，此善于用权者也。

厥阴，是六经中一经之名。厥，自是诸证中一证之目也。酒之气暴，如人身虚气逆气之暴，酒得肉食，则其气相缠绵而不暴，如人之虚气逆气，得金石之剂沉坠，则其气亦缠绵而不暴。

所以然者，在相缠绵也。故金石之缠绵，在气不在质，唯其气相得而缠绵，故其势亦不得不与之缠绵也。世人但知金石药坠气，而不知所以坠气之义也。东垣家则用质阴味厚以沉降之。盖气阳质阴，阴阳相遇，则自然相得而不升走，亦金石缠绵之义欤！酒气厚，阳也，上升；肉味厚，阴也，下降。故酒必得肉而后不泛。

苁蓉有河西、中土二种之别。丹溪谓：苁蓉能峻补。信然，惟其峻也，乃有流弊也。始予在仪真，乃有人以河西苁蓉，遗陈德宣万户者，陈武人不谙药性，徒知善补也，且遗之甚多已，与子朝夕茹之，若嗜果瓜。未几皆遍体作大疮脓血，淋漓痛楚不禁，服凉竟剂乃愈。

世言睾丸为外肾，非也。越人为肝者，筋之合。筋者，聚于阴器，阴器在男子为睾丸也。肾有两枚，睾丸亦然，形复似之，故世俗云云。虽以褚澄之智，亦以双乳为妇人外肾，然则随俗雅化，其来久矣。

庐陵谢坚曰：谓《脉诀》虽非叔和书，而其人亦必知读《脉经》，但不当自立七表八里九道之脉，遂与《脉经》所载二十四经种脉名大有牴牾。蜀人张行成，精象数观物之学，亦以七表八里九道脉配之象数，此盖行成精物观物，而不习于医之故。徒知以七八九为可以配象数，而不知脉之不可以七八九拘也。行成有通变等书几百卷，其第八卷尤详于《灵枢》肠胃长短之数，而其言，皆有合乎阴阳尺度，是盖观物之深者也。常蓄此卷，将有摭于《难经》本义，而以至正十三年遭寇，临安平昔所蓄书丧尽，遂不复得见。惜哉！

凡数一为奇，二为偶，三为参，五为伍，如是则有统纪而无

错乱。医书论脉，云参伍不调，盖谓参不成参，伍不成伍，大小不均，疏数不等，错乱而无纪也。黄发有阴阳天五之土为火所焚，阳黄也；地二之火为水所溺，阴黄也。

刘河间为补泻脾胃之本者，盖以脾胃中和之气也，燥其湿则为泻，润其燥则为补。

火多水少，为阳实阴虚，其病为热；水多火少，为阴实阳虚，其病为寒也。

或问十二经之病，皆有经治之药？奇经八脉，既不拘于十二经，奇有病也，将何以治之？曰：八脉虽不拘于十二经，然于十二经中，各有所附会也，随其附会而治之可也。治奇经病，莫如用针攻去其邪，攻去其邪，则正气乃复。下中有补，不害其为守也。守者，持其正也，持其正则邪无所入，不害其为攻也。若异而实同，相须之道也。河间、宛丘长于攻，而其间未尝无守；易水、东垣长于守，而其间未尝无攻。用药如用兵，医为守将，药为甲兵，病则敌人。是故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

越人谓十二经有十二络，兼阴跷阳跷之大络，则为十五络也。又谓阳络者，阳跷之络；阴络者，阴跷之络。杨氏云：阴阳跷二，男子数其阳，女子数其阴。盖以男子主阳，女子主阴也。

心肺为脏，阴也，以通行阳气而居上，阴体而阳用也。大肠、小肠为腑，阳也，以传阴气而居下，阳体而阴用也。

纪齐卿之注《难经》，佳则佳矣，但于诸家之说辨论太过尔，理本宜纡者，曲之宜焉止矣。以鹅湖之书，考亭亦且未免，况在数家，数家犹喜吹毛。

肥人湿多，瘦人火多；湿多肌理纵，外邪易入；火多肌理致，

外邪难侵；湿多中缓，少内伤；火多中燥，喜内伤。

人首尊而足卑，天地定位也。脾肺相为母子，山泽通气也。肝胆主怒与动，雷风之相搏也。心高肾下，水火不相射也。八卦相错，而人亦肖之，妙哉易也。

人迎、五会者，谓结喉两旁动脉，胃气之所会见也，胃属土，土之数五，故云。

或问，诸血者，皆属于心。血之色赤，其臭当焦。然其臭腥，何也？答曰：丙辛合也。

戴原礼杂论①

暑，乃夏月炎暑也。盛热之气着人，有冒、有伤、有中，三者有轻重之分、虚实之辩。或腹痛水泻者，胃与大肠受也；恶心者，胃口有痰饮也。此二者，冒暑也，可用黄连香薷饮。盖黄连退暑热，香薷消畜水。或身热头痛、燥乱不宁者，或身如针刺者，此为热伤在肉分也，当以解毒白虎汤加柴胡，气虚者加人参。或咳嗽、发寒热、盗汗出不止、脉数者，热着肺经，用清肺汤、柴胡天水散之类，急治则可，迟则不可治矣。或火乘金也，此为中暑。凡治病，须要明白辩别，不可混同施治。春秋间亦或有之，不可执一，随病处方为妙。

湿之为病，有自外入者，有自内出者，必审其方土之病源。东南地下，多阴雨地湿，凡受必从外入，多自下起，以重腿脚气者多。治当汗散，久者，宜疏通渗泄。西北地高，人多食生冷湿面，或饮酒后寒气怫郁，湿不能越，或腹皮胀疼，甚则水鼓胀满，

① 戴原礼杂论：见《金匮钩玄·暑》《湿》《六郁》《咳嗽》《喘》《泄泻》《恶心》《咳血》《浊》诸篇。

或周身浮肿如泥，按之不起，此皆自内而出者也。审其元气多少，而通利其二便，责其根在内者也。然方土内外，亦互相有之，但多少不同，须对证施治，不可执一也。

郁者，结聚而不得发越，当升者不得升，当降者不得降，当变化者不得变化。所以传化失常，而六郁之病见矣。气郁者，胸胁疼，脉沉涩①；湿郁者，周身疼，或关节痛，遇阴寒则发；痰郁者，动则气喘，寸口脉沉滑；热郁者，昏瞀，小便赤，脉沉数；血郁者，四肢无力，能食；食郁者，嗳酸，腹饱不能食，左寸②脉和平，右寸③脉紧盛。

嗽，风寒嗽者，鼻塞声重，畏寒；火嗽者，有声痰少，面赤；劳嗽者，盗汗出，兼痰，多作寒热；肺胀嗽者，动则嗽，喘满气急；痰嗽者，动便有痰声，痰出嗽止。五者，大概明其是否而施治耳。

喘，有痰喘者，有气急喘者，有胃虚喘者，有火炎上喘者。夫痰喘者，乍进乍退，喘便有痰声；气急喘者，呼吸急促而无痰声；胃虚喘者，抬肩撷肚，喘而不休；火炎上喘④，乍进乍退，得食则减，食已则喘。大概胃中有实火，膈上有稠痰，得食入咽，坠下稠痰，喘即止；稍久，食已入胃，反助其火，痰即上升，喘反大作。俗不知此作胃虚治，用燥热之药，以火济火。昔叶都督患此，诸医作胃虚治之不愈，后以导水丸利五七次而安。

---

① 脉沉涩：原脱，据《金匮钩玄·六郁》补。
② 左寸：《金匮钩玄·六郁》作“人迎”。
③ 右寸：《金匮钩玄·六郁》作“气口”。
④ 抬肩撷肚……火炎上喘：此12字原脱，据《金匮钩玄·喘》补。

恶心者，无声无物，但心中欲吐不吐，欲呕不呕，虽曰恶心，非心经之病，皆在胃口上。宜用生姜，盖能开胃，豁痰故也。

泻，凡泻水而腹不痛者，是湿。饮食入胃不住，完谷不化者，是气虚。肠鸣泻水，痛一阵，泻一阵，是火。或泻或不泻，或多或少，是痰。腹痛甚而泻，泻后痛减者，是食积。

血，咳血者，嗽出痰内有血者是也；呕血者，呕全血也；咯血者，每咯出皆是血疙瘩也；衄血者，鼻中出血也；溺血者，小便出血也；下血者，大便出血也。虽有名色之分，俱是热证，但有虚实新旧不同，或妄言寒者，误也。

浊。滑石利窍，黄柏治湿热，青黛解郁[①]热，蛤粉咸寒入肾。炒干姜味苦，令肺气下降，使阴血生。干姜监制。凡便浊，多因湿气下流，用此治之。

经 解

王启玄[②]气升降解[③]

包藏生气者，皆谓生化之器，触物然矣。夫窍横者，皆有出入去来之气。窍竖者，皆有阴阳升降之气往[④]复于中。何以明之？壁窗户牖，两面伺之，皆承来气冲击于人，是则出入气也。夫阳升则井寒，阴升则水暖，以物投井，及叶坠空中，翻翻不疾，皆

① 郁：原脱，据《金匮钩玄·浊》补。

② 王启玄：王冰（约710—805），号启玄子，唐宝应中为太仆令，世称王太仆。曾受先师秘本，历十二年注成《黄帝内经素问》。

③ 王启玄气升降解：见《素问·六微旨大论》“是以升降出入，无器不有”王冰注解。由标题至“为气不出而”原脱，据清抄本补。

④ 往：原作“性”，据文义改。

升气所碍也。虚管既满，捻上悬之，水涸不泄，为无升气而不能降也。空瓶小口，顿溉不入，为气不出而不能入也。由是观之，升无所不降，降无所不升，无出则不入，无入则不出。夫群品之中，皆出入升降，不失常守，而云非化者，未之有也。有识无识，有情无情，去出入，已升降而云存者，未之有也。故曰：升降出入，无器不有。

又寒热解[①]

言益火之源，以消除阴翳，壮水之主，以制阳光。故曰：求其属也。夫粗工褊浅，学未精深，以热攻寒，以寒疗热。治热未已而冷疾已生，攻寒日深而热病更起，热起而中寒尚在，寒生而外热不除。欲攻寒则惧热不前，欲疗热则思寒又止。进退交战，危亟已臻，岂知脏腑之源，有寒热温凉之主哉。夫取心者，不必齐以热，取肾者，不必齐以寒，但益心之阳，寒亦通行，强肾之阴，热之犹可。观斯之故，或治热以热，治寒以寒，万举万全，熟知其意，思方知极，理尽辞穷。呜呼！人之死者岂谓命，不谓方士愚昧而杀之耶。

夫如大寒而甚热，热不热，是无火也；热来复去，昼见夜伏，夜发昼止，是无火也，当助其心。又如大热而甚，寒之不寒，是无水也，热动复止，倏忽往来，时动时止，是无水也，当助其肾。内格呕逆，食不得入，是有火也；病呕而吐，食久反出，是无火也。暴速注下，食不及化，是无水也；溏泄而久，止发无恒，是无水也。故心盛则生热，肾盛则生寒。肾虚则寒动于中，心虚则

① 又寒热解：见《素问·至真要大论》“诸寒之而热者取之阴，热之而寒者取之阳，所谓求其属也”句王冰注。

热收于内。又热不得寒，是无水也；寒不得热，是无火也。夫寒之不寒，责其无水；热之不热，责其无火。热之不久，责心之虚；寒之不久，责肾之少。是以方有治热以寒，寒之而水食不入，攻寒以热，热之而昏躁以生，此则气不疏通，壅[1]而为是也。纪于水火，余气可知。

王启玄解[2]

诸有形之类，根于中者，生源系天，其所动静，皆神气为机发之主，故其所为也，物莫之知，是以神舍去，则机发动用之道息矣。根于外者，生源系地，故其所生长化成收藏，皆为造化之气所成立，故其所出也，物亦莫之知，是以气止息，则生化结成之道绝灭矣。其木火土金水，燥湿液坚柔，虽常性不易，汲乎外物去，生气离，根化绝止，则其常体性颜色，皆必小使变移其旧也。

王安道亢则害解[3]

予读《内经·六微旨论》，至于亢则害，承乃制，喟然叹曰：至矣哉！其造化之枢纽乎！王太仆发之于前，刘河间阐之于后，圣人之蕴，殆靡遗矣。然学者尚不能释然，得不犹有未悉之旨也欤？

谨按《内经》帝曰：愿闻地理之应六节气位[4]何如？岐伯曰：

---

① 壅：原脱，据《素问·至真要大论》补。

② 王启玄解：见《素问·五常政大论》“岐伯曰：根于中者……气止则化绝”王冰注。

③ 王安道亢则害解：见《医学溯洄集·亢则害承乃制论》。

④ 气位：主气六步的方位、时间。

显明显明心也之右，君火之位也；君火之右，退行一步，相火治之；复行一步，土气治之；复行一步，金气治之；复行一步，水气治之；复行一步，木气治之；复行一步，君火治之。相火之下，水气承之，水位之下，土气承之，土位之下，风气承之，风位之下，金气承之，金位之下，火气承之，君火之下，阴精承之。帝曰：何也？岐伯曰：亢则害，承乃制，制生则化。外列盛衰，害则败乱，生化大病。

尝观夫阴阳五行之在天地间也，高者抑之，下者举之，强者折之，弱者济之，盖莫或使然，而自不能不然也。不如是，则高者愈高，下者愈下，强者愈强，弱者愈弱，而乖乱之政日以极矣。天地其能位乎？虽然高也，下也，强也，弱也，亦莫或使然，而自不能不然也。故易也者，造化之不可常也，惟其不可常，故神化莫能以测，莫测故不息也，可常则息矣。亢则害，承乃制者，其莫或使然，而自不能不然者欤？夫太仆、河间已发挥者，兹不赘及。其未息之旨，请推而陈之。

夫自显明之右，止君火治之十五句，言六节所治之位也。自相火之下，止阴精承之十二句，言地理之应感乎岁气也。亢则害，承乃制二句，言抑其过也。制生则化，止生化大病四句，言有制之常与无制之变也。承，犹随也，然不言随而曰承者，以下言之，则有上奉之象。故曰承。虽谓之承，而有防之之义存焉。亢者，过极也；害者，害物也；制者，克胜之也。然所承也，其不亢，则随之而已，故虽承而不见；既亢，则克胜以平之，承斯见矣。然而迎之，不知其所来；迹之，不知其

所止。固有不可必者，然可必者，常存乎杳冥①恍惚之中，而莫之或欺也。河间曰：已亢过极，则反似胜已之化。似也者，其可以形质求哉？故后篇厥阴所至为风生，终为肃；少阴所至为热生，终为寒之类。其为风生为热生者，亢也；其为肃为寒者，制也。又水发而为雹雪，土发而为飘骤之类。其水发土发者，亢也；其雹雪飘骤者，制也。若然者，盖造化之常，不能以无亢，亦不能以无制焉耳！

夫前后二篇，所主虽有岁气运气之殊，然亢则害，承乃制之道，盖无往而不然也。惟其无往而不然，故求之于人，则五脏更相平也。一脏不平，所不胜平之，五脏更相平，非不亢而防之乎？一脏不平，所不胜平之，非既亢而克胜之乎？姑以心火而言，其不亢，则肾水虽心火之所畏，亦不过防之而已，一或有亢，即起而克胜之矣，余脏皆然。制生则化，当作制则生化。盖传写之误，则释之读之者，不觉求之不通，遂并遗四句而弗取，殊不知上二句，止言亢而害，害而制耳；此四句，乃害与制之外之余意也，苟或遗之，则无以见经旨之周悉矣。制则生化，正与下文害则败乱相对，辞理俱顺，不劳曲说而自通。制则生化者，言有所制，则六气不至于亢而为平，则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矣。化为生之盛，故生先于化也。外列盛衰者，言六气分布主治，迭为盛衰，昭然可见。故曰外列。害则败乱，生化大病者，言既亢为害，而无所制，则败坏乖乱之政行矣；败坏乖乱之政行，则其变极矣，其灾甚矣，万物其有不病者乎？生化，指所生所化者，言谓万物也，以变极而灾甚，故曰大病。上生化，以造化之用

① 杳冥：杳渺无定。

言；下生化，以万物言。以人论之，制则生化，犹元气周流，滋营一身，凡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九窍皆籍焉，以为动静，云为之主。生化大病，犹邪气恣横，正气耗散，凡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九窍，举不能遂其运用之常也。或以害为自害，或以承为承袭，或以生为自无而有，化为自有而无，或以二生化为一意，或以大病为喻造化之机息，此数者，皆非也。且夫人之气也，固亦有亢而自制者，苟亢而自制者，固复于平；亢而不制者，其孰助哉？虽然，造化之道，苟变至于极，则亦终必自反，而复其常矣。学者能本之太仆、河间，而参之此论，则造化枢纽之详，亦庶矣乎！

然张戴人《治法心要》则曰：假令水为母，木为子。当春旺之时，冬令犹在，即水亢也。水亢极，则木令不至矣。木者，继冬而承水也，水既亢，则害其所承矣，所以木无权也。木无权，则无以制土，土既旺，则水乃受制也。土者，继长夏之令也，水受土制，热克其寒也，变而为湿，此其权也。又如火为母，土为子。当长夏之时，暄令犹在，即火亢也。火既亢极，则湿令不至矣。湿者，继夏而承火也。火既亢，则害其所承矣，所以湿无权也。湿无权，则无以制水，水既往，则火乃受制也。水者，严冬之令也。火受水制，寒克其热也，变而为土湿，土斯得其权也。斯言也，推之愈详，而违经愈远矣。或曰：《心要》者，他人成之，盖得于所闻之伪耳。

王安道呕吐哕字义解①

尝读成无己《伤寒明理论》有曰：呕者，有声者也，俗谓之

① 王安道呕吐哕字义解：见《医学溯洄集·呕吐干呕哕咳逆辨》。

哕。吐者，吐出其物也。故有干呕，而无干吐。是以于呕，则曰食谷欲呕；及吐，则曰谷饮食入口即吐；则呕吐之有轻重可知矣。又曰：哕者，俗谓之咳逆是也。余窃疑之，于是即仲景《伤寒论》以考其是非，以订其说。

夫《伤寒论》曰呕、曰吐、曰干呕、曰哕者至多，曰咳逆者，则二而止也。因类聚而观之，夫呕者，东垣所谓声物俱出者也；吐者，东垣所谓物出而无声者也。至若干呕与哕，皆声出而无物者也。东垣但以哕该之，而无干呕之论。夫干呕与哕，其所异者，果何在哉？微甚而已矣。故仲景于干呕，则皆平易言之。于哕则曰：太阳中风，火劫发汗后，久则谵语，甚者至哕。又曰：阳明中风，若不尿，腹满加哕者，不治。又曰：大吐、大下之极虚，复极汗出者，因得哕。虽亦间有似平易言者，然此之言干呕，则径庭矣。

窃又思之，干呕与哕，东垣视为一，仲景视为二，由为一而观之，固皆声之独出者也；由为二者而观之，则干呕乃哕之微，哕乃干呕之甚。干呕者，其声轻小而短；哕者，其声重大而长，长者虽有微甚之分，盖一证也。今成氏乃以呕为有声，与干呕混而无别，又以哕为咳逆，若此者，余未之能从也。夫仲景以声物兼出而名为呕，以物独出而名为吐，以声独出而名为干呕，惟其呕兼声物。故无物而声空鸣者，乃谓之干，干犹空也。至于吐，则是必有物矣，其可谓之干乎？仲景于呕字上加一干字，所以别夫呕为声物兼出者耳。成氏乃以呕为独有声而同乎干呕，得不有失仲景措辞之本意与？仲景曰：呕家有痈脓者，不可治呕，尽脓自愈。夫谓之呕尽脓，其可以呕为独有声乎？至于曰得汤则呕，得食而呕，饮水呕，贪水者必呕之类，亦不可以呕为独有声矣。

又少阴病，下利，用通脉四逆一条，其所叙诸证，既有干呕之文，何下文加减法中，又曰呕者加生姜乎？设仲景果以呕为独有声，则不当又立干呕之名矣。观其既曰呕，又曰干呕，则义之殊别也，讵不著明也哉。且仲景尝言欲呕矣，又言欲吐矣，未尝言欲干呕，欲哕也。夫欲之为义，将出未出，而预有所觉之词也。夫将出未出，而预觉者，惟有形之物则然，无形之声则不然也。有形之物，将出乎胸膈之间，则虽未出，而亦可以前知；若无形之声，则不能前知其将出，必待夫既出而后可知也。呕与吐，主有形之物言，故可谓之欲；干呕与哕，主无形之声言，故不可谓之欲。成氏引食谷欲呕，饮食入口即吐二句，而谓呕吐有轻重。其意盖以呕言欲，而为轻，吐言即，而为重，安知言欲不言欲者，本为有形无形设，不为轻重设也。果如其说，则得汤则呕，得食则呕，心中温温欲吐，气逆欲吐之语，不出于仲景乎？又引俗谓之啘一句以证呕。夫啘与哕，盖字异而音义俱同者也，以之证呕亦疏矣。虽然，以呕与吐较之，吐轻于呕；以吐与干呕较之，干呕轻于吐。然三者，亦各自有轻重，不可定拘也。但以呕、吐、干呕、哕而较之，则哕之为重，必非三者之比矣。故《太素》曰：木陈者，共叶落，病深者，其声哕。夫哕虽有轻而可治者，重而不可治者，然病而至于哕，则其治也，终不易矣。

且夫咳逆，俗以吃逆与吃忒呼之，然咳逆二字，仅见《伤寒论》首辨脉平脉法中，其六经病篇，及汗下可否诸篇，皆无所有，其所有者，哕也。后人因见六经病篇，及汗下可否诸篇，但有哕而无咳逆，遂谓哕即咳逆，而曰咳逆者。哕逆之名。吁！斯言也，孙真人倡于前，朱奉议、成无己和于后，由是哕与咳逆之名义紊矣。

《金匮要略》曰：病人胸中似喘不喘，似呕不呕，似哕不哕，彻心中愦愦然无奈者，生姜半夏汤主之。干呕、哕，手足厥者，橘皮汤主之。哕逆者，橘皮竹茹汤主之。观此则仲景所谓哕逆，但指与干呕同类者，言何尝指咳逆？哕逆不同咳逆，言其声之才发而遽止，虽发止相续，有至数十声者，然而短促不长，有若咳嗽之咳然。故曰咳逆。哕逆是言其似欲呕物以出，而无所出，但声之浊恶，长而有力，直至气尽而后止，非如干呕之轻而不甚。故曰哕逆。二者皆由气之逆上而作，故俱以逆言之。孙真人乃以哕逆当咳逆，何哉？彼言伤寒者，虽以辩脉平脉法之咳逆与咳逆上气，视为吃忒，然安知其不为咳，而气逆之病乎？故今不敢定其必为吃忒也。

《金匮要略》曰：病咳逆，寸口脉微而数，此为肺痈。咳逆上气，时时唾浊，但坐不得眠，皂荚丸主之。咳而上气，喉中水鸡声，射干麻黄汤主之。此三条者，皆是咳而气逆之病，岂可以咳逆专为吃忒哉！今伤寒家，本有吃忒，而论中六经病篇，及汗下可否诸篇却无者，必亡逸于散落之余耳。虽吃忒为六经病篇，及汗下可否诸篇所不言，决不可以哕为吃忒之咳逆，亦不可以哕为咳而气逆之咳逆也。或曰：吾子以《要略》所谓哕逆，非吃忒病，何后人治吃忒者，用橘皮竹茹汤而愈乎？余曰：橘皮竹茹汤，辛甘之利也，有散、有缓、有和、有补，其哕逆、吃忒，病虽不同，而为邪正之气拂郁，扰乱所致则一，故用焉而皆愈。虽然哕逆、吃忒，以一药同治则可，以一体同视则不可。

张子和寒热论解

《素问》云：攻里不远寒，发表不远热[1]。启玄子云：世人直疑，攻里合用寒药，发表合用热药，似是而非也。盖攻里不远寒，是不远司气之寒，虽严凝盛寒之际，若合攻里，不可畏天寒而不用寒药。发表不远热者，是不远司气之热，虽流金烁石，炎蒸盛暑，合用发表之药，不可畏暑而不用热药。此不远寒暑之理也。

俞子容《内经》义解[2]

王荆公解痛字云：宜通，而塞则为痛。今医，人凡痛须用通利脏腑。故曰：诸痛为实，痛随利减。世俗以利为下也。假令痛在表者，实也；痛在里者，实也；痛在血气者，亦实也。故在表者，汗之则愈；在里者，下之则愈；在血气者，散之、行之则愈。岂可以利为下乎？宜，作通字训则可。故经曰：通则不痛，痛则不通，此之谓也。

《内经》曰：天明，则日月不明。近见虞天民解云：君火太过，热令早行，火为离明之象，故曰明淫。观其所释，终不了然。偶阅《医垒元戎》云：天明，则日月不明，邪害空窍，天所以藏德者，为其欲隐大明，故大明见，则小明灭，故大明之德，不可不藏。天若自明，则日月之明隐矣。所论者何？言人之真气，亦不可大泄露，当清净法道，以保身天真。苟离于道，则虚邪入于空窍。风热之害人，则九窍闭塞，雾露之为病，则掩翳精明取类者，在天则日月不光，在人则两目隐耀也。

---

① 攻里不远寒发表不远热：见《素问·六元正纪大论》。
② 俞子容内经义解：见《续医说》卷三《通则不通篇》。

王叔和[1]脉诀解

夫所谓脉者，世皆知王叔和之诗诀矣。左心小肠肝胆肾，右肺大肠脾胃命，此五脏六腑，一定之位也。医者，于一指之间，以前半指为心，后半指为小肠，他部皆然。而或者以六腑乃五脏之应，以轻取重按之间，为五脏六腑之别。切脉之法，其说有二，彼是则此非，彼非则此是，部位未定，况望其不谬于证耶。又有大可疑者，妇人之脉，惟以尺脉之常盛常弱，与男子为相反。而《脉诀》谓：反此背看。窃疑，其有说也。夫男子妇人，形体绝异，阴阳殊途也。故男生而复，女生而仰。男则左旋，女则右转。凡阳气，则自下而上；阴气，则自上而下。男主施与，女主翕受。而男子之命在肾，而处五脏六腑之极下；女人之命在乳，而处五脏六腑之极上。气形皆异，脉传于气形之间者也。何乃男子之与女人略不少异耶？况背看二字，殆必有说，既言反此，又言背看，必不止于常弱常强之分而已也。及观诸澄《尊生经》，而前之疑者始以自信，世未始有以女人之脉背看，如褚澄之说者。

《尊生经》曰：脉分两手，手分三部，隔寸尺者，命名曰关。去肘度尺，曰尺关，前一寸曰寸。左手之寸极上，右手之寸极下。男子阳顺，自下生上，故极下之地，右尺为受命之根本。如天地未分，元气混沌也，既受命矣。万物从土而生，惟脾为先，故尺上之关为脾。脾土生金，故关上之寸为肺。肺金生水，故右手之寸，越左手之尺为肾。肾水生木，故左手尺上之关为肝。肝木生

[1] 王叔和：王熙（210—?），字叔和，晋朝高平（今山西高平）人，曾任太医令，整理《伤寒杂病论》，著有《脉经》。

火，故关上之寸为心。女子阴逆，自上生下，故极上之地，左手之寸为受命之根本，既受命矣。万物从土而出，惟脾胃先。故左手寸下之关为脾，脾土生金，故关下之尺为肺。肺金生水，故左手之尺，越右手之寸为肾。肾水生木，故右手寸下之关为肝。肝木生火，故关下之尺为心。男子右手尺脉常弱，初生微眇之气也。女子右手尺脉常强，心火之位也。非男非女之身，感以妇人则男，脉应诊动以男子则女，脉顺指不察乎此，难与言医。褚澄尚主为宋附马都尉，察脉如神，著书十篇。曰：《尊生秘经》，此其一也。

刘成国释病篇①

疾病者，客气中人急疾也。病，并也，并与正气在肤体中也。疹，诊也，有结气可得诊见也。疢，久也，在体中也。痛，通也，通在肤脉中也。痒，扬也，其气在皮中欲得发扬，使人搔发之而扬出也。眩，悬也，目视动乱，如悬物遥遥然不定也。历脑，沥从耳鼻中出，历历然也。秃无发，沐秃也，毼②头生创③曰瘕，毼亦然也。盲，茫也，茫茫无所见也。瞽，鼓也，瞑瞑然，目平合如鼓皮也。朦，有眸子而失明，蒙蒙无所别也。瞍，缩坏也。瞎，迄也，肤幕迄迫也。眸子，明而不正曰通视，言通达目匡④一方也；又谓之丽视，丽离也，言一目视天，一目视地，目明分离，

① 刘成国释病解：见《释名》卷四《释疾病》。刘成国，即刘熙（约160—?），字成国，北海郡（今山东潍坊）人。东汉经学家，训诂学家，著《释名》《孟子注》。

② 毼（hé 合）：一种毛织的布。这里喻头上生疮的病。

③ 创：通“疮”。《正字通·刀部》：“创，又疡也。通作‘疮’。”

④ 匡：眼眶。后作“眶”。《素问·刺禁论》：“刺匡上陷骨，中脉，为漏，为盲。”

所视不同也。目眶陷急曰眇，眇，小也。目眦①伤赤曰矆。矆，末也，创在目两末也。目生肤入眸子曰浸。浸，侵也，言侵明也，亦言浸淫转大也。聋，笼也，如在蒙胧②之中，听不察也。鼻塞曰齆，齆，久也，涕久不通，遂至窒塞也。龋，朽也，虫齿之齿缺朽也。瘖，唵然无声也。瘿，婴也，在颈③婴喉也，痈喉气者，喉中不通，稸④成痈也。消渴，渴，渴也，肾气不周于胸胃中，津润消渴，故欲得水也。呕，伛也，将有所吐，脊曲伛也。刻，刻也，气奔至，出入不平调，若刻物也。喘，湍也，湍疾也，气出入湍疾也。吐泻也，故扬豫以东谓泻为吐也。乳痈曰妒，妒褚也，气积褚不通，至肿溃也。心痛曰疝，疝，诜也，气诜诜然，上而通也。痞，否也，气否结也。小儿气结曰哺，哺露也，哺而寒露，乳食不消，生此疾也。注病，一人死，一人复得，气相灌注也。泄利，言其出漏泄而利也。下重而赤白曰䐢，厉䐢而难也。阴肿曰隤，气下隤也；又曰疝，亦言诜也，诜诜引小腹急痛也。疼卑气疼，疼然烦也。痔，食也，虫食之也。酸逊也，逊遁在后也，言脚疼力少，行遁在后，以逊遁者也。消，弱也，如见割削，筋力弱也。懈，解也，骨节解缓也。厥，逆气从下厥，气上行入心胁也。疟，酷虐也，凡疾或寒或热耳，而此疾先寒后热，两疾似酷虐者也。疥，齘也，痒搔之齿䰉顣也。癣，徙也，浸淫移徙处自广也，故青徐谓癣为徙也。胗，展也，痒搔之捷展起也。肿，钟也，寒热气所钟聚也。痈，壅也，气壅否结里而隤也。淋，懔也，小便

---

① 眦：原作“背”，据《释名》卷四改。
② 胧：原脱，据《释名》卷四补。
③ 颈：原作“头”，据《释名》卷四改。
④ 稸：同“蓄”。《集韵·屋韵》：“蓄，《说文》：‘积也。’或作稸。”

难，懔懔然也。疮，戕也。戕毁体，使伤也。痍，侈也，侈开皮肤为创也。瘢，漫也，生漫，故皮也。痕，根也，急相根引也。瘤，流也，血流聚所生瘤肿也。赘，属也，横生一肉，属著体也。疣，丘也，出皮上聚高，如地之有丘也。

《鸡峰方》论病名①

凡古今病名，率多不同，缓急寻检，常致疑阻，若不判别，何以示众？且如世人呼阴毒伤寒，最为剧病，实阴易之候，命一疾而涉三病，以此为治，岂不甚远？而殊不知阴毒、少阴、阴易，自是三候，为治全别。古有方证，其说甚明，今乃混殽，害人最急。又如肠风、脏毒、咳逆、慢惊，遍稽方论，无此名称，深穷其状。肠风乃肠痔下血②，脏毒乃痢之蛊毒。咳逆者，哕逆之名。慢惊者，阴痫之病。若不知古知今，何以为人司命。加以古人经方，言多雅奥，以痢为滞下，以蹶为脚气，以淋为癃，以实为秘，以天行为伤寒，以白虎为历节，以膈气为膏肓，以喘嗽为咳逆，以强直为痉，以不语为瘖，以缓纵为痱，以怔忪为悸，以痰为饮，以黄为瘅。诸如此类，可不讨论？而况病有数候相类，二病同名者哉！

宜其视伤寒、中风、热病、温疫，通曰伤寒；肤胀、鼓胀、肠覃、石瘕，率为水气。疗中风，专用乎痰药，指带下，或以为劳疾，伏梁不辩乎风根，中风不分乎时疾，此今天下医者之公患也，是以别白而言之。

---

① 鸡峰方论病名：见《鸡峰普济方》卷一《病名不同》。
② 慢惊……肠痔下血：此21字原脱，据《鸡峰普济方》卷一补。

鸡峰又方论取像①

古之论疾，多取像取类，使人易晓。以脏腑稀散为鸭溏，或为鹜溏，谓其生于水中，屎常稀散故也。以遇夜目昏不见物为雀目，以雀遇昏晚不见物故也。以肾气奔冲为奔豚，为能奔逸而不能远也。以时气声嗄咽干欲睡，复不安眠为狐惑，以狐多疑惑故也。以大便艰难为野鸡痔，谓欲便而复止故也。狼漏始发于头，肿无头有根，起于阙盆之上，连延耳根肿大，谓其疾来暴猛如狼故也，其源缘忧恚，气上不得下。蛴螬漏，始发于颈下，无头尾，如枣核块累移在皮中，谓其无头尾，状若蛴螬故也。

沈括须眉解②

医者所论人须发眉，虽皆毛类，而所主五脏各异。故有老而须白眉发不白者，或发白而须眉不白者，脏气有所偏故也。大率发属于心，禀火气，故生上；须属肾，禀水气，故下生；眉属肝，禀木气，故侧生。男子肾气外行，上为须，下为髭。故女子、宦人无髭，则亦无须，而眉发无异于男子，则知不属肾也。

---

① 鸡峰又方论取像：见《鸡峰普济方》卷一《取像》。
② 沈括须眉解：见《梦溪笔谈》卷十八《技艺》。

校注后记

《古今医家经论汇编》五卷，明代徐常吉辑。其疏理《素问》《灵枢》《难经》中重要章节，集明以前各代名医大家的经验论著勒成一部，内容涉及阴阳五行、五运六气、脏腑经络、病因病机、望闻问切、辨证施治、理法方药等，不仅为中医药的发展保留了珍贵的文献，同时也对中医药的流派传承描绘了清晰的脉络，是一部很有学术价值的中医药学理论著作。

一、成书及刊行

《古今医家经论汇编》成书应不晚于 1591 年。书前由东海邵辅忠作序一篇。邵辅忠，字广益，号上葵，浙江镇海（今宁波北仑）人，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进士及第，天启五年（1625）出任兵部尚书，封大司马，赠太子太保。

据文献记载，作者徐常吉的生卒年为 1556—1591 年，其终年仅 35 岁，可谓英年早逝。也见其当时刻苦求学之甚。《常州府志》谓其“甘贫好学，书富学博，乡人子弟多从之，其文流传四方，举于乡，授上海学博，师道大振，登进士，累升南京户科给事中”。徐常吉一生撰著颇多，据文献记载有《淡生堂书目》《医家正典》《六经类雅》《易解》《四书原旨》《诗经翼说》《遗经四解》《事词类奇》等。

二、版本及馆藏

《古今医家经论汇编》，《中国中医图书总目》载有明刻本一部，存于苏州图书馆；清抄本一部，藏于浙江中医药大学图书馆。

三、体例及内容

《古今医家经论汇编》全书5卷11章，凡论167篇。

1. 卷之一列气运、地宜、审象三章

"气运"章主要记载《黄帝内经》关于"五运六气"学说的内容。

"地宜"章主要记载"《内经·异法方宜论》"及"王节斋南北异宜论"，主要说明南北地域、气候、海拔不同对人体及治疗时的影响，属中医的"三因制宜"的内容。

"审象"章收"《内经·阴阳应象大论》""刘河间论火""朱丹溪论阳有余阴不足"等。主要论述了阴阳气血在自然界的表现及与人体的关系。如"阴阳者，天地之道也……治病必求其本"。

2. 卷之二列腑脏、经络、色脉三章

"腑脏"章收载"《内经·十二官论》""《内经·五脏生成论》""《灵枢经·本脏》"等，内容为五脏六腑的生理功能、病理变化及与五行相生相克的关系等。以及"李东垣脾胃胜衰论""俞子容辨三焦有形论"等。

"经络"章论述了"《灵枢经·十二经络论》""秦越人论经络""孙景思辩心包络"等。

"色脉"章收载了"《内经》色脉辩""《内经·经脉别论》"等4篇，以及"秦越人脉辩""张仲景伤寒脉论""孙思邈《千金翼》论脉"3篇。共7篇文章，分别阐述了平脉方法、脉三部九候的位置及诊法、脉与人体五脏六腑的关系，以及从色脉断人生死的方法。

3. 卷之三列病因一章

主要记载"《内经·风论》""《内经·痹论》""《内经·痿论》"

“《内经·厥论》”“《内经·热论》”“张仲景论伤寒”“王安道阴阳盛虚论”“戴原礼传经辩”等文，计32篇。阐述了中风、厥证、痿证、痹证、伤寒、中暑、五劳七伤证等病证的诊断与治疗。

4. 卷之四亦列病因一章

收载“《内经·咳论》”“《内经·疟论》”“《内经·解精微论》”等27篇，“何伯斋论咳嗽”“刘河间吐泻论”“张子和积聚论”“张子和论痈肿疮疡”“张子和论妇人带下赤白”等24篇。分别介绍了疟证、咳嗽、吐泻、消渴、癥瘕、积聚、虫证、目痛、疝痛、痰饮、衄证、瘖证、痈疽、带下等病证的辨证施治。

5. 卷之五列治法、杂论、经解三章

分别收载“《内经》论治病”“《内经·疏五过》”“《内经·标本论》”3篇，以及“王安道泻南方补北方论”“张子和攻表发里论”“滑伯仁杂论”“鸡峰方论病名”等25篇。主要阐述了汗、吐、下治法的适应证，标本先后治则，气机升降的调理及头发须眉与五脏的关系等。

四、本书的学术特点

《古今医家经论汇编》全书收载《黄帝内经》中各论、节选文章63篇，《难经》文章68篇，明代以前各朝各代著名医家经验论述36篇，其内容涉及阴阳五行、五运六气、脏腑经络、病因病机、望闻问切、辨证施治、理法方药等。对中医伤寒派、脾胃派、滋阴派、泻火派、温病派等学说均有眷顾，使读者能更清晰地了解中医基本理论，了解中医源流及学派的发展。

总 书 目

医　　经

内经博议
内经提要
内经精要
医经津渡
素灵微蕴
难经直解
内经评文灵枢
内经评文素问
内经素问校证
灵素节要浅注
素问灵枢类纂约注
清儒《内经》校记五种
勿听子俗解八十一难经
黄帝内经素问详注直讲全集

基础理论

运气商
运气易览
医学寻源
医学阶梯
医学辨正
病机纂要
脏腑性鉴
校注病机赋
内经运气病释
松菊堂医学溯源
脏腑证治图说人镜经
脏腑图书症治要言合璧

伤寒金匮

伤寒考
伤寒大白
伤寒分经
伤寒正宗
伤寒寻源
伤寒折衷
伤寒经注
伤寒指归
伤寒指掌
伤寒选录
伤寒绪论
伤寒源流
伤寒撮要
伤寒缵论
医宗承启
桑韩笔语
伤寒正医录
伤寒全生集
伤寒论证辨
伤寒论纲目
伤寒论直解

伤寒论类方
伤寒论特解
伤寒论集注（徐赤）
伤寒论集注（熊寿试）
伤寒微旨论
伤寒溯源集
订正医圣全集
伤寒启蒙集稿
伤寒尚论辨似
伤寒兼证析义
张卿子伤寒论
金匮要略正义
金匮要略直解
高注金匮要略
伤寒论大方图解
伤寒论辨证广注
伤寒活人指掌图
张仲景金匮要略
伤寒六书纂要辨疑
伤寒六经辨证治法
伤寒类书活人总括
张仲景伤寒原文点精
伤寒活人指掌补注辨疑

诊　　法

脉微
玉函经
外诊法
舌鉴辨正
医学辑要
脉义简摩
脉诀汇辨
脉学辑要
脉经直指
脉理正义
脉理存真
脉理宗经
脉镜须知
察病指南
崔真人脉诀
四诊脉鉴大全
删注脉诀规正
图注脉诀辨真
脉诀刊误集解
重订诊家直诀
人元脉影归指图说
脉诀指掌病式图说
脉学注释汇参证治

针灸推拿

针灸节要
针灸全生
针灸逢源
备急灸法
神灸经纶
传悟灵济录
小儿推拿广意
小儿推拿秘诀
太乙神针心法
杨敬斋针灸全书

本　　草

药征
药鉴
药镜
本草汇
本草便
法古录
食品集
上医本草
山居本草
长沙药解
本经经释
本经疏证
本草分经
本草正义
本草汇笺
本草汇纂
本草发明
本草发挥
本草约言
本草求原
本草明览
本草详节
本草洞诠
本草真诠
本草通玄
本草集要
本草辑要
本草纂要
识病捷法
药性提要
药征续编
药性纂要
药品化义
药理近考
食物本草
食鉴本草
炮炙全书
分类草药性
本经序疏要
本经续疏证
本草经解要
青囊药性赋
分部本草妙用
本草二十四品
本草经疏辑要
本草乘雅半偈
生草药性备要
芷园臆草题药
类经证治本草
神农本草经赞
神农本经会通
神农本经校注
药性分类主治
艺林汇考饮食篇
本草纲目易知录
汤液本草经雅正
新刊药性要略大全

淑景堂改订注释寒热温平药性赋

方　书

医便

卫生编

袖珍方

仁术便览

古方汇精

圣济总录

众妙仙方

李氏医鉴

医方丛话

医方约说

医方便览

乾坤生意

悬袖便方

救急易方

程氏释方

集古良方

摄生总论

摄生秘剖

辨症良方

活人心法（朱权）

卫生家宝方

见心斋药录

寿世简便集

医方大成论

医方考绳愆

鸡峰普济方

饲鹤亭集方

临症经验方

思济堂方书

济世碎金方

揣摩有得集

亟斋急应奇方

乾坤生意秘韫

简易普济良方

内外验方秘传

名方类证医书大全

新编南北经验医方大成

临证综合

医级

医悟

丹台玉案

玉机辨症

古今医诗

本草权度

弄丸心法

医林绳墨

医学碎金

医学粹精

医宗备要

医宗宝镜

医宗撮精

医经小学

医垒元戎

证治要义

松厓医径

扁鹊心书

素仙简要

慎斋遗书

折肱漫录

济众新编

丹溪心法附余

方氏脉症正宗

世医通变要法

医林绳墨大全

医林纂要探源

普济内外全书

医方一盘珠全集

医林口谱六治秘书

温　　病

伤暑论

温证指归

瘟疫发源

医寄伏阴论

温热论笺正

温热病指南集

寒瘟条辨摘要

内　　科

医镜

内科摘录

证因通考

解围元薮

燥气总论

医法征验录

医略十三篇

琅嬛青囊要

医林类证集要

林氏活人录汇编

罗太无口授三法

芷园素社痎疟论疏

女　　科

广生编

仁寿镜

树蕙编

女科指掌

女科撮要

广嗣全诀

广嗣要语

广嗣须知

孕育玄机

妇科玉尺

妇科百辨

妇科良方

妇科备考

妇科宝案

妇科指归

求嗣指源

坤元是保

坤中之要

祈嗣真诠

种子心法

济阴近编

济阴宝筏

秘传女科

秘珍济阴
黄氏女科
女科万金方
彤园妇人科
女科百效全书
叶氏女科证治
妇科秘兰全书
宋氏女科撮要
茅氏女科秘方
节斋公胎产医案
秘传内府经验女科

儿　　科

婴儿论
幼科折衷
幼科指归
全幼心鉴
保婴全方
保婴撮要
活幼口议
活幼心书
小儿病源方论
幼科医学指南
痘疹活幼心法
新刻幼科百效全书
补要袖珍小儿方论
儿科推拿摘要辨症指南

外　　科

大河外科
外科真诠
枕藏外科
外科明隐集
外科集验方
外证医案汇编
外科百效全书
外科活人定本
外科秘授著要
疮疡经验全书
外科心法真验指掌
片石居疡科治法辑要

伤　　科

正骨范
接骨全书
跌打大全
全身骨图考正
伤科方书六种

眼　　科

目经大成
目科捷径
眼科启明
眼科要旨
眼科阐微
眼科集成
眼科纂要
银海指南
明目神验方
银海精微补

医理折衷目科

证治准绳眼科

鸿飞集论眼科

眼科开光易简秘本

眼科正宗原机启微

咽喉口齿

咽喉论

咽喉秘集

喉科心法

喉科杓指

喉科枕秘

喉科秘钥

咽喉经验秘传

养　　生

易筋经

山居四要

寿世新编

厚生训纂

修龄要指

香奁润色

养生四要

养生类纂

神仙服饵

尊生要旨

黄庭内景五脏六腑补泻图

医案医话医论

纪恩录

胃气论

北行日记

李翁医记

两都医案

医案梦记

医源经旨

沈氏医案

易氏医按

高氏医案

温氏医案

鲁峰医案

赖氏脉案

瞻山医案

旧德堂医案

医论三十篇

医学穷源集

吴门治验录

沈芊绿医案

诊余举隅录

得心集医案

程原仲医案

心太平轩医案

东皋草堂医案

冰壑老人医案

芷园臆草存案

陆氏三世医验

罗谦甫治验案

临证医案笔记

丁授堂先生医案

张梦庐先生医案

养性轩临证医案

养新堂医论读本

祝茹穹先生医印

谦益斋外科医案

太医局诸科程文格

古今医家经论汇编

莲斋医意立斋案疏

医　史

医学读书志

医学读书附志

综　合

元汇医镜

平法寓言

寿芝医略

杏苑生春

医林正印

医法青篇

医学五则

医学汇函

医学集成（刘仕廉）

医学集成（傅滋）

医学辩害

医经允中

医钞类编

证治合参

宝命真诠

活人心法（刘以仁）

家藏蒙筌

心印绀珠经

雪潭居医约

嵩厓尊生书

医书汇参辑成

罗氏会约医镜

罗浩医书二种

景岳全书发挥

寿身小补家藏

胡文焕医书三种

铁如意轩医书四种

脉药联珠药性食物考

汉阳叶氏丛刻医集二种



责任编辑　徐　珊
封面设计　古　骥

内容提要

《古今医家经论汇编》，明代徐常吉辑。全书五卷，十一章。卷之一列气运、地宜、审象三章，卷之二列腑脏、经络、色脉三章，卷之三、卷之四各列病因一章，卷之五列治法、杂论、经解三章，凡167篇，系辑录《内经》《难经》及明代以前各家论述汇编而成，选择精当，内容丰富，编辑有序，对宋、金、元及明代医家理论经验采择尤多。本次整理以苏州图书馆所藏明刻本为底本。



上架建议　中医古籍


ISBN 978-7-5132-3510-5

定价：69.00元

读中医药书，走健康之路
扫一扫　关注中国中医药出版社系列微信


服务号（zgzyycbs）


中医出版（zhongyichuban）


养生正道（yszhengdao）


悦读中医（ydzhongyi）